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廿八日再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五日三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一日四版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一日五版增刷

（漢文大系第八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服部宇之吉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上村龍之助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博信堂

發兌元（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冨山房

電話本局長一〇三六 四一三〇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暇日。闔家亦厭斯業矣。按武英殿聚珍版式云。木子二十五萬。吏臣稱隆盛。夫以單陋困劣之子父。而擬於大邦之右文。不知量亦已甚矣。雖然半塗廢業亦所憾焉。荏苒歲月往矣。仲叔漸長。皆服父業。兄弟三人。黽勉從事。翁蚤起。兒晏寢。今玆戊辰孟夏。乃得卒業矣。唯病宋字不巧。兒刀頑鈍。體綵糊塗。極知不良。雖實醜於精越鵰冠之工。竊慕乎愚公運右之誠。大雅君子。若有取於此。而恕其拙陋。幸賴亦甚矣。

太田方攏
男周彫
男信助彫
男三平刷

文化五年閏六月二十二日校閲畢

余爲韓子解。研精十餘年矣。未脫稿也。曩者城北巣鴨之衢。直突之災。咫尺藩邸。積年精力。殆將烏有焉。今茲購得活版。刷二十部。未定之述。宜緘篋笥。特懼一曙離于池魚。而無副本修舊業也。因刷以自備。豈公諸世哉。昔者朱晦菴爲四書集注。晩尙改誠意章。程伊川作易傳。以爲終身未定。今以謭劣之資。修先秦之文。蓋棺猶且不定。夫多見聞而擇善者。大聖之則也。余寡聞少見。而未及擇善。牴牾重複。前後相仍。姑寓諸再訂焉。羞解說不爲翼。反爲讀者覊絆矣。

享和元年書于江戸藩邸私館。福山太田方題。

是活版。佐坦藏所使玉河某氏造也。辛酉之冬得之。時木子二萬餘。木子不良。參差凹凸。五日乃一張。徒費工力。更囑工人悉整之。且刊造不足。通共三萬餘。然乃將就刷印焉。會室人嬰疢痾。越翌年病荐作。又感時瘟。維暮之春。右指腫痛。百方無效。痛惱益篤。軀羸氣憊。五兒幼妙。抱持不給。季女絕乳。通昔呱啼。懷抱佇立。謳吟俟旦。中饋空歇。補綴有闕。臧獲適去。井臼乏人。不能操事蓋兩年。艱阨已極。斯業殆汨沒焉。於時有姪鹽田屯投財資工料。大兒名周。歲甫十三。執剞劂周旋於斯。室人亦遇愈。乃復踐前蹤。然公私紛囂。鮮有

韓非子翼毳卷第二十大尾

安得不容其二、姦功失根ノ二者ニハ刑罰ヲ及ボスコト能ハズシテ、之ヲ容赦スルコトトナルヲ言フ。

任慧ハ智慧ニ任ズルナリ。

刑賞安得不容其二。二一作貳。〇二者姦功失根也。言不得不有姦功失根也。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言功實如至當。而治理失其度量也。或曰。至上脫不字。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一定之法制。而任一時之智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畸功ハ虛功ナリ。

難知難見ハ其姦ヲ知見シ難キヲ謂フナリ。

度情詭乎姦根トハ、彼ノ陰情ヲ揣リ、事ヲシテ相齟齬セシメテ、以テ姦ノ由テ萠ス所ヲ知ルナリ。

屬ハ結ナリ。

情。山氏曰。譽當作察。察字又作詧。似故誤。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自用私勞。是自攻也。本是以私智任人攻人者數也。責彼成功。事成我受利。事不成彼受害。是攻人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不以辯辭取人。覈實驗功而後舉。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畸功虛功也。畸零餘也。算法虛階曰零。言虛功因循約束者。臣過有巧言辯辭者。皆難知見。是以刑賞惑乎貳。貳疑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釋名云。痕根也。可互相訓。則根可訓痕矣。猶言疵瑕也。吳越春秋云。光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失根文字見于此矣。循理不見虛功。因循道理。核事實。不顯浮虛之功。度情詭乎姦根。揣彼陰情。詭使以知姦之所由萌也。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失過也。姦也。言如是則姦功失根必效矣。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是以上疑有脫語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晉語云。必屬怨焉。注。屬結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

持疑ラクハ特ノ誤、タダト訓ズ。

獨分ハ民自ラ事ノ是非ヲ分知スルナリ。

蓋ハ闔ト通ズ、蓋里相坐ハ里中總ベテ相連坐スルヲ言フ。

相闚ノ上ニ不字ヲ補フベシ、告グレバ賞アリ、告ゲザレバ刑アリ、故ニ理相闚ハザルヲ得ザルナリ。

姦不容細、姦事ハ細小ナルヲモ容赦セズ、必ズ之ヲ刑スルヲ言フ。

不用譽ノ譽ハ察ノ誤ナリ。

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持一作時。○山氏曰、持疑特字誤。賞可賞、罰可罰。非吾所謂分者也。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至乎明察之君所謂分者。刑賞獨斷於民心耳。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背賞。背須同。待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規當作闚。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蓋闔通。言總里之中。相連坐耳。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闚。相上脫不字。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忘一作志。是。闚者多也。如此則愼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法嚴不容細小之姦。私告任坐使然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

則法ノ則ハ刑ニ作ルベシ。

御民力ハ民力ヲ使用スルナリ。

分刑賞ハ功罪ヲ分別シ、信賞必罰スルヲ言フナリ。

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外外國也。大國之言。說客之談。皆是也。上尙通。

制分第五十三

制刑賞有分。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一句讀。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或曰。則當作刑。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事政事也。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制一作致。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擧民心之好惡以賞罰御之。事實不宜失矣。宜失倒錯。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分明刑罪賞功爲急務。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

名ハ禮義廉恥ヲ謂フ。

所開ハ力作ヲ開キ公道ヲ開クナリ、所塞ハ浮辭ヲ塞ギ私義ヲ塞グナリ。

治立ハ立治ニ作ルベシ、誤倒ナリ。

外ハ外國ナリ、閉外ハ外國ヲシテ我ヲ謀ル能ハザラシムルナリ。

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名謂禮義廉恥也。維之以刑則從。繫之以刑政。則民從親。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政敎陵遲。而難變故常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越一作起。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言王道在因時開塞。今時在塞浮辭而開力作。塞私義而開公道也。尉繚子云。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又商子有開塞篇。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不恃外之不亂我也。恃吾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治立倒錯。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適猶合也。或曰。不下疑當有可字。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關預也。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

自ハ鼻ノ古字、鼻ハ始ナリ。

幾ハ冀ト通ズ。

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先戰謂先戰心也。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務先一也。舉公二也。賞告三也。明法四也。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積功也。或曰。蓄積是物而功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自古鼻字。方言云。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閒。謂鼻爲始。或謂之祖。注。鼻祖皆始之別名也。上文云。治之首也。此云愛之自也。變文耳。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幾冀通。力猶難致。安冀大功乎。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

下ノ刑輕ノ二字ハ衍文ナリ。

人衣食無ケレバ則チ死ス、故ニ衣食ハ治ノ本ナリ、美味錦綉ハ其私欲ナリ、末ナリ、聖人ハ本ヲ務メテ末ヲ禁ジ、其私欲ヲ縦ニセシメズ。

首ハ始ナリ。

服戰於民心トハ、平生ニ民ヲ敎ヘテ、戰時ニ民能ク令ニ服從スルヲ言フ。

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二

欲生於無度。禍萌於無禁。故明主明度於民心。立禁於民心。度明則易足。禁立則知畏。此治之本也。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凡人不衣死。不食亦死。故衣食治之本也。疏食充腹。縕袍蓋形。亦已足矣。美味錦綉。其私欲也。故聖人務本禁末。存公道。不使從其私欲。唯期於利民耳。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爲良民除姦邪。使未萌之姦。不敢爲私。是博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所謂刑期于無刑。賞繁而姦生。偷賞不覈功實。則姦邪徼倖。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首始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一無其字。是。○凡民情安故俗。偷小利。故喜亂。上峻嚴則不能惰嬾。故不親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嚴無赦之謂也。外於法則無赦。故不得不親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孫子曰。令素行以敎其民。則民服。卽是意。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者。聖

其能以下ノ五十三字ハ用人篇ノ文ノ錯亂シテ此ニ出ヅルナリ。

死賞ノ賞ハ商子ニ從ヒ上ニ作ルヲ是トス、此二句ノ論ハ商子ノ語ニテ、韓非ノ學ニ合セズ。

空ハ口ヲ謂フ、出一空トハ、號令制度君ノ口ヨリ出ヅルヲ言ヒ、出二空トハ、君ト大臣トニ出ヅルヲ言フ。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ハ、民刑ヲ畏レテ輕刑ヲモ犯サザレバ、重刑ニハ陷ル者無キヲ言フ、故ニ以刑去刑ト謂フナリ。

弱。故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其能以下五十三字。用人篇文。錯亂出于此。今亦不正誤。此謂易攻四字衍。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商子去强篇死賞之賞作上。下文死賞之賞同。○峻法不使陷于刑。是愛民也。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商子去强篇多作重。○韓子之論。在於重賞重罰。商子之議。在於重刑少賞。可見此篇後人之傅會矣。

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商子民作其國。○空孔音通。出一孔者。謂號令制度。自君口出也。出二孔者。謂出於君與大臣也。出十孔者。謂政多門也。管子國蓄篇云。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擧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注。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荀子議兵篇云。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

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商子靳令篇云。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上利。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此下有刑去事成四字。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下刑輕二字衍。此謂以刑致刑。

治見以下七字ハ、商子ニ從ヒ治省言寡ニ作ルベシ、治簡ニシテ民敢テ辯口ヲ勉メザルヲ云フ。

去治ノ去字ハ出ニ作ルヲ是トス。

辟言トハ邪辟ノ言ナリ。

出一取十ハ費少クシテ得多キヲ言フ、力ヲ用ヒ實事ヲ務ムレバナリ、出十喪百ハ費多キノミナラズ、亦巨大ノ損害アルヲ言フ、徒ニ虛辭ヲ貴ベバナリ。

功授官與爵。與予也。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商子成作盛。威亦作盛。愚按。成作盛非。威當作成。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治見以下七字。商子作治省言寡。是也。一本無國以以下十五字。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商子治作法。一本去治之去作出。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當富字之誤。朝廷之事。商子事作吏。小者不毀。商子小作少。毀下有也字。又有多者不損也五字。○是義未詳。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商子功下有而字。辟作辯。干作先。○言以驗功得官爵。朝廷雖有巧言辯說之人。而不得以相爲干祿要官也。商子農戰篇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辟言。荀子制名篇云。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辯言。書太甲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是謂以數治。一本無按兵以下三十三字。非。○言非幸也。亦非任智辯也。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商子喪作亡。○務實事。則出費少而得利多。貴虛辭。則得利少而損害多。商子云。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國好力。此謂以難攻。攻富彊之國。則雖勝然國弊。故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好浮辭則國貧

物ハ珍玩淫巧ノ物ヲ謂ヒ、末ハ商賈ヲ謂フ。

震ノ字ハ農ニ作ルベシ。

當ハ底ナリ。

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荀子彊國篇云。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大學衍義補詳聽斷之法。引周禮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吳澂曰。治獄之日。皆有限期。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九旬。諸侯之國以一年爲期也。在期內者皆聽其訟。出期之外則不聽之。亦息訟之道也。臣按。凡士者謂鄉士・縣士・遂士・方士・訝士也。凡上之治獄者。皆有其期。以地之遠近爲之差。在期內者。則聽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則不聽也。蓋民有急遽之患。速達則受患不深。而證佐易見。連逮不多。苟遷延歲月。則必有爲之委曲淹蔽。而負累及人多矣。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擿拾人家數十年前之事。以興詞訟。而司政典獄者。不以爲非。而反因之而入人於罪。自喜以爲能。昧於周官期外不聽之旨矣。

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

姦市者。孔子家語所謂魯販羊者。飲其羊以欺市人。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之類。

物多末衆。

物謂珍玩淫巧之物也。末謂商賈也。

農弛姦勝。則國必削。

弛放舍也。謂不勉強也。

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商子爵上有官字。

必以其力。則震不怠。

商子必上有官爵二字。震作農。是。

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當底也。淮南子・晏子春秋並有此語。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商子爵上有予字。○以有限之爵祿。授與無限之人。猶無當之管也。

國以

飭ハ整ナリ。

曲ハ郷曲ナリ、曲斷トハ一曲ノ内ノ事ヲ曲長ニ委任シテ之ヲ斷ズルヲ言フ、一曲ノ内ハ狹小ナレバ其姦知リ易シ、曲長ニ任ジテ之ヲ斷ズレバ、事稽留ナシ。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聽愚不肖之臣下屬讀。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一

此篇。與商子靳令篇文略同。疑亦復後人之附益耳。今略擧同異以備參考。

飭令則法不遷。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是。○飭整也。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商子售作害。任功則民少言。知辯口之無益也。任善則民多言。知虛名之可以取。故以浮辭徼幸。行法曲斷。商子法作治。○曲郷曲也。言一曲之内有事。曲長斷之。一曲之内狹小。其姦易知。任曲長斷之事無稽留矣。史記平準書。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郷曲。愚謂。雖事不與是相涉。然曲斷之義。正同是矣。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强。宿治者削。汲冢周書大聚解云。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此言五里者郊也。九里者井也。宿者舍也。言一郊之内而斷事者王也。一井之内而斷事者强也。一舍以上而斷事者其治稽留。故國必削弱也。商子說民篇。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强。家斷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

游宦之士ハ說客。

入因ノ入字ハ衍ナルベシ、下同ジ。

不計其智ノ不字ハ衍。

屬鏤ハ劍ノ名ナリ、夫差子胥ニ此劍ヲ賜ヒテ自殺セシム。

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淸潔矣。私劍刺客。游宦說客。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智其人。故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孤憤篇無入字。下同。疑衍。聽近習而不計其智。不字衍。或曰、不計其智之實。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孤憤篇奚時得用作羞。明塞作論悖。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屬鏤劍名。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王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

謂フ。

環ハ營ニ作ルベシ。

訟ハ頌ト通ズ、左右ノ近習ガ佞臣ノ爲ニ其功ヲ稱シ、德ヲ美メ主ヲ惑ハスナリ。

官事ノ官ハ官職、事ハ任事ナリ。

私劍之士ハ刺客。

途之臣不相容也。當途言處要地擅權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制。和氏篇作擅。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環當作營。說詳五蠹篇。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孤憤篇。論裁作得悟。有術不必用作資必不勝。立作存。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和氏篇合作周。○訟與頌通。左右爲佞臣稱功美德也。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官官職也。事任事也。亦猶職也。論語云。官事不攝。大曰政。小曰事。所擧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

無法ハ法律ヲ蔑視スルナリ。

而ハ如ナリ、モシト訓ズ。

當途之臣ハ要路ニ處リテ權ヲ擅ニスル大臣ヲ

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萬乘千乘亦愛臣篇字。又備内篇字。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一無下人主失力四字。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而一作向。張之象鹽鐵論注引作當。〇而如也。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是論已見二柄。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

始ノ太平ハ太上、次ノ太平ハ太下ノ誤。

爲太上士不設賞云云、太上ノ士タル許由ノ如キ人ハ、賞ノ爲ニ勸マズ、太下ノ士タル盜跖ノ如キハ、罰ヲ以テ禁ズベカラザルガ故ニ、一般ニ賞罰ヲ無用トシテ設ケザレバ國治マラズ、民用ヒラレズ。

從横ハ合縱連衡ナリ。

離合、或ハ此ヲ離レテ彼ト同盟シ、或ハ彼ヲ去リテ此ト合從スルヲ言フ。

戚ハ威ニ作ルベシ。

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平當作上。太上之士謂許由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平當作下。爲字衍。太下之士。謂盜跖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横。人一作臣。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蒲阪氏曰。侯疑衍。山東之言從横。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離合言離彼國而合此國也。五霸不待從横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

此篇多用愛臣・二柄・孤憤・五蠹・和氏・備內諸篇語。亦後人之增耳。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戚也。戚一作威。是。○愛臣篇云。

黔首ハ人民ノコト、秦始皇二十六年ニ民ヲ更メ名ケテ黔首ト曰フ。
悗ハ情ヲ忘ルル貌、悗密ハ寡慾ニシテ言論セザルコト。
虚名ハ仁義ノ虚譽ヲ言フ、取ハ民心ヲ收メテ天下ヲ取ルナリ。
儇ハ辯急ナリ、詷ハ明悟ナリ。
不敢退ハ退イテ惡ニ入ラザルナリ。
殆物ハ猶尤物ノ如シ、非常ノ人ナルヲ言フ。

非其親者。知其不孝。（知其之其。一作謂之二字。）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情貌。莊子云。悗乎忘其言。密默也。蠢當作惷。周禮注。生而癡騃。不識異義者也。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韓子之死在是前。焉得稱秦之制哉。是後人傳會之疏漏也。）故可以虛名取也。（可以仁義之虛譽取也。）今民儇詷智慧。（詷一作詗。○儇辯急也。詷明悟也。蒲阪氏曰。荀子。鄉曲之儇子。注。方言。儇疾也。淮南王傳。爲中詷長安。徐注。詷伺候采察之名。孟康音偵。）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以天下之重爲重之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殆甚也。猶言尤物也。謂非常物也。）治國

恬淡ハ人生ヲ輕視シ、無欲ナルヲ言フ、恬淡ノ學ハ老莊ノ敎ヲ指ス。

恍惚ハ微妙ニシテ測知スベカラザルコト。

韓非解老、喩老二篇ヲ著シ、又其說老子ニ負フコト多シ、此篇老子ノ敎ヲ排斥ス、以テ韓非ノ手ニ出デザルノ一證ト爲スベシ。

世事而不治者。皆是類也。或曰。是當作者。

世之所爲烈士者。爲當作謂。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老子云。恬淡爲上。又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當時莊周之徒。原於道德之言。論談空理。廢弃時事。因有此言矣。愚按韓子之學本於老子。不可有此言也。意者此篇後人之傅會。而似非韓子之所著也。所引之記。北山之詩。剽竊孟子之書矣。且老子之言爲無用無法。則解老篇亦在於所斥矣。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敎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數一作敎。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一本無下事君養親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一無下言論以下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

普ハ徧ナリ、率ハ循フナリ。

妾ハ婢ナリ。

是ノ字當ニ者ニ作ルベシ。

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戰國之時。蓋有此說矣。經傳所無。辯士之談耳。山氏曰。殺上脫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篇。普徧也。率循也。海鹽道紀曰。濱上也。對下字。謂濱爲上者。如海濱爲海上是也。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也。偏一作徧。非。夭一作之。○初見秦篇云。天下偏隨而服矣。不尙賢。使民不爭。今高烈士之行。使人效慕。是天下之人偏徇死。而冀短折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廢弃

造ハ愁フル貌。

容造焉。舊說。造愁貌。字彙補。造音戚。說詳難篇。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岌岌不安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墨子云。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圾乎。孟子云。咸丘蒙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為上一有得字。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有一作其。下同。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此古語。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主一作上。而

上ハ尙ト通ズ、上賢ハ賢者ヲ尊崇スルナリ。

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家下脱者字。）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上尙通。）而天下常以爲治。（今天下大率以此爲治道矣。）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田氏田成子也。齊者太公望呂尙之後。）戴氏奪子氏於宋。（內儲說篇云。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戴氏奪子氏蓋謂是矣。子宋姓。左傳杜注云。樂氏戴族。又云。戴於華氏。）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

曲父ハ道ニ背キタル父ナリ。

辟ハ刑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二十

忠孝第四十九

此篇非韓子之筆也。後人之勸入耳。讀者潛心熟覽。可自得矣。葉棐甫謂。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以啓學者之疑。何可勝紀。信然哉。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人上一有爲字。〇史記云。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辟刑也。今堯自以爲明。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九終

鑿瓦石ハ禹ヲ擊チシヲ云フ。

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說文。濬深通川也。而民聚瓦石。舊說。欲以擊禹也。呂氏春秋□□篇云。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擧始。而可以樂成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左傳云。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禹利天下。子產存鄭。此下一有人字。非。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擧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剔首ハ頭髮ヲ剃リテ頭ノ充血ヲ去ルナリ、頭充血セバ腹痛ノ患アリトナリ。

痤ハ腫物ナリ、揊ハ裂クナリ、腫物ヲ裂カザレバ膿漸ク加ハルトナリ。

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或曰。欲字衍。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鬀髮也。楚辭云。接輿髡首兮。王逸曰。髡剔也。首頭也。周禮薙氏注。書薙或作夷。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舊說。首病不治。則加痛。非也。謂治頭病爲剔首。何爲文理乎。此言小兒宜冷頭。然不鬀頭髮。則鬱熱聚于頭。心腹冷痛矣。不揊痤則寖益。寖一作寝。音通。○揊副裂也。禮曲禮云。爲天子削爪者副之。注。既削又四析之。鶡冠子云。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寖益。言腫膿漸加也。鹽鐵論世務篇云。如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剔上一有而字。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幷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閱簡數也。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而民以下一作知之而不悅也。非。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

脂ハ脣ニ附クル紅、澤ハ髮ニ附クル油ナリ。

者故ハ當ニ之故ニ作ルベシ。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釋名云。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又云。香澤。人髮恆枯悴。以此潤澤之。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粉白粉。傅面者。黛畫眉也。楚辭云。粉白黛黑。明吾以下十七字。一作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藝文類聚同。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或曰。助當作功。故不道仁義。道言也。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一作千秋。下同。雲谷雜記引同。無下千歲。○若汝也。詩閟宮云。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古之頌語如此。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括聒音通。慧琳音義三十三聒耳云。讙聒也。蒼頡篇。擾亂耳孔也。此人所以簡巫祝也。簡忽略無禮也。孟子云。是簡驩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擧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學一作儒。○物氏曰。義者之者當作之。故事也。說也。易繫辭云。知幽明之故。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

諭也ハ諭ノ性也ノ誤ナルベシ、象人ニ諭シ告ゲテ、天ヨリ受ケタル性ヲ人力ニテ改善又ハ進歩セシメントスルヲ云フ。

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舊說。適然謂偶然也。文子上義篇云。不用適然之數。而行自然之道。淮南主術訓云。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漢書賈誼傳注。師古曰。適當也。愚謂。是說非也。書康誥云。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鬼谷子云。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注。適然者有時而然也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死生有命。天壽不可奈何矣。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此世以下一句讀。然則是諭也。諭一作論。○諭告曉也。諭下疑脫性字。或曰。然字上屬。亦通。夫諭性也。一無謂之以下十三字。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說下一有人字。○曉衆愚之性。以仁義。是猶傳堯舜之智。教彭祖之壽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善一作言。藝文類聚同。西上有而字。而猶與也。一本・藝文類聚並吾作君。非。淵鑑類函脂條善作若。美下有麗字。○善言羨而譽也。毛嬙西施皆美女。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貢而臣。吾弗能使之入貢而臣。關內之侯。戰國魏策。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注。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爵。補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愚按。墨子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以等諸侯。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史記李斯傳悍作格。索隱曰。格謂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不什數言寡也。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用不得爲非之法。而舍待賢者之論。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千世一作十歲。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揉曲曰隱。正方曰括。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山氏曰。而有之有衍。何

象人ハ偶人卽チ人形ナリ。

顯而榮ハ而顯榮ノ誤ナルベシ、禍知磐石象人ハ當ニ知禍磐石象人ニ作ルベシ。

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慧琳音義七十七卷。磐石。上判般反。王弼注。周易云。磐山石之安也。象人偶人也。孟子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韓詩外傳云。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愚偶通。莊子列禦寇篇云。爲伯昏無人射云云。當是時猶象人也。周禮冢人象人。注謂以芻爲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合纂類語。磐下有石字。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謂以貨得官者。亦不墾而食。墾一作耕。是。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貫猶理也。論語云。吾道一以貫之。莊子云。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羽獵賦云。必同條而共貫。漢書董仲舒傳云。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或曰。顯而倒。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禍知倒。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

形容ハ相形容ノ誤ナルベシ、發齒吻ハ馬ノ口ヲ開キテ齒吻ヲ相スルヲ云フ。

末塗ハ某處ヨリ發シテ某處ニ到ル馳逐ノ決勝點ヲ云フ。

名。曹植七啓。說劒云。彫以翠綠。愚謂葱綠皆靑黃色也。

區冶不能以必劒。

區冶古善鑄劒者。見前。

水擊鵠鴈。

尸子云。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曹植七啓。隨波截鴻。水不漸刃。張協七命。斷浮翮以爲工。說苑雜言篇云。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刀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埤雅引陳琳武軍賦云。陸陷藥犀。水截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劒。令髮浮轉於水。以刀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以上埤雅文。

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佩文韻府藥韻伯樂。淵鑑類函馬條弁發作廢。非。○韓詩外傳。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形容上疑脫相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䯱股。伐渴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又埤雅引舊說。相馬。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又引馬政論云。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是相齒吻形容之事也。

伯樂不能以必馬。

淵鑑類函馬條。必作別。

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

末塗。漢書鼂錯傳云。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戰國策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是末塗文字。傅武仲舞賦云。或有踠足鬱怒。盤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善注云。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爲本。據善是言。則末塗謂馳逐者所駐之末。表之所立也。言末授車就駕之前。駑馬與騏驥無擇焉。至於爭表取道。馳逐之末路。駑良乃見。

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

幾ハあてニスルナリ、容貌君子ナルヲ以テ君子ノ徳アルベシトあてニシテ取リシトナリ。

劍ノ材料ヲ視、其燒色ヲ察シタルノミニテハ名工モ其切レ味ヲ必ズ確ニ言フコトハ出來ヌトナリ。

仲尼幾而取之。幾期也。猶言恃也。論語云。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言孔子期子羽之容而取之。新序晏子之晉章云。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一無久字。下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孔子家語無乎字。作則字。下屬。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秦昭王三十六年。客卿胡傷攻魏。擊芒卯華陽破之。華陽即華下。注。亭名。在密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馬服趙奢之子括也。趙孝成王六年。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三十里。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鍛當作鍛。謂鍊精也。淮南子本經訓云。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注。緣錯錫鏡。文如脂膩。不可刷。叉下注言。劍理之美。山海經云。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注引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鈍鉤之劍。汲郡冢中得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郡亦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青黃劍色也。荀子性惡篇云桓公之葱。文王之錄。注。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

明ハ一本名ニ作ルヲ可トス、參モ亦立ナリ。

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一明作名。○參。韻會。叢立貌。讀若參於前之參。亦猶立也。墨子非攻篇云。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後漢書張衡傳云。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注。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或作名。言立己節立己名也。）執操不侵。（執義操心。不爲人所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惡聲至。必反之。蓋北宮黝之流。）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自好自喜修飾也。解在外儲說左上。）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無一作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甲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而官一本倒置。）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澹臺姓。子羽字。名滅明。孔子弟子。）

今夫云云、韓非ガ學者ノ慈善説ヲ破ラントスル議論ナリ、今夫與人相善也ノ善ハ若ノ誤ナルベク、今此ニ人有リ、其所有ノ田畝ノ多少財産ノ多寡、他人ト相同ジ、其人ガ豐年旁入ノ收入アルニアラザルニ不足ニ苦シムコト無キハ、其人農事ニ力ムルカ又ハ儉ナルカノ致ストコロナリ、又其人獨リ饑饉等ノ禍無キニ貧窮ナルハ、平生ノ生活ガ侈ナルカ又ハ怠惰ナルカノ致ストコロナリ。

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相善言相親交也。今夫云云。猶言有人於斯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疚久病也。）（墮惰通。飯氏曰。鹽鐵論。共其地。居此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獨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楊朱之流。）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二字衍。）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此下一有也字。）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

宋榮子ハ天下ノ戰鬪ヲ止メ平和ヲ持スルヲ主義トス、故ニ設不鬪爭ト云フ、個人ノ關係ニ於テハ怨ヲ報ゼザルヲ主義トス、故ニ取不隨仇ト云フ。

諸侯。孟子云。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亦同義。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廉隅角也。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取。孟子云。楊子取爲我。不羞囹圄。見侮不辱。莊子云。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信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擧世而譽之。而不加勸。擧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彫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久一作處。寒暑不兼時而至。後漢書傅燮傳注。久作反。非。兼作同。句下有也字。○鹽鐵論云。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張注。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儒墨之道。儉侈相反。漆彫宋榮。廉恕相詭。不兩相容。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繆違也。同異趣舍同異也。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

褋ハ下ニ云フ儒墨漆宋ノ說相異ナルヲ、世主兼ネテ禮スルヲ云フ、反ハ儒墨等ノ議相反スルヲ云フ。

己ノ行曲ナレバ奴隷ニモ屈シ、己ノ行直ナレバ諸侯ヲモ畏レズ。

定儒墨之誠乎。焦氏類林儒墨作堯舜。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以無爲有曰誣。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儒墨漆宋兼禮者襍也。侈儉廉寬相詭者反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淵鑑類函葬條月作日。是。○墨子公孟篇云。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世以爲儉而禮之。淵鑑類函禮作尤。非。世下脫主字。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淵鑑類函服喪以下八字作賃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撓屈也。逃避也。行曲則違於臧獲。己行曲。則雖奴婢而逃去。行直則怒於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第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蓋當時有此流也。有子思之儒。漢書藝文志有子思子二十三卷。有顏氏之儒。藝文志有顏子五卷。有孟氏之儒。卽孟軻氏。有漆雕氏之儒。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有仲良氏之儒。良一作梁。鹽鐵論張之象注引同。○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也。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曰。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見餘冬序錄。困學紀聞。良梁音通。本或作梁。荀子正論篇。王良作王梁。有孫氏之儒。玉海引韓子孫上有公字。○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潔清精微之儒。藝文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一卷。似孔子弟子。玉海云。禮記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沈約曰。樂記取公尼子。有樂正氏之儒。樂正氏曾子弟子子春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莊子有相里勤。有相夫氏之墨。高續古子略・焦弱侯國史經籍志竝夫作芬。山氏曰。相一作祖。有鄧陵氏之墨。見莊子。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焦氏類林之作而、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

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爲一作僞。）而遺社稷之利。（遺棄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司從·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修治苦窳之器。謂以監麤汙邪之器物。爲雅致風流也。沸靡謂奢侈也。謂一財之費如釜鬵之煎沸靡爛也。靡糜通。左成六年傳。鄭悼公費。史記鄭世家索隱。鄭生本作沸。史記主父偃傳。靡敝中國。音糜。）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侔牟通。貪取也。史記平準書云。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五者言學者·言古者·帶劍者·近御者·商工之民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四十八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解舍ハ徭役ヲ免セラルルナリ、卽チ私門ニ記シテ國家ノ徭役ヲ免除セラルルヲ謀ル。

商工游食ノ民ヲ少カラシメ、若シ之有ルモ亦名卑クシテ寡弱ナラシム。

趣ハ當ニ一本外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貳モ亦疑ナリ。

而完解舍。（解舍謂免徭役也。管子五輔篇云。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襲一作龔非。○襲因也。）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名一作民非。○不多游民也。若有則卑其名。而寡弱之矣。所謂生之者多。食之者寡也。山氏曰。名卑句。寡字衍。）趣本務而趨末作。（趣一作外。是。○管子云。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賈誼積貯疏。今毆民而歸之農。末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或曰。也字衍。）姦財貨賈得用於市。（一財貨倒。）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賦粟倍於他日也。山氏曰。倍侔誤。下文侔農夫之利。）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蒲阪氏曰。廣絕交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之民。○耿介堅確有守也。）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貳一作二。）其言古者。爲

頓ハ壞ルナリ、兵堅城ノ下ニ壞レ、强敵其弊ヲ受ケテ之ニ乘ゼンヲ恐レテ、敢テ兵ヲ擧ゲテ我ニ加ヘズトナリ。

秦爲從。朞年而擧。　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倍秦。與諸侯約從。秦昭王怒。使攻西周。西周君頓首受罪。盡獻其邑。　衞離魏爲衡。半歲而亡。　衞爲衡事未聞。　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使周衞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　嚴一作急。　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智力。以多其積。　極國產之力。以多其委積。　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　荀子云。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　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道言也。　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振救也。　民之故計。　故固通。固計猶本計也。　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　或曰。必當作畢。史記晉世家云。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　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則一作其。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

之說。以浮辭射利也。舊說。矰繳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取之。

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從衡者皆不務內修其政。而徒事外事。曰如是則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上者依下文當作則。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上脫而字。王之與強。莫之能圉。天下知其不可敵也。安之與治。莫之能攻。諸侯知難攻而易敗。少利而多害也。治強不可責於外。治強之術在於己。非所以求於外也。內政之修也。管子爲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工。廣韻。巧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謀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

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擧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削當作小。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人主以下八字。一作人主之聽說於其臣。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矰繳

外國ノ權ヲ借リテ自由ニ官ヲ買ヒ、要地ニ居ルヲ云フ。

事未ダ成ラザルニ爵祿ヲ得、事敗ルトモ誅無シトセバ、游說ノ士皆浮辭ヲ以テ利ヲ取ラントシテ萬一ヲ僥倖ス。

外内共ニ悪、其勢相若ク、故ニ悪ヲ称ルト云フ。

衆强ハ衆弱ノ誤。

文。以法爲敎。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爲勇。捍悍通。勇也。斬首謂斬敵首也。是境内之民。是下脱以字。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資本價也。言王業資之以興。管子云。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亹。畜。孟子云。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承乘音通。說詳外儲說堂谿公條。後漢書鄧禹傳云。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亹幷關中。又敍傳云。乘亹而運。亹亹同。隙罅也。言觀瑕隙而動也。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侔齊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外内兩懸惡事。如稱衡也。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羣臣之言外事者。或黨於合從。或黨於連衡。各有其分。若非然。則爲報己仇讎之故。而借其力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强也。一作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佩文韻府同。非。○上强當作弱。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

書簡之文ハ詩書ナドヲ云フ。

受。士一作仁。非。又一作者。○歸饋通。或曰。歸猶辭也。而兵不免於弱。此下一本更有兵不免於弱五字。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法法令書也。商子二十六篇。管子八十六篇。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必一作伐。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淵鑑類函講論曰可二字皆作何。藝文類聚同。藝文類聚事上有爲字。富貴下無也字。言談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

人ヲ欺カザルノ士ヲ貴ブハ、已人ニ欺カレザルノ術無ケレバナリ、是レ布衣匹夫ニアリテハ可ナリ、人君ハ人ヲシテ已ヲ欺クヲ得ザラシムルノ術アルベキ者ナレバ、不欺ノ士ヲ貴ブヲ要セズ。

欺之術也。貴不欺人之士者。無己不欺於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厚一作貴。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厚一作貴。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愼固不爲人所欺之術。而不慕信人也。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官一作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一無焉字。○用字衍。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爲一作於。○周備也。言不悉備於實用也。故擧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

簡ハ簡慢ニシテ勉メザルナリ。

貴文學之士。距拒通。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擧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治上脫求字。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介甲也。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老子云。搏之不得。名曰微。又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商子定分篇云。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夫婦謂愚夫蠢婦也。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待一作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

受事ハ任用セラルルナリ。

身母二。盡公不還私。環還皆營字。又詩云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作子之營兮。荀子禮論篇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注。縈與還義同。世本古義還篇載。還齊詩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營。左哀六年傳云。縈縈余在疚。周禮大祝注。縈作嬛。可見環營遞用矣。私字古作厶。北字古作八。八音背。是古文背私即公字。猶冀頭之北或作八也。大學衍義補九十八云。孔穎達曰。環齊要略云。自營爲私。八厶爲公。

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佩文韻府以作已〇以已通。

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信於上。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明一作民非。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一無爲字。〇有如有周有湯之有。助字也。解在難言篇。書云。施于有政。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兩上一有可字。是〇不兩立。解在難勢篇。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廉當作兼。高慈惠之行謂儒也。管子形勢解云。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兼愛之說謂墨也。管子立政篇云。兼愛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當時儒墨爲是說矣。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礪通。史記嚴安上書鍛甲砥劍。而美薦紳之飾。薦縉通。縉紳儒服也。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

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報作執。○報當作執。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山氏曰。魯人卞莊子。見新序義勇。書甘誓孔傳。奔北者。釋文云。軍走曰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升諸公。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背當作北。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荀子王霸篇云。賞賢使能以次之。注。賞當爲尚。方按。此賞同義。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幾冀通。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蒼頡黃帝之史。眡鳥跡始作書契。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宋景文筆記引韓子云。八ム爲公。古今韻會引云。自營爲ム。背ム爲公。○環當作營。環篆文作8。營篆文作〇〇。形相似。不啻形相似。聲韻亦相似。古今韻會淵字注。江左韻音淵・娟・縈三字。皆从ム母羽。次清之次音。故監韻以娟營切營字。以縈緣・縈年切淵・娟二字。此一音遞相反切也。然俗呼娟爲涓。縈爲營。若以涓切縈。則縈音扃。涓經堅扃也。以營切縈。則縈音營。營月緣營也。二音皆誤。廣韻又烏玄切。乃影母。則淵又音鴛。鴛般嫣鴛也。今更定皆以ム字爲切。庶幾清濁不致混淆。方按。娟作嬛。貝睘易混。解在內儲說于象章。環營字遞用者。古書往往而有。管子君臣篇云。兼上下以環其私。戰國秦策云。極

仇ハ知友ノ辱ヲ雪ガントスルナリ。

謁之吏ハ直躬卽チ子ガ告ゲタルナリ。

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昌言云。角才智。程勇力。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
功一作攻。
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史記游俠傳俠上有而字。
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
王一作生。是。
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
趣當作取。法謂法之所非也。取謂君之所取也。上謂上之所養也。下謂吏之所誅也。
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
之字衍。楚字或爲林下之之。故誤分耳。直躬假號。如今渾名也。
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

不收ハ賦斂ヲ上ニ納レザルナリ、卽チ國ニ在リテ國民ノ義ヲ行ハズ、故ニ其點ヨリハ之ヲ外ニシナガラ、一方ニハ世ヲ輕ンズルノ節有リトテ之ヲ高シトスルナリ。

金字對布帛字。爲美金義長矣。然鹽鐵論云。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淵鑑類函引孫子云。鑠金爲洪鑪。盜隸不探。劉子利害篇云。銷金在鑪。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大智度論云。譬如燒金丸。雖眼見其好。不可以觸燒人手。卽是舊說意。故今載之。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史記李斯傳云。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張之象鹽鐵論注引同。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不遷時。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其有上脫以字。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收謂收賦斂也。以其犯禁下脫也字。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

峭ト夷ト相反ス、峭ハ峻絶ニシテ夷ハ漸平ナルナリ。

布帛尋（八尺）常（一丈六尺）道路ニ落チテアラバ、盜心無キ人モ之ヲ拾フ、必ズシモ罰セラレズト思ヘバナリ、美金百鎰其利甚ダ大ナレドモ、取レバ即チ刑セラルルヲ知レバ盜跖モ取ラズ。

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列徒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敎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敎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樓季見前。峭峻絶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夷漸平也。詩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牝曰牂。牝羊羸弱。其跛猶且牧之者。以漸平陵遲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庸人謂平常不竊之人也。言尋常之布帛。在乎無人之地。則平人取之矣。）鑠金百鎰。（古今韻會鎰字引韓子作鑠金千溢。）盜跖不掇。（爾雅云。鑠美也。言掇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掇百鎰之美金也。六反篇云。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與此同意。舊說。金銷爛雖多。跖弃而不掇。是以鑠爲冶鎔義。恐非是也。何者鑠

韓壓ハ弟子ヲ稱シテ服役又ハ徒役ト云フ。

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遽・渠・距通。猶豈也。自也。）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言能懷於義者鮮矣。）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役役同。）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難難得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乘猶因也。）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

父子乖亂ナレバ家治ラズ、君臣チ父子ニ譬ヘテ、君臣ノ間父子ノ如クナレバ國治ルト云フハ、世ニ乖亂ノ父子無シト假定シテ後ニ、方メテ言ヒ得ベシトナリ。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駻突也。淮南子云。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駻馬也。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視民一作民視。○稱先王。儒之道也。禮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王。是也。兼愛墨之道也。墨子有兼愛篇。視民如父母。言視民如父母之於其子也。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擧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擧先王也。此學者所擧稱先王之事也。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擧。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此是公族在辟也。非庶民盡如此也。又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是庶人在辟也。徒曰三宥。而無不擧樂爲流涕之事。當時儒生一例擧之。以爲是則仁義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學者所謂如父子者。是慈父孝子。室家和睦。而無乖亂者也。如學者之論。推廣言之。則是以爲天下無乖亂之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皆上一更有父母字。雖厚愛矣。奚遽不亂。雖上一有君字。無矣字。○

鐵銛云云、鐵銛（鐵ニテ作リシやす又ハもり）ヲ投ジテ跳躍スレバ、其銛ハ敵ニ及ビ鎧甲堅カラザル者皆傷ヲ受クトナリ。

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路史距作矩。○漢書刑法志云。顓頊有共工之陳。文子云。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是共工之戰。舜禹之前也。未聞虞夏之後。有共工之陳也。鐵銛解在八說篇。距踰也。史記王翦傳・劉向新書俱載投石超距。言投鐵銛跳躍也。或曰。距鉅通。剛鐵也。荀子議兵篇云。宛鉅鐵鉇。慘如蠭蠆。）鎧甲不堅者傷乎體。（路史注引無甲字。一作中非。）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此言之謂也。）遂擧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墨子門作魯。）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孃惜細兒者。不獨今人爲然。古亦有之。

饟歲之秋。疏客必食。饟一作穰。潘安仁笙賦注引必作畢。○山海經云。文鰩魚云云。見則天下大穰。郭注。豐穰收熟也。引韓子是文。佩文韻府合字引愼子云。家富則疎族合。家貧則兄弟離。

非疏骨肉愛過客也。過客者行過之客也。老子云。樂與餌。過客止。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張之象鹽鐵論注引作古人易財也。義不長。

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閒。大王當作文王。大王邑於岐。文王遷於豐。至武王乃居於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擧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膢臘ハ二月ト十二月トニ於ケル祭ノ名ナリ、此時チ以テ互ニ水チ贈リテ禮物ト爲スナリ。

饟ハ人ニ食ハシムルナリ、母ノ季子チ愛スルハ人情ナリ、然ルニ饑歳ノ春、食物ノ蓄漸ク盡キントスル時ニハ、平生愛惜セラルル幼子モ食チ得ズトナリ。

之海。身自持築臿。脛無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李斯傳云。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轂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張之象鹽鐵論注引韓子同李斯傳。

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故一作古。非。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絜繫也。齊語云。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相遺以三字。風俗通・淵鑑類函俱作買。後漢禮儀志・玉海俱引風俗通作賓。○說文云。膢。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之神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後漢書云。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音義云。貙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獵獸。祭宗廟。冀州北方。八月朔作飲食。爲膢。其俗曰。膢臈舊說。谷水難得。故節以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竇水道也。澤居水道易堙塞。故買庸而通利之。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淵鑑類函食物部作饑歲之春。從弟不讓。下文實作心。○至春則農之所蓄將盡矣。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食人曰饟。宋袁文甕牖閒評。世有孃惜細兒之語。陟岵之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

采ハ木ノ名、字又採ニ作ル、櫟木ナリ。

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翦。爾雅云。齊也。言不翦斷屋茅端也。

采椽不斲。

史記始皇紀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又作採。胡三省曰。余謂。采椽者蓋自山采來之椽。因而用之。不施斧斤。示樸也。愚按。淮南子作樸角不斲。韓詩外傳作樸椽不斲。爾雅釋木云。樕樸心。疏。槲樕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玉篇。棌槲也。即棌・樸・槲實一物。皆可以爲椽柱。胡氏未深考耳。且以茅茨對棌椽。則爲木名可知矣。

糲粢之食。

淵鑑類函食物部。粢作粱。下文虧作厭。文選魏都賦注。粢作糧。○服虔曰。糲粗米也。粢稷也。

藜藿之羹。

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冬日麑裘。

麑鹿子。

夏日葛衣。

後漢書注。麑作鹿。淵鑑類函裘條作冬則鹿裘。夏則葛絺。又作冬日霓裘。○葛蔓草。所以煮爲絺綌也。

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格知鏡原。無雖服二字。虧作厭。○周禮。司門。注。監門門徒也。服冬夏之服。養食羹之養也。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

臿鍬也。

股無肢。

肢一作胈。○肢白肉也。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二世本紀云。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修古ハ上古、上世ノ義ナリ。

常行ハ古來貫行ノ道ナリ。

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史記商君傳云。湯武不循古而王。商子循作修。禮禮器云。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荀子正論篇云。治古無肉刑。子華子云。今世之士云云。治古之時。積美于躬。愚按。修古・循古・治古皆同意。猶言稽古之上世也。戰國趙策。循法無愆。注。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史記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耳。不法常行。商君傳云。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故即常行也。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後漢張衡傳注無田字。藝文類聚・祖庭事苑同。田中有株。株斷木也。慧琳音義三卷株杌。考聲云。殺樹之餘也。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藝文類聚。其耒作耕。笑上有所字。祖庭事苑觸作抵。其耒作耕。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女一作人。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七

蠹。說文云。木中蟲也。有生於國而害於國者五焉。以喩是蟲也。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唐類鑑帝王有巢氏始學篇云。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敎之巢居。號大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腥臊一作鯹鱢。路史注引韓子作聖人有作。避羣害作之羣居。無而民悅之使王六字。蜯蛤作鯀鱺。○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蜯蚌同。蜃屬。蛤似蚌而圓。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卷。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桑刀反。腥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猳臭曰臊。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宋庠國語音。喜說之說。輒云說古悅字。愚謂古書喜說字。从心者後人所改。上文作悅非古也。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白虎通云。鑽木燧取火。敎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風俗通云。燧人取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鯀禹父。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

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

物氏曰。名號誹譽也。隅猶云方正也。言三者皆方正也。

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一本此有右主威三字。按。主威者類柄之一名。疑後人依上亡周密題目。妄改易分拆矣。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八終

⑧行義示則主威分。上不聚實。而徒尊行義。則下以虛名奸上。故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不明治術。而徒以慈仁聽請謁。則多赦。故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民以制畏上。謂以制作私義抗上也。上以勢卑下。謂以人主之勢。下山野之士也。或曰。民以法制之嚴。畏懼上。上以勢位之尊。卑辱下。亦通。故下肆狠觸。狠一作狼。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說文云。賕以財枉法相謝也。徐曰。非理而求之也。紋問音通。遺也。禮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是也。賕問之政。謂賄賂公行也。呂刑云。五過之疵云云。惟貨惟來。陸音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鶡冠子云。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絿政。絿賕音通。潛夫論云。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舊說云。務爲貨賕。不說紋字。佩文韻府十二文韻引韓子注。賕賄也。紋帛也。今注闕亡。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或曰。治當作法。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一無法字。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難行言人難爲之行。如務光投河。鮑焦立枯之類。故民無以私名。設法

ヲ尊キヲ含ム。

名之繆、國法ヨリ言ヘバ罪ニ當スル者ヲ、世間又ハ人君ガ高義ノ士トシテ稱揚スルガ如キヲ云フ。

輕如馬輕車之輕也。勞形苦身。下民之事也。勞心焦思。君上之事也。故民勞苦則草墾。輕官則君位尊。任事者毋重。卽是輕官也。使其寵必在爵。不重其人。而榮君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不私其官。而利君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名之繆謂當罪者有譽也。當罪者有譽。則人或犯法。犯法者衆。則刑繁多矣。賞譽不當。則民疑。賞譽不當。謂賞者有毀也。毀譽相反。則民疑於爲公善矣。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畏得惡聲。故不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欲得美名。故不沮。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非誹通。上之所賞。與其所譽同軌。其所誅。與其所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賞之內者不出於可賞之地也。言不願以虛名成榮。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罰字衍。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威之與法。人主之所執。今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是皆人臣之擬上柄者也。故曰類柄。此目當屬左章。

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兩諫持兩端之說也。不得使前言悖於後言。）必任其一。（一謂前言也。）語不得擅行。（行一作施。）必合其參。（前後相參驗。）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聽任也。此目當屬左章。）

⑦官之重也毋法也。（亂國重官吏而輕法矣。官者法之興也。法者官之載也。官載法而重。官本不重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不明。則法不行。）上闇無度。則官擅爲。（擅爲無常也。）官擅爲。故奉重無前。（物莫重於法。今吏居官廢法。以自奉重。故莫前於此者。）奉重無前。則徵多。（主闇吏重。則侵漁民。）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姦功生於官之重。）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以曉官事者爲賢。而擧之。）賞於功。（有見功而賞。）言程主喜。俱必利。（言中程則賞。主亦喜悅。是君臣皆利。）不當主怒。俱必害。（言不當則罪。主亦慍怒。是君臣皆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所謂內擧不避親。外擧不避讎。）勢足以行法。（不得不由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吏俸祿薄。則不足以濟其室家難。以致其淸矣。勢威嚴明。俸祿贍給。則不營私矣。）故民勞苦而輕官。

內一ハ忠誠ノ士國君ノ爲ニ其長官同僚ノ非ヲ訐カントスルトキハ、已ムヲ得ズシテ爲スノ故ヲ以テ、反復思考シテ十ニ一ヲ內ルルノミトナリ、人主斯義ヲ知ラズシテ聽言ニ心ヲ用ヒザル時ハ、姦邪ノ臣反リテ資ヲ得テ、忠誠ノ士ヲ讒スルニ至ル。

無副言於上云云、事前ニ預メ某罪ヲ犯セバ某刑ニ處スト言フコト無シトナリ。

當而不當。必有其故也。今無故而不當。是誣也。 誣而罪臣。 誣能則罪之。而字爲則看。 言必有報。 因言之當否。而有賞罰之報。物氏曰。報如報政之報。亦通。 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姦邪知無實之言不行也。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 智當作知。 忠邪鈞人臣也。唯忠誠之士。爲國爲君。彈其官長同僚。是不得已也。故九思三復。十而內其一矣。然人主不知斯義。而忽其論說。怠慠居其上。則姦邪反得資矣。 明主之道。己喜則求其所納。 凡姦邪因人主所喜。欲納其私言。故明主求所納之正邪。 己怒則察其所構。 姦邪因人主所怒。欲構成其讒。故明主察所論之詐僞。 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 一無論字。 ○已變謂喜怒也。已未之反也。孔子家語云。公曰云云。未嘗知哀。未嘗知憂云云。若何。孔子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可見已未相對矣。變者漢書高后紀云。待呂氏變而共誅之。注。變謂發動也。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言喜之與怒。明主之術。能喜能怒乃得其實。 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 羣臣陳言。以致其智。使君擇可否焉。 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 不言則有不言之責。羣臣將一以逃其責。故諫也。 敗君之取也。 敗疑故字之誤。言衆諫。故君擇焉。衆諫君取。是上下務治也。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 上猶言前也。言不預設犯某罪則某刑云也。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 今一作令。○以前言督後事。以當否知謾與誠。

以多云云、言フ者多ケレバ、實際有リ得ベカラザル事ヲモ信ズトナリ。

饜忿ハ心眞ニ怒ラザレドモ怒リシ容子ヲ爲スナリ。

收ノ下ニ祿又ハ璽ノ字有ルベシ。

⑥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用實用也。此一節說在于內儲說一聽傳。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是之者衆。則雖不實然之事。人猶信之也。是言之常也。如市虎與曾參同姓名者之類。是以多信者也。不然之物者。如棘刺之母猴。不死之藥。巫醫卜祝之虛言。天堂神仙之說。皆是也。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若後世白日昇天。銅佛誦經之說。極知不然者一人也。疑之者十人也。信之者百人也。信然者如是。辯之者雖千人。而不可解說也。吶者言之疑。吶言難也。吶者人常以爲不佞。辯者言之信。辯者飾辭。使人濫聽而易信。○此先言言之爲物如是也。次言姦之罔欺上也。姦之食上也。食讀若日食之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以類飾私者。不告而娶者以舜說。放弒君上者以湯武說之類。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饜讀若抑厭之厭。一音押。足也。足忿若足恭之足。言雖實不怒。而故强怒也。言不譴怒參合。則下比周。是以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因言之當否。而爲賞罰。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收下脫祿字或璽字。說大而誇則窮端。推窮事之端末。而督用覈實。故姦得而怒。怒謂譙讓也。無故而不當爲誣。凡言有可

伍官ハ伍家ノ誤ナルベシ、卽チ五家ヲ以テ單位ト爲シ、遂ニ連（二百家）縣（二千五百家）トナリテ相接連スルヲ云フ。

數十人之姦。以聞於上者。是下道也。

以十得一者上道也。任數十人之智。得知一姦者。是上道也。管子君臣篇云。知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知能聰明者。上之道也。

明主兼行上下。去己智能。而任人者。上道也。明主有時乎。用己智能。是權道也。故曰。兼行上下。

故姦無所失。上下明察。故姦邪無所遺失。

伍官連縣而鄰。官一作宮。○官疑家字之誤。管子小匡篇云。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有司。四里爲連。周禮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釋名釋州國云。五家爲伍。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

謁過賞。謁告也。告姦則賞。

失過誅。不告則罰。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在上者。在下者。皆不相假借。言父不敢赦子。子不敢隱父也。

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畏戒也。說文云。誨曉敎也。相畏則不同。曉敎則協和。

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呂氏春秋壅塞篇云。牛之性不若羊。注。性猶體也。淮南脩務訓云。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注。性猶姿也。性字含此二義。

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

故福善必聞矣。天人之美事必發聞矣。

〔補〕周密。經目亡。今補之。

參言。當屬左章。而在經後矣。前五章經目亡。故誤在于此。後七八倣此。○參聽人臣之所上言。

辟ハ召辟ノ義、即チ縣令自ラ任用スル吏ヲ云フ。

有軍吏。兵士卽甲士。日知錄云。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

遣使約其行介。

行使人也。介副也。遣使蓋行介長也、

縣令約其辟吏。

令一作吏。非。○周禮天官府史。鄭注。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辟除。疏。官長謂一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太宰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

郎中約其左右。

郎中主廊內諸官者。

后姬約其宮媛。

媛婦官也。字彙嬪字注引禮記九嬪昭容・昭儀・昭媛・修容・修儀・修媛・充容・充儀・充媛。愚按。舊唐書后妃傳序有之。云禮記者誤也。曹植與楊德祖書云。乃可以論淑媛。注。向曰。媛姬也。

此之謂條達之道。

條枝也。大本約大枝。大枝約小枝。官職之紀綱。猶條枝之通達也。戰國魏策。條達輻湊。注。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

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通漏也。機事不密則害成。○此八字當在下㊄明主其務在周密下。

立道。

立參伍條達之道。

㊄明主其務在周密。

管子樞言篇云。先王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易繫辭云。君不密則失臣。

是以喜見則德償。

償一作價。○喩老篇云。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

怒見則威分。

又云。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

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

通漏也。言甲言入于耳。則不泄之於乙。乙言入于耳。則不泄之於甲。甲乙之情。我皆知之。彼不相知。

周密而不見。

入于耳者。不出諸口。易繫辭云。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

盡一人之智。得

陰ニ使ヲ遣ハシ或ハ臨時ニ國內ヲ巡行シテ羣下ノ誠否ヲ察ス。

通比ハ風俗ノ一般ニ固定セルヲ云フ、急激ノ法ニヨラズシテ漸次ニ之ヲ變更スルナリ。

下約云云ハ下ヨリ漸次ニ上ニ至リ、互ニ相管束維持スルヲ云フ、其目ハ下ニ見ユ。

與諂也。**宣聞以通未見。**因口之所宣、耳之所聞。以通目之所未見也。**作鬭以散朋黨。**作鬭謂使不同也。諺所謂臧獲不睦。主人之福。**深一以警衆心。**深知一物。衆姦悚懼。周主令索曲杖之類。深藏也。或曰。常作探。**泄異以易其慮。**恐事之泄。故佯泄異事。而使不得意度。**似類則合其參。**似類詳內儲說篇。孤憤篇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陳過則明其固。**明其固。上文所謂參伍貴帑。或云。固故音通。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故也。**知罪辟罪以止威。**辟刑也。能知其罪。能刑其罪。人莫犯法。故至于無刑。君陳云。辟以止辟。是也。**陰使時循以省衷。**陰使。韓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之類也。時不常也。循巡也。前漢宣帝紀云。遣使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省讀若退而省其私之省。衷誠也。言或陰遣使。或時巡行。以省察其誠否。**漸更以離通比。**漸更言改革。如自然也。通比謂朋黨比周也。風俗一路比周。不可暴卒變更也。**下約以侵其上。**約謂管束維持也。侵浸通。猶至也。約浸言自下總理。以漸至乎上也。猶尉繚子自伍至軍曰束。伍之令也。後漢書馮衍傳云。揵六枳而爲蘺兮。注。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蘺。此爲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蘺一名葯。方按。葯音約。潘岳射雉賦。首葯綠素。注。葯猶纏裹也。葯約音義通。韓子云。七約。同周書八枳之義。蘺雖草名。亦兼纏裹纚維之意。**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兵士。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步卒中

易視、人君ハ羣下ノ視ル所ナリ、人君、下ノ視ル所ヲ易ヘテ、下ヲシテ知ル能ハザラシムルヲ云フ、改澤ハ臣下其舊有ノ飾ヲ改ムルナリ。一用ハ羣臣ヲシテ各其職守ヲ一定シテ相侵サザラシムルナリ。重言云云ハ、人ヲ遠クニ使セシメントスル時ニ、之ヲ召シテ再三囑託ス、而シテ別ニ特別ノ故無シ、但各別ニ再三召スコトガ其人ヲシテ互ニ相疑ヒテ敢テ姦ヲ爲サザラシムルヲ云フ。疏置云云ハ置ク所ノ官ヲ疏ンジテ其外姦ヲ知ルヲ云フ。

避ハ及バサル者卽不肖ノ人、過ハ賢者ナリ。

否明矣。

參言以知其誠。合聽兩言而覈其實。易視以改其澤。澤讀若孟子潤澤之在君之澤。飾也。改飾猶言革面也。人君者羣下之所瞻視。故上好惡見。則下因爲姦。是以變易其瞻視。使不能意度。則羣下亦改舊故之澤飾矣。執見以得非常。非常謂難察之事也。執見在之物。以察陰情。一用以務近習。一守其職分。以敬謹左右便嬖。務讀爲矜。此是韓昭侯罰典衣與典冠之類。重言以懼遠使。重言再詔也。遠遣者各各召入。再三屬託。無他故焉。彼必相疑。不至爲姦。內儲說篇所謂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之類。舉往以悉其前。舉往事而窮鞠其前言。往猶前也。悉窮也。卽邇以知其內。邇武王不泄邇之邇。就親暱而探其內情。卜皮知御吏陰情之類。疏置以知其外。疏不親也。置所置也。親所置。則姦人脩飾。難察矣。故不親所置之監。以知其外姦。揚權篇云。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握明以問所闇。韓昭侯握一爪之類。詭使以絕黷泄。泄媟通。詭使詳內儲說篇。漢書枚皐傳云。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倒言以嘗所疑。倒言詳內儲說篇。論反以得陰姦。論反詳內儲說篇有反。設諫以綱獨爲。諫一作陳。非。綱一作網。○設諫爭之官也。獨爲言專任也。揚權篇云。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是也。綱執要也。言設爲諫爭之官。以攝提羣臣專任之事也。舉錯以觀姦動。舉直錯之乎枉。以觀姦邪之動靜。明說以誘避過。說解也。故也。誘進也。道也。避謂惰慾避事者。猶言不及也。言明其解說。而誘引賢不肖也。卑適以觀直諂。卑下適合於彼意。以觀直

揆伍ハ五人ヲ一組トシ聯帶ニテ責ニ任ゼシムルナリ、故ニ一人罪アレバ他ノ四人ヲ責ム。拆ハ比周相匿スノ反對ニテ人人各其意見ヲ陳シテ相分ルルナリ。

㊃參伍之道。參伍見前。行參以謀多。三人相參爲參。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凡事與衆謀。則寡敗事。是以必參議。而謀於多人也。揆伍以責失。揆交午也。篆作※。五篆作㐅。皆錯互之意。五人相伍爲伍。一人有犯罪。督責四人。行參必拆。拆一作折。非。○行參議之政。則人人陳其意。拆分異也。揆伍必怒。禮內則云。而后怒之。注。怒譴責也。尙書大傳云。聽民之術。怒必畏。注。怒責也。言交互督責。則同伍相保。或有過失。則必譴怒不措矣。不拆則瀆上。不爲之拆裂。比周爲一。然則姦多資。是以媟瀆上權也。不怒則相和。不譴怒。不譙讓。則姦相爲匿。拆之微。足以知多寡。微一作徵。足一作多。並非。○拆裂諸微時。則足以知彼資多寡矣。怒之前。不及其衆。譙讓之於未然。故不及朋黨比周。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罪同。一無也字。是。○此一節疑有脫誤。異謂分爭陳情實也。同謂比周爲一。相爲匿也。言人主之觀行聽言。其驗證在賞分爭者。而罰比周者也。言會衆端。聽言之道。參會衆口之端。內儲說篇云。衆端參觀。必揆之以地。地謂義理也。古人常言地之宜。又云地之理。是也。聽言之道。必先揆度之以義理之當否。謀之以天。天謂時應也。古人常言天時。又云天應。義理雖適當。而天應未可則不成。故謀議必時應爲急。驗之以物。其言雖則合義理應天時。而無驗則不聽矣。言以必然之物爲證據也。禮緇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注。物謂事驗也。參之以人。參錯其言。以多人之議。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四徵謂地天物人也。四徵符合。則議之當

脫易云云ハ自ラ勢威ヲ離レ身ヲ輕ンズルヲ云フ。

臣憎マルレバ外國ノ威ヲ借リテ主ヲ眩シ、愛セラルレバ其愛幸ニヨリテ私ヲ爲スコト毒藥ノ如シ。

持。其患徼幸妄擧之人起。褚師逐衞侯。子公弑鄭靈公之類。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提衡解在有度篇。踦偏重也。解在亡徵篇。卷讀若卷懷之卷。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卿大夫稱家。隆中央高盛。齊簡公兩用田常闞止之類。脫易不自神曰彈威。易輕也。神威重也。脫易不自神。言離於勢位也。如趙主父爲使人適秦之類。輕離於勢位。不以身威重。是猶以無貲之身爲彈丸也。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大臣內劫殺其君。敵國廢置我相。生於內則治。自我而施之於敵則敵亂。故我治。生於外則亂。自敵而施之於我則敵治。故我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明主不以人言而廢置卿相。論其功實而擧措之。故敵國不能亂矣。其於敵國。則反之。故資彼姦臣以利之。是故國治而敵亂。內儲說六徵云。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卽亂亡之道。卽是亂亡敵國之道也。臣憎則起外若眩。其臣憎於君。則外藉大國之權。以眩其主。所謂外因也。內儲說篇云。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擧外事以眩主。臣愛則起內若藥。藥毒藥也。其臣愛於君。則因燕虞醉飽。以爲其私。猶毒藥入於腹而發起也。所謂內因也。起亂舊云。一曰。亂起。○言亂之所由而起也。

ス、若シ然ラザレバ仇讎ヲ助クルコトトナル、行ハ用ナリ、行飲食ハ飲食ノ中ニ毒ヲ用フルヲ云フ、與ハ助ナリ。詭ハ正經ノ反ナリ。

易ハ田ノ莠ヲ芟リ夷グルヲ云フ、詭道猶ホ此ノ如シトナリ。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ハ左右ニ姦臣無ク人主謀ヲ漏ラサザルナリ、此ノ如クニシテ芟夷ノ術亦用フルヲ要セズ。

僇辱之人ハ刑餘ノ人ヲ云フ。

也。戰國策云。以與大心者也。注。與猶助也。與字含此數義。潛夫論云。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言陰姦者將赦之。則害於事。將殺之則無可殺之名。曲死則傷其名。稽留則連及繫多。於是乃用飲食耳。不然則助其仇讎者也。鞫問罪人。其囚妄引告。連及蔓衍者。有時服毒藥方。俗謂之行一服。卽是。

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

緊猶是也。反正曰詭。賈誼新書云。容服有儀謂之議。反儀爲詭。愚謂。詭道者反常儀經則者。如凶器毒藥也。古人不得已而有時用之。昔者晉文公鴆衛侯。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記譎之道。可使因之。不可使知之。故君子諱言之。然韓子漏機。斯鴆非虛至也。誠有以哉。

詭曰易。

易芟夷也。荀子云。田肥以易。孟子云。易耕是也。芟除田莠。非無愛恤生物之情也。不得已而然矣。不除陰姦。則害良民。譬猶不除田草。則害禾稼也。故詭道曰芟夷。新書云。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

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見功一作易均。非。○見功而賞。見罪而罰。經常之道也。經常之道明。則權變之術止矣。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

通亦漏也。外儲說篇云。辭言通則臣難言。是也。是非之泄。左右有姦也。說諫之漏。人主不密也。二者不漏泄。則芟夷之術措而不用矣。

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

播播越之播。苗賁皇·伍子胥·申侯·巫臣。去楚卒禍於國之類。晏子春秋云。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孔子家語云。衞靈公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

其患鄰敵多資。

播越知國情者。而遊放之敵國。以爲資矣。

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

心當作臣。齊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後二人謀弑懿公。卽是類。

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

持讀若持滿之

テハ、罪アル者其親戚妻子ヲモ誅スルヤウニスレバ、外國ノ威ヲ借ラヌ様ニナルナリ。爵祿必ズ現在ノ功ニ因リテ與フ、人ノ爲ニ功無キニ爵祿ヲ請フ者アラバ、請フ者モ請フ所ノ者モ倶ニ罪ス、此クノ加クセバ、内愛幸ノ臣ニ因リテ私ヲ爲ス者無シ。

陰姦ノ者、之ヲ生カシ置ケバ事ニ害アリ、之ヲ殺サントスレバ復タ名無シ、乃チ飲食ノ中ニ毒藥ヲ加ヘテ之ヲ殺

子也。藉借也。外借强國之威。而官爵祿位者。誅其親戚妻子。外借者。當時張儀因秦相魏之類。

爵祿循ヒ功ニ。請フ者倶ニ罪スレバ。則内不因ラ矣。

凡官爵祿位。循其見功。若有爲舊識故人囑託者。則請者與所請者罪。

外不藉ラ。内不因ラバ。則姦宄塞ル矣。

左成十七年傳。亂在外爲姦。在内爲軌。軌宄通。

官襲ネテ節ヲ而進ミ。以テ至ルハ大任ニ智也。

襲重也。節謂等級也。歷等級而至大任者。以其人實智也。非以二因故也。

其位至リテ而任大ナル者ハ。以テ三節ヲ持ス之ヲ。曰質。曰鎭。曰固。親戚妻子ハ質也。爵祿厚クシテ而必ナルハ鎭也。參伍貴帑ハ固也。

管子小問篇云。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管子所謂三本者。此云三節也。所謂尊者。此云鎭也。以尊爵厚祿鎭壓人心。故曰尊曰鎭。參伍貴帑者。厚其生土。親父母妻子。愼其墳墓喪祭。以參錯交互也。

賢者止リ於質ニ。

賢者慈惠而不忍。故止於質。

貪饕化シ於鎭ニ。

貪財曰饕。利尊爵厚祿。改過修善。變革如自然。

姦邪窮ス於固ニ。

參伍之政。姦邪無所逃。

忍ンデ不ンバ制セ則下失ス。

下一作上。非。○失佚通。可制而不制。羣臣横佚。

小不ンバ除カ則大誅アラン。

其小不治。將行大誅。

名實當レバ則徑スヲ之。

徑直也。可以賞則直賞。可以罰則直罰。

生害シ事ヲ死シテハ傷ラバ名ヲ。則行フ飲食ニ。不ンバ然ラ而與フ其讎ニ。

周禮庖人云。凡用禽獸。春行羔豚。疏言。行者與用同。文選注引顧野王輿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食中。人不覺也。行飲食字同此義。而字爲則字讀。古書往往而然。孫子云。盈而從之。佚而勞之。是也。與猶許也。赦

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主下一有者字。審公之審一作別。乘因也。公道開則私路塞。主上有利則姦臣有害。爲人主者明知此道。則姦無所因之地矣。此章須與愛臣八姦二篇照看。

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倒錯。大臣・顯賢。舊說。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愚按。列子注。子姓種姓也。詩云。振振公子。又云。振振公姓。是子姓卽公族耳。顯賢。戰國秦策云。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注。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有誤。

任吏責臣。主母不放。任正法之吏。督責宮闈之內。則主母不放縱。禮施異等。后姬不疑。禮爵施賜。分異等級。則夫人姬妾不比擬。分勢不貳。庶適不爭。分勢弱之。不令如二嫡。則無威力。故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假於下。兄弟不能僭竊。籍者班爵祿之制典也。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下不一門。大臣不擁。權歸於一家。壅蔽之所起。禁賞必行。顯賢不亂。禁嚴賞重。以督其實。則虛名不能亂眞。

臣有二因。姦臣之所因爲私者二。謂外內也。二者外內之謂。外曰畏。外因強國之威以爲姦。內曰愛。內因愛嬖之臣以爲姦。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暱近也。重帑妻

不疑ハ后ト姬ト同等ナルガ如キコト無キヲ云フ、不貳ハ庶子ノ勢ヲ分ケテ嫡子ト同等ナラシメザルヲ云フ、籍ハ爵祿ニ關スル記錄ナリ、權柄爵祿ヲ下ニ假サザルヲ云フ。

外國ノ威ヲ借リテ權要ノ地位ニ在ル者ニ就キ

合符ハ事ノ小ナルモノナリ。

因君ハ君ノ情ニ因リテ私ヲ爲スヲ云フ。

者必功業見顯。而謀議有規。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成敗皆有徵據。徵據之所在。賞罰之所生也。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臣任其罪。規猶謀也。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人君之所親政柄耳。其他瑣猥如合符節驗其信否。猶且有其人。而不躬親。而況臣下勤力之事乎。事智猶不親。智者知識也。近於人主之爲。然明主不事其智。而盡臣下之智。而況於懸乎。懸義未詳。按。懸係義同。晏子春秋云。嬰命有繫矣。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幷作懸。說見外儲說左下三章。故非用人也。非以吾智選用人也。以法取人。使人人用其智也。或曰。非當作其。不取同。同比周也。不取比周相譽者。同則君怒。有比周相譽者。作色而斥之。使人相用則君神。神言不測也。使人人各相用其智。而君制於後。則不測如神。君神則下盡。臣下盡智力。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君神明不測。則羣臣之言上通。故姦臣上不能因君之情而爲私邪。然而主道畢矣。因者下文所謂臣有二因。揚權篇云。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主道

舊云。一曰。結智。

㊂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人主之利。在賞一而勸百。人臣之利。在無功而得賞。能知此道理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臣主之利斷然異矣。今不知之。反以爲同者劫。文子上義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與共事者殺。與臣下共賞罰之事者殺。

結智ハ智謀ノ士ヲ聚メ會スルナリ、一聽云云ハ一人一人ニ聽ク、卽チ偏ク衆ニ謀リテ廟堂ノ上ニ聚會スルナリ。

事留自取ハ事決セズシテ稽留ス、是ニ於テ人君自ラ己ノ智ヲ用ヒテ事ヲ決スルヲ云フ。

墮壑ハ人ニ陷レラルルヲ云フ、故使之諷ハ各人ヲシテ先ヅ其意見ヲ告ゲシムルナリ。

言陳之由云云、人君能ク直言ヲ用フル時ハ、臣下其忠言ヲ盡シ、其言陳ノ由來スル所ハ必ズ之ヲ策籍ニ書シテ、其當否ヲ待ツトナリ。

勸力者外。故易見。智慮者內。故難知。上君兼二者而盡之矣。**是以事至而結智。** 結會也。頭髻曰結。又曰會。楚辭云。激楚之結。注。結頭髻也。淮南汜論訓云。不結於一迹之塗。注。結猶聚也。凡疑難之事至於前。則不自用。聚會智謀之士矣。**一聽而公會。** 一聽者一一而聽也。言徧謀於衆也。毛詩常棣傳云。飫私也。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據是則公會朝廷之聚會也。**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 一一而聽。則智者不得隱。愚者不得默。故愚智燎然。其聽不一。則後之見功。倒於前之陳言。如是愚智不分。愚按。後世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亦一聽之遺法也。**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 自取謂自用。所謂下君盡己之能者也。凡事非朝廷會議。或畏權勢。或懷忌諱。不盡其情。是以議常不決。不決則稽留。於是人君自以爲羣臣之智不若己。因躬親下事矣。是代大匠斲者也。**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 孟子云。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旁坑壑也。毋墮壑之累。無爲人所陷之患也。故讀爲姑。廣雅釋詁。諷告也。言先使各各轉對。○孔子家語好生篇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諷定而不怒。** 左襄五年。詩曰。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同是定字。言諷議決定。則雖拂戾己意。而不譴怒。以示不拒也。**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 君上能用直議如前。則臣下盡忠言。陳事理。其所由來。必書諸筴籍。以待言陳之當否成功。管子君臣篇云。有符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結智者事發而驗。** 會智者必其事發行。而言說有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會能

同異ハ私姦ニ對スル關係ヲ以テ云フ、即チ私姦ニ同スル者ヲ同ト云ヒ、私姦ニ異ナル者ヲ異ト云フ、同ハ不善人ニテ異ハ善人ナリ。

私勞ハ恤勞ナリ。

善人也。是謂賞異於私姦者。而罰同於私姦者。

賞暴罰賢。擧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法禁公正。毀譽與賞罰不相反也。誅於私家。不害公罪。公罪言以公義得毀者。賞罰必知之。有功者必知而賞之。有罪者必知而罰之。知之道盡矣。知功罪之道盡矣。

因情 舊云。一曰。收智。○因情上一有右字。下皆同。○此題上事也。爾雅四時疏云。題之在下者。若周公踐祚。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因情者取於因人情之好惡也。收智者取於知之道盡也。

㈡力不敵衆。一人之力。不能勝衆。智不盡物。一人之智。不能盡知萬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人君用一人之智力。不如用一國之智力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揣量也。釋名云。私恤也。所恤念也。言以一人之胸察。則雖有偶中。而內必恤勞矣。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下君悅人佞己。常矜於人。故自用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中君如齊桓晉文。擧賢任能。是知用人之力也。上君盡人之智。

生殺一ニ天ノ春物ヲ生ジ秋物ヲ殺スガ如シ、故ニ天ト云フ、人ヲ用フルニ我能ク彼ヲ視、彼ヲシテ我ヲ見ル能ハザラシメ、以テ衆ニ勝ツ、故ニ鬼ト云フ。

威嚴人情ニ逆フト雖モ人之ニ違ハズ。

上ノ毀譽ト賞罰ト一致シテ二途ナラズ。

而不議ノ上ニ當ニ順ノ字ヲ脫セルナルベシ。

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廢置卿相無中極。則權威汙渫矣。賞罰下共則威分。賞罰主之所以獨專也。借則威分於下矣。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聽言不以愛憎。不留說而計。計利害而直行。不稽其說。物氏曰、說音悅。是物氏讀留如宿諸之宿。不以留悅之心而計事也。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信一人言不爲參考。則權柄爲姦邪所分。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爲人主者。當盡心致思。然猶恐失之矣。而安居無恐懼之心。則必爲彼姦臣所迫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天謂柄也。天之春生秋殺。如人主之賞罰。故謂柄曰天。申言上文柄者殺生之制也。其用人也鬼。鬼謂勢也。鬼居幽冥。而視照明。如人主之處勢也。自闇視明。能視彼而不使見己也。以是術用人勝衆。申言上文勢者勝衆之資也。天則不非。時可殺則殺。時可生則生。殺生在時。唯人自取。故人不誹矣。鬼則不困。不離於勝衆之資。則無困矣。若離斯必困。如鯢魚脫於淵。爲螻蟻所困也。勢行教嚴逆而不違。勢者處高制卑。人之所畏也。敎者提罰咎罪。人之所肅也。威嚴逆人意。然不如是則法不立。故矯情行之。本是爲治。故雖逆而人不違。不得不然也。此又重言勢也。毀譽一行。人主之毀譽。亦賞罰之一端也。一行者上之所罰與其所毀同軌。所賞與其所譽俱行也。下文云。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而不議。句上疑脫順字。毀譽賞罰皆所自取也。自取者固當順受。故不議。此又重言柄也。故賞賢罰暴。擧善之至者也。此下疑脫是謂賞異罰同六字。同於私姦曰同。異於私姦曰異。異者善人。而同者不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爲人臣販恩。當時譽之曰俠 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驕矯通。壯也。詩云。矯矯虎臣。中庸云。强哉矯。 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非誹通。 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大下當有者字。 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襲重也。 官爵受功。受一作授。是。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不上脫而字。

八經第四十六 凡治術有是八種經綸焉。

㊀一本無圈揭于界外。下同。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管子心術篇云。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 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言二柄之所由起也。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

ロハ人君自身ノロナリ。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宰尹廚人長。呂氏春秋期賢篇。衞有士十人。於吾所。注。於猶在也。左昭十一年傳注。歲復在大梁。釋文。在本作於。上下淸濁。上下聲之浮沈。禮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樂正瞽工長。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觀行聽言。而制斷在下。寵人主斷。託食於國者也。託寄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宰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鼷鼠小鼠也。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不能爲所以生。而爲所以用。安能得富乎。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本作農織有用也。末事商賈無用也。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道言也。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約則易知。故弟子辯治也。鹽鐵論云。法約易辨。法省而民訟簡。訟一作說。○省則易見。故爭訟簡少。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著明也。詳也。論說也。言書雖約。而詳說明論。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主之法必詳事。言法雖省。而事必詳易見。用人篇云。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揣量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操一作慮。非。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一無力勞二字。作者字。

陷一作隱。非。不事醫。則疑於死。疑比也。讀若侈疑於君之疑。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振拯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史記五帝紀注。筴數也。愚謂。猶言計算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張之象鹽鐵論注。持作存。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非世俗之所謂仁義也。山氏曰。義當作暴。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毅妄怒難禁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與一作予。下同。○好予人財。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君臣不和。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

無益之事ハ下文ノ衡石ノ如キ卽チ是ナリ。

不可爲前、他人ハ慈母ノ愛以上ノ事ヲ爲シ得ズトナリ。

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無益一作有益。又益作易。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事猶關也。石權也。言衡石不私於人。人亦不望於衡石。各不相關焉。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一無能字。○不能得其私。故人不事也。史記淮陰侯傳云。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蒲阪氏曰。管子。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非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按後漢書馮衍傳云。棄衡石而意量兮。注。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愚謂。漢書石爲積斤之名者非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一無是字。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淸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爲猶孟子云仁不可爲衆之不可爲也。言愛莫厚於慈母。故難爲其前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

乘ハ垂ノ誤ナルベク、垂ハ三分ノ一ヲ云フ。

規ハこんぱすノ類、摩ハ用フルコト久シクシテ磨滅スルヲ云フ、規磨スレバ復タ圓ヲ正スル能ハズ、水ハ平ヲ取ル所以ナレドモ波起レバ平ヲ取ル能ハズ、宜シク皆改易シテ圓ヲ正シ平ヲ取ルニ便ニスベシ、何ゾ現在ノモノニ拘ハルヲ用ヒント、是レ權變ヲ知ル者ノ言ナリト

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凡事易於此而難於彼。利於此而害於彼。故權其輕重。計其利害。而因功多少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成功。必有患難妨害。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舊說。乘謂其半也。愚謂。乘當作垂。垂錘音通。錘者三分之一也。解詳外儲說國之錘也下。韓詩外傳云。制國之强乘以賂之。此强乘錙錘之誤。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今制國之錙錘矣。淮南經言訓云。雖制國之錙錘以事人。是也。乘垂字形相似。垂錘音義相通。故誤耳。管子地員篇云。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注。乘亦三分之一也。愚謂管子乘字亦垂字之誤耳。舊說訓半者。博雅云。棄二也。蓋據是矣。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除治也。方言。病愈者或謂之除。弃髮傷肉事見六反篇。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蒲阪氏曰。爲猶若也。是無術之事也。難難畏弃髮傷肉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荀子注。佩文韻府二十一箇規磨弁摩作磨。○規正圓之器也。以銅若鍮爲之。如今西洋發子爾。卽是摩磨音通。言磨滅則窕搖也。規者所以正圓。水者所以取平。而有磨與波。則不能正圓取平。宜改易之。又何拘焉。此通達於權變者之言也。言先王之法。雖善良。而歷年久遠。有不適時。則宜更易之矣。○荀子正論篇云。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

珧銚ハ蜃車即柩車ナリ、推車ハ椎車即古代ノ飾無キ車ナリ。

篇云。百工以巧盡械器。注。盡謂精於事。

故有珧銚而推車者。

舊說。珧音姚。蜃屬。銚音挑。銚耨刻削之器也。愚按。舊說未得解也。周禮遂師蜃車。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下云。蜃禮記作槫。或作輇。字書。輇無輻車。斫直木爲之。如椎輪。又按。銚音軺。說文云。小車也。車之別名。則珧銚是蜃車耳。非耨器也。山海經云。激女之水多蜃珧。郭注。珧玉珧。亦蚌屬。又云。鮆魮之魚。其狀如覆銚。注。亦珠母蚌類。是蜃狀如銚。故曰珧銚。釋名釋喪制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推車从木爲正。椎少文也。淮南說林訓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匷。注。以蜃爲椎輪。愚按。是注蜃即蜃車也。陸機羽扇賦云。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于熱石。玉輅基于椎輪。鹽鐵論世務篇云。無徒守椎車之語。張之象音槌。文選序云。椎輪爲太輅之始。向曰。椎輪古棧車。海篇云。竹木車曰棧。儀禮既夕。賓奠幣于棧。柩車亦謂之棧。舊說。上古摩蜃而耨。淮南氾論訓文。

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

張之象鹽鐵論注引仁上有推字。非。

皆推政也。

推當作椎。言上古質樸之政也。

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

古一作也。非。一無古字。鹽鐵論注同。〇循軌猶蹈迹也。

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也一作難。非。〇時務爲急。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下難一作爲。非。

事

干ハ盾、距衝ハ城ヲ攻ムルニ用フル車ナリ、干城距衝ハ文王ノ守攻ノ具ナリ、堙ハ土山、穴ハ地道ヲ作リテ城ヲ攻ムルナリ、伏橐ハふいごヲ以テ地道中ニ毒火ナドヲ熏スルヲ云フ、共ニ戰國ノ守攻ノ具ナリ。

貍首射侯。古之射禮也。禮樂記云。武王克殷云云。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周禮樂師云。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儀禮射義貍首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射侯者。鄉飲酒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強弩者。史記蘇秦傳云。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趨發者。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騶發發騶矢以射也。騶趨通。又與菆同。又作趣。○言中古武王之射禮。不當乎當時戰國之材官射手。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

佩文韻府二冬引干作平。堙穴作埋內。皆非。橐作槖。是也。然四豪引作橐。非也。○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拒外而衞內者也。詩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衝衝車也。距衝所以攻城者也。荀子彊國篇云。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距渠通。通雅渠衝臨衝也。詩大雅云。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是干城距衝。皆指文王之所以守攻也。堙者。左襄六年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注。堙土山也。孫子云。三月而後成距堙。穴者。鑿穴作地道而攻城也。墨子備城門篇云。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伏與輔同。鞴橐二形竝同。韋囊可以吹火令熾者。橐當作槖。叶上百。楊倞荀子注引作槖鞴。槖所以守備也。墨子備城門篇云。亦令突人伏附突一旁。以二槖守之。又穴且遇。以頡皋衝之。疾鼓槖熏之。南宋時孟宗政守棗陽。金人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宗政穿井纔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言中古文王之守攻。不如春秋之時孫武墨翟之械器。○愚按。說文懖字从心銛聲。懖音聒。古今韻會。銛音古活切。是古銛有聒音矣。銛・百・發・槖叶韻耳。

古人亟於德。

亟一作極。非。○亟急也。禹湯文武之時。政教隆盛。以道德為急務矣。

中世逐於智。

逐猶競也。鉤援臨衝。皆機智巧術之具也。

當今爭於力。

入穴成堙。皆勤力之事也。五蠹篇云。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

荀子榮辱

適ハ敵ニ同ジ。

登降周旋ハ、古代禮ヲ以テ士ヲ取ルノ法ヲ云フ、奏百ノ奏ハ走ナリ、即チ百里ヲ走ルナリ、日中ハ旦ヨリ日ノ中スル時マデヲ云フ、日中奏百ハ戰國武士ヲ選ブノ法ナリ。

狸首射侯ハ周武王ノ禮射ノ法ナリ、趨發ハ善矢ヲ以テ射ルコトニテ亦戰國ノ射法ナリ。

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搢挿也。猶帶也。笏。禮玉藻云。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又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穆天子傳注。曶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干楯也。戚鉞也。干戚舞者所執也。適敵音通。荀子議兵篇云。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與是敵同。有方。舊說云。方楯也。愚按。有若有的之有。語助也。墨子備水篇云。人擅有方。又備城門篇云。五十步一方。方尙必爲關籥守之。是也。尙上通。鐵銛見戰國策。博雅云。錍謂之銛。謂如鎞也。說文云。銛从金舌聲。讀若棪。方言云。錟謂之鈹。注。今江東呼大矛爲鈹。初學記漁條云。銛取黿鼉也。見何承天纂文。云銛鐵有距。施竹頭。以擲黿鼉。愚謂。鐵銛若今漁人捕魚鼈之杈。搢笏者。商子賞刑篇云。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敎。倒載戈。搢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禮樂記云。武王克殷云云。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干戚者同書云。羽籥干戚。樂之器也。禹征有苗。三旬不降。禹乃班師振旅。誕敷文德。執干戚。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事詳大禹謨。○言上古夏禹湯武之器用。不敵於當時戰國之器用。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登降周旋指古禮也。禮樂記云。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奏走通。詩大雅云。予曰有奔奏。日中走百者。試選武士之科目也。荀子議兵篇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史記蒙恬傳云。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鄒氏音趨。是奏走趨三字通用。淵鑑類函論兵引漢書刑法志注。日中一日之中也。魯語韋昭注。日中旦至日中也。愚按。韋說是也。古書云。日中者謂日之方中。非謂一日之中也。○言古昔登降周旋。以禮取士之法。不及乎當今日中走百里。以選試武夫之時。

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

察智士ハ所察智士ノ誤ナリ、能ノ字ハ衍文ナリ。

貳モ亦疑ナリ。

可以爲官職之令。令吏也。初見秦篇云。置宗廟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周時人。見韓詩外傳。華角未聞。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不上脫而字。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察上一有所字。無能字。是。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習習於禮也。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於國何得之有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子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置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一無所字。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

ガ故ニ能ク人ヲシテ其愚ヲ智ト思ハシム。

事理ノ徵ヲ審ニスル察士ニシテ、方メテ知ルコトノ出來ル如キモノハ、一般ノ民ニ向ツテ發スル令ト爲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也字。欲潔其身。爲詭激之行。時或有愚焉。以愚人之所惛。惛不憭也。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愚人然其所不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一無君字。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賤德義不貴虛譽也。貴法術研覈實事也。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倒言詭使。參聽無門戶。幷見內儲說七術。故智者不得詐欺。詐一作詳。詳佯通。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衆口之端。而觀其過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任上一有得字。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下敢一作得。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法下一有矣字。非。○賈誼新書曰。纖微皆審。謂之察。行道者謂之賢。管子立政篇云。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敎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敎民。與此文同意。商子定分篇亦有此文。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天下以爲明察之士。千世亂而卒不決。楊墨千世難得之才也。以千世難得之才。欲治平常之事。則庶官曠矣。是千世亂也。雖察而不

智士必ズシモ信ナラズト雖モ、智多キガ故ニ能ク人ヲシテ其誕妄ヲ信ゼシム。

修士必ズシモ智ナラズト雖モ、身ヲ潔クスル

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曠空也。高傲者民不事也。事猶任也。言不事其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以上八說也。下文任人以下自一節。義如六反也。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機發動所由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爲多其智計。故使人以誕爲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兩智字下當有

無術者云云ハ言ノ無用ナルヲ以テ人君其無術ノ實ヲ知ルヲ得ルヲ云フ、不肖者云云ハ事ヲ與ヘントシテモ身、事ニ任ゼズ、人君此ニ因リテ其不肖ノ實ヲ知ルヲ得ルヲ云フ。

暗盲者不得矣ノ上ニ如此ノ二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

能士之鼎組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得謂上得知其實也。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庸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庸一作世。○眩惑也。濫失實也。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舊一作夸。又作奮。○舊仍舊復古之學。鹽鐵論云。文學桎梏於舊術。舊或作奮。人物志云。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或曰。奮義長。

八說第四十五

公私之利八。今明辯其說。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弃。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曲猶阿也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寵尊也。有如有思之有。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去趙之類。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

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均謂使無太貧太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賢德行。能才藝。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羣書治要。致賞之致作置。念作望。○使姦人不冀無功而得賞。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嘿默通。不語也。不知不可知也。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效一作較。○罷疲也。健有力也。效驗也。故官職者

上懦治ハ上治懦ノ誤ナリ。

當當作富。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此則之則。一作雖。非。○輕用利之患也。或曰。利當作刑。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隳惰通。上懦治則肆於爲非。懦治倒錯。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神農炎帝。始爲耒耜。敎民稼穡者也。呂氏春秋云。神農之書曰。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孟子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云云。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子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是當時有此流。故韓子稱之。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大學云。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論語云。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二子之義。蓋如是矣。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亦下一有已字。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一本老聃云云連上。不提頭。○八字四韻。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貴在天子之位。而不足於尊。富有四

先王ノ盛德ヲ其子孫ガ稱揚シタル語ヲ道說シテ、當世ノ實際事業ヲ察セズ。

則用ハ財用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之順之。

坙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 陷坑也。所以墜入取獸者也。 是故輕罪者民之坙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 一無是字。非。 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 筴簡書也。與策同。禮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莊子駢拇篇云。挾筴讀書。頌語。詩商頌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類。稱揚祖美而明著之後者也。禮少儀云。頌而無讇。注。頌謂將順其美。亦或有過其實者矣。而今學者皆道說先王之揚美。而不察當世之情實事業。 不察當世之實事。 韓子謂先王雖則盛德。然孫子奬順之辭。 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 則一作財。 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 當時學者所論。大抵如是。 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 一無此字。以作而。并非。○此者此當時學者也。 此言不然矣。 韓子以學者此言爲不然矣。 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後也。 一無賞字。○言富者猶或犯刑者。 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雖下一句讀。 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

不以小利加大罪ハ、小利ヲ僥倖シテ大罪ヲ加ヘラルルヲ欲セズトナリ。

一國。非獨愛一人。而賞其功也。將勸一國之人。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於一作于。下於民同。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或曰。者字衍。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加一作蒙。又作被。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傲慢易也。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山氏曰。諺當作言。八說篇。先聖有言。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垤土高也。詩云。鸛鳴于垤。詁云。垤者古凸字。呂氏春秋云。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注。垤謂蟻封。非也。垤作垤。亦非也。淮南道原訓云。足躓。高注。楚人讀躓爲躓。傾跌也。山者大。故人順之。順一作愼。○易文言云。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本義。古字順愼通用。孔子家語辯政篇云。勤之愼之。說苑作力

所揆ハ上ノ執ル道揆ヲ破ルヲ云フ、所刑ハ刑ヲ犯スヲ云フ、一人ガ揆ヲ破リ又ハ刑ヲ犯シタルノ故ヲ以テ其人ヲ治ムルニアラズ、一賊ヲ罰シテ天下ヲ懲シ、一盜ヲ刑シテ衆惡ヲ未然ニ禁ゼントスルニアリ、之ニ反シテ揆ヲ破リ刑ヲ犯シタル者ヲ一一ニ治ムルハ是レ死人胥靡ヲ治ムルノミ。

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無公義之行。 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賞罰重。則賢智者進。愚不肖者退。賞罰輕。則愚不肖者僥幸。賢智者退。 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重刑者非為憎惡人而罪之也。欲使人莫犯法而陷於刑也。故重之。 明主之法揆也。揆度也。山氏曰。孟子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治賊非治所揆也。刑一賊之罪。而使天下之為賊者。不敢為姦。非為惡一賊而刑也。 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非治所犯刑者也。將禁之於未萌也。 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胥靡刑徒人也。聯繫輕刑者。使相隨而服役之也。言以欲輕一犯人之罪。為心者。是以赦一刑徒為心也。婦人僧尼之仁耳。 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所受重罰者盜賊也。 而悼懼者良民也。悼痛恐懼者。從化之良民也。 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

厚愛處ノ句ニ一字ノ脱文アルベシ。推愛ハ婦人ノ忍ビザルノ心ヲ何事ニモ及ボスヲ云フ。

相忍云云ハ平生ノ小苦ヲ忍ビテ一朝ノ大患ヲ免ルルヲ云ヒ、相憐云云ハ平生快樂シ、一旦凶荒ニ遇ヘバ一族離散ノ大厄ヲ免レザルヲ云フ。

法ト仁トノ輕重ヲ權リテ、其大利ナル方ヲ取ルトナリ。

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若推恩推赤心之推。舊説。行恩謂行予也。推恩不忍之意也。父薄愛教笞。子多成。用嚴也。成一作善。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當軍旅之難。當一作犯。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當患難之時。受此安樂者。必是相忍強之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凶年飢歲。鬻其妻子者。必是相憐惠之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偸樂而後窮。世之所謂仁者。以姑息爲道。非眞仁也。故安於苟且之佚樂。而不知後患之不可奈何矣。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權仁與法之輕重利害。而由其多算矣。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刑一作法。非。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惠當作惡。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卽是意也。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

ノ匿シ又ハ止ムルナリ。

民ヲシテ法ヲ畏レテ取ラザラシム、廉ニヨリテ取ラザルヲ期セズ。

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輕貨錢也。傅子云。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也。本於斯語矣。或曰。輕貨者貨之可懷者。越世家云。乃裝其輕寶珠玉云云。乘舟浮海以行。幽隱無人之地。曾曾參。史史魚也。疑言訝怪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取一作敢攫。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守衆則難取。罪重則鮮犯。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止一作恥。○法禁恃在於我者也。廉恃在於彼者也。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威上一有用字。無嚴字。又一無從字。嚴愛之筴。亦可決矣。嚴與愛。如此明別。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關預也。猶言要也。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

用官ハ事ニ任ズルナリ。

君不仁、人君治強ハ法ニ生ズルノ理ヲ明ニシテ賞罰ヲ正スヲ云フ、臣不忠、人臣爵祿誅罰ハ功罪ニ生ズルノ理ヲ明ニシ、死力ヲ盡クシテ事ニ從フヲ云フ。知誅ハ皆上ノ知リ又ハ誅スルナリ、備止ハ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或曰。法治誤。）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用一作要。○阿偏高也。言不偏黨於貴賤也。用官任事也。或曰。用衍。亦通。）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挾懷也。藏也。）故其任官者當能。（當一作常。）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明焉明於此也。外儲說篇云。臣明於此。則盡死力。是也。言使士民明知公行公義得賞。私行私義得罰。）盡力致死。（死一作使。非。）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致一作至。）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至一作致。○至上脫而字。危高厲也。）其力盡而不望。（望怨也。）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外儲說篇云。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則不可以霸王矣。（一無不字。是。矣一作也。）大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知者上得知也。備者下避匿也。肆放恣也。）

殺ハ音サイ、待遇ノ男子ヨリモ降ルヲ云フ。

求利相愛ハ人主ノ下民ニ對スルモノヲ以テ言フ。

論思ハ法術者ノ論談思慮ヲ云フ。

忍彈正。諫爭之言不能受納。國安得治。君安得賢。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郄隙同。當時所謂行義者。私行私義也。非眞行義也。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殺衰也。滅也。詩小雅云。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鄭箋云。臥於牀。尊之也。臥於地。卑之也。此父母之於女子。減於男子也。

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句。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猶用計。一作問言。則非。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處也。史記禮書云。孰知夫士出死要節。正義曰。出死猶處死也。

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父上一有於字。○言欲使君臣之際。親於父子之間也。

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思一作恩。非。○先聖爲民之父母者。思慮萬端。不一方而成矣。今學者不熟於道術者之論談思慮。唯得聞仁義之皮膚。驟而語凡庸人主。以其愛百姓。如父母之於子也。其言躐等。是以爲不稽之謀也。

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

人沐スル時必ズ結ボレタル髮チ解キテ棄ツ、髮チ棄ツルハ失フニ似テ、然モ此ニ因リテ髮チ生長セシムルノ大利アリ、政チ爲ス者亦刑戮チ用ヒテ民チ棄ツルコトアリ、此ニ因リテ良民チ保全セントスルナリ、カク已ムチ得ザルニ出デテ、能ク大目的チ保全スルチ權ト云フ、本文ニノ愛ノ字其一ハ衍文ナリ。彈ハ鍼チ以テ刺スナリ。

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 管子形勢解云。毀訾賢者之謂訾。 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 罪一作在。非。 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以上六反也。下古者有諺以下。各自一節。依首章六反。爲總篇之目矣。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 愚謂。此非諺體也。諺疑言字之誤。 雖有弃髮必爲之。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國譬猶身也。羣臣百姓猶四支百體也。雖有不令之民。本是一體。無一不愛恤。然而有刑戮之。以其害良民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譬猶沐時弃膠結之髮也。如護之則反失長髮之利矣。不得已之謂權。淮南說山訓云。治國者若耨田。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宋景文公筆記云。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髮。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小笠原仲曰。必爲之絕句。下愛字衍。」

夫彈痤者痛。 痤癰也。 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憊當作痛。國有姦邪。猶身有癰疽也。不可不忍痛疾而彈治。君有諫爭之臣。猶病有良藥也。不可不受鯁諤而納至言。若夫嬖愛之私。不

少ハ不足ノ義ナリ、失計ハ計算ヲ失フノ義、即チ至貴ノ身ヲ輕ンジテ名ニ徇フ、得ル所ハ以テ失フ所ヲ償フニ足ラズ、計算ニ合ハズトナリ。

寡聞從令ハ詩書ナドヲ知ルコト少ク、專ラ上ノ令ニ從フヲ云フ。

身犯法而試死也。然當義長。○當死罪名當死刑也。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任俠名譽。斥孟嘗信陵之徒也。商子云。任譽姦之鼠也。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上離公道而聽美譽。故六者名實相反。

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佩文韻府險引誠作殲。○君上之事。以身赴險而不避。誠信之道。以身蹈仁而不辭。文選陽給事誄序。以死徇節。注。良曰。以身從物曰徇。

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史記曹相國世家云。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當時之人云。凡物莫若身之至貴。今以至貴之身。輕死於名。是所得不購所失。可謂失計算之人矣。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

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嘉善也。純不雜也。粹專一也。整正也。穀愨通。實也。

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戇童心也。

重命畏事。畏一作思。非。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怯勇之反也。懾失氣多懼也。

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遏止也。明上絕壅塞也。

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讇一作調。玉篇。誣言相加被也。○讇古諂字。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六毀者名聞雖卑。而公道之所存也。

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

厚養ハ厚ク自ラ奉ズルナリ、游居厚養ハ躬ラ本事ヲ事トセズシテ、諸侯ナドノ養ヲ受ケテ優游スル者ヲ云フ。

當死ハ罪、死ニ當ス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四 公私名實相反者六。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畏上一有夫字。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戰國之時有貴生說。詳于呂氏春秋貴生篇。斥子華子之徒也。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道所以反本復始。方道之所在。百事之宜也。易恆象。君子以立不易方。當時所謂道方之士者。或有離上法而立私議者。斥狂矞華士之徒也。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與蝨通。前漢景帝紀云。侵牟百姓。注。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蝉賊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此斥孟子之徒也。孟子云。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所謂遊居厚養。委曲牟知。僞詐之民也。委一作語。○牟與務通。與上文牟食義自別。或曰。博雅云。牟倍也。亦通。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斥蘇秦張儀之徒也。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憿與驍通。勇捷也。而世尊之。曰鎌勇之士。鎌一作磏。說文云。礪石也。韓詩外傳云。磏乎其廉而不劌。○鎌廉也。斥聶政北宮黝之徒也。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當一作嘗。或曰。嘗試也。以

居ハ仕ヘザルナリ。

聖智成羣。造言作辭。聖春成羣。華士之倫。造言。周禮大司徒八刑。七曰。造言之刑。注。造言。訛言惑衆。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居讀爲居士之居。文選補亡詩。彼居之子。注。居謂未仕者。姦人賴賞而富。賴蒙賴也。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七終

化疑ラクハ佐ノ誤。

本言ハ古書ノ名ナリ。

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二柄在下臣也。內儲說篇云。權借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山氏曰。以上脫所字。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窞窟也。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與之美名。化之以實。物氏曰。化貨也。與之實利。愚謂。化疑佐字之誤。篆作佐形相似。五蠹篇云。譽輔其賞。亦是意。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一無與誹之與。也作耶。○焉得以下一句讀。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孟子云。人恆過云云。國恆亡。朱注。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言亂法敗俗。大率在僞學者之爲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本言。韓子所覽古書名。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辭一作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

卑名位者ハ卑レ名危レ位者ノ誤ナリ。

文疑フクハ久字ノ誤、不待久ハ功績モ無キニ忽チニ用ヒラルルヲ云フ。

食。女妹幼少之女也。爾雅云。夫之女弟爲女妹。毛詩云。俔天之妹。疏云。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有色冶容也。管子戒篇云。近有色。遠有德。擇良田宅而取之。史記伯夷傳。操行不軌云云。或擇地而蹈之。愚按。索隱正義。擇地謂鮑焦等。非是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擅制下也。制一作剬。古文。而戰介之士。不得職。介甲也。顯學篇云。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位上脫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無一作務。無務古通用。列子伯昬務人。莊子作亡人。或曰。疑衍。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或曰。以當作不。愚謂非也。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一作厲。○蒲阪氏曰。孔子家語五刑云。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文而宦。文一作次。○文疑久之誤。說苑尊賢篇云。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超一作紹。非。○辟讀爲嬖。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物氏以爲下文近習絕句。非。近習女謁竝行。百

狐ノ如キヲ言フ。

御ハ侍ナリ、親近セラレテ侍坐スルヲ言フ。

施ハ訑ヱ同ジ、多言ナリ、亦諂ノ意。

女妹ハ少女ヲ謂フ、女子ノ君ニ愛セラルル者之ニヨリテ田宅ヲ得ルヲ云フ。

縱欲。張衡西京賦云。妖蠱豔夭。南都賦云。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或省作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順適人意也。孔子家語云。良工能巧。不能為順。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觸也。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倖偸言冀望也。數疏之反也。御侍也。言親近侍坐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古通用。荀子彊國篇云。刑范正。注。刑與形同。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為一作輔。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施訑同。多言也。亦諂意。孟子云。施施從外來。趙岐注。施施喜悅之貌。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備一作避。○租稅田賦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一無陳字。戰上有萬字。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一無平曠二字。○播散也。讀若始播百穀之播。平原曠野戰場也。墨子云。今有平原曠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史記晉世家云。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

賞不霑ハ恩賞ノ及バザルヲ言フ。

蠱ハ蠱ノ省字ナリ、狐蠱ハ媚嫵蠱惑スルコト

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所上疑脫上字。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定靜默之人。而躁險讒諛者任。任任政事。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德恩惠也。而陂知傾覆者使。陂不平也。傾覆言顚覆國者也。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恭儉之人。謹上令。畏上罪。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綦綺綵也。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士一作戰。○蒲阪氏曰。死士之士。疑事字。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齊語云。優笑在前。注。優笑倡俳也。乘古文乘字。絲。說文云。蠶所吐也。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霑一作占。○詩小雅。既霑既足。疏。言霑潤。不霑言賞祿不潤澤也。文選長楊賦云。仁霑而恩洽。而卜筮視手理。相手理。說咎禍。狐蠱蠱當作蠱。狐淫獸。惑人者。言媚嫵蠱惑如狐。云狐蠱者。如狐疑狼顧猶豫熊經之比。晏子春秋云。左右淫蠱。張平子南都賦云。侍者蠱媚。山氏曰。左僖十五年傳云。夫狐蠱必其君也。蒲阪氏曰。楊升菴外集。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治作蠱。左傳云。男惑女曰蠱。國語云。蠱女

思ハ道德純備ナリ。

疾險恐ラクハ節險ノ誤ナラン。

號ハ普通一般ノ物ノ名稱、名ハ特殊ノ名稱、名ト號トヲ比シテ各〻事ニ順フヲ期スルヲ云フ。

漸行ハ時世ノ移ルニ從ツテ、流俗ノ漸ク汚下スルヲ言フ。

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春秋繁露云。倜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書堯典云。文思安安。注。道德純備。謂之思。有如有德有仁之有。漢書薛宣傳云。宣性密靜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仁一作人。○損仁猶陽虎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也。賈誼新書云。愛人謂之仁。反仁爲疾。據當不順謂之平。反平爲險。愚按上下文。師徒·有思·智·聖·大人皆佳名。然疾險是不善名。不與損仁逐利相反。疑節儉之誤也。躁佻反覆。謂之智。躁多言也。周語云。姦仁爲佻。注。以姦爲行仁。爲偸仁。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一無言字。○類比也。名號。春秋繁露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擧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名字下絕句讀非也。難言篇云。以具數言。以質信言。皆同文勢。汎愛天下。如墨子兼愛之比也。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言大不稱。其言無用。不合於事理也。行而乖於世。莊周妻死。鼓盆而歌之類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下下一有之字。○漸行謂世時移變。流俗陵遲也。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便一作使。○平常內居。則亂民俗。有事外出。則不便利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不啻不禁止。又從而尊寵之。是教下亂上以

難致ハ人主徵セドモ就カザルヲ言フ。難予ハ上ノ賞ヲ受ケズシテ名ヲ貪ルモノヲ云フ。

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六者世之所名譽。而國之所以亂也。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惇厚也。愨質誠也。純不雜也。窶猶陋也。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怯勇之反也。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鄭玄曰肖似也。不肖言不如人也。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難致。謂之正。難致言人主徵不就也。難予。謂之廉。難予不受上賞。獨貪名。難禁。謂之齊。難禁謂跋扈難禁制也。爾雅云。齊壯也。博雅云。專齊也。是齊有專而難禁意也。孔子家語儒行篇云。儒有居處齊難。注。齊莊可難畏也。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愿謹也。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持己重厚。以自尊大。私學成

爲ス所ト相反ス、故ニ詭使ト曰フ。

簡上ハ君上ヲ忽略輕視スルナリ。

無利ハ賞與ヲ悅バザルコト、輕威ハ刑罰ヲ畏レザルナリ。

事上下遠近顚倒曰詭。下之所欲。與上之所爲治相反。故曰詭使。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道由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與上一有常字。）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簡忽略也。）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無蔑也。蔑利不悅賞也。輕威不畏罰也。）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

適ハ對偶ナリ、疑似ノ物ヲ竝ベテ、臣下ヲシテ覬覦ノ心ヲ生ゼシメズトナリ。

孽ハ庶子ナリ。

逆ハ廷ノ誤。

詭ハ相反スルナリ、下ノ欲スル所ト上ノ治ヲ

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適謂對偶也。藝林學山云。古字窺作闚。論語闚見室家之好。易。闚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闚天。言聖明之主。不對偶疑似之物。以覬覦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見疑似之物。而心不移。無顧反之慮者。誠信之民也。世少是人耳。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庶子也。適嫡通。配有擬妻之妾。配對偶也。逆有擬相之臣。逆一作廷是。臣有擬主之寵。蒲阪氏曰。楊升菴外集引作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擬一作儗○左桓八年傳云。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王也。此語見穀梁僖九年傳。玉海云。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下引韓子是文。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無疑。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淵鑑類函論政作四疑不破。損身失國。

詭使第四十三

文選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注。詭反也。淮南主術訓云。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凡

奉下直曲ハ下民ニ教ヘテ曲直ヲ爭訟セシムルヲ云フ。偉服ハ奇服ナリ。瑰稱ノ瑰ハ怪ナリ、奇怪ノ説ヲ唱フルヲ云フ。

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

徇殉通。從也。莊子云。烈士徇名。擅專也。逞快也。猶言跋扈也。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

物氏曰。解免赦三言一物。如儀式刑字法。

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

奉下曲直。言如鄧析取貨教訟者是也。偉奇也。瑰。莊子云。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云。傀大也。音瑰。六韜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愼勿寵。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異烖。注。傀猶怪也。陸音劉九靡反。舊音怪。說文以爲傀偉之字。解引此文。方言云。褢盛也。

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王之所禁也。

此五者。所謂似而非者。雖明君猶疑其賢也。

去此五者。則謀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

謀解在難言篇。

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

筩ハ竹筩ナリ、蓋シ今ノ喞筒ノ如キ物ニテ酒ヲ口ニ注ギ込ムナリ。

頓ハ敗北スルナリ。

不堙ノ堙疑ラクハ淫ノ誤字。

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爲長夜。長常也。久也。昔者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飲。敬侯驕主。故傚之。以數日爲一夜。數日不廢御觴。觴一作觸。非。○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注。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蔡邕獨斷云。御進也。凡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觴酒卮也。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筩竹筒也。蓋如今喞筒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肅敬也。故衍文。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敬侯立十二年卒。言數十年非也。兵不頓於敵國。頓鈍音同。不利也。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山氏曰。君當作羣。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敬侯之爲君。驕奢暴戾。其治亦不足言。韓子徒取任臣之有術耳。亦猶衞靈之無道。而孔子以爲今時賢君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召公奭與周同姓。燕祖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下千當作十。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汚池臺榭。堙疑淫字。淫作垔。堙作垔。形聲相似故誤耳。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

浮淫ハ水ニ浮ビ魚ヲ取ツテ樂ムナリ。

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矯一作驕。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取國者衆矣。取上一有而字。○周宣王厲王子。名靜。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一無然字。非。佩文韻府藥韻從內之從作猶。猶由通。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雖破國殺身。然猶能盡民力。故以爲賢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一無能一以下三十字。極言當時無賢主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罼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罼掩網也。網小而柄長也。弋繳射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脩德行。而好縱欲。敬侯烈侯子。名章。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罼弋。夏浮淫。夏下脫日字。浮淫猶言泛濫取魚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浮乎其上。沈淫泛濫。注。皆水鳥浮游貌。國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注。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周禮䱷人疏云。取魚之法。歲有五云云。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

廣措ノ措ハ籍ニ作ルベシ、地籍ナリ、其有スル土地ヲ廣クスルヲ言フ。

據ハ上文ニ依リテ接ニ作ルベシ。

利也。古之所謂以下。黨與姦臣之辭也。以此面諛釣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知一作如。非。○彼曰大臣有姦者之辭也。因曰。黨與姦臣答辭。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情實也。貪得人之意也。一無人字。度其行。暴亂之兵也。言人謂四王仁義之兵者非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廣。史記范雎傳。欲以廣其陶。之廣措當作籍。地籍也。戰國齊策云。昔先君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下授籍。注。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履也。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蓋世說在解老篇。天下從之。又曰。黨與姦臣辭。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未聞。單氏取周。未聞。易牙之取衛。未聞。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六當作八。臣之弑其君者也。又曰以下至此。黨與姦臣辭。姦臣聞此。大臣之姦者。蹷然舉耳以爲是也。蒲阪氏曰。莊子。廣成子蹷然而起。注。疾起貌。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攄依上當作接。禮曾子問云。助葬於巷黨。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

微挾私ハ私心ヲ藏匿シテ外ニ顯サザルヲ言フ。

尊位ノ尊ハ撙ニ作ルベシ、撙ハ節ナリ、自ラ其位ヲ節シテ卑屈スルヲ言フ。

長幼弱ノ長ハ長育スルナリ。也及ハ世及ニ作ルベシ、父子相繼グヲ世ト曰ヒ、兄弟相繼グヲ及ト曰フ。

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一作託。○蒲阪氏曰。寵使句。如蘇代愚燕王。淖齒爲秦使也。）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瑞節所以爲信也。以玉曰瑞。以竹曰節。）鎭之以辭令。（鎭重也。）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淫過也。言惑亂之也。存韓篇云。淫說靡辯。蒲阪氏曰。使當作伎。）微挾私而公議。（微匿也。挾藏也。）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一無士字。）內外之於左右。（一無之於二字。）其諷一而語同。（一辭同軌於姦臣。）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撙。管子五輔篇云。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君王一當易地。）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非長幼以下一句讀。長猶育也。蒲阪氏曰。也及當作世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

囹圄ハ牢ナリ。

從陰ハ合從シテ私交ヲ爲スヲ謂フ。

虛相與爵祿ハ他日權勢ノ己ニ歸スル時ハ、斯ノ如キ爵祿ヲ與フベシト約スルナリ、故ニ虛與ト謂フ。

囹圄縲紲纏索之中。囹圄牢也。縲黑索也。紲攣也。纏當作纆。音墨。字林云。三合繩。莊子云。約束不以纆索。解嘲。免於徽索。注。徽索刑具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使役之矣。囹圄指管仲拘於魯也。縲紲纆索指晏嬰贖越石父也。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割烹伊尹。芻牧百里奚。飯牛寧戚。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擧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心術行事。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族。族一作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者必二字一作而。無其衆之其。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賥貨也。或曰。賥疑財字。財隸文作䝿。字形似故誤耳。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從陰謂合從爲私交也。山氏曰。從讀曰頌。屬上句。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一無與字。非。物氏曰。虛私許爵祿。而未有實敍。故云虛。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或曰。忌字衍。衆歸而民留

竝ハ屏ト音通。

圮類ハ同族ヲ毀弊スルヲ言フ、圮ハ古ノ弊字ナリ。

於越。見越語。知伯滅於晉陽之下。見十過篇。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前。蒲阪氏曰。七日上脫六十字。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王一作主。下同。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擧不避親。外擧不避讎。是在焉。從而擧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竝退。遂亦進也。書云。顯忠遂良。易云。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竝併屏三字音通。荀子彊國篇云。併己之私。故一擧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而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卽楚語五觀也。方按。楚語注云。韋昭曰。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左昭元年傳云。夏有觀扈。商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子。武王有管蔡。管叔・蔡叔文王子。武王弟。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圮毀也。類族也。堯典云。方命圮族。蒲阪氏曰。焦氏筆乘。圮古弊字。觀其所擧。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舜擧於雷澤。孟子云。舜在深山之中。則山林藪澤指舜也。書云。說築於傅巖。則巖穴指傅說也。或在

説ハ悅ナリ。

威公臣。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二子陳卿。荊芊尹・申亥・楚大夫申無宇之子。隨少師・隨大夫。越種干・干一作千。○未考。吳王孫雒・墨子云。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說苑云。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吳語有王孫雄。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形聲近似。疑當有一誤。晉陽成泄・未考。齊豎刁・易牙。見前。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陰闇如浮雲蔽日。後漢書郎顗傳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周威公見說苑。呂氏春秋。高誘注云。周威公敬王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鄭子陽鄭君。又曰。鄭相。未詳孰是。蒲阪氏曰。史云。繻公殺其相子陽。子陽之黨共殺繻公。今參檢莊子・列子・呂覽・新序。似鄭君遇弒而不謚者。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陳荊隨事見左傳。是下似脫說越種干事。吳幷

白ハ明ナリ。

既見衛鞅之見。言見禮而用之也。若夫后稷。周先。名弃。皐陶。舜理官。伊尹。湯相。周公旦。周成王叔父。太公望。文王師。管仲。隰朋。皆齊桓公臣。百里奚。蹇叔。皆秦穆公臣。舅犯。趙衰。皆晉文公臣。范蠡。大夫種。逢同。三子越大夫。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呉爲大夫。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者下一有之字。爲其一作其爲。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白一作殫。又無白字。○竦。說文云。敬也。自申束也。前漢書東方朔傳云。寡人將竦意而覽焉。白明也。蒲阪氏曰。莊子天下。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管子有白心篇。明刑辟。治官職。辟刑法也。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榮。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鬴洧二水名。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卑一作害。非。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未考。鄭王孫申。未考。蒲阪氏依下文以爲滑伯

師徒ハ師ト弟子トナリ、君ヲ視ルコト師ノ弟子ニ於ケルガ如キ勢ナルヲ言フ。

要領不屬ノ要ハ腰ト通ズ、屬ハ連ナリ、斬刑ニ處セラルルヲ言フ。

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勢一作合。○慧琳音義七十一卷六葉師徒云。莊子曰。孔丘之徒。司馬彪曰。徒弟子也。此言視君如徒弟子。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强諫之。以法語。從之以威。威上一有其字。非。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要腰通。屬連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先古聖王能容。若是疾爭强諫者。故爲聖也。何爲不能忍乎。是欲矯時。故極言其非也。蓋戰國之時。或有辯士以六賢爲口實。而驕其主者。人主不知。以僞飾爲眞賢。故韓子言之然也。若夫田齊恆。田齊倒。見前。宋子罕。見前。魯季孫意如。逐昭公者。晉僑如。未考。或曰。晉字衍。蓋叔孫僑如矣。衞子南勁。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云云。注。瓚曰。汲冢古文云。衞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子南爲侯。鄭太宰欣。未考。楚白公。見前。周單荼。未考。燕子之。見前。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借他國之威。以撓君權。侵下以謀上。不難爲也。侵一作親。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見若孝公

穀ハ祿ナリ、食穀ハ臣事シテ祿ヲ受クルヲ言フ。
不令ハ上ノ令ニ遵ハザルナリ。

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之。注。雄陶續牙。人表作雒陶續身。一作續耳。隸轉失之。呂本法云。堯舜得伯陽續耳而後成。又云。舜染于許繇伯陽。愚按。淮南子云。舜兩童子。是謂重明。然此重明蓋指舜矣。白虎通云。堯眉八彩。是謂通明云云。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云云。孔子反字。是謂尼甫。據淮南白虎通。舉聖人異表。而言其稱謂。尼甫是孔子之字。則重明即舜之名稱矣歟。秦顚頡疑秦不宇也。衞僑如未考。狐不稽。莊子大宗師有狐不偕。董東・訔識轉聲耳。香祖筆記引尸子云。舜云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通鑑前編注引大記。空作虛。古今人表同。

卞隨・務光・（湯時人。）伯夷・叔齊。（周武王時人。）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穀祿也。）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不令不如令也。）此十二者。（二下一有人字。）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庶兄。）隨季梁・（隨賢臣。）陳泄冶・（陳賢臣。）楚申胥・（楚賢臣。）吳子胥。（吳賢臣。）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

禪ハ擅ト音通、君ノ驩心ヲ得テ擅ニ君ヲ操縦スルヲ言フ。

集精微ノ集ハ類集ナリ、天下ノ精微ヲ類集討論シテ有道者ノ若クナルナリ。

臣之所言ハ韓子ノ言フ所ナリ。

也。蒲阪氏曰。賊句。謹句。說苑。內實頗險。外貌小謹。亦通。

稱道往古使良事沮。止善良之事。或曰。良當作其。良字篆㘝。其字篆☒。相似故誤耳。二柄篇云。妄舉則事沮不勝。亦通。

善禪其主。主一作至。非。○禪擅音通。言得君之專也。蒲阪氏曰。荀子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注。擅與禪同。

以集精微。一無使良以下十二字。○集類集也。七發云。若莊周魏牟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蒲阪氏曰。孔子家語。卜商爲人姓不弘。好論精微。言此六人類輯討論天下之精微。若有道者也。

亂之以其所好。因人主所好。以亂其心。

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此六君。豈無使郎中左右日聞日見之事也哉。同有郎中左右之類而亡者。所使非其人也。荀子君道篇云。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

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難篇云。楚莊舉孫叔敖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

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臣韓子自謂也。

若夫許由・堯時人。

續牙・晉伯陽・秦顚頡・衞僑如・佩文韻府六麻引無如字。

狐不稽・重明・董不識・路史高辛紀云。續牙友舜於貧。貴而遺之爲。續氏注經云。帝俊生身是也。蓋隸者多以牙爲身也。又疏仡紀云。秀士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宇・靈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濩之間。爲之

道ハ吏及ビ民ニ關スル道路ノ言ナリ。

日見法ハ日日法ノ是非ヲ視察スルナリ。

以仁義智能也。今世所謂仁義智能者。行私恩爲仁。結私交爲義。詐僞爲智。聚斂爲能。皆失公實矣。是以卑主危國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蒲阪氏曰。威當作成。詭使篇名作成。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一無兩以字。定法篇官作臣。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法一作治。戰國衞策。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注引韓子日聞作自門。外作內。恐非。○使郎中左右。日聞道路之所說。吏之公私儉侈。民之好惡貧富。以日見其法之是非。此人主之所時爲也。然又非其難者也。唯擇其臣爲難矣。○然使上疑有字。闕文。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路史夏后紀云。戸氏不恭信。相失度。威侮五行。戸扈通。讙兜氏有孤男。路史國名紀云。驩兜以嬖臣孤攻專權亡國。三苗有成駒。成駒未聞。桀有侯侈。路史云。以羊莘侯哆爲相。墨子云。桀染於于辛推哆。人表作干莘雅侈。呂氏春秋作惟多。晏子春秋。淮南主術訓竝作推移。紂有崇侯虎。呂氏春秋云。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晉有優施。優上一有孤字。○優施事見國語。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紛亂萬物之是非。內險以賊其外。或曰。賊疑飾之誤。小謹以徵其善。徵證

在於人ハ現ニ其人ニ功アリ罪アルガ故ニ之ヲ賞罰スルニテ、事後ニ行ハルルヲ言フ。非能生功止過者ハ事前ニ能ク功ヲ生ジ、過惡ヲ止ムル者ニ非ザルヲ言フ。

勇力之所加也。一無之所加三字。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二

此篇論說人臣之疑行。與人主之疑物也。二者皆國之所以危亡也。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一無非字。恐非是。○言賞罰之當。不足以爲大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其當猶不足以爲大。況其不當乎。焉得爲明矣。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賞罰不失當。此有功而後賞。有罪而後罰者也。未至乎不賞而生功。不罰而止過也。是故禁姦之法。禁謂閉塞。大學衍義補。定律令之制。引周禮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賈公彥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使其不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罰麗于民也。臣按。三代未有律令之名。而所謂禁者。即是豫爲法制。以禁之於未然。雖無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於此矣。太上禁其心。太上無機心。故未有姦心也。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其次禁其言。其次以禮制心。故民有恥矣。是以不有言也。其次禁其事。其次賞信罰必。故民畏之矣。是以不有事也。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

是謂過也ハ是レ太過ナリト斷言スルナリ。

安假借矣ハ、爲クニ耳目ヲ借リテ姦邪ヲ知ルヲ得ンヤトナリ。

之不。一作雖是。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法一作術。是。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也一作矣。○太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莫明於此者。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莫聰於此者。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焉得假借耳目。而知姦邪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商子境內篇云。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愚按。甲首猶兵長也。尉繚子云。殺擧五人。其甲首有賞。徐野民注秦本紀云。斬戰士一首。賜爵一級。其欲爲官者五十石。曰甲首曰戰士。明非斬厮養隸卒首。尙予官爵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齊者。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飮・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音劑。藥者。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ハ、富强ガ君ノ有ト爲ラズシテ大臣ノ柄チ攘ムニ資益スルノミ。

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强。勞而不休則草墾。故富。危而不卻難當。故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大臣併其富强而竊之。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以身從物曰殉。莊子駢拇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土一作寸。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穰侯魏冉。應侯范睢。皆秦相也。昭王十六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三十六年。秦封范睢以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淵鑑類函引袁子。載穰侯攻齊以下文。乃作反。城作成。尊作專。立作之也二字。袁子疑韓子之誤。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不勤

七十ハ十七ノ誤。

相坐ノ相字恐ラクハ衍文。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三卿韓魏趙分晉國而有之。故曰別國。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道從也。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苟利之所在。不拘於法。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一無利在二字。非。○上下相覆曰悖。淮南要略訓云。申子者韓昭侯之佐也。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禮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形名之書出焉。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譎詐也。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七十當作十七。韓昭侯八年申子相。二十二年申子死。蓋昭侯六年。申子始事韓矣。山氏曰。飾當作飭。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連什伍而同其罪。五家爲伍。二伍爲什。什伍相保。一家有姦。揭之免罪。不揭九家有罪。鹽田屯曰。同當作司。司伺通。史記商君傳云。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管子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注。什長伍長。賞厚而信。刑

程ハ輕重ヲ稱ルナリ。

有大傷臣之實。幸謂蒙賴也。

定法第四十一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稱輕重曰程。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隆盛也。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課試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執一作勢。文選豪士賦注引所執作勢。非。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臣上一有人字。說疑篇臣作官。○羣臣以法令爲師。無術則弊於上。弊當作蔽。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徒不兼之辭。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對曰

夫身ノ二字ハ衍文ナリ。

幸臣ハ禍害ニ遠ザカラシメントスルヲ言フ。

體受之於父母。故身全而歸之。名遂而揚之。此所以安保也。今先生不然。何哉。

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周禮庖人。春行羔豚。疏云。言行者與用同。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肆猶申也放也。

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矣一作也。非。○兩相臣。兩相先生。

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生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一無夫身二字。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心羞貪鄙。而竊慕仁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

由ルナリ。

全ハ身全キヲ言フ。
遂ハ名遂グルヲ言フ。

音義曰。儒林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按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按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方按。是毛屯之誤可證。外儲說篇云。屯罰二甲。商子云。五人一屯長。周禮有屯部。古今注云。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伍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尸伯。方按。伍伯卽屯伯也。汲冢周書武順注。伯卒名。言二子皆起於卒伍。賤吏也。顯學篇云。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戰國楚策云。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

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宋觚馮離事未聞。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主下一有上字。非。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全言身全。修行退智遂之道也。遂言名遂。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身一身之總名。軀謂四體也。軀之言區。四支是身中之區域也。說疑篇云。卑身賤體。下文云。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是車裂者身也。支解者體也。堂谿公以爲身

堅白ハ公孫龍ノ說、無厚ハ鄧析ノ說、共ニ名家ノ無用ノ强辯ナリ。

不襲下而遇君ハ下位ヨリ等級ヲ歷ズシテ君ニ重遇セラルルヲ言フ。不見功而接上ハ功勞アルヲ待タズシテ君ニ重用セラルルヲ言フ。措ハ藉ト通ズ、因ナリ、毛伯恐クハ屯伯ノ誤ナラン、五人ノ長ナリ、卑賤ナル伍長ヨリ身ヲ起スヲ言フ、州部ハ地方ノ小吏ヲ云フ、闕ハ

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莫定之者。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堅白公孫龍。無厚鄧析之說也。公孫龍堅白論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無厚者鄧析子無厚篇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屛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是也。楊倞荀子無厚注引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非也。章著也。懸法示於人曰憲。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襲重也。言不歷等級。聖人不見功而接上。謂呂望遇於文王。虞舜擧於帝堯之比也。說苑尊賢篇云。聖賢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令陽成義渠明將也。令一作今。是。佩文韻府將字引成作城。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陽成。義渠。公孫亶回不知何人。毛伯州部未詳。呂氏春秋。子華子並有陽城胥渠。蓋是人歟。毛疑屯字之誤。宋景文公筆記引蕭該漢書

漸ハ漸ク斷ケテ廢止スルヲ言フ。

亂世ノ下ニ君主ノ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

以難知爲察ハ、人ノ容易ニ知リ難キコトヲ言フ者ヲ以テ明察ノ知者ト爲スナリ。

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漸浸也。謂漸斷也。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尊一作遵。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彀謂射質棲皮者。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外儲說。砥上有新字。○解在于外儲說。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山氏曰。常下脫儀的二字。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功當作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公一作功。是。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左成八年傳。遝不作人。注。作用也。立取舍之行。姦劫弒臣篇云。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

無二貴ハ君ノ令ノ外ニ貴キ者無キヲ謂フ。不兩適、法ハ公ニ適フ、私ニ適フ者ニアラザルヲ云フ。若其云云ハ、法令ナキモ變詐ニ應ジテ機宜ヲ誤ラズ、能ク利ヲ生ジ事ヲ量ルヲ得ベシト言フ者アレバ、上タル者其言ヲ采ツテ實功ヲ責メ、言行ノ當不當ニ從ヒテ賞罰ス、故ニ智愚皆法令ニ遵ヒ、敢テ辯ヲ弄セズ。

和平也。如此說。則疊積之辯。重累之辭。離道理失法術者。而兩末之端議也。何可以難愼子道理之言乎。淮南脩務訓云。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敎訓之所喩也。而芳澤之所施也云云。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正與此相同。淮南剽竊之語。適足以解韓子書矣。　客議未及此論也。客議未及此解難論也。

問辯第三十九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句。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莫貴於上令。法不兩適。不能公私俱宜。故言行之不軌於法令者必禁。之一作而。古書而之通用。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而字石經邢朱本竝作而。何晏集解作之。○軌猶則也。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揣量也。采操也。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

注ニヨレバ吾不以爲然ハ吾以爲不レ然トアルベキカ。

置ハ驛ナリ、卽チ五十里ヅツ宿次ギト爲スナリ。

御非使云云四句ハ、前ノ客ノ說ノ意ヲ擧ゲテ其非理ヲ駁スルナリ、其非理ナル所以ハ王良臧獲、堯舜桀紂、各〻兩極端ヲ擧ゲテ說ヲ立テタルニアリ、故ニ味ヲ擧ゲテ之ヲ例シ、其非ヲ明ニス。

兩末ハ兩末ノ誤、卽チ兩極端ヲ云フ。

乎千里。（夫曰以下客辭。）吾不以爲然。（然上脫不字。）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遊一作游。通。又一作浮。○濟亦救也。）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馭使馬也。）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置一作致。非。○大學衍義補郵傳之置云。許謙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乎一作也。○言使中主抱法處勢。何必待賢者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王良善御者。臧獲卑賤不知御之道者。）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堯舜至聖。桀紂至暴。且御以下。擧客意也。）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必上脫則字。○飴蜜太甘。苦菜亭歷太苦。此喩客意也。苦菜亭歷兩草名。其味極苦。）此則積辯累辭。（辭一作亂。非。）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末一作末。是。○兩末。至聖與至暴。太甘與太苦也。上文先擧客意。次喩客意。下結論之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夫客意以爲天下之治。非至聖則至暴。此猶言味非太甘則太苦也。夫味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嘗。豈徒太甘與太苦哉。此不知有中庸

驂馬ニ乘リテ、一ハ東ヘ一ハ西ヘ相背イテ馳ス、相去ルコト甚ダ遠シ。

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今若客言。廢勢背法。而待賢如堯舜者也。有賢如堯舜者至。而後國乃治。是千世亂而僅一治也。然則治日少。而亂日多矣。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如愼子論。則治日多。而亂日少矣。驥駬駿馬也。分馳一東一西也。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隱括。說文注。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奚仲夏禹車服大夫。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復學客言。亦以爲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活一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

陷ハ刺シテ穿ツヲ言フ。

賞名ハ標目ト爲スナリ。

不可禁ハ跋扈ヲ謂フナリ。

千世云云、千世ニ一ビ出ヅルスラ猶之ヲ多シトスルナリ。

世之治者云云、堯舜ト桀紂トハ、千歲ノ間ニ一ビ出ヅルノミニテ、中即チ堯桀ノ中間ノ道ヲ行フ者ハ常ニ相繼グトナリ。

物莫能陷也。難篇人上有楚字。○陷謂洞徹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淵鑑類函矛條物上有於字。人應之人一作有。非。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蘇子由古史云。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不可兩立義。與此同。夫賢之爲勢不可禁。不可禁謂跋扈也。當時所謂賢者。稱古非今。以議政事。君上遠之。則有不尙賢之毀。近之。則唐突難制禁。詭使篇云。難禁謂之齊。莊子胠篋篇云。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荀子儒效篇云。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堯舜至聖。桀紂至暴。皆世之所希有也。故千世而一出。猶人之竝立稠密也。淮南修務訓云。堯眉八彩云云。舜二瞳子云云。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戰國策云。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說苑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世之治者。不絕於中。言堯舜與桀紂。千歲之閒亦有。世之治術者。行中道而相繼焉。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

人之所設ノ勢トハ禮法ヲ言フナリ。今日ハ客ノ辭ナリ。

人之所得勢ハ人ノ設クルヲ得ル勢ナリ。賢何事焉ハ何ゾ賢ヲ以テ事ト爲サントイフニ同ジ、賢者ヲ必要トセザルヲ言フナリ、而シテ賢トハ當時世俗ノ所謂賢ヲ云フナリ。

設也。人之所設勢者。言禮法也。賈誼治安策云。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桀下一有紂字。○客辭也。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以客言不爲非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雖然客所謂勢者。非指人之所設禮儀法度也。一字疑衍。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唐類鑑引上治作安下治作化。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商子定分篇云。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是古人之語。故句上云故曰也。潛夫論云。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蓋本於此矣。此自然之勢也。堯舜生云云以下。客所謂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得下疑脫設字。若吾所謂勢。則於賢者何事之有焉。○當時天下大亂。人君以世俗之所譽爲賢。而不得其實。直以離羣異俗爲賢耳。古者聖王實當其名。名當其實。而後擧其人矣。故賢得其實。非聞賢之名而苟擧也。當時人君濫於名譽。而忘實用。故當時所謂賢者。非古者所謂賢者也。不以六經中賢字看。何以明其然也。客曰。此客韓子所假設之客。非難愼子之客也。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

復應之曰ヨリ下ハ韓子客難ヲ解スル辭ナリ、其人ハ愼子ヲ指ス。客ハ愼子ヲ難ズルノ客ナリ。
不然ヨリ下ハ韓子ノ斷案ナリ。
勢ハ大要分ツテ二ト爲スヲ得ベシ、一ハ自然ノ勢、一ハ人爲ノ勢是ナリ、自然ノ勢ハ人ノ如何トモスル能ハザルモノナレバ、之ヲ論ズルノ要ナシ。

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臧獲奴婢賤稱。王良趙簡子御者。淵鑑類函御條。尸子云。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車。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羣書治要無位字。轡下有銜字。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羣書治要知作如非。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以上客難愼子辭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一本復應以下提頭。○復應之曰以下。韓子解客難也。其人指愼子。客曰必待賢乃治。客難愼子之客也。先擧愼子言。次擧客難辭。則不然矣。韓子以客言爲不然矣。此以下則韓子斷案也。

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謂之曰勢者。其名爲一。而其變不可勝數也。譬猶色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數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勢者名一。而其變不可勝數也。雖然大凡勢者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勢。一者人之所設。而不得不然者也。於此二者。若自然之勢。則無關於論勢而已矣。無爲猶無益也。解在于十過篇。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

傅ハ附著スルナリ。擇ハ取ルナリ。

乘ハ成ト音通。

本ハ堯ヲ指シ末ハ桀紂ヲ指ス、勢ハ賢不肖ノ倶ニ位スル者ニテ、必ズシモ賢者ニ一定セル者ニ非ザルヲ言フ。語ハ愼子ノ語ナリ。

臧獲ハ奴婢ノ賤稱。

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性情。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一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飛一作非。古通用。此語見汲冢周書寤敬解。無爲字。邑作宮。漢書賈誼傳云、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注應劭所引周書同韓子。師古曰。傅讀曰附。著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炮烙見前。）桀紂得乘肆行者。（乘一作成。正韻乘時征切。音成。）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行一一作一行。）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本指堯也。末指桀紂也。言勢者賢不肖俱位者也。豈唯賢者位哉。物氏曰。末當作未。言未有一定之位也。亦通。）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語愼子語。）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

注ノ釋擇ハ當ニ顚倒スベシ。

醲、濃ニ同ジ。

已疑フラクハ之ノ誤、勢ヲ指ス、勢ナル者ハ賢者不肖者皆能ク之ヲ用フルヲ得ルヲ言フ。

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堯爲匹夫以下。羣書治要作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四十七字。）

愼子（或難愼子也。）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釋一作擇。是。）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一無美之之。）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醲濃同。增韻厚貌。）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一無今字。非。）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桀上一有以字。）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一無者字。）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已疑之字之誤。言勢者非唯賢者能用之。而不肖者不能用之也。賢不肖皆得乘之也。）賢者用之。則天

螣蛇ハ龍ノ類ナリ。螾ハ蚓ニ同ジク螘ハ蟻ニ同ジ。

教於隸屬ハ卑賤ナル隸屬ニ教令スルダケノ官ト爲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七

難勢第三十八

慎到貴勢。或難慎到貴勢。韓子爲排而解之也。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埤雅・後漢書隗囂傳俱引慎子。騰作螣。霽作除。螾螘作蚯蚓。乘下有故字。羣書治要作蚯蚓。淵鑑類函霧條霽作散。張之象鹽鐵論注引矣作也。○史記云。慎到趙人。著十二論。徐廣曰。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爾雅螣蛇注。龍類也。山海經中山經云。柴桑之山多飛蛇。注。即螣蛇。乘霧而飛者。螾螘二蟲名。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

賢上一有故字。

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於一作乎。疑衍。

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

隸屬賤者稱。

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

同賢ノ賢ハ當ニ實ニ作ルベシ。

未可見ハ未見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美。晉靈侯說參無恤。或曰。侯當作公。參無恤。蒲阪氏曰。史記晉靈公六年。禦秦師。范無恤御戎。或是。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燕下一有王字。○下之字衍。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擧之。與用所愛異狀。或曰。同賢之賢當作實。故楚莊擧叔孫而霸。叔孫當作孫叔。卽孫叔敖。商辛用費仲而滅。商辛殷紂。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擧所賢。而同於用所愛。同一作隨。非。衞奚距然哉。奚距猶云何由也。說見前。言司空狗誠賢也。豈與子之同也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一無可字。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曰以下前或之辭也。此擧其辭。而下文爲斷也。而今以加知矣。以已通。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六終

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內儲說邪作者乎。竈上有見字。戰國策作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戰國策用作立。雍鉏作癰疽。漢書禮樂志云。丞相請立辟癰。注。與雍同。孟子曰。孔子主癰疽。趙注。癰疽之醫。非也。蒲阪氏曰。說苑至公。雍雎人姓名。趙傳誤。瑯邪代醉篇亦載此說。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雎名。又名渠。因考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卽此人。方按。左襄二十六年傳。雍鉏獲殖綽。注。孫氏臣。豈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耶。司空狗史狗也。史朝之子文子。見襄二十九年。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慶建事未考。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則必危矣。主一作己。

或曰。解前或之難也。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菱也。嗜芰事見國語。文王嗜菖蒲菹。周禮醢人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菹酢菜也。文王嗜菖蒲菹事。見呂氏春秋遇合篇。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

夢淺ハ賤又ハ幾ニ作ルヲ可トス、夢ガ事實ニ符合セルヲ云フ。

君之亡。非以不殺二子故也。以其怒誅之不當也。 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未有罪狀。 即位之後。宿罪而誅。以宿昔之罪而誅。 齊胡之所以滅也。蒲阪氏曰。楚語。昔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注。騶馬繻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盡逐胡公子。 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以除盡爲心。 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僇不亦可乎。

衞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衞國。內儲說靈下有公字。於上一有專字。 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淺。儲說作賤。或作踐。或作幾。後漢書邳形傳注。幾者事之先見者也。 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夢見上脫對曰二字。 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戰國策當作蔽。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內儲說照作燭。戰國策作并照。 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內儲說而作者。 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

誅スル所以ノ當ラザリシト云フコトガ患タルニアラズ、誅當ラザレバ人人安ンゼズシテ、我ヲ讎トスル者ノ多キニ至ルヲ患トスルナリ。

焉。以及於死。曰一作謂。○曰以下解君子言也。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人君常不獨不足於見疑難之事而已。或懦惰依違。而不足於斷制者也。是所謂非知之難。行之是難者也。乃今昭公已見惡。猶稽留罪而不行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解前或曰之難也。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至疑患字誤。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所謂患非以誅不可誅之人為患也。若誅不當。則人人不自安。小過者危懼。故讎之者衆。是以為患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厲公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郤至不可。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襲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後二子果弑厲公。見左成十七年傳。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鄭子都事未考。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覇。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言二

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亶。左傳作𡨥。子亶昭公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圉。左傳作達。報作復。○公子達魯大夫。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甚上一有不字。非。明君不懸怒。舊說有怒不行。且擧之。故曰懸怒。愚謂。懸猶表也。言高揭之也。淮南精神訓云。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注。懸視也。懸怒則臣懼罪。輕擧以行計。則人主危。臣下不自安。故或妄動徼幸。故靈臺之飮。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左哀二十五年傳云。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飮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曰。必斷而足。後褚師作亂。衛侯出奔宋。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鄭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公。子家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黿似鼈而大。君子之擧知所惡。非甚之也。擧一作曰。○擧猶稱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

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殺兄。此言一貪一仁。左傳云。宋公疾。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目夷。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商臣事見內儲說。又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鄭人欲立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肖。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又云。羽父勸桓公。弑隱公。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爾雅云。律詮也。言人心各異。然今難者一以桓公殺兄例律人。則是比天下無貞廉之人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承爲亂人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鄭伯莊公也。昭公太子忽也。時猶爲太子。及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古語也。不仁謂鄙吝。解在內儲說。）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上一作主。○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功一作禍非。）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說難篇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今陽虎之貪。天下之所知。故曰。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不一作必。是。）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尉繚子云。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或云。救疑衍文。）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解前或之難也。）仁貪不同心。（有天資仁者。有天資貪者。不羣臣皆貪也。）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

其君ノ位ヲ奪フニアラズ、當然得ベキモノヲ得テ君トシテ之ニ處リシノミトナリ。

齊相淖齒弑湣王。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左襄二十八年傳。外僕注。外僕掌次舍者。蒲阪氏曰。田氏外僕。田成子出走。爲鴟夷子皮舍人。見說林二說。未詳孰是。

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桀索人女。紂求人心。皆取非其分。而人心叛矣。湯武受辱。不得已而王。齊晉之君臣。外僕走山。而爲人所立。皆辭其分。而爲衆所服從矣。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湯武與齊晉之君臣。非必奪其君位也。以分所當得。而後乃爲君而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三桓魯三卿。詳內儲說篇。不剋而犇齊。犇古奔字。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鮑文子齊卿鮑國也。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詐一作作。非。○左定九年傳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

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不臣。魯不得誅衛國之臣。衛君固暗愚。其明不知不悛之臣。是無亡之道也。然今穆子不察。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二者臣而不後君一也。過而不悛二也。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此是後或解前或之難也。臣主之施分也。韓詩外傳云。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漢書蒯通傳集注。施設也。立也。君臣之立各有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臣威偏重。則得傾君國矣。踦解在亡徵篇。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雖其本分。猶且辭而後取。則爲人所許也。是以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上林賦注。汲冢紀年云。桀伐崏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乎若華之玉。比干諫紂。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焉。剖而觀其心矣。湯身易名。易名未詳。按白虎通云。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云云。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亶父。王季名歷。殷之諸侯也。易云。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愚據白虎通此言而考之。夏桀名履癸。湯亦名履。而一名乙。則是一觸桀名。一違夏法。蓋有以是抵罪易名事矣。乃衛文公更名之類也。韓子近古或有所傳矣。武身受詈。解見喩老篇。而海内服。趙咺走山。趙咺事未詳。咺疑宣之誤。爾雅釋訓。赫兮咺兮。韓詩作宣兮。晉靈公將殺趙宣子。宣子出奔。趙穿弑靈公。不出山而復。杜曰。山晉竟之山。韋昭曰。河內溫山也。田氏僕而齊晉從。

難四第三十七

衛孫文子聘於魯。孫文子衛卿孫林父也。公登亦登。杜曰。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漢書五行志是下有相字。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杜曰。敵體竝登。今子不後寡君一等。五行志子上有吾字。下同。本或無一等二字。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安徐也。悛改也。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山氏曰。伐當作代。下同。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齊田成。晉六卿。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孫子於衛君。則臣之矣。於魯人所事之君。則不臣也。或曰。臣之君也四字下屬。言臣之爲代君者。以君有失也。又曰。君上脫爲字。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是與管子言一意。又莊子天運篇云。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同文勢。論語云。升堂入室。古人每以堂室爲喩。楚辭云。滿堂兮美人忽。注。濟曰。滿堂喩天下也。言滿天下亡口過也。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周語晉文公請隧章云。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注。大物謂隧也。隧先王之法也。管子霸言篇云。是貪大物也。注。大物謂大寶之位。荀子賦篇云。爰有大物。注。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是古人指禮法以爲大物也。法者編著之圖籍。圖上脫於字。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布一作示。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偶合也。參合衆口之端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劉勰新論云。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敎設令。以示人者法也。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室上脫於字。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於テ賞罰有リ、賞罰ハ悅惡ノ證形ナリ。

人君ノ見タル所ニ對シテ賞罰必信ナレバ、其見ザル所ニ於テモ臣自ラ化セン。

管子ノ意、言天下ニ滿チテ口ノ過無キ者ハ、天下ノ王ナリト云フコトナリ。

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此管子脩權篇文也。外當作化。今本云。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君見其臣下之爲善而悅之。則有勸善之徵。又見其爲惡而惡之。則有懲惡之刑。賞罰必信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一作宴。非。○晏晏陰之晏。猶闇也。蒲阪氏曰。梁紀簡丈曰。弗欺闇室。又謝方明。雖暗室未嘗有惰容。曾史之所慢也。曾曾參也。史史魚也。肅敬也。慢怠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蒲阪氏曰。在疑有字誤。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待疑當作恃。不亦弊乎。弊當作蔽。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管子無於字。天下作聖。○此管子牧民篇文也。易繫辭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君臣ノ行爲ノ可不可ヲ見テ悅惡ヲ爲ス、此ニ

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其一作人。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杯一作杯。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畏一作未。○雖上置則字看。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弄樂曲也。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莊子養生主注。猶未足以慊其願。釋文慊足也。中期守其職已足矣。然尚不饜而爲其所不知 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

子之足。戰國策作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魏宣子御。手執轡。便於肘之。韓康子爲驂乘。操戈矛。便於踐足也。肘足接乎車上。二子恐懼之心同。故不期而肘足適相交矣。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戰國策無於晉以下。有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八字。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戰國策作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古者稱君爲足下。見史記樂毅傳。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晉上當有在字。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戰國策未至以下作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詩正月。民今方殆。箋云。方且也。廣雅釋詁云。方始也。言此乃今且始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一本如上更有如字。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强與弱奚其擇焉。曰一作自是。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不能自恃吾術數。而以人言爲信。則意疑矣。疑不決

古通用。禮少儀云。馬不常秣。釋文。本亦作嘗。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戰國策是下有之賢二字。率強韓魏。戰國策是下有之兵以伐秦五字。猶無奈寡人何也。戰國策是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二十五字。左右對曰。甚然。戰國策姚本作左右皆曰。盡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一作鍾。又作仲。下同。戰國策補注。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方按索隱所引。與今本異。○中期秦樂師也。料量也。夫戰國策作昔者。六晉之時。六晉晉六卿。聖賢羣輔錄曰。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號曰六卿。知氏最強。滅范中行。戰國策滅下有破字。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戰國策作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義見前。知伯出。戰國策是下有行水二字。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戰國策作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宣當作桓。在右爲驂。在中爲御。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戰國策滅作亡。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戰國策無吾字。○竹書紀年云。周安王二十六年。魏城洛陽及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同書云。威烈王七年韓武子都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

羿ノ善射ト雖モ、必ズ一雀ヲ失ハザラントセバ、勉强シテ能ヲ誣ヒザレバ能ハズトナリ。

云。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或曰。言字衍。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過下一有羿字。○誣讀如黽勉之黽。黽音蔑。言一雀過羿。羿必且得之。是逆理之事也。故羿之善射。亦勉强誣能。是勞而難矣。誣・蔑・黽三字音近耳。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庚桑楚篇云。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愚按。莊子威疑烕字之誤也。威烕字形相似。烕・蔑・誣音義相近。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知姦之大羅。卽典成參伍也。自軌而里。自里而連。自連而鄉。三鄉一帥。是自下紀之而至於帥。其形上鋭下張。如羅網之成綱紀也。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以一人之胸察。盡知鄭國之姦。是逆理之事。故雖子產之智。而勉强誣能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矣一作歟。又作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强。戰國策時作日。○今時韓魏。孰與昔時韓魏强。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今以下王問也。常嘗

典成ハ國家ノ典刑ヲ云フ。

參伍ハ地方行政ノ組織ニシテ、五家ヲ單位トシテ相聯絡セシメ、遂ニ二千家ヲ以テ鄕トナシ、鄕以下皆官吏アリテ、其區域內ノ事ヲ治メ、善良ノ風俗ヲ維持ス、是レ伍ナリ、參ハ國ヲ三分シテ兵制等ヲ立ツルヲ云フ。

異日以下十二字作吏問故三字。無其聲懼三字。於其之其作所。愛也之也作者。哭作夫。又智條哭下有夫字。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乎上一有也字。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成猶典刑也。刑法也。孔子家語刑政篇云。刑侀也。侀成也。晉語云。叔向曰。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周禮大司寇之職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此八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士師之職云。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愚謂。成事者。趙策云。張孟談曰。臣觀成事。聞往古。又云。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張之象鹽鐵論注。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論語云。成事不言。是皆前已成事也。不察參伍之政。管子小匡篇云。昔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桓公曰。參國伍鄙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鄕。商工之鄕六。士農之鄕十五。公帥十一鄕。高子帥五鄕。國子帥五鄕。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鄕。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鄕。鄕有良人。三鄕一帥。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因伍長以治伍。因里長以治里。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文子下德篇云。夫君子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愚按。治知音近。蓋古音通。左莊九年傳

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晉語云。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精清通。海鹽道紀曰。太玄經云。鬼社轂哭。或得其沐。注。沐潔也。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對一作言。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東一作東。非。淵鑑類函明察條晨上有嘗字。閭作門。○東匠街名。蓋子產所宅。論語云。東里子產。聞婦人之哭。哭下一有也字。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曲禮云。撫僕之手。鄭注。撫小止之。轂車聽之少閒焉。遣吏執而問之。淵鑑類函問作訊。又哭條之作焉。則手絞其夫者也。尚書大傳云。繰三盆手。注。手猶親也。孔子家語五刑解云。手殺人者。罪止其身。絞縊也。婦人與人私。而手親勒死其夫。因哭僞盜殺之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論衡作其聲不慟。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淵鑑類函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雖桀紂之侈。不甚於此。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荀子云。齊桓公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半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管子云。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飾當作飭。飭整也。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不下脫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禁上脫必字。以詐而食。謂作爲珍玩無用之器。以生活者。力盡於事。力盡倒錯。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汚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清通。清廉刻意。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物氏曰。是下當有闕文。蒲阪氏曰。此無葉公事。似爲闕文。而其實攝在禁於以下文中。上引老子語。照之也。

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積功曰伐。仲尼所謂選賢者。此非謂選擧功伐也。謂選擧其中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使哀公有識人之鑑。而實知三子之姦。前三子不一日立於魯國之朝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哀公無識人之鑑。又不知所以選賢之爲。而選其意之所以爲賢者。故三子當時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一無王字。○孫卿荀況也。日知錄云。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言之轉也。〕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擧臣。臣相進也。〔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詩北山篇云。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徇從也。使法見功。不自度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奏之於功。〔奏一作課。○奏進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百上恐脫三字。〕而

太上ノ民ハ唯ダ上ニ君アルヲ知ルノミ、君德君恩ヲスラ知ラズ、故ニ心ニ之ヲ悅ブコト無シ。

惟弟左城中之。蒲阪氏曰。管子云。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又見史記。舜德若此。而行惠以爭民。雖堯不勝。況中君乎。愚按。淵鑑類函尸子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而堯無天下矣。無天下。言託天下也。有人。是下當有於此二字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爲猶學也。今無術以禁下。恃傚舜之惠。而懷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圖難以下老子語。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罰一作賞。無之字。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習一作疾。太上下智有之。智當作知。老子語。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說音悅。太上極尊之意。史記蘇秦傳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云云。正義曰。大好上計策。言太上之民皋皋如。唯知有之耳。無驩虞之態。安取懷惠之民。已無悅。則亦不知懷吾惠。不知懷吾惠。則安所取之哉。上君之民無利害。太上無機心。故下無利害之心。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言此說姑舍而可也。哀公

家ハ邑ナリ。

恐民ハ葉民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一從云云ハ、當ニ一徙成レ邑ニ作ルベシ。

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大傳作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三百乘采地也。大夫曰家。言因一旦之驩娛。而賜大夫之采地者三人也。淮南要路訓云。齊景公內好聲色云云。作爲路寢之臺云云。一朝用三千鍾贛。注。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群臣之費三萬斛。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恐一作葉。是。○倍音背。而說之悅近而來遠。悅上一有以字。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紹一作咎。非。又作詔。○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能紹明世。又云。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蒲阪氏曰。紹繼也。管子云。周聽近遠以繼明。注。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又七命云。斷明代照。注。周易曰。大人以繼明。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六王舜禹湯文武。其一卽堯。舜一從而咸包。包一作危。○王丹麓今世說云。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

妾不使二后。不使如二后。舊說。內嬖六人。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舊說。五公子。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偶兩也。舊說。豎刁等。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故其臣稱公也。論語云。近者說。遠者來。哀公問政於仲尼。後漢書注・鹽鐵論注。並引韓子。哀上有魯字。仲尼曰。政在選賢。孔子家語作在諭臣。尚書大傳作在于論臣。下同。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大傳作在于節用。漢書武帝紀注引韓子同大傳。後漢書崔寔傳政論云。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注引韓子曰。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三公出。夫子之語非一日之言也。三邦之君。豈一時入於夫子之家哉。曰三公出非也。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家語作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季孫・叔孫・孟孫。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大傳作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

不二ハ庶子ノ勢ヲ分ケテ之ヲ弱メ、太子ト相竝バシメザルナリ。無藉ハ之ニ勢ヲ貸サザルナリ。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不中。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一無而字。夫作失。勢作世。竝非。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或曰。於游誤。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殺成王。內儲說難作亂。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內儲說宰作朝。州作周。本或作周。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分其勢使弱也。不二不如兩太子也。二貳也。庶孽卑寵無藉。詩白華鄭箋云。孽支庶也。卑下其寵。而無借之勢。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侵上一有使字。貴

死君云云ハ死シタル君他日復タ生クトモ、臣心ニ愧ヅベキトコロ無ケレバ、是レ方メテ貞ト云フベシトナリ。

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徒飾言耳。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君令而不貳。古語也。寺人徒飾古語者。則是言己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一無後生之後。又一作復。○所謂貞者。死君雖後生。生臣不愧於心也。晉語云。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山氏曰。左傳云。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隱語也。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對一作射。射中之也。言解也。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也者字意。蒲阪氏曰。說苑。晉人咎犯以隱干平公。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不能解。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之海游觀。少海也。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山氏曰。不字衍。或曰。不擇日。欲其速。不及歷吉日也。

文公ハ獻公ノ時ニアリテ蒲翟ノ人タリ、我ニ於テ君臣ノ義無シトナリ。

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卽日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二或作貳。○左傳云。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二君時。君爲蒲翟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公卽位。公一作君。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漢書鄒都傳集注。置釋也。解也。管仲嘗射桓公。中帶鉤。君乃見之。史記晉世家云。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云云。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一無者字。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山氏曰。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安成君公孫操弑其王。索隱曰。惠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以二賢爲口實。君必不誅。君一作而。而

聞ハ臣、君ニ告グルナリ

取ハ郰ト音相通ズ。

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說音悅。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舊說。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異不同也。荀子云。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齊語云。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云云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上聞一作止。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亡王之俗。國語云。此一王四伯云云。皆亡王之後。又云。皆亡王之爲也。舊說。取魯之民。指三家。井子章曰。取郰音通。是。

文公出亡。始爲公子時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杜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披斬其袪。袪袂也。文公奔翟。翟隗姓之國。惠公卽位。惠公文公之兄。名夷吾。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惠竇蓋在渭濱矣。左傳云。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六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米閒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穆公元公之子。名顯。子思孔子孫。名伋。子思字也。⿰米閒音未詳。孔叢子作龍欄氏。論衡作龍欄是。漢書地理志云。玄孫氏爲莊公秦。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擧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孔叢子・論衡並云。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擧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子服厲伯。蓋子服景伯後。魯大夫。問龐⿰米閒氏子。公又問厲伯。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舊說。言不止不孝一節也。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五終

己ノ親圍中ニ在レバ、孝子ハ親ヲ愛スルノ心ヨリ矢石ヲ犯シテ之ヲ救フ、然レドモ孝子ハ百人中一人ノミ、今簡子身ヲ危キ地ニ置ケバ衆皆奮戰スベシト爲スハ、百姓又ハ百吏ヲ皆孝子タラシメントスルモノニテ、理ニ於テ有リ得ベカラズト。

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行人唯說成敗之跡耳。

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嚴親謂父也。孝經云。嚴親嚴見。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舊說。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愛於疑倒錯。皆若孝子之愛親也。百族。周禮司市注。百族百姓也。又大司寇之職。戒于百族。注。百族謂府史以下也。是行人之誣也。欲使百族皆若孝子。是誣凡人以曾參也。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左襄八年傳云。夫人愁痛。注。夫人猶人人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長猶高也。先也。管子曰。孝者人之高行也。漢書杜欽傳云。孝人行之所先也。徇殉通。莊子曰。士則以身殉名。殉從也。言孝者百善之長也。以是高行。殉死君上者。數百人中無一人焉。羣書治要。長仲子曰。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喜利畏罪。人莫不然。人情皆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出猶由也。莫不然之數謂勢也。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失當作一。

是民之用ハ獻公ノ用ヒタル民モ、今ノ民ニ異ナラズトナリ。

冑横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呂氏作用此士也。上文亦有異同。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呂氏作淫色暴慢。○詩板云。及爾游衍。傳衍溢也。文選西京賦薛注。衍蔓也。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禮祭統云。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秦人恣侵。恣一作來。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呂氏作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惠公沒。文公授之。授當作受。圍衞取鄴。呂氏不苟篇云。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尊名霸諸侯之名也。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也。呂氏作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齊策云。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鼓之而士乘之。呂氏作一鼓而士畢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佩文韻府千作百。○革車兵車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行人未有以說用人勝敵之方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

所及ノ上ニ當ニ不ノ字有ルベシ、犀皮ヲ以テ作リシ楯、大楯ヲ以テ身ヲ蔭シ、且ツ遠ク矢石ノ及バザル所ニ居ルナリ。

數ハ遬ト通ズ、縮マル義ナリ。

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班固典引不周於用。注。周備也。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功一作工。非山林澤谷之利也。言此類不出於山林澤谷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郛城外大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及上疑脫不字。櫓大盾也。釋名云。以犀皮作之曰犀盾。呂氏春秋貴直篇云。趙簡子攻衞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犀櫓之下。文選閑居賦云。礮石雷駭。激矢蝱飛。善注。礮石今之抛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後漢堅鐔傳。矢石。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呂氏春秋。作士之遬弊。一若此乎。遬縮蹙也。玉篇。遬籀文速字。集韻。數音速。又音肅。呂氏勿躬篇。甯遬。即甯戚也。是數・遬・肅・戚四字通。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佩文韻府二十一箇燭過無臣聞之三字。○臣聞之三字。當在下文昔者上。周語云。左右免冑而下。注。免脫也。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呂氏作行人燭過免

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竊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禾實豐也。詩商頌。豐年穰穰。雖倍入。將奈何。擧事愼陰陽之和。山氏曰。愼順通。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晩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左成二年。物土之宜。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權量會計。審於地形。輿地圖。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機巧術也。械器之總名。機械如桔槔翻車之類。莊子天地篇云。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行路也。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注。津梁相奏。不得陷絕。能以所有致

窕言ハ、外美ニシテ中虛、人ヲ欺クノ言ナリ。

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兌當作克。外儲說篇云。臣薦李克。而中山治。苦陘令上計而入多。史記陳餘傳注。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漢書平帝紀。以中山苦陘縣。爲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周禮小宰職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窕佻通。爾雅云。偷也。竊取名。周語云。姦仁爲佻。又云。佻天以爲己力。左太沖魏都賦注。劉引李尅書曰。言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善注引廣雅曰。膠欺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據諸書推之。窕是空虛甘欺之義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佩文韻府二十一箇窕貨澤作川。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文義賾賾。不可推考。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

管仲ノ取舍周公ニ同ジ、即チ國ヲ奪ハズト云フコトハ未ダ知ルベカラズ。

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取猶向也。舍猶置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以已通。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處一作遽是。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尸當作戸。戸蟲出於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

參之。刑當作形。以事遇於法則行。遇合也。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不可舍置。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不然難者之辭。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遽・據・鉅・詎・距・渠・巨七字音通。豈也。庸也。猶云何由也。吳語云。此志也。奚遽忘於諸侯之耳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何據若是。楚策云。范蜎曰。臣以爲王鉅速忘矣。莊子云。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乎。難四篇云。衞奚距然哉。荀子云。豈渠得免大累乎。列子云。奚巨憂焉。晉語云。距非聖人。注。距猶自也。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注。行爲也。不難不背之不。有一衍。蓋不背之不衍矣。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背一作倍。音同。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

有司請待客禮者三。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公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詭使篇。優笑酒徒。論語云。人之言曰。爲君難。是古有此諺矣。故優笑反古諺。以戲桓公。卽是優能。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荀子霸王篇云。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吾得仲父已難矣。爲君之難在此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得仲上一有又字。呂氏春秋任數篇。作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干要也。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

無臣ハ無君ノ誤ナルベシ。

市ハ宮中ニ市場ヲ設ケタルナリ、婦閭ハ宮中ニ娼家ヲ設ケタルナリ。

據是于卽虞。爲音刊非也。此有君與無臣也。與一作而。○或曰。臣當作君。言子亡秦伯。秦有其君。而子無其君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向以爲臣之力也。是言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淵鑑類函髮條中下有有字。二字皆作三。閭作唱。戰國策作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注。閭里中門也。爲門爲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二市者。蓋宮中二處雜聚婦人。效市井交易之事。如漢靈帝列肆後宮卽是也。婦閭如後世娼家也。帝王世紀云。紂宮九市。東方朔諫除上林苑疏云。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齊桓之前。殷既有之矣。初學記帝王部。尸子曰。人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黻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被髮而御婦人。爲婦人僕御。說見前。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亡忘通。或作忘。○左僖二十三年傳云。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反上一有得字。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文公以舅犯霸。舅咎音同。以文公之舅。故曰舅。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又不然難者之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君何力之有以下。羣書治要・新序作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之力也。○言得富利。本雖因草木。亦地力之所生也。地力是君力也。草木之力不自生也。則是臣無力也。此師曠戲詰叔向之語也。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專猶獨也。晉語文公問於胥臣章云。是則文王非專敎誨之力也。

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路史・丹鉛錄竝云。今開封有刋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是羅楊二氏本作干。音刋。恐非是矣。古今韻會。刋字注。漢有邘侯。或作刋。杜預注。自刋穿溝入海。今刋溝也。是刋音于。本或作虞。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山氏曰。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材於虞而材於秦也。愚按。史記淮陰侯傳。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又按。通雅音義集論釋詁。吾之聲多通爲于。古稱我爲吾亦爲予。瓠子歌吾山即魚山。騶虞一作騶吾。可證也。

純緣ハ緣ナドヲ増飾スルナリ。

也。司馬溫公史剡云。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新序作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合纂類語也作否。○不識者問然否之詞。孟子。不識有諸。山氏曰。也耶通。蒲阪氏曰。四子講德論。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注引作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制裁也。制裂也。以女工製衣爲喩。賓胥無善削縫。舊說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羣書治要・新序縫作齊。純作緣。補。○舊說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擧而服之。新序作桓公知衣而已。亦臣之力也。亦者旁及之辭。不專之義也。言制衣本雖因君命。亦臣之爲耳。君何力之有。言衣之成也。君無爲矣。君於製衣無力耳。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炮庖通。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碩充實也。穆天子傳云。草木碩美。又云。爰有大

水去。土復其性。白而壤。疏云。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又音注。壤若丈反。馬云。天性美和也。釋名云。壤口也。肥壤意。地名有墨壤・黄壤・息壤。管子地員篇有赤壤・白壤・灰壤。又有五壤。書泰誓疏。紂爲炮烙之刑。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刑。許之。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藝文類聚・唐類鑑帝王引無請解之請。仁作大。上里作乘。○炮烙見前。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者一作也。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史記注。河內湯陰有羑里城。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體道謂虛靜也。此最宜於文王矣。矣上一有也字。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

冠也。（一無非字。○宿。宿諸之宿。墨子公孟篇云。宿善者不祥。桓公發倉囷以下事非義。則不可以雪恥。若夫果義耶。桓公宿留其宜爲之事也。待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之行義。非爲遺冠而行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小人悅其賜而歌之。雖若雪恥然。君子誹其宿義。是遺其恥於君子也。）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左隱十一年注。孟今孟津。一作盂。按詩正義雜引書傳所載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據是作盂爲長。邘・盂音通。）堯莒。（堯一作克。是。○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今詩莒作旅。聲之誤也。毛傳云。旅地名也。朱晦庵孟子注。據今詩改莒爲旅。非也。宜據孟子改詩耳。後讀路史云。莒今密之莒縣。又云。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羅氏之說。符于愚考矣。）舉酆。（大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注。豐即崇國之地。）三舉事。而紂惡之。（書傳所謂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洛一作雒。○赤壤美土。書禹貢云。厥土惟白壤。孔傳。無塊曰壤。）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王符述赦論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本於斯矣。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遺冠。蓋前篇所云桓公被髮而御婦人。卽是事也。醒而後悔羞見羣臣。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胡一作何故二字。淵鑑類函謳謠條無其字。下文冠上有其字。藝文類聚同。無胡字。非。○胡何也。文選古詩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注。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雪洗也。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囷圓廩。論囹圄。出薄罪。囹圄牢也。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

刑當レバ多キモ不可無シ、當ラザレバ少キモ可無シ、故ニ當レバ多シトモ多キニアラズ、當ラザレバ少シトモ少キニアラズ。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山氏曰。左傳此上有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焉數句。晏子雜下同。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晏子春秋。家習作近。識貴賤乎。物價貴賤。是時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踴刖者之屨。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忠孝篇云。其容造焉。字彙補引之。造音戚。按周禮掌固夜三鼜。注。讀鼜爲造次之造。音注。鼜音戚。此古造・戚音同。晏子春秋作愀。鹽田屯曰。大戴禮保傅篇云。靈公造然失容。注。驚慘貌。孔子家語困誓篇作愕然。新書作戚。新序作蹴。於是損刑五。五牛也。列女傳云。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言晏子之踴貴而屨賤云云。不實有此事也。爲姑設此便辭。以止多刑耳。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刑當。雖多非多也。不當。雖少非少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說林篇作犀首張儀。亦與是異。○樓樓緩。翟蓋翟璜之後族矣。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戰國策有昭奚恤・景差。楚族。蓋是與。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仲虺奚仲之後。湯左相。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手一作身。○湣王事見前。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父事見前。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爭下一更有爭字。非。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五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臧獲奴婢卑稱。見前。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舊說。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行事行使之官。說見說林。舊說。都丞官之卑者也。史記商君傳云。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不辟尊貴。不就卑賤。舊說。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巷伯。杜預左傳注。寺人掌宮內之事。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史記范睢傳云。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

夜然ノ夜ハ位ノ誤、然ハ衍文ナルベシ。

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望絕依上文倒錯。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夜然矣。夜然一作有寵。蒲阪氏曰。夜位字誤。愚謂。蒲阪氏說是。然字衍文耳。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高氏國氏齊上卿。左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史記正義引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分ハ上文ノ分謗ヲ指ス。

曰ハ當ニ日ニ作ルベシ、冬ノ朝ニ水ヲ徒渉スル者ノ脛ヲ斬リテ、其常人ト異ナルヲ見ントセルナリ。

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幸也。舊說。斬既不幸。殉又不幸。是重不幸也。殉徇通。下勸之以殉四字疑衍。重不幸。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脫子字。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列女傳云。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或曰。曰當作日。泰誓云。斮朝涉之脛。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水經注云。老人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斫此脛而視髓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罪。名允當。且望郄子之得之也。冀郄子之得允當。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

刑。管子法禁篇云。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蒲阪氏曰。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伐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志。山氏曰。列子云。方虛驕而恃氣。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禮樂記云。領父子君臣之節。注。領猶治理也。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靡一作摩。○靡笄。晉語注。齊山名。索隱云。在濟南。與代地摩笄不同。靡笄之役。晉伐齊也。見左成十二年。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非其罪。故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胡不者勸辭。史記司馬穰苴傳云。以徇三軍。正義曰。徇行示也。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此下一有益謗也三字。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

會ハ當ニ禽ニ作ルベシ士大夫ノ君ニ見ユルニ執ル所ノ贄ナリ。

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羣書治要。新序云。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干要也。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欲與疑倒錯。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會當作禽。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一無臣字。吏上屬讀。○萌氓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

民間ニ在ルノ士、爵祿ヲ輕ンズレバコソ、萬乘ノ主ト雖モ身ヲ以テ之ニ輕ンゼズ、即輕輕シク見ズ、亦輕輕シク仕ヘザルナレ。

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物氏曰。待君之悟也。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擧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或曰。術當作行。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小臣姓。稷名。周禮有小臣官。世是官。後爲姓。如司馬司寇是也。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左昭三十一年。麻衣跣行。史記世家作布衣。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皇甫謐高士傳易作助。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韓詩外傳云。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

除ハ塗ノ誤ナラン、壁ノ壞レタルヲ治ムルヲ云フナリ。

可冀望。正在其所言而羣臣莫違之者也。蒲阪氏曰。吳語云。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左成十七年。結衽。注。衽裳際。公曰。太師誰撞。太師樂官長。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平公不善。而樂羣臣莫己違者。是亡國之言也。師曠瞽者。故佯爲不知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啞惡同。孟子云。惡是何言也。朱注。惡驚歎辭。始不知也。今聞公言而驚也。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淮南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擧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依淮南。除當作塗。淵鑑類函琴條。十二國史云。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擧琴而親其體。親近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

樂ハ冀ナリ、人君タルヲ冀フベキコトハ別ニ無シ、唯ダ己言ヲ發シテ人皆然リトシ、一人モ之ヲ非トスル者無キコトハ冀フベキコトナリト。

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戰國趙策曰。竈生鼃。晉語。沈竈產鼃。蒲阪氏曰。穴疑沈。山氏曰。疑突。）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周禮夏官槀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注。鄭司農云。乘計也。）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僅劣也。言今赫之功。劣不驕侮耳。）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一無下飲字。）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樂去聲。猶冀也。史記晉世家云。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云云。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論語云。定公問。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言人君之爲人君也。靡一可冀望矣。唯

見知ハ功ヲ見罪ヲ知ルナリ、不悖於前ハ明察ヲ云フ、不弊於後ハ賞罰モトヨリ人心ニ定マルナリ。

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弊一作敝。○見功知罪。不乖於前。言其明察也。弊周禮注。斷也。行其賞罰。不斷於後。言賞罰素定於人心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史記赫作共。呂氏春秋作赦。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説苑事作中。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國下一有家字。吾羣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不有一倒置。非子一作乎。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

或人ハ君臣ノ關係ヲ利モテ結バルルモノト見タルナリ、故ニ臣ノ死力ヲ盡スヲ賞ノタメト見、君ハ爵祿ヲ示シテ臣ノ死力ヲ買フト爲ス。

下究ハ下ニ達シ及ブナリ。

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功故一作故乃非。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擧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文子下德篇云。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又云。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淵鑑類函守職引愼子云。古者工不

惟上一有主字。非。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管子云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宮去勢刑也。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衞之閒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管子作務爲不長。蓋虛不久。舊說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桓上一有而字。不行管仲之言。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是下一有欲字。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

大命卽チ天命ナリ。

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無下一有以字。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所禁止之姦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荀子致仕篇云。程者物之準也。注。程度量之總名。鄧析子云。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一猶作獨。○山氏曰。令從句。己字下屬。亦通。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道言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禮祭法云。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微無也。故固通。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

故曰ハ古言ナリ。

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故曰者。孔子稱古語也。孟子盡心篇云。君子之所過者化。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然則以下或辭也。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而一作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陷召同。謂洞徹也。吳越春秋云。召鐵之矛。無分髮之便。說文云。春地坎可召入。難勢篇亦載此。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此或曰者。所假設者。非問儒者之或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

坻ハ水中ノ小渚ナリ、釣者此ニ依リテ釣ヲ爲ス。

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管子云。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夫既以愛而不欺矣。以已通。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文公後有功。而先無功。然仲尼曰。文公之霸也宜哉。如是言。仲尼不知善賞是何物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畔田界。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甽畎同。田溝也。步百曰畝。河濱之漁者爭坻。坻一作得。非。○路史注。舜耕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近。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淵鑑類函讓條引韓子云。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又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藝文類聚引云。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坛。舜往漁。期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期年而器以牢。張之象鹽鐵論注。坻作壇。亦異。今本。坛當作坛。卽坻字也。東夷之陶者器苦窳。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苦楛・鹽通。麤而不攻緻也。窳。汙邪也。楊倞荀子注云。凡器物濫惡者。謂之楛窳。器疾也。音瘐。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牢固也。仲

勝敵奈何而應之
以所以勝之也。

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何患

萬世之利
不至哉。

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

拔一作祓。
拔除去也。

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

一無於
字。是。

詐敵萬世之利而已。

一無
而字。

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

行爵ハ行賞ナリ。

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平帝紀云。一切滿秩如眞。注。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鹽鐵論云。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羣書治要。傅子曰。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棄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前漢吳漢傳云。一時之功也。注。一時言不可再遇也。據是諸書。一時一切皆同義。謂權時之宜也。然史記李斯傳云。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愚謂。司馬貞以一切爲佛書一切衆生之一切。是司馬反不得顏意也。今贅質諸後賢。

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城濮衛地。左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于城濮。舅犯之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或曰。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淮南子。此下有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十七字。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史記晉世家云。晉度河北。歸國行賞。孤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也。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是與韓子異。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或者時人也。非韓子自謂也。凡對問者有因。因問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四

難者。時人或難古人行事。韓子爲解之也。其義猶難勢篇之解客難慎子道勢也。然唯第四篇。每章有解客難論。而前三篇無解論者何也。蓋前三篇未定也。而韓子遭李姚之害矣。故前三篇論。有不合事情而乖義理者焉。讀者審之。知愚言之不誣矣。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犯下一有對字。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淮南子作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呂氏春秋作繁禮之君。晉乘作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舊說。禮繁縟。故曰繁禮。戰陣之閒。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偷苟且也。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淮南子此下有君其正之而已矣七字。○文公以舅犯言語雍季。且問爲勝之方。故雍季對以無詐。○管子形勢解云。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鳥集之交。稽康養生論云。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注。一切猶一時也。前漢書禮樂志云。以

偷取ハ苟且ニ取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四終

不適左右ハ君ノ左右ノ者ノ意ニ合ハザルヲ言フ。
不聽從ハ道ヲ守ツテ、君ノ意ニ順從セザルヲ言フ。

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動搖胥前之錯飾而止之。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爲退勢而又策鋒刺其後。今人主以其淸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右傳

鉤ハ胸ノ前ニ在リ、飾ハ鑣ノ飾ナリ。

錯ハ金ヲ軛ニ塗リテ飾ト爲ス、錣ハ鞭端ノ鐵ナリ。

旁出ハ横ニ逸走スルナリ。

賞罰其道ヲ失フ、故ニ君ニ賞セラレシ者却テ人ニ毀ラレ、罰セラレシ者却テ名譽ヲ得。

翟ハ桃ト音通、翟文ハ桃華ノ文ナリ。

則引之ノ上ニ進ノ字有ルニ從フベシ。

以桃文對蒲梢。挑之爲桃確矣。

鉤飾在前。周禮疏。鉤婁頷之鉤也者。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橛飾之患。釋文引司馬注。飾排銜也。謂加飾于馬鑣也。錯錣在後。錯。世本古義引說文云。金塗也。塗金于軛。所以爲文。舊說。錣鍬也。以金飾之。愚謂。錣策端利鋒也。淮南脩務訓云。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又道原訓云。勁策利錣。劉注。錣讀蜹燭之蜹。按集韻錣字注。策耑有鐵。本作錣。史記樂書云。前有錯銜。所以養目也。索隱曰。錯鏤衡扼爲文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延陵子不知御法。使馬進而反爲控勢。退而亦爲驅勢矣。馬因旁出。淵鑑類函馬條此下有因下抽刀而刎其腳八字。又御條出作避而逸。疑與下文混載。非異本也。○馬進退失所。故横逸。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當作鑃。鑃銚同。羊桃也。古翟兆音通。淮南道原訓。霄霓。劉注。霓讀翟氏之翟。又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一本筴下有進字。無有字。筴字上屬。佩文韻府藥韻刎腳飾作絶。退則筴之。之上一有進字。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

曠夫ハ無妻ノ男ナリ。
蒼龍ハ蒼青色ノ大馬ナリ、馬八尺以上ヲ龍ト爲ス。
挑文ノ挑ハ桃ト意通、桃華馬ナリ。

女。則民無妻。怨讀如蘊結之蘊。女子思士夫也。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有上一有所字。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一無臣字。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山氏曰。嘗當作當。曲禮大夫士去國婦人不當御注。御接見也。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曠空也。無空房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周禮廋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注引月令曰。駕蒼龍。蒼龍。蒼青色。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馬之美者。青龍之匹。挑・銚・桃三字。集韻他彫切。同音祧。爾雅釋草銚芅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此挑文卽是物。蓋如今桃華馬。古者以艸命馬。如萵驑・赤蘢・白莪是也。又按。史記秦本紀云。周穆王得溫驪。徐廣本溫作盜。鄒誕生本作駣。玉篇作桃駼。皆音通耳。說者不辨。依字爲解。以盜爲竊。遂爲淺青色。非也。○愚前以挑桃爲音通。後閱淵鑑類函馬條。挑作桃。

ヲ前ニ行ク者ハ歩ヲ駐メ、後ヨリ來ル者ハ走ツテ追ヒツキ、相共ニ茲鄭ノ車ヲ推シタルナリ。

正ハ當ニ足ニ作ルベシ、簡主理ヲ知リテ術無シ、故ニ吏ハ其言ニ因リテ公然自ラ利セリトナリ。

國中飽ハ中飽トモ全國豐富トモ解スベシ、薄疑モト上下困弊シテ、中間ノ姦吏ノミ富メルヲ言ハント欲シ、簡主ノ問ヲ發センガタメニ特ニ此語ヲ用ヒタルナリ。

傭未及反ハ三子皆傭トナリテ人家ニ在リ、未ダ家ニ反ラザルナリ、及ノ字ハ衍文ナリ。

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一致作至。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人一作之。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正當作足。古文正字作疋。又作是。足字古文作疋。相似故誤耳。利入於上。則下涸。利入於下。則民難使。是固允當論矣。雖然簡子未得其術。故吏因此言。使餘利不入於上。亦不歸於民。而中公然自利而厭足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薄疑謂章當連接前。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薄疑所謂國中者。非國內也。中者上中下之中也。薄疑欲發簡子之問。故爲是言也。簡子以爲中外之中。故喜也。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餓一作賤。非。○姦吏富於中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蒲阪氏曰。及衍文。說苑貴德篇作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

ニシテ聽クニ苦ムヲ言フ。

輦ハ輇車、卽チ輪ノ無キ車ナリ。梁ハ橋ナリ。

前者止後者趨、茲鄭ヨ

食後復坐。終午時。食後復坐聽計。不復暮食矣。日已暮矣。會計未畢也。王亦倦怠。故欲暮食之後不復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偸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揄一作偸。非。○揄引也。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通鑑云。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此田嬰相齊章。不與經文相關。疑當在外儲說左上傳㊄魏昭王欲與官事章前。然乃與經中下走睡臥之文相應矣。蓋魏王章不躬親其勢柄之文。與此下文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之句似。故相涉而錯簡乎。○唐太宗時。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愚謂。簿書煩細之事。自有司職分。豈人主所宜臨哉。齊魏之王非太宗。下亦無魏徵。宜矣亂之生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武靈王趙主父也。惠文王主父之子。王子何也。

㊄ 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廣雅釋器云。輦柳車也。愚按。此柳車非謂載柩車。謂輇車也。輇無輪車。如今載木石廣轍庳輪車也。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謳歌以齊之。前者不獨進。後者不獨後。

不能用ハ用ヒテ臣下ノ不夷不直ヲ平ニシ矯ムル能ハザルヲ言フ。

計ハ會計ナリ。

押券ハ吏ノ署名シタル文書ナリ。

不勝聽ハ會計ノ事煩細

也。榜檠皆輔正弓弩器。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一本此章與前章連接。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也。戮辱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戰國秦策云。淖齒管齊。注。言專之也。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押書檢也。釋名云。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日知錄引韓子以爲後世畫押之祖矣。券要約之書。斗石大量。升小量。參疑區字誤。參古作厽。見玉篇。酷似品字。區字逸匚爲品。品轉誤爲厽。傳寫爲參耳。又按。墨子雜守篇。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蓋參升是義與。姑載所考。以俟後賢。計計簿也。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

一人之用ハ一人ダケノ働キナリ。

器ハ農器ナリ。

德ハ恩惠ナリ、行カザル馬ヲ行カシメ、人ニ恩ヲ施シタルヲ謂フ。

榜檠ハ二器ノ名、共ニ弓ノ曲レルヲ正ス器ナリ。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壺所以盛飲。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父子之子。當作下。請造父。助我推車。淵鑑類函御條我作之。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輿象四手推車。輟象四手止息車傍。寄載寓乘也。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之一作父。○檢制也。蒲阪氏曰。當从手。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轡依經當作咸。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淵鑑類函御條使身倒置。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勞上一有處字。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致一作制。非。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鍛。說文。小冶也。蒼頡篇云。椎也。夷平等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

行人ハ賓客ノ禮ヲ掌ルノ官ナリ。

衞君辟疆ト名クルノミニテ、實ニ疆土ヲ辟開スルニ非ズ、故ニ虛名ト曰フ。

魚已囊ハ魚已ニ囊中ニ在リテ出ヅル能ハザルヲ言フ。

衞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對曰。諸侯辟疆。賈誼新書衞君作衞文公。號作名。諸作衞。○曲禮云。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所獨之事也。故卻之。 衞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新書作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禁其漸。故曰遠。凡遠者嚴於未然而毋狎褻之意。論語云。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新書云。明者之感奸曲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書云。視遠是明。 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開辟邦疆也。然是名猶不假。漢書趙王遂弟辟疆注。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愚按。是說非也。

㊃凡四事。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攝。說文。引持也。 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集韻。以手著物也。 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淵鑑類函無綱者之者。 故聖人治吏不治民。舊說。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後漢書百官志注。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

菟ハ兎ニ同ジ、兎ヲ虎ニ示シテ與フルマネシ、止メテ與ヘズ、虎怒リテ眼ヲ轉ゼルナリ。

死ハ平陽君ノ怒リニ遇ヘバ必ズ殺サルトナリ。

謂古禮。蓋坊記言矣。春秋繁露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制度。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 佩文韻府陽韻佯字引韓子。復憎下有人主二字。 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誠謂眞物也。

趙王遊於圃中。 圃亦囿也。所以畜禽獸也。 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 菟兎同。輟收手也。或曰。以菟示之。而止不與也。 盼然環其眼。 舊說。環轉其眼。以爲怒也。依舊說。盼當作眄。轉眼貌。本或作盻。康熙字典云。說文盼・盻・眄音義各別。韻補。盼一作眄。擧要盼亦同盻。竝非。 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注。惠文王母弟。愚按。此趙王卽惠文王之子孝成王也。平陽君者孝成王之叔父也。 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 必被殺害矣。 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此言趙王借平陽君罰也。卽是借誠也。

衣服ノ己ト齊等ナル者ト車ヲ同ジクセズ、人ヲシテ何レカ君ナルヤニ迷ハシメザルタメナリ。

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史記友作交。戰國策注補曰。姚本作支黨。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戰國策無此禹以下。今王欲傳之子之。史記欲傳之作言屬國於。戰國策同。無於字。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戰國策・史記並自取之作用事。璽作印。乃作因。石下有吏字。遂重作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車下一有處字。○君不與衣服之美與己齊等者同車。示人不擬於君也。周禮大司徒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注。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疏云。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竝皆齊等也。不與同族者共家。左襄十二年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下其字一作共。○禮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方吾子所

王ヨリ與ヘ置キシ璽書ヲ取上ゲテ子之ニ交付シ、改メテ子之ヨリ大夫士ニ給與セシメシナリ。

佯愛人不得復憎ハ予奪ノ權已ニ其人ニ移リ、復タ奪ヒ回ヘ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朝廷者。子之之人上、一有爲字。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又云、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愚謂、漢去戰國不遠、制應同當時。然是三百石者三百畮之田也。志前曰百五十石、後曰百石者、上謂田力也、下謂豐凶之平也。又王莽傳云、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莽時去古不遠、則是三百石應下士矣。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凡庸之臣、鮮克直諫而格非者矣。直面諛取容耳。故人主之所以自照其非者、常於諸侯之士徒、若孟軻荀卿者也。然今所謂諸侯之士徒者非正士、皆私門之黨、詐僞若蘇代者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人主之所以爲輔者、常於巖穴之士徒、若商山四皓者也。然今所謂巖穴之士徒者非眞物、皆私門之舍人、僞隱若潘壽者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褫、奪衣也。子之專權。不善己者、奪其官爵。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猶假也。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戰國策愛作授。史記愛作薦。無而任以下。戰國策同。

聽ハ任ナリ、專ラ子之ノ爲ス所ニ任セ從フナリ。

九合諸侯。（桓公任管仲。勢重恩禮皆與己鈞。故霸。）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專聽子之之所爲。）潘壽謂燕王曰。（謂一作語。）王不如以國讓子之。（潘壽。戰國燕策・史記燕世家竝作鹿毛壽。徐注一作厝毛壽。索隱・春秋後語作厝毛壽。）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戰國策讓許由作讓天下。）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戰國策受上有敢字。）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擧國而屬之。（戰國燕策・史記竝之上有子字。）子之大重。（一無大重二字。）一曰。潘壽隱者。（隱一作闞。）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啓禹子也。啓之人。啓人臣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

御婦人ハ婦人ノ爲ニ車ヲ御スルナリ。

不得事ハ使事ヲ果スヲ得ザルナリ。貢賜ハ秦王ヨリノ賞賜ヲ云フ。

均ハ均等ナリ、任所愛不均ハ愛スル所ノ大臣ニ信任スルコト己ト同等ナラザルヲ言フ。

其任何也ハ其愛スル所ノ大臣ニ任ズルコト何如ニセバ可ナルヤト問フナリ。置ハ立ナリ。

何如主也。戰國燕策作齊宣王何如。前後文亦有異同。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御婦人爲婦人僕御也。曲禮云。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說苑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是也。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戰國策。此下有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十三字。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子之燕相。一日。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爾雅云。貢賜也。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均均禮也。言其任所愛大臣。宜與己均等也。戰國策云。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注。言恩禮之等也。漢書于定國傳云。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爲鈞禮。鈞均通。燕王曰。其任何也。任一作亡。非。○其所以任所愛之爲。將何爲而可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置立也。內事理焉。外事斷焉。擧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公孫儀一作公儀休。○高誘曰。故魯博士。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公下一有孫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淮南子弟下有子字。焦氏類林無諫者二字。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卽一作旣。非。○卽若也。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淵鑑類函廉潔條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枉法則免於相矣。雖嗜魚。雖上一本更有免於相則四字。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不必一作必不。一無自給二字。○言此人不給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淮南子作雖嗜魚。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淮南子作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焦氏類林作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事文類聚云。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愚按。是蓋與孟子饋生魚於鄭子產相涉而誤矣。

㊂ 凡三事。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

ハ貯藏ナリ、苑囿中ニ貯藏セル蔬菜及ビ諸木實ハ以テ飢民ヲ救治スベキヲ言フ。

蓏ハ草實ナリ。

釋ハ置ナリ、復タ言フ勿レトナリ。

而ハ汝ナリ。

足以活民。請發之。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管子云。里有積五窌。五窌卽五苑。周禮囿人注。囿今之苑。囿人下有場人。注引詩築場圃。又載師場圃注。圃樹果蓏之屬。據是苑・囿・場・圃皆比類。著音儲。貯也。孔子家語云。子貢廢著。注。著居也。愚謂。居藏也。草字疑衍。古草字作艸。著字艸冠。離爲二字。又謬添一艸。皆是篆文之訛。草可食者曰蔬菜。橡栗棗。皆木實可食者也。言苑囿中所藏貯草木實。是可以救飢民矣。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果一作草。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用一作使。藝文類聚・淵鑑類函栗條同。令作今。爭上有五字。○草實曰蓏。山氏曰。用疑明誤。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釋置也。物氏曰。勿復言。

田鮪敎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而汝也。一曰。田鮪敎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難一篇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民市。

與民相收トハ君亦民ヲ愛スルヲ謂フ。

草ノ字ハ衍文ナリ、著

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正長也。老亦長也。屯二甲。周禮冬官有屯部。商子境內篇云。五人一屯長。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媿慙也。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酣義詳十過篇。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子一作予。非。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民之爲我用者。非以吾愛彼之故也。以其勢有不得不用者也。我吾二字。義有差別。我者自彼之謂。吾者自己之謂也。爾雅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相收謂相愛。上文相循之意。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藝文類聚作謂王曰。五苑之菓蔬橡棗栗。

訾之人二甲ノ訾ハ貲ト通ズ、罰金ナリ、人ゴトニ二甲ヲ出サシメテ罰金トナシタルナリ、擅ニ牛ヲ殺スハ秦法ノ禁ズルトコロナルニヨル。

塞ハ賽ト通ズ、賽禱ハ禱リヲ聽カレシヲ報謝スル祭ナリ。社ハ春ト秋トノ土神ノ祭、臘ハ冬至ノ後ニ百神ヲ祭ルナリ、古ハ社ト臘トニ非ザレバ牛ヲ殺サズ。

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貲通。說文云。小罰以財自贖也。秦急攻伐。故罰出甲。齊語云。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夫非令而擅禱。此下一有者字。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循委曲隨行意。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襄上脫昭字。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塞賽通。史記封禪書云。冬賽禱祀。索隱曰。謂報神福也。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見上一有而字。○衍疑當依前作術。聲之誤也。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社春秋祭土神也。臘。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毛詩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大蜡即臘也。鹽鐵論云。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也。可見古者非社臘不殺牛矣。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

馬掩迹ハ馬蹄前ニ行キシ跡ヲ履ムヲ言フ。

也。列子云。造父師泰豆云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是卽中繩掩迹也。 拊而發之。 戰國策云。拊驂無咎服。與是拊同。 彘逸出於竇中。 垣孔曰竇。 馬退而卻。 退駭退也。卻逡巡也。 筴不能進前也。 一無進字。 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 正一作止。○馬退卻。因強驅之。故逸。 一曰。 一無是二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 或曰。命依下文武靈王章。當作柄。命俗作㑹。似故誤耳。 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 常一作恆。 今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 今下一有令字。 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 欲取道不能至也。 今田連成竅共琴。 今一作令。 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遂猶成也。

㈡ 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 佩文韻府甲字買作羅。 而家爲王禱。公

以仁厚爲圃池ハ、仁恩ニ渴セル民ノ傾倒シテ歸スベキ所以ヲ爲セルナリ。

手吻ノ手ハ御者ノ轡ヲ執ル手、吻ハ馬ノ口ナリ、馬口齊シク御者ノ手正シキナリ。文且發ノ發ハ法ニ作ルベシ、馬ノ威儀ニ閑習スルハ卽チ文ナリ、馳スルニ其馳ヲ失ハザルハ卽チ法ナリ。輪中繩ハ車輪ノ跡平直ニシテ繩墨ニ合フヲ言フ。

寬厚。一無成字。下同。 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一無服成二字。○服既成。請王試觀焉。 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佩文韻府眞韻入作至。 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駻突也。 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佩文韻府眞韻法上有以字。 而田成恆利之。佩文韻府眞韻無成字。下同。○利其民而誘之也。 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句。 文且發矣。佩文韻府藥韻卻手引作于。○手吻者。善御者執轡如組。四馬之口。齊合如一。荀子哀公篇云。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是銜卽吻。體卽手也。發當作法。聲之誤也。或曰。發法古書往往而誤。司馬法云。會之以發禁者九。劉寅直解云。發當作法。又荀子王制篇云。禁發而不稅。又孝經孔傳云。君臣上下皆發焉。是也。文且法者。毛詩卷阿云。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云。行中節。馳中法也。愚謂。閑閑習於威儀。卽此所云文也。馳不失其馳也。王良所謂範我馳驅者。卽此所云法也。 驅而前之。輪中繩。車轍不逶迤。直如引繩。 引而卻之。馬掩迹。馬蹄履前所行之迹。言不左右侵途。

渴馬服成ハ馬ニ水ヲ與フル事少クシ、常ニ渴ヲ覺エシメテ訓練スルヲ云フ。

爭ハ競爭ナリ。

子罕ノ國ヲ奪ヘルハ君ヨリ威ヲ分ケ取リタルニ因ル、溝中ヨリ突出セル彘ノ威ヲ分ケテ駕ヲ敗ルト同ジ。

王之御。爲齊王者誤耳。渴馬服成。渴者謂少飮之也。非謂絶飮也。以渴習服。如今狙公敎猴舞之術。莊子馬蹄篇云。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云云。饑之渴之。可見古有是術矣。服成者。詩六月篇云。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言敎閑既貫習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顔延年白馬賦注引韓子。作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取道。○取如進取之取。論語進取或作趨。穀梁傳云。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爭千里之表。五御有過君表。此云爭千里之表者。蓋過君表之類。馳逐爲勝負者矣。其始發也。彘伏溝中。一無其字。也作而。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慶亦賞也。孟子云。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云云。則有慶。慶以地。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

謂フ、爲駙駕ハ多クノ馬ヲ車ニ駕シテ之ヲ御スルナリ。

擇ハ取ルナリ。

田連成竅ハ二人ノ名。

檝ハ當ニ擫ニ作ルベシ、擫ハ一指ニテ按フルナリ。

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愚謂、重亦副義。則此駙駕卽重駕矣。晏子曰、駕八。又重此。則重駕十六馬也。此駙駕亦然矣。漢書百官表注。師古曰、非正駕車。皆爲駙馬。蓋王子羨・王子期。皆以善是技干君也。

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以食芻飲水之術利導而習之。

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或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毛詩傳。革轡首也。疏云。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叱咤發怒聲。說苑。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初學記云。古之善鼓琴者。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並見琴操。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檝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檝當作擫。說文云。擫一指按也。稽康琴賦李善注。引韓子作擫。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山氏曰。治下脫乎字。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合纂類語。琴而下有鼓字。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臣上一有其字。是。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造父周穆

腐財ハ徒ラニ畜積スル財物ナリ。怨女ハ嫁スルヲ得ザル女ナリ。

恣欲於馬ハ意ノ欲スルママニ馬ヲ動カスヲ言フ。

騑ハ副馬ナリ、正駕ノ外ニ駕シタル馬ヲ騑ト

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此章言治本持柄也。

㊄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因事之理。故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　不然謂不因事之理。或曰。則字。依上文當作敗。○此章言有術以御則不勞而成。

右經　一本置經字於首章前。此更置傳字。左屬之。

㊀　一作傳。一爲範圍。下同。一事而分爲五段。　造父御四馬。　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四作駟。　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舊說。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　文選注。作轡策制之也。　然馬趨於出彘。　趨一作驚。　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騑駕。　說文云。騑副馬也。晏子春秋云。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

有吏雖亂ハ當ニ雖有亂吏ニ作ルベシ。獨善之民ハ獨リ其身ヲ修潔スルノ人ナリ。

遇駕馬ハ車ニ駕セル馬ノ行カズシテ困難セル者ニ出會ヒテ助ケヲ求メラレタルヲ云フ。

而壅。趙王借平陽君眞物。故壅也。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卻衞侯也。衞侯名辟疆。行人以爲開封疆者天子之事也。諸侯不可以爲名也。故令更名。而後內之。是假物猶不借也。○此章言擬似之物宜禁制也。

㊃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言上雖有亂吏。而下有獨善其身之民。山氏曰。有吏雖亂。當作雖有亂吏。下之亂。是上之政亂也。故下有亂民之時。上無有獨治其官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之姦惡。而不察下民之細事。賈誼新書云。民之治亂在於吏。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葉動。引網綱則萬目張。正其吏則萬民治。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嗇夫小臣之官。言已下所云嗇夫操壺與操鞭之義。不可不論察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遇寓通。托也。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穆天子傳云。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注。騖猶馳也。淮南子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咸是齊意。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椎鍛喩刑罰。榜檠喩法。不然敗在淖齒用齊

不仁ハ世俗ノ所謂不仁ニシテ、實ハ法ヲ守リテ賞罰ヲ正クスル也。

鑒ハ鏡ニテ照スナリ、鑒於外ハ術ヲ恃マズシテ外ヨリ來ル士ノ言ヲ信ズルナリ、外事ノ事ハ士ト通ズ、外士ハ遊說ノ士ナリ、或ハ外士其私ヲ成スヲ言フ。上ハ上古ナリ、適ハ得ノ誤ナルベシ、人主上古ヲ鑒トス、故ニ學者古ヲ借リテ以テ自ラ顯ハス。

二ノ知之ハ鑒於外鑒於上ノ人主ニ害アルヲ知ルナリ。

彼者來。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爲人臣者不咸比干也。而明主之下皆能盡死力者。使羣臣明知賞罰之生於己也。是非羣臣悉眞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人君明達此世俗以爲不仁之理。人臣亦明達不忠於君則害於己。夫若此。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無功不偸賞。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自恃而無恃人。而公儀辭魚。此章言當使下明知賞罰之生於己。

㊂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鑒一作覽。下同。○明當作人鑒鏡照也。事士通。外士謂諸侯之士徒也。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故爲人主者。不恃吾術。而鑒於外國之士。則外國之士因以成其私。故蘇代非齊王。燕王鑒於外國之士。故蘇代僞非齊王而欺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上一作士。○上謂上古。言人主不恃吾術。而鑒於上古之事。則居學之士因以自顯。適疑當作得。聲之誤。故潘壽言禹情。潘壽言上古禹情而欺燕王以媚子之。人主無所覺悟。蘇潘之徒爲若此姦說者。以人主闇昧無所覺悟故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於與音近。恐君臣齊服之嫌。且惑民。而況借於權乎。一本借於作於借。下同。○古禮者衣服猶不使得同。而況於同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人主者假物猶不以借人。而況於眞物乎。趙王惡虎目

賞罰ノ權ハ君ノ獨リ操ルベキ者ナルニ、人臣ヲシテ之ヲ操ラシムルヲ共ト謂フ。

出彘ハ不意ニ道上ニ突出スル豕ナリ。

阿ハ曲ルナリ、法曲レバ則チ亂ル。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㊀一本無圈。下同。

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商子修權篇云。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賞罰者權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一本。以造上更有明之二字。○何以明前言哉。威德有所分。造父於期之善御。猶不能禁制也。即以是知之。子罕爲出彘。舊說。子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簒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田常行賞。國人歸之。因簒君。亦威分圃池之類也。故宋君簡公弑。宋君借威。簡公借德。故見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宋君簡公之弑。其患本在與臣共權也。○此章言國柄不可以借人也。

㊁治强生於法。治强枝也。法本也。本立而枝生也。弱亂生於阿。阿小曲也。尚書阿衡。孔傳云。阿倚也。政事有倚。則積漸而大矣。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明主愛一嚬一笑。而不偷。故似慳吝也。刑罰峻嚴而不赦。故似殘忍也。故賞罰正則人以爲不仁矣。然是非實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功罪在於己。賞罰在於彼。在於己者立。而在於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三終

石ヲ以テ骨髓ヲ刺スニアラズンバ痛止マズ、深ク此事ヲ知ル者ニアラズンバ醫ガ石ヲ以テ刺スノ一時ノ痛ヲ忍ブコト能ハズ。

堅白ハ劒ノ堅且鋭ナルヲ云フ、同堅白ハ君臣ノ間ノ堅固ナルヲ云フ、

左髀ヲ重臣ニ譬ヘ右髀ヲ人君ニ譬フ、人君ト重臣ト兩髀ノ相依ルガ如シ、然ルニ一ヲ解キテ忠ヲ去レト云フモ必ズ聽カレズ、說者反リテ害ニ遇ハンノミ。

夫痤疽之痛也。痤癰也。疽癰之深者。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非深知刺骨髓之已痛。不能忍痛使醫刺之也。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世主非不知此道理。也。徒不用心於治耳。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欲治者。非深知先苦後安之道理。不能聽拂耳之言。而誅亂政之臣也。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同堅白、謂親愛之固也。呂氏春秋別類篇云。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黄所以爲牣也。黄白雜則堅且牣。良劒也。蒲阪氏曰。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開。猶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亦通。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慧琳音義九卷兩髀云古文作[illegible]。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舊說。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此言人主非有獨斷獨知之資。不可以說也

右傳

反之陴ハ鄭ノ城上ノ牆ヲ覆セルナリ。

城ハ當ニ成ニ作ルベシ、義ハ儀ナリ、即チ衛雍ノ盟ノ禮儀ヲ成セルヲ云フ。

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顚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顚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商子云。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于宮。顚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顚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顚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上一有東字。伐衛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取五鹿。衛地。攻陽。在左僖二十五年。勝虢。未聞。伐曹。在二十八年。南圍鄭。反之陴。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亦曰女牆。呂氏春秋簡選篇注。反覆也。國語注。撥也。慧琳音義十三非撥注。撥除也。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城濮衛地。戰在左僖二十八年。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城當作成。踐土鄭地。踐土之盟在五月癸丑。左傳云。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尚書大傳曰。尚攷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注。尚攷猶言古攷。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爲舜賓也。一擧而八有功。伐原。伐衛。攻陽。勝虢。伐曹。圍鄭。罷宋圍。及與荊人戰以下八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

喪資ハ喪ニ多ク財ヲ用フルヲ云フ。

牛遍於國中。於一作爲。非。○不獨專滋味。必與士卒同。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資貨也。有喪資者。言有喪事。多費財貨者。食貨志云。死喪之費。是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物氏曰。慎順通。言不逆生產之道也。產家業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進則賞重。退則罰重。二者必信。前賞可利。後罰可畏。故不得不戰也。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六韜將威篇云。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顚頡。

財ハ材料ナリ、用財若一云云ハ材料ヲ餘分ニ用ヒタルニハアラズ、同ジ材料ニテ人工ヲ餘分ニ加ヘテ善美ナラシメシノミトナリ。

請之ハ復歸ヲ請ヒシナリ。

清ハ酒ガ壺中ニ在ルコト久シクシテ清濁分カルルヲ云フ。

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左文元年。踐修舊好。注。踐猶履行也。子毋幾索入矣。幾冀通。其妻之弟。又重於衞君。乃因以衞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衞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綬屬。使之如所示組。組已就而效之。效校通。比舊組也。其組異善。異殊也。呂氏春秋。有殊弗知愼者。注。殊猶甚也。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淵鑑類函守職無若字。○若一謂均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語當爲吾言二字。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淵鑑類函織條作起曰。非詔也。歸之。○衣依音同。釋名云。衣依也。詩蜉蝣云。於我歸處。傳云。歸依歸也。愚按。依訓放。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揚權篇云。肥肉甘口。周音賙贍也。謂徧足也。孟子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文子云。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楊子方言云。澂清也。澂亦作澄。愚按。酒在壺中。清濁分而寒謂之清。生肉不布。布當作希。希晞也。周禮疏云。水希曰數者。希乾也。列子周穆王篇云。酒未清。肴未昲。言人衆故酒肴早盡。殺一

先ヅ聲ヲ出シテ曲ヲ爲サシメ、其聲ノ何ノ律ニ合フカヲ察シテ、之ニ教フベキ歌ヲ定メ、然ル後ニ教フ。

始經之云云ハ、始メニ縱絲ヲ定メタル故ニ、後ニ變更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嫗與以下薄疑辭。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或曰。詘屈曲。謂轉音聲也。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反覆也。猶言合也。言教歌者。使人先作聲而爲曲。其聲合律呂者。知宜何歌。而後教之。周禮大師云。以六律爲之音。注。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疏云。大師以吹律爲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爲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宜歌何詩。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法謂律。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稽康琴賦。宮徵相證。注。謂調龢取聲韻中適也。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不合宮徵者。不可爲教。猶教歌之法也。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卽是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合律之聲也。故若狂矞華士者。不可爲治之士也。

吳起衞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經織縱絲也。吳子出之。經幅不可更。則宜不諾。今諾而謂不可更。是前言悖後言也。故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

衞君之賢疑奚與媼也ハ薄疑ノ辭、媼與疑云云亦然リ。

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受容納也。論語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一曰。衞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皆偕通。薄疑曰。媼也在中。媼。博雅云。母也。戰國策注。老女稱。中。內也。房也。請歸與媼計之。衞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甚善幸甚也。衞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衞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衞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乃下一有更字。今衞君從疑而行。雖與疑

屬ハ托スルナリ、一本ニ矜矣ノ二字無キヲ可トス、或ハ矜ハ豫ノ誤ナルベシ、即チ歡心ヲ得ルナリ。

所ハ當ニ而ニ作ルベシ、不窕ハ力餘リ有ルヲ云フ。

理擧殳而擊其馬。敗其駕。殳兵器。戟屬。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擧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淵鑑類函字職老作先。○不越法。後有儲主而不屬。說苑至公篇屬作豫。○屬托也。禮檀弓篇云。趙文子所擧士。文子死。不屬其子焉。矜矣。一無此二字。○矜據說苑疑豫字之誤。豫驩也。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說苑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止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也。

衞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所當作而。窕細而動也。不窕謂力有餘也。司馬法云。力欲窕。大戴禮主言篇云。七敎者云云。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信字衍。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霤ハ屋水ノ下リテ流ルル處ナリ、車上ノ人ハ誅スベカラズ、故ニ車ノ前ノ曲木ヲ斬リ御ヲ戮ス。
爲王ハ謂王ニ改ムベシ。
尙校ハ上校ナリ、卽チ上ト爭フナリ。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說苑・楚史檮杌竝踐作蹂。○霤屋水流處。輈車前曲木。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爲上一有必字。○爲王之爲當作謂。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說苑・楚史竝作是臣棄君下陵上也。○尙上也。校角也。管子牧民篇云。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還一作遠。非。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露宿野宿也。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茆一作茅。下同。天雨。天上一有時字。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

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淵鑑類函死刑鯀上有伯字。哉作也。○不祥辱尊之意。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擧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鯀禹父。墨子云。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擧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一無州字。○共工堯時諸侯。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誅四凶明矣。後世說者。據左氏傳。以誅四凶爲舜時事。非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路史云。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敗所察其難也。

所疑ハ鯀、共工ノ諫ナリ、所察ハ堯ノ舜ヲ賢トセル所ヲ云フ。

以爲富。（內外爲勢重。受諸臣百吏之賂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晏子春秋作據腹而有之。腹穴中虛也。韓詩外傳作君又幷覆而育之。○據有者保也。孝經云。能保其社稷。孔傳。據有社稷。左傳。神必據我。注。據猶安也。含此二義。）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一無一曰。非。）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晏子春秋木上有東字。）鼠因自託也。（佩文韻府藥韻。鼠託自作曲。）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

不得ハ捕フヲ得ザルナリ。

類函則酒上更有猛狗二字。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李善文選注引韓子然下有而字。挈壺甕作攜壺甕。淵鑑類函錢條作挈一甕。藝文類聚無而字。○孺子幼少之稱。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而狗迓而齕之。善注無上而字。漢書注同。迓作迎。藝文類聚同。○迓迎也。齕齧也。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佩文韻府六月齕。此酒下有之字。夫國亦有狗。淵鑑類函狗上有猛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懷一作陳。非。善注。明作輔。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齕亦齧也。善注作齕。藝文類聚同。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脅以威力相恐也。荀子云。境內之事。人主無有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矣一作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爲社一作社木。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閒。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阤壞也。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

概ハ升目ナリ。

幟ハ酒店ノ旗ナリ。

酒酸ハ、賣レザルガ故ニ酒ガ酸敗スルナリ。

君寧何取。曰。取瓦卮也。 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藝文類聚・淵鑑類函器物部卮條竝引韓子。堂谿公之公作空。非。又戒愼條堂作唐。非。

申子曰。 佩文韻府聽字子下有之言二字。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一無故字。佩文韻府聽字主作王。○獨者不使人之謂也。譬猶燭下之暗也。不使人見。故能明。猶深夜之靜也。不使人聞。故能聰。是無爲自晦之道也。故明君使智盡其慮。而因以斷事。所謂獨斷也。

㊂凡七事。 宋人有酤酒者。 佩文韻府槩字酤作酤。非。酤沽通。賣酒也。 升概甚平。 後漢書孔融傳注・藝文類聚竝升作斗。○概量多少也。文選長笛賦溉盥善注。毛詩傳云。溉滌也。本或爲槩。音義同。亦通。 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 美一作甘。非。一無著字。藝文類聚同。晏子春秋作置表甚長。○幟酒帘也。又謂之酒旗。卽酒家望子也。 然不售。酒酸。 藝文類聚然下有而酒二字。事文類聚引容齋隨筆。作而酒不售。遂至於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里長者楊倩。 里一作閭。藝文類聚同。倩作青。下同。 倩曰。汝狗猛耶。 漢書注倩上有楊字。 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 淵鑑

堂谿公（問田篇戒韓子之堂谿公。不識與是一人乎。蒲阪氏曰。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吳夫槩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傳。又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是此氏有二。）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巵酒器。古今韻會引韓子玉巵無當注。無底也。徐曰。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巵。（一無乎字。）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乘一作盛。○乘與承通。盛也。按集韻。乘諸應切。音證。承。集韻・韻會竝諸應切。音證。又正韻乘時征切。音成。又盛。集韻・韻會・正韻時征切。音成。是乘・承・盛三字古音相通。）今爲人之主。（一無之字。）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莫能盡其術者。）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夢言睡中語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藝文類聚瓦巵之巵皆作器。佩文韻府四支見作謂韓二字。君渴以下作

匈匈ハ左右國人喧シク言フヲ云フ。

魏ニテ新ニ罪ヲ得テ秦ニ逃レ來リ、孤立ニシテ助ケ無キニヨリ、是ノ言ヲ宣布シテ自ラ衆人ニ賣リ、勢ヲ得ントスルナリト。

梁王。（抵致也。）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鑿小孔於王之所常謀密事之宮牆。私貨左右聞之。）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至秋可攻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史記評林引韓子。犀首下有先知樗里之反間也八字。）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道從也。）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郎中說見前。）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荀子云。掩耳以聽者。聽漠漠以爲匈匈。注。喧聲。）何道出。（道從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吾無始與犀首爲是謀也。子以爲似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嫁賈音通。爲是宣言自賈於人。）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閒有所言ハ人ノ在ラザル所ニテ言フナリ。

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賦一作付。而勸之而作乃。是句下有也字。淮南道應訓。坐視作因問。○戰國齊策云。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通一作道。戰國策言作立。下有因自謂之四字。通穴作道而。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戰國策將作王且二字。○犀首官名。司馬彪曰。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本在魏爲此官。故今以爲稱。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戰國策泄下有也字。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一無其者二字。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鄭君漏惡國羊之情於左右。故國羊知君惡己也。此鄭君不謹言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太息歎也。左右見王之說而太息。故告引之以德客。是王不愼行。故左右因隨賣恩也。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曰一作以。或曰。當作因。○引告也。史記始皇紀云。諸生轉相告引。左傳云。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注。控引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靖郭君孟嘗君父。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珥以玉係於紞而充耳。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中宮中也。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曰。孺子宮人也。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聽從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

不知所置云云ハ王ガ新ニ何人ヲ后ニ爲サントスルカヲ知ラズ、故ニ玉珥ヲ獻ジ、王ガ之ヲ後宮ノ何人ニ與フルカヲ見テ王ノ意ノ在ル所ヲトシタルナリ。而請ヨリ輕於置夫人也ニ至ルマデハ、薛公ノ心ニ考慮セルトコロナリ。

徐爰曰。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云云。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月令。季春之月。羅網畢翳。注。翳射者所以自隱也。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增韻。加施也。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慧琳音義長者云。風俗通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爲長者也。漢書藝文志有鄭長者一篇。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謂當作爲。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不上一有其字。佩文韻府弋字廩作懍。音通。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異一作爲。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自上一有不字。非。合纂類語。將何以下作何可不曰謹廩乎。對曰。一作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難篇引鄭長者言。虛靜作體道。海鹽道紀曰。無爲不與也。愚謂是解妙有味焉。此言履其道。不關於彼事。而無示其情者。治國之廩也。

飾ト下ノ匿トヲ移置シテ見ルベシ。

人臣ノ情ヲ知ルノ道ハ唯ダ人君無爲ニシテ人臣ノ之ニ應ズル所以ヲ窺フベキアルノミ。

言一タビ發セバ、内ニアル情知ルベシ、故ニ人君當ニ其言ヲ愼ムベシ、下文ノ隨ハ古音隋ニシテ、和ト叶韻ナルヲ以テ考フレバ、知ハ當ニ和ニ作ルベシ、郎チ人君一言ヲ發シ、臣下之ニ和スルヲ云フ。

周ハ密ナリ、廩ハ翳中ノ飲食ヲ盛ル處ナリ、翳ハ弋者ガ身ヲ隱シテ鳥ヲ窺フ爲ノ物ナリ。

其知見人飾之。飾之者謂公孫弘布被之類。飾字疑當與下文匿字易地。不知見人匿之。匿陰藏姦也。其無欲見。人伺之。無欲謂闕於世情。伺謂少試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有欲謂多嗜好。餌謂啗而釣利。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規・闚・窺通。管子君臣篇云。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尹文子云。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規。言人臣之情無可從知者。唯無爲可以窺之矣。

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而汝也。下皆同。言者身之文也。故一言漏通。可知一身之情。愼而行也。人且隨女。隨如前後相隨之隨。言人主過一行。則姦臣隨其後。列子云。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愚按。隨古音隋。叶上和。管子云。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可以證。然則上文知女之知當作和。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如君子善謀。小人善意之意。揣量君謀也。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佩文韻府愼字引匿作慝。行作知。○女有以下十六字。解上文而有以下十八字也。臧行字如論語用則行。舍則臧之臧行。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御迓也。周密也。廩者。管子戒篇云。桓公明日弋在廩。潘岳射雉賦云。飛鳴薄廩。注。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

而字。○蒲阪氏曰。客絕句。或曰。客客待也。屬下句。

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

凡致物於人。尊卑皆曰獻。禮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史記孟嘗君傳云。孟嘗君待客坐後云云。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又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云。名正法上於下曰饋。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其人。雖上於下亦曰獻。私私告也。

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幷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

私一作斯。非。

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不服之服一作報。

㊁ 凡七事。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

人主明察。見示於外。則下備之。

其不明見。人惑之。

兵ハ武器ナリ。

孟嘗君ノ爲ニスルトコロアルモ、陰密ニ爲シテ陽ハニ爲サズ、故ニ人知ル者無クシテ、其事未ダ聞エズトナリ。

者。初學記馬條。此下有何也二字。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淵鑑類函博條作有楊胡蕃者。○薛公孟嘗君田文。故齊人。當時在魏。陽胡・潘其二人名。欒一作孿。同。大玄經云。玄梲曰。兄弟不孿。注。重生爲孿。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淵鑑類函博條令之之之作與博下有戲字。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一無之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季之一作季子。立有閒。山氏曰。立當作居。字又作屋。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羽友字之誤。友古文作習。又博古圖商父乙鼎友史之友作羽相似故誤耳。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物氏曰。史記周文傳。仁爲人陰重不泄。注。陰密也。言其人陰重。不陽爲而密爲。故人無知者。因不聞耳。乃輟不殺。乃上一有且字。客大禮之曰。客下一有

馬ノ鹿ニ似タル者ハ良馬ナリ、題ハ物ノ價ヲ書シテ物ノ上ニ附著スルナリ。

右矣。是以誅之。顧炎武曰。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其義一也。愚謂。顧氏之說是也。韓子之書。以望爲呂尙名。博古圖。周師望敦銘云。太師小子師望作龏彝。可以證矣。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淵鑑類函死刑狂上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淵鑑類函議作義。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旋一作施。非。○軫車後橫木。蒲阪氏曰。晉語注。還軫猶回車也。還音旋。

如耳說衞嗣公。衞嗣公說而太息。淵鑑類函馬條公作君。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埤雅引舊說相馬云。麋背麟腹。麋麟皆鹿屬。是馬似鹿者爲良馬也。題品目價也。周禮典婦功云。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若今時題署物。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

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管子法禁篇云。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驥千里馬。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

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淮南矞作譎。荀子士作仕。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名爵位官職之號。無君之祿。無食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營丘。齊都。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擊毀其器。鄺道元水經注引韓子云。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佩文韻府飯字引曰上有謂字。之下有也字。　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一無者字。　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始吾以爾爲已知是道理矣。而爾但未及知也。今爾故如是之不知禮法也。故讀爲固。續列女傳鄭善果母章云。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新序齊閔王亡章云。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尚未知之邪。是皆同例文也。　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愛珍重意。　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賈誼新書作有禮天子愛天下。職作屬。士愛其家。作士庶各愛其家。　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誣枉也。橫逆意。　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肥季孫名。　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

爲ハ作役ノ時ナ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殺一作弑。而作以。○管子云。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易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據文言。則子夏斯語。蓋所受於夫子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絶之。蚤早通。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漸見謂田成子大斗出貸。小斗收之之類也。而君不誅。誅如齒路馬有誅之誅。不必殺也。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說文。侵漸進也。陵陵遲之陵。亦漸進也。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絶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子路孔子弟子。名由。郈魯邑。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淵鑑類函食物部之爲作時。○爲謂作役時。戰國策云。陘山之爲。注。爲役也。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周禮酒正。三曰漿。注。今之截漿。截米汁也。越絶書云。乃發其簞飯。淸其壺漿。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要音邀。遮也。孟子云。使數人要於路。杜預曰。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一本後作往。是。覆作賈。非。

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是與韓子書異旨。如左氏言。則晏子之意。務在禮法。如韓子書。則晏子意務在恩惠。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輿。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輕輕足。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捐一作損。非。則踰樓季之足。樓季古之善走者。史記李斯傳注。許愼曰。魏文侯之弟。無時及獸矣。時一作能。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方言云。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有餘言奴婢不知御法。猶且逐及也。國者君之車也。國者君之所居處。故喩車。勢者君之馬也。勢者賞罰也。君之所躬親御。故喩馬。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合纂類語。名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據左氏言。則晏子主禮而言。是與下文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同意。則亦似不與韓子旨乖矣。此韓子執或說之惠字而誹之矣。未可遽難晏子也。

鴉乎ハ嗚呼ナリ、其已ハ衍文、乎苞乎ハ當ニ采芑乎ニ作ルベシ、芑ハ白粱粟ナリ。

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史記田敬仲世家作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謳嫗音同。謳乎嗚呼也。詠吟之辭也。左傳云。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杜注。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愚謂。燠音嫗。史記世家所謂嫗乎者。謂謳歌陳成子也。其已二字衍。乎苞二字當作采芑。芑白粱粟。詩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其往歸乎者。猶云盍歸乎來也。詩緜毛傳。盍往質焉。疏云。盍何不也。相勸之辭。尙書大傳。夏人思湯歌云。盍歸于薄。薄亦人矣。語勢與是相同。言嗚呼采芑於田成子。因相勸曰。盍與我往歸田成子乎。周秦在西。齊在東。而民之欣慕若此也。田常未死。而稱諡者。是蓋齊侯賜諡矣。左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之比也。雲谷雜記引左襄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云云。成子憚之。原注。成子陳恆之字也。愚按。不知原注何據。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車舝篇。杜曰。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一無民之之之。○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所謂遊童牧豎詠德謳吟者也。民懷其德皆歸之矣。蓋本於韓子矣。

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欲奪之。欲上一有君字。

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振一作賑。同。○振救也。

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左傳云。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

貨ハ當ニ貸ニ作ルベシ。

制ハ一丈八尺、二制ハ三丈六尺。

市場ノ物價ハ山海ニ在ル時ヨリモ貴カラズトナリ。

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一無有之二字。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斗斛區釜皆量名。十升曰斗。十斗曰斛。一斗六升曰區。六斗四升曰釜。貨當作貸。周禮泉府注。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左傳。晏子竝云。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豆食肉器。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又周禮內宰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愚謂。依此二制是共三丈六尺也。說苑復恩篇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蠃蚌皆蛤蜃類。加謂更增加也。孟子曰。寡人之民不加多。是也。言物價如在山海時。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

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陳故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一本惠施倒置。已與二弟爭民。已一作不。

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晏子春秋云。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列子力命篇云。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朱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牛山亦齊東南山也。蓋三子之所記。景公之所游。皆一地也。少海即孟子所謂遵海者也。按山海經云。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舞皐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淮南子云。東方大渚曰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泱泱水深貌。博雅云。流也。左傳云。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堂堂山高顯貌。毛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美哉。泱泱乎。堂堂乎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呉起曰。美哉。山河之固也。義同此。越絕書云。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史記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史記封禪書。齊桓公十年。陳於桓寢。服曰。地名。有臺也。正義引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子

右經　一本置經字於首章前。此更置傳字。左屬之。

㊀　一作傳。一爲範圍。下同。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加一作皆。非。不變。則其除之。一無其字。是。則其篆文相似。故誤衍。○孔子家語刑政篇云。化之不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是與韓子意同。賞譽毀罰。所以化導之術也。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一本景上有始坐二字。非。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脫矣字。中坐酒酣蒲阪氏曰。楚策。中飲。注。上林賦。酒中樂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就景公舍館而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物氏曰。歸思句。歸舍館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得齊民心也。蒲阪氏曰。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蠆也。公子雅。公子欒之子。公孫竈也。二人皆出于惠公。故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也。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

知貴ハ如是ノ誤ナルベシ、上文ノ國狗社鼠有ルヲ云フ、不能ハ術ヲ行フ能ハザルナリ。

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鄭君不謹言。宣王不慎行。故致此患也。明之。何以明之。以靖郭君之獻十珥也。不慎行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道從也。不謹言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言不漏也。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言謹言也。山氏曰。以已通。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人主之術。不可與人共也。唯人主所獨也。○此章言周密而不泄也。

㊂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媼也。言人主無獨斷之明。而有重人之決事者焉。知貴不能。此四字疑有誤。山氏曰。知貴依傳當作如是。言如有國狗社鼠。不能行術也。以教歌之法先揆之。淮南說山訓云。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夫治國者必先法律。而術始行。是治其所不治。而至其所欲也。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違依之反也。言拂於情。而依於法也。荀子性惡。皆反於性而悖於情者也。注。悖違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此章言不中法令者。雖親愛必罰。

軺轂、此ニテハ四方ヨリ輻湊スル所ノ地ト云フ義ニ用フ。

羣臣一君ヲ圍ミテ之ニ向ヒ、各〻其意ヲ射中テント欲ス。

通ハ臣ノ君ニ告グル所ヲ君又他臣ニ漏ラスナリ。

作不薛公知之。故與一變博。變傳作欒。或作學。○示爲己者必利。此皆知同異之反也。知臣主之利相反也。

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使不得不馴也。○此章言勢之可任。而行之不可任也。

㈡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軺。釋名云。軺遙也。四向遠望之車也。玉海引隋志云。軺車按六韜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顧之車也。轂輪之中正。衆輻所湊也。六韜云。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言人主立天下之正位。四方共之。萬機輻湊矣。故曰。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或曰。軺轂當作招彀。謂質的也。招者。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者。彀者。管子小稱篇云。彀可得中也。房注。彀謂射質棲皮者。亦通。射者衆。故人主共矣。射者言輻之入于轂也。如三十輻共一轂。衆星共之共也。卽共射一招之共。訓向。劉勰新論。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是本於呂氏春秋矣。言人主在于中央。所圍繞羣臣欲儌射君意而中之也。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乘君情之見而爲姦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通漏也。假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之臣。甲有謁君乙丙以下之事。然君漏之於乙或丙。曰。是甲告諸我。夫若此則乙丙以下比周爲一。備甲口矣。自是而後。甲不敢言也。乙丙以下。有時欲言事。亦懼君漏言曰。是某告諸我。故不敢言也。是以上情下漏。而下情不上通。此人主之所以不神也。新書云。密事端則人主神。蓋本於此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愼。六愼。上明見則下備之。一也。不明見則下惑之。二也。知見則下飾之。三也。不知見則下匿之。四也。無欲見則下伺之。五也。有欲見則下餌之。六也。愼此六者。與唐易之言弋也。六愼與弋。欲周密不見於外也。患在國羊

勢ハ賞罰ナリ、化ハ臣其行ヲ改ムルヲ云フ。

遇勢ハ勢ニ托シ之ニ乘ズ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三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㊀ 一本無圈。下同。 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勢者不得不然之地也。化變改也。凡人君之治臣。其所欲進則設賞譽於前。其所欲退則施毀罰於後。是所謂勢也。四者設施。而不變改。則除去之矣。 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合當作舍。蒲阪氏曰。難一云。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五蠹云。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說也。道桓文之事之道。 是與獸逐走也。猶釋乘車之易。而下走逐獸也。 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蚤早通。萌草始生也。 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遇寓音通。托也。托勢言乘勢假術也。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不爲己用。故殺。 而臧獲不乘驥。不爲己用。則無益於人。故不乘。 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而駕之而。一作以如耳。○而如也。言如耳雖智而不爲己用。則如駕無用之鹿也。物氏曰。而當

達一作幸。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二終

乞食烏ノ烏ハ當ニ焉ニ作ルベシ。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介操也。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左傳云。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何言焉。將爲戮矣。是即此事也。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戰國策云。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月令廣義引新作薪。看作見。暮而以下作値暮郭門閉。遂作薪。無上之字。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封人守封疆者。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淵鑑類函飲食部引韓子云。管子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餐之。下文亦小異。愚謂邑烏音近義通。文選長笛賦。平陽鄔中。善注。鄔聚邑之名也。服虔風俗文。營居曰鄔。蒲阪氏曰。食烏之烏當作焉。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達及齊。

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擧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邢伯柳一作荆伯抑。淵鑑類函擧讎引韓子云。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荆伯柳。主曰。非子之讎乎。曰。擧賢不避仇讎也。羣書治要云。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擧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擧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藝文類聚・事文類聚竝同。左哀五年。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擧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擧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擧不隱仇。内擧不隱子。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

史記伍子胥傳云。日暮途遠。是當時恐不及之辭。蓋古諺矣。

安暇語汝。

此章不關於經。當在外儲左上。鄭縣人有得車軛之後。錯亂在此。○豚售卽今之利。何務不急之道。何拘不晚之日。喩學者舍當時之務。誦不急之詩書。拘不晚之學也。

㈥ 凡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文。

范文子晉卿武子文子之父。晉語云。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是卽此事也。

ルチ媿ヅル如ク、言ハ足ラザルモノニ似タリ。

若不出口。荀子云。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晉語云。中不勝貌恥也。

言如不出口。其言似不足者。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得上一有令字。淵鑑類函作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得意令得盡其忠也。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生一作主。非。於一作其。下同。○武當作文。文趙武之謚也。不然則子字衍。文子生時。其所舉者不交利於文子家也死不託於孤。文子死時。不委任其孤也。白虎通云。朋友之交云。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臣敢以爲賢也。禮檀弓云。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新序云。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如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或曰。敢依新序。當作故。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藝文類聚送作迎。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一無一曰二字。非。藝文類聚作又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

然ハ一本黨ニ作ルニ從フベシ、師人ハ己ノ官長タル人ヲ云フ。武立云云ハ叔向ノ語ナリ、身ノ衣服ニ稱ハザ

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愚按。魯無令尹。齊時不稱王。虎奔齊。齊不受。然今此云居齊薦三人。皆非也。說苑爲是。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三國未詳。邯鄲之肩髀。髀外股也。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左襄十八年。晉大夫有邢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中府掌貨賄之藏。十過篇云。荀息曰。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是晉有內外府。則亦有中府可知矣。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各一作舍。非。一無也字。初學記薦舉引韓子云。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云。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事文類聚同。無管庫二字。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藝文類聚・淵鑑類函賢條竝羣上有吾字。武下有賢字。公曰。子然於師人。然一作黨。是。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長也。向武之屬大夫。故平公曰然。武立如不勝衣。是句上當有對曰字。言謙遜如媿法服之不稱也。孔叢子云。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

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佩文韻府下字良作賢。其儉偪下。佩文韻府裘字黑衣引作冬日黑裘。夏日葛衣。此章當聯上章。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令尹官長也。非楚謂卿令尹之令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抵至也。搜求也。臣居齊薦三人。薦進也。一人得近王。齊當時不稱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候吏道路送迎賓客之官。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藝文類聚・淵鑑類函橘條竝樹上有夫字。樹下有柤梨二字。甘作美。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成長茂也。故君子慎所樹。佩文韻府宥韻柚字引所上有其字。○說苑復恩篇云。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堂上之人親郤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郤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

歸ハ饋ナリ、置鼓云云ハ食事ニ樂ヲ奏スルヲ云フ。

棧車ハ竹木ノ車ニテ士ノ乘ルモノナリ。

社者一乘之地。則三百社者三百乘也。荀子所謂立爲仲父。與之高國之位。皆與韓子同。與之書社三百事韓子所謂使有三歸之家事。則三歸爲三百乘無疑矣。三百乘是可稱富。故荀子有富人文字。如是而後韓子所謂曰臣富矣句始亮然矣。管子之所以不儉者過大夫之祿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古之制也。而管子有三百乘。故夫子曰。焉得儉。藤吉抄年爲此說。少余十年。天明乙巳卒。時年十七。余深愛惜。故載之亦不厭長說也。晏子致車之致。受字之誤。受篆[illegible]。致篆[illegible]。似。故誤耳。是亦藤吉之說也。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高國齊命卿二姓。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

舊說。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忠謂。歸饋音通。非公退之謂也。論語。詠而歸。釋文云。鄭本作饋。左傳云宋左師每食擊鐘。又呂氏春秋云。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淮南主術訓云。堯舜禹湯武王伐鼛而食。奏雍而徹。山海經中山經。首山其祠于儛置鼓。注。置鼓擊之以儛。初學記鼓條。三禮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注。置音植。亦作樹。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

周禮巾車。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又考工記。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

淵鑑類函羹條引韓子云。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又裘條。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篆〓也。歸篆〓也。錙銖之異。竟致謬耳。三歸字。左國不見。管子之書。亦無一言之及焉。唯韓子晏子有之。韓子外儲說云。管仲相齊。曰臣貴矣云云。晏子雜下云。晏子相景公。老辭邑云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云云。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韓子所謂三歸之家。從劉氏之說以為臺。則未有為築臺而富之之理也。晏子所謂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者。如以為臺。則臺豈可澤及子孫哉。然則劉老夫之說不亦妄乎。秦漢之際。天下匈匈。傳寫韓晏者。承論語之誤。未及正之。自此以後。記管子之事者。以三歸為口實。反不解其為何謂也。故劉氏有牽強之說。以誤後人矣。三歸為三百乘之誤。吾於難篇知之。難篇云。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是三百乘之家與三歸之家句法相同。後人泥管子有三歸之語。誤寫韓子耳。知晏子云三歸。亦為三百乘之誤者。外篇云。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子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云云。此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與雜下云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亦事實相同。且下文有致車一乘而後止之語。此言三百乘之中。唯受一乘而後止也。而為臺名。則此一句不可得解。其為誤明矣。雖然管子無三百乘之事。猶未可以為確證也。荀子仲尼篇云。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按周制二十五家為社。管子之制三十家為社。管子曰。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然則方一里為三家。方六里為三十家。方六里為社。管子曰。方六里名之曰社。又曰。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是一

三歸之家ハ三百乘ノ地ナリ。

〔補〕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太宰德夫曰。與其二字恐有誤。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簋祭器。禮雜記注。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王肅曰。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王肅曰。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閒。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山節藻梲。節柱頭斗栱也。梲梁上短柱也。王肅曰。刻為山雲。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管仲人臣也。而奢侈如是。在上王侯。將何禮文之加哉。故曰。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豆食肉器。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晏子齊卿。而節儉如是。其為士庶者。將何節儉之為哉。故曰。難為下。子華子云。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君子上不僭下。僭別言之。下擬上制謂之僭。通言之。上為下事。亦謂之僭。文選李善注。字書曰。僭假也。言君子在上。不假象下節也。下不偪上。為下不偪上禮制也。太宰德夫曰。一本作下不僭上。上不偪下。禮記作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未知孰是。○經有孔子議晏嬰語。則傳當有是章矣。故今以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篇補之。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小川藤吉論語三歸說云。三歸。朱注臺名。事見說苑。又漢書公孫弘傳注。師古曰。取三姓女也。信成曰(信成藤吉名)三歸者三百乘之誤也。乘歸篆文相似。故古傳寫論語者。誤乘作歸。又誤脫百字。乘

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秣飼也。斑白者多徒行。徒上有以字。○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旂一作旗。○旂旗也。書畢命云。旌別淑慝。疏。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循一作修。○循次序也。周禮司馬司右云。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注。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平夷無事也。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時晉爲盟主。諸侯受其制。故苗子爲此言矣。獻伯之儉也可與。獻伯之儉。豈可也哉。又何賀。是下疑脫焉字。○是事說苑反質篇爲季文子事。

登ハ當ニ晉ニ作ルベシ。

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新書。肅作揖。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大行。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墾草仞邑。仞牣也。滿也。管子・史記並作入。舊說因訓入也。戰國策蔡澤見逐章。墾草剏邑。注。剏造也。義亦通。新序作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如甯武。剏音創。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大田大司農。或曰田古農字。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司馬總司武事。犯顏極諫。極一作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此章不屬於經文。當在下文管仲相齊章首。

㈤ 凡五事。孟獻伯相魯。藝文類聚・淵鑑類函席條獻作懿。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不受私謁。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一無晉字。○或曰。晉字當在下叔向上。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叔向晉大夫。苗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

無聽ノ上ニ求ノ字ヲ補フベシ、下亦同ジ。

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藝文類聚・淵鑑類函蠅條竝肉作骨。○聽左右之私言。是掩蔽之道也。以此欲治國。猶以肉去蟻。以魚驅蠅也。姦臣愈至矣。肉魚喩左右之私言。蟻蠅喩姦臣。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 山氏曰。受當作授。 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 淵鑑類函君道錄作因。則作人。○錄記也。 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 佩文韻府實字韓作趙。 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 臞少肉也。無上脫求字。下同。 名與多與之。其實少。 名與之與一作爲。或曰。上與衍文。 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 一本曰上更有管仲二字。 辯察於辭。淸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 商一作章。是。○絃姓。商名。字子旗。 請立以爲大理。 玉海云。月令。孟秋命理。注。理治獄官

罪。不當言所請不當其實。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與之璽。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說苑政理篇。以是爲晏子治東阿事。○舊說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狗盜。戰國之時養小人有才幹者。蒙狗皮以爲間諜矣。謂之盜者。穀梁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非謂竊財之盜也。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爲狗故裘有尾。異於他裘矣。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袴脛衣也。小笠原仲曰。魏略云。賈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又列士傳云。齊市有乞食馮驩。經冬無袴。面有饑色。又東觀漢記云。黃香家貧。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由是觀之。古人冬著袴。而貧者不能給之。刖危子之所以誇於狗盜子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左右各有所黨。故無明斷。而從左右之言。則不能規畫一事矣。以

左右ハ君ノ左右ノ臣、簡ハ慢ルナリ。

上計ハ一年ノ末ニ會計文書ト功狀トヲ上ルナリ。

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鼓一作能非。宣王曰。善。史記樂書云。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孔子家語・說苑有是語。作君子不博。文亦不同。愚謂。儒者不博。儒者不弋。儒者不鼓瑟。皆自古有斯語。而宣王問其說也。斯語之意非謂儒者斷不云云也。直取其害義而言耳。如下至八無夢不飮盜泉之類也。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下謂卿大夫。上謂君。諂下國權在於家也。諂上雖不正。未失尊敬也。

(四)凡七事。

詎者齊之居士。詎一作鉅。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尅刻通。約也。謂自約己意。史記貨殖傳云。清刻矜己諾。後漢書黨錮傳注。刻意謂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賈誼新書云。行善決菀謂之清。厚志隱行謂之潔。慤實也。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簡慢忽不事左右。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周禮小宰職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食齊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君收其璽。璽印也。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

ストナリ。

梟ハ博ニ用フル骰子ノ刻シテ梟ノ形ヲ爲リシモノ、之ヲ得レバ己ニ便ナル時其子ヲ合セ食ヒ、己ニ不便ナル時餘行ヲ爲スヲ得、二道ヲ兼ヌルヲ以テ、博最モ之ヲ貴ブ、而シテ君子ハ義ヲ害スト爲ス。

文王賢爲己主矣。　非可不誅也。　不一作必。非。○非讀爲不。　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淵鑑類函履條引六韜云。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　匡一作巨。淵鑑類函瑟條作康。又博條匡倩作莊賈。非。○博六博也　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　淵鑑類函博條博下有也者二字。○梟欂蒲采名。六博得梟者勝。故貴梟。史記魏世家云。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注。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　勝者必殺梟。　殺者謂不便則棄爲餘行也。謂之殺者。博徒之語耳。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　淵鑑類函博條所上有其字。○便利則取之。不便利則舍之。是兼二道也。　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　詩疏云。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　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　自下射雲上高樹之鳥。　是從下傷君也。　臣下傷君上之義也。　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瑟下一有也者二字。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　是一作見。非。絃一作弦。大小作細大。　貴賤易

貴賤ハ、價ノ貴賤ヲ云フ。

人皆文王ノ賢ナルヲ以テ己ノ主ト爲サント欲

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藝文類聚作侵上忽下。非。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孔子家語作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賤賈賤也。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舊說。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耗減也。盡也。舊說。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爲所費也。妨義之本也。淵鑑類函席條是章頭作趙簡子謂左右曰。賤作惡。無頭字。屨作履。貴作善。無足字。無席字。太美上有其字。下有也字。無屩字。夫上有且字。本作道。藝文類聚同。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王名。紂賜文王鈇鉞。爲西伯。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患一作禍。紂曰。子言義主。如子言是義君也。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穿孔也。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采色也。丹鉛新錄。賈誼治安策引古語云。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弊不以苴履。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欲以其賢爲其主。夫一作人。欲一作不。非。○夫人人人也。言人人欲以

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御坐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孔子家語請上有曰字。藝文類聚・佩文韻府並御作侍。哀公賜之作設。與作具。非。後所引同。請上一有曰字。淵鑑類函桃條引韓詩外傳御作侍。啗作噉。愚按。以韓子爲外傳誤也。左右皆掩口而笑。而笑一作失笑。○以爲孔子不知黍拭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藝文類聚作以先桃之也。非。○雪拭也。禮内則云。桃曰膽之。注。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仲尼對曰。丘知之矣。知黍爲拭雪也。夫黍者五穀之長也。後漢明帝紀注。五穀黍稷麥麻菽也。祭先王爲上盛。佩文韻府噉字引盛作乘。聲之誤。○黍稷在器曰盛。荀子禮論篇云。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是黍享祭爲上盛也。尚上通。先字對尚字。孝經說云。稷者五穀之長。愚按。以稷爲長者。周先爲稷正。其祭不得用稷。故以黍爲長。爲上盛。果蓏有六。孔子家語蓏作屬。藝文類聚無蓏字。果作菓。○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周禮注。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六果。周禮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藝文類聚廟上有於字。之聞一作聞之。是。○爾雅翼云。古人作履黏。以黍米。謂之黎。其雪桃亦用黍。以黍黏占桃毛也。孔子先食黍。以黍爲五穀之先。桃爲五果之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佩文韻府無聞字。今以五穀之

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畏畏敬也。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難不敢也。）

季孫好士。（季孫魯卿。）終身莊。（句。）居處衣服。常如朝廷。（居一作宮。）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語。）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孔子之徒謂冉有季路。賊謂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然此言殺季孫非也。）曰。昔周成王。（成王武王之子。名釗。）近優侏儒。（優俳諧戲笑者。侏儒短少者。雜樂也。）以逞其意。（逞快也。）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山氏曰。說苑尊賢篇以周成是事爲齊桓之事。蒲阪氏曰。成欲。大禹謨俾予從欲治。）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

此處ニ人君ヲ上、中、下三段ニ分ケテ論ズ、故ニ君ノ上ニ上ノ字有ルヲ可トス。

禮。謂之偏。愚按。偏踦也。說文云。踦一足也。夔本一足獸名。見山海經。古者以其所能爲名。若殳斨熊羆是也。后夔以獨偏踦於樂。而偏踦是一足之義。且不學禮無以立。若夔獸一足亭然。故謙稱夔。猶周棄善樹藝。爲后稷也。是依禮爲考如右。韓子所引蓋世俗之言。而實非孔子之言也。

㊂ 凡七事。

文王伐崇。崇國名。其君名虎。至鳳黃之虛。虛一作墟。一無之字。○黃皇音同。黃或作鰉可徵。虛墟同。大丘也。韤繫解。慧琳音義九十四卷係韤。說文云。係結束也。韤足衣也。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何自結之爲。王曰。君與處皆其師。淵鑑類函鳳黃作鳳凰。韤作襪。襪上有而字。結下有之字。君上有上字。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下君之所與居。盡其所使役也。今皆先君之臣。先君謂太王王季。故無可使也。羣書治要云。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韤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初學記作顧无左右令繫。文王乃自結之。上文同治要。呂氏春秋不苟篇云。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越。勉而自爲係。勉俛通。

一曰。一無一曰。○此見晉乘。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淵鑑類函履條楚下有人字。黃鳳作鳳凰。丹鉛新錄同。陵作陸。履繫解作絲履墜。初學記作係履墮。繫一作係。同。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舜臣。典樂者。）夔者忿戾惡心。（左傳云。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墨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如左氏說。忿戾惡心是夔之子伯封也。下一曰說似是。周書史記云。愎類無親。注。類戾也。類類通。）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獨有此一善而足矣。）夔非一足也。（足手足之足。言非獨腳之謂也。）一而足也。（足知足之足。）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漢書史丹傳云。審若此。公卿以下必死爭不奉詔。呂氏春秋失己篇云。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注。審實也。而如也。言實如是言。則固一而足矣。玉海孔叢子云。魯哀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子曰。昔重黎擧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能和六律。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後漢書曹褒傳云。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夔無他技藝。唯達於音耳。）堯曰。夔一而足矣。（一而一作而一。）使爲樂正。（正長也。使爲樂官之長。）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禮仲尼燕居云。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

及文公反國。擧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擧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左昭元年經鄭罕虎。左定十五年經罕達。公羊作軒虎軒達。然軒音罕。鄭有大夫渾罕。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知一作怙。晉乘作信。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叛一作畔。晉乘故作吾聞。不恃其不我欺也。恃我不可欺也。左傳國語箕鄭爲趙衰。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我既以下九字。今本爲注文。从吳勉學本爲正文。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

君ハ當ニ管仲ノ二字ニ作ルベシ。

（二）凡三事。齊桓公將立管仲。此下脫為仲父三字。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父美稱。猶文王師太公望爲尚父也。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

句。

以斷爲敢行大事乎。牙辭也。史記云。平原君察武安君之爲人云云。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公曰。敢。牙曰。君君當作管仲二字。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凡智慮者或短於決斷。決斷者亦少於智慮。今管仲兼之矣。君因專屬之國柄焉。國上一有以字。以管仲之能。仲下一有之字。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一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泣當作立。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同是義。寢餓而不敢食。楚辭謬諫云。身寢疾而日愁兮。注。寢臥也。或曰。寢漸也。漢書外戚傳注。寖甚也。

力士ハ所謂車右ニテ、人君車ニ乘レバ右ニ在リ、君ヲ衛ル者ナリ。

而生。故曰樹。槩者平量者也。槩平斗斛木也。量斗斛也。吏者平法者也。說文云。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徐曰。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一者平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此章當在上文孔子相衛章末。按孔子家語致思篇季羔爲衛之士師章末云。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暴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愨質誠也。爲趙襄主力士。襄。國語作簡。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角。校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力士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人人欲之。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恐有蔽賢之罪。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驂乘車右也。古者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選多力者爲車右。故曰驂。驂之言參也。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國語作牛談。○牛名。子耕字。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勝ハ滕ノ誤、滕ハ囊ナリ、囊ヲ擔ヒ草履ヲ穿ツハ賤人ノ事ナリ、功大ニシテ賞小、未ダ貴人ノ衣履ニ至ラズトナリ。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當時韓連秦。故徒說秦。而韓亦罷兵矣。西說者西說秦也。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東說東說齊也。當時齊稱東帝最强。故徒說齊。而荊亦罷兵矣。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荀子禮論篇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是賜昭卯大夫之養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後世好事者。於首陽山下封伯夷之墓。贈以將軍矣。天下之人嗤其名實不稱也。蓋當時有此語。故卯稱之矣。路史云。伯益爲唐澤虞。是爲百虫將軍廟。朱紫陽以爲益掌火。祀以百虫將軍。角毒爪害。益獨有摧陷廓淸之功。愚謂。伯夷將軍亦百虫將軍之類也。且伯益亦稱伯夷。首陽之伯夷亦稱將軍。是以後世相混。杜十姨嫁伍員之類耳。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佩文韻府卯字引韓子。勝作滕。○贏嬴同。擔也。蹻屩同。草履也。戰國秦策云。嬴縢履蹻。負書擔囊。趙策。嬴縢負書擔囊。滕縢同。勝字似故誤。淮南氾論訓云。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史記虞卿傳云。躡蹻擔簦。於陵子云。臣之足辟跣。而宜臣蘇屩。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偶。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此言其賞與功相稱。猶且賤人之囊鞋耳。未稱貴人之衣履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仁恕者德之種也。暴嚴者怨之種也。凡報應因所播之種。

先後云云ハ言ヲ以テ教ヘ導クナリ。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先後謂左右教訓而導助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注。先後猶左右也。助也。書梓材云。和懌先後迷民。孔傳。先後謂教訓。後漢書伏湛傳云。實足以先後王室。注。先後相導也。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憱頻顣也。家語作愀。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田子方名無擇。望翟黃乘軒騎駕出。翟黃名觸。軒大夫車。舊說。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其驅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君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伐上一有且字。○翟角見竹書紀年。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魏君寵異之。與其功伐相稱衡。則所賜尚薄矣。

舊人ハ當ニ封人ニ作ルベシ。

從出門ハ出從門ノ誤ナリ。

外矣。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謂公義似少恩情也。國當作封。康誥序云。以殷餘民封康叔。傳曰。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衞侯。疏云。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愚按。解老篇云。修之邦。其德乃豐。今老子邦作國。易益四爻利用爲依遷國。叶告公從。是漢儒避高帝諱。改邦爲國。國字古作囗。方字亦作囗。方封二字音通。邦封亦通。是邦國義同。方國形同。方封音同。封邦意相似。則此四字轉相通。故今依傳。改國人爲封人。○此章言公私之別異。

右經

㊀ 凡五章。

孔子相衞。弟子子皐爲獄吏。 子皐高柴字。 刖人足。所跀者守門。 跀刖同。 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曰尼欲作亂。 山氏曰。尼上脫仲字。 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 孔子家語云。季羔爲衞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是子皐之逃。乃蒯聵之亂。而非人或惡孔子也。韓子直主其意。率略於辭。又或所觀異。故有與他傳記異者也。從出倒錯。 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通雅引逃之作逃于。 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 家語此句下有今吾在難四字。 是子報仇之時也。 仇下、一有怨字。一本仇作讎。 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

出入ハ其奢ト其儉トナリ。

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出謂太奢。入謂太儉。管仲過節。晏子不及節。皆非中也。論語云。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春秋云。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荀子王制篇云。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一無人臣二字。○陽虎之言。適人臣之公節也。此虎未知所以見逐也。而簡子以實情應之。豈不教以樹私黨哉。是失主術也。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諺云。童僕不睦。主人之福。

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趙武解狐皆以公舉人。虎之為舉。亦同此二人。

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簡主以為樹不利於己者。猶樹枳棘也。人主一言以為民則。而今明私術示虎。是非所以教國也。蒲氏曰。枳上少樹字。○此章言私義害於政也。

㊅公室卑則忌直言。忌直言。謂前視後見而為婉辭也。

私行勝則少公功。私行謂私情之行義。害於國政者也。

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長慶集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保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愚謂白氏之言。蓋本於斯。而演其義矣。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謂君上不知公私之義。則公功反為

鉅、孱皆人名ナリ。

左右畫云云ハ子綽ノ言ニテ、人君己ニ明斷無クシテ左右ノ言ヲ聽ケバ、一事ヲモ規畫スル能ハズ、左右ノ私言ヲ以テ姦臣ヲ去ラントセバ姦愈〻多キヲ云フ。

罪。毀所賞。雖堯不治。虛名衆人所譽。而聖王所罪也。實利衆人所忽。而聖王所賞也。若反是。雖帝堯不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忠公者臣下之門也。人由此道而出入矣。然今閉之而不使入矣。委利而不使進欲使之至。故委利而導之。然今拒之而不使進矣。亂之所以產也。進退不可。橫逸之心生。此亂之本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齊魏之王若不聽左右之請。而羣下知用金璧之無益。二子亦不費金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言左右之不可信也。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左右之毀譽如狗盜刖危兒之譽其父也。此言毀譽之不可用也。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公私之不相容。猶左右之不能俱畫也。今聽近習之私言而欲治國。是猶以肉去蟻。以魚驅蠅也。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聽左右之言。而不察其實。安得無二君之患哉。○此章言左右毀譽。當明察覈實也。

㊄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觀一作勸。觀義似長。○觀猶顯也。前漢嚴安傳云。以觀欲天下。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是也。卑儉者臣下之美行也。然上無明。則人臣飾行爲之。一國以是爲俗。君上爵位不能顯示之。使下慕欲也。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人臣太貴。必易主位。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孔子議晏嬰傳亡。故仲

文王履ノ紐解ケタル時自ラ之ヲ結ビテ左右ヲ使ハザリキ、是レ君、臣ヲ使フノ理ヲ失ヘルナリ。朝ニ在リテハ謹嚴、燕居ニハ舒暢ナルベシ、季孫朝燕均シク莊敬ナリシガ、一日稍懈ルヤ、客己ヲ輕易スト爲シ、怨ミテ之ヲ殺セリ、不易ノ不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馬色不純曰駮。謂若陽虎后夔。行雖有不善。而亦有一長可用者也。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我有術。則虎之駮行。夔之一足。尚可盡用。況純粹與多能乎。○此章言恃我勢術。而不恃彼信。

③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孟子云。皆有所矜式。注。敬也。論語云。君子矜而不爭。朱注。莊以持己曰矜。君君臣臣。不易之言。然當時姦臣引文王自履之事。而有高於人主。人主不察。從而尊之。終亂君臣之禮。滅上下之分。韓子疾之。欲矯其邪。因兼斥文王矣。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不字疑衍。朝廷當謹嚴。燕居可舒暢。季孫不知術而壹是。故遇賊矣。○此章尾疑有殘脫。或曰。八經篇云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縣乎。縣係也。是蓋此章首錯簡也。此章有③失臣主之理文字。彼次章亦有③知臣主之異利文字。③失之失字與③知之知字形相近。又理字與異字相類。故相涉而訛耶。聊存所聞。以俟後賢。

〔補〕故君雖不肖。臣必事之。臣雖賢。君必使之。說在孔子不雪桃。與簡主不美車席。而費仲之說殷紂。與齊宣之問匡倩也。故仲尼使諂上。補五十一字。○此章言君臣之義。上下之節。尊卑之等。貴賤之分。各當明辨。

④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私姦君上所禁。而爲之則反得利。公忠君上所利。而爲之反爲禁。雖神禹不行。譽所

操右契ハ證券ヲ握リテ賠償ヲ責ムルナリ、此處ニテハ功ヲ以テ賞ヲ責ムルヲ云フ、功大ニシテ賞之ニ稱ハズ、故ニ敖然トシテ大夫ノ車ニ乘ル。五乘ハ革車五乘ヲ出ス地、即五成ノ地ナリ、十里ヲ一成トス、五乘ノ地ヲ賜ヒ大夫ノ養ヲ得テ、而シテ自ラ賞ハ功ニ當ラズ、賞ヲ得トモ身ハ草履ヲ穿ツ、賤人ノ地位ニアル如シトナセ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一

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知罪在乎己。故不怨。）跀危生子皐。（生一作逃。○不怨之證。）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知功在乎己。故不恩。）翟璜操右契而乘軒。（不德之證。契兩書一契。同而別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操右契謂責德。蓋當時語也。戰國策。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又史記云。事成操右契。言翟璜功大。魏王賞不副其功。是功有餘而報不足。故璜敖然乘大夫車。）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蹻。（凡罰欲所罰者不怨。而外人懲沮。賞欲受賞者不德。而外人勸勉。故賞罰不中正。怨之所生。襄王不知此道理。故昭卯之大功。尚賞之五乘。夫如是。誰勸勉者哉。）上不過任。臣不誣能。（懼為罪。故不誣能。）即臣將為夫少室周。（夫一作失。非。○考績黜陟。所以不過任。人主務於是。羣臣盡化為貞廉潔慤之行。如少室周。○此章言黜陟勸懲之效。）

㊁恃勢而不恃信。（恃我勢而不恃彼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桓公欲使管仲專國柄。牙以仲雖曰忠。儻懷不軌之心則危矣。故因命管仲理外。隰朋治內。使勢不能作亂也。）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一終

一說ニ曰上矣ノ三字衍文。

棺兩頭木。然則和是以旌爲兩頭雙立之門也。孫子所謂交和而舍者是也。或曰。師克在和。故曰和門。非也。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而一作怠。居數月。秦人來襲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而不信李悝。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上登城也。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下曰字當作已。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也。一本此下有有相與訟者。衞嗣公使人二章。非。

右傳 一本無此二字。詳于前。

嬰兒非與戲トハ嬰兒母ノ言ヲ信ジテ其反ルヲ待チ、之ヲ戲言トセザルヲ言フ。

使人止ハ百姓ノ出デ戍ランドスルヲ止メシメタルナリ。

明號ハ號令ヲ申明スルナリ。

和ハ軍門ナリ、警其兩和ハ軍門ヲ守ルノ士ヲ警戒スルナリ。

彘。自市顧反。爲爾烹彘食。知顧反字下屬者。上篇五傳云。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又云。龐敬云云召公大夫而還之。是還字上屬。顧反字下屬。且顧反字古書往往而有。適市來。羣書治要作妻道市來。○來亦還也。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治要妻上有其字。耳作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治要無嬰兒以下六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治要無聽以下五字。○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父欺一作授欺。非。羣書治要作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楚厲王有警警戒也。爲鼓。以與百姓爲戍。戍守邊也。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赴至也。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李悝魏文侯臣。兩和。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徐鍇說文繫傳。華本音和。故今人謂華表爲和表。又云。表雙立爲桓。漢法。亭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版。名曰桓表。縣所治兩邊各一。是華・和・桓三字古通用。又戰國策云。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注。和

返而御ハ家ニ反ツテ待テト言フナリ、蓋シ故人往ク所アリテ直チニ起ノ家ニ至ル能ハザリシナリ。

虞人ハ山澤ヲ掌ル官。

顧反ハ母反ルナリ。

此宜而履之。近者悅。遠者來。其如此。雖畜積不足亦可以告糴於鄰邦與國矣。言凡百事可信耳。何安信云哉。或曰。上文信名二字重文。當刋。晉語云。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愚謂箕鄭是對。不及救當時之饑矣。文公問一時之救饑。而箕鄭道經常之救饑。是鄭本欲獻信一字。適因文公問而發之耳。亦如有若盍徹之意也。韓子特取信之義矣。對之不當於問。非所取也。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御迓通。毛詩。以御賓客。左太冲三都賦。置酒高堂。以御賓客。王肅孔子家語注。御猶待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魏策注。虞人掌山澤之官。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羣書治要。無不字。屬下句。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戰國策云。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還於家。顧反爲女殺

名ハ官職ノ名ナリ、信名トハ官名相侵サザルナリ。
善惡不踰ハ貴賤等アリテ制ヲ踰エザルナリ。
信事トハ君歲時ニ令ヲ行ツテ其常ヲ失ハザルヲ謂フ。
百姓不踰ノ踰ハ讀デ偸ト爲ス、百姓君ノ令ニ從ヒテ、力ヲ農事ニ盡スヲ謂フ。

三日卽下矣。士閒諜士。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亡失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晉策此下有溫人聞之亦降六字。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衞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山氏曰。餓當作饑。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鄭意當在此矣。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名。周禮序。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言使官爵之名不相侵。則羣臣各守其職也。善惡不踰。善惡猶貴賤也。尙書大傳云。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注。謂越制。秦紀瑯邪臺刻石銘。尊卑貴賤不踰次行。百事不怠。名不當實。則督責所以不怠也。信事則不失天時。事言歲時行令也。如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太夫。以迎春於東郊。所謂事也。不失此常。所謂信也。百姓不踰。踰讀爲偸。張衡西京賦云。敬愼威儀。示民不偸。我有嘉賓。其樂愉愉。是古偸有愉音耳。不失天時。則百穀升熟。百姓不偸。則田疇不穢。夫若是則畜積充足。雖遭歲凶而不餓矣。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義者宜也。事之小者必有宜存焉。察

獵字ハ當ニ祿ニ作ルベシ、字音轉シテ訛リシナリ。

受ハ授ナリ。

謁ハ干請ナリ。

原中ハ原ノ城中ナリ。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晉語云。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氏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爲大傅。實賦祿云云。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八姦篇云。賦祿者稱其功。愚謂祿之爲獵。如獨鹿之爲屬鏤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焦氏類林引韓子易上有不字。汪評同。○申子韓相。名不害。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曰當作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亡音無。申子辟舍請罪。戰國策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㈥凡七事 晉文公攻原。杜曰。河内沁水縣西北有原城。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

與ハ預ト同ジ、與官事ハ親ラ政事ヲ聽ク也。

古ハ竹簡ヲ削リ、漆ニテ之ニ書ス。

盂ハ椀ナリ。

君不以下ハ韓子ノ斷語ナリ。

百姓服度ハ百姓衣服ノ制度。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孟嘗君傳云。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外儲說右下田嬰相齊章。當在此章前。說詳彼章。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後漢書注。說文曰。杅飲器。音于。方言曰。盌謂之盂。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圜圓同。荀子君道篇云。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羣書治要尸子爲人君作君子。後漢書宦者傳。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圜則水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涖民也。任昉策秀才文注無好服之服。左右下有對字。好服下有之字。是以作是故。君因上有鄒字。無自字。

レバ、軍法ヲ以テ之ヲ罰セント言フナリ。

服戰鴈行ハ鴈ノ列ヲ爲スガ如ク、君ヲシテ士卒ト共ニ陣列ニ就カシムルヲ言フ。

傳騎ハ驛傳ノ馬ニ乘レル急使ナリ。

中ハ國都ナリ。

嬰ハ晏平仲ノ名。

煩且ハ駿馬ノ名。

騶ハ馬ヲ掌ル官名。

韓樞ハ善御者ノ姓名。

行法。公怒其固諫。因曰。不速反列。將行軍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選數也。周禮撰車徒注。撰讀曰算。謂數擇之也。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三日。穀梁傳作七月。是僖二十二年傷。明年五月卒。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山氏曰。上當作下。服戰鴈行也。自服戰。與士卒鴈行。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晏氏春秋。作游於菑。說苑作蔞。○少海詳外儲右上。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傳騎馹馬也。中城中也。嬰晏平仲名。景公遽起。遽倉卒驚駭也。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煩且。晏子春秋作繁駔。繁音蕃。明堂位云。周人黄馬蕃鬣。尸子云。馬有騏驎駬駿。又劉廣世七輿云。駿駬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輿。使騶子韓樞御之。騶掌馬官名。韓樞善御者。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進盡古通用。見列子。故誤衍一盡字。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猶與也。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三日可反ハ三日ノ後ニテモ、遺シタル處ニ反リテ覓ムルヲ得ルヲ言フ。

成列ハ軍陣已ニ齊整スルナリ。

注ノ夸ハ夷ノ本字ナリ。

不重傷ハ已ニ傷ツキタル者ヲ更ニ擊タザルナリ。

二毛ハ頭髮ノ黑白混ズル老人ナリ。

險ハ水中ヲ指シ、阨ハ岸ニ上リテ未ダ列ヲ成サザルヲ指ス。

腹心ハ己ノ武夫ヲ謂フ、詩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ニ取ル。

不反列且行法ハ尙固ク諫メテ己ノ陣ニ反ラザ

莫之舉也。三年不變。民無飢也。不變。管子任法篇。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或曰。也疑色誤。羣書治要尸子云。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鍾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困學記聞王氏合雅引尸子子之任也下有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十六字。治鄭下有城門不閉四字。

宋襄公襄公宋桓公之子。名茲父。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淵鑑類函攻戰作戰于泌谷之上。涿谷蓋泓水。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未盡渡水。右司馬購強購強不知何人。按左僖二十年有此役矣。下文諫語則司馬目夷之言也。疑購強邊旁从貝弓似目夸字。故誤歟。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一無曰字。是又一聞下有之字。不重傷。不擒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不推人於險。不擠隧人也。不迫人於阨。史記宋微子世家。迫作困。○阨狹也。不鼓不成列。敵未成陣列。不鼓而擊之也。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妨於君子之義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特一作將。非。○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今襄公不愛其武夫。是腹心不全。溺於所聞。特為小義耳。公曰。不反列且

閉外ハ禮辭ヲ以テ晉楚ノ外寇ノ來ルヲ止ムルヲ言フ。守內ハ政ヲ修メ民ヲ親ミテ、自强ノ策ヲ立ツルヲ言フ。不危之ノ之字恐ラクハ衍。

錐刀ノ微物モ拾フ者無ケレバ、大ナル者ハ知ルベシ。

益遠。或曰。益當作盍。寡人惡臭。臭上疑脫紫字。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閒。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兵甲一作甲兵。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閉外謂以禮辭拒之也。守內謂親民也。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鄭簡公釐公之子嘉也。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子產相鄭。或曰。子產上脫一日二字。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樂下有也字非。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說苑不一二字作也。是。國家不定。家一作人。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簡公謂。娛樂者寡人之事。勞苦者子之任耳。是戲言以專任子產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街一作術。○援引也。高誘曰。攀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呂氏春秋下賢篇。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

素ハ白キ生帛ナリ、五素不得一紫ハ紫ノ價貴クシテ、素五ヲ以テスルモ紫一ト交換シ得ザルヲ言フ。

㊄ 凡八事 齊桓公好服紫。 服一作衣。 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 戰國燕策注引五作十。○素生帛也。 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 君下一有欲字。非。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下文公曰諾三字。當在此下。 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 國中謂城郭中也。 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爾雅翼內莫下有有字。蒲阪氏曰。任昉策秀才文注引當是時也作當時。五作十。無桓字。謂管仲以下廿五字作告管仲。下管仲曰君十一字。作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吾甚六字作甚惡紫臭。無於是二十字。國中莫衣紫作國中莫有紫衣。無章末也字。史記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引無告管仲三字。自誡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以下作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於是左右。井子章曰。衍於是字。好衣紫。物本作好紫衣。

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 請一作以。 羣臣有紫衣進者。曰

蓋ハ車蓋ナリ、蓋ヲ傾クルハ兩車ヲ近ヅケ相語ルニ便ナラシメンガ爲ナリ。

陳ハ陣ト通用ス。

不亦可乎ノ亦ハ語助。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亟疾也。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好見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戰國策以見作以朝。以十數作七十家。前後有異同。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巖穴言如傳說之倫。閭巷如顏原之比。伉禮布衣如齊桓見小臣稷之類也。傾蓋家語云。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與車。文王載太公望而歸。又信陵君與侯嬴同車。皆尊禮之也。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三略云。軍讖曰。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聘巖穴。士乃得實。是拔才巖穴。取士陋巷。自古道然矣。故主父以爲賢主也。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顯當依上文作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山子曰。當作下朝居士。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夫好以下戰國策作擧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中山之君溺所聞而不得實。故李疵非之。主父曰。善。擧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

人ヲ耳目シテ之ヲ擧ゲレバ、其人ノ耳目シテ擧ゲタル者ハ、吾ノ耳目シタルニ異ナラズ、次ギ次ギニ此クノ如クシテ人ヲ擧用スレバ、終極ナク耳目ノ用アリト言フナリ。

腓ハ脛後ノ肉即チこむらナリ、痺ハ手足ノ不仁即チしびれナリ、轉筋ハこむら反リナリ、久シク危坐スレバ此事アリ。

屈公ハ蓋シ亦綽號ナラン、其人怯甚シ、故ニ此號ヲ與フ。死ハ氣絕セシナリ、生ハ蘇生。

也。耳目人終無已也者。己所不知者所即擧者耳目之也。孔叢子云。昔舜臣堯官才任。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擧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擧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依二書。絕當作終。終無已者。言所即擧之人擧其所知。其所知又擧其所知。是各耳目人無極盡也。

王登一日而見二一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其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矣。王登以下斷案。議擧士於法外也。

叔向御坐平公。御侍也。請事。公腓痛足痺。山氏云。晉語。悼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彪平公。腓脛後肉。腳肚也。嵇康絕交書云。危坐一時。痺不得搖。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云。痺手足不仁也。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託憑依也。國之錘矣。錘一作鍾。是。或作鈞。非。淵鑑類函足條引韓子云。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也。愚按。今韓子無是文。蓋因有腓痛足痺之句。誤引嵇康高士傳以爲韓子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句。因死。聞戰鬭之聲而恐駭因失氣也。恐已。句。因生。已息也。屈公亦綽號也。屈撓屈。如威武不能屈之屈。屈怯如此。故號耳。公若田舍公之公。齊桓公之時。買駒翁名愚公。見說苑。北山愚公見列子。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

度ハ前ニ度リ置キタル寸法ナリ。

寧信度無自信ハ蓋シ其人ノ學ブ所ノ書中ノ語ナラン。

中章胥已ハ蓋シ二人ノ名ナラン、下文ノ見ニ中大夫ニテ知ルベシ。

相室ハ家老ナリ。重列ハ貴重ナル位次ナリ。

絕チ呂氏春秋ニハ終ニ作ル、從フベシ、耳目人終無已也トハ、已ニ一

門復闕。皆是也。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卽託號義。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淵鑑類函至之作往。反歸之反作乃。信度下有數字。又愚條而置云云作而爲之式。乃作頃。新錄而置之其坐作爲度二字。至之作乃至。無已持二字。上反作亟。無及以下八字。無作亡。

㊃ 凡五事。 王登爲中牟令。王當作壬。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中牟。杜曰。今滎陽有中牟縣。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呂氏春秋。上字下有計字。中章胥已作膽胥已。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擧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中大夫。戰國之時爲一官名。非春秋上中下大夫之大夫也。後世中大夫之名始見于此。漢武改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國語云。夫翟無列於王室。注。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呂氏春秋作非晉國之故。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言君耳聞其名矣。目未見其人也。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絕一作終。○呂氏春秋云。襄子曰。吾擧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擧。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

難ハ重ナリ、梁人ハ書ノ言ヲ、雕シ且琢シテ重複スレバ美玉ト爲ラズシテ反ツテモトノ璞玉ト爲ルト誤解シテ、凡ソ事皆餘リ重疊シテ丁寧ニ過グレバ、反ツテ其實ヲ失フト思フトナリ。

古ハ燈火ナク、人ヲ以テ燭ヲ執ラシメタリ、持燭者ハ卽チ是ナリ。

擧ハ上グト訓ズ、燭ハ照ニテ明ノ義アリ、故ニ擧燭ヲ明ヲ尙ブト解シタルナリ。

且置履ハ人ノ綽號也、直躬接輿ノ類ノ如シ。

事於文。前漢河間獻王傳云。造次必於儒者。與是同例文。曰難之顧失其實。難重也。梁人解以爲既雕且琢。磨礪太過。磨礪本欲美澤。而反得質朴。凡事雖不可輕易也。而已甚難重之。則反失其實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藝文類聚郢作鄭。無國字。下文相下有國字。同書燭條上有國字。下無之。○郢楚都。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擧燭云。月令廣義作令侍者擧燭。文亦有異。○古今韻會燈字注。郭璞曰。古以人執燭。後易之以鐙。而過書擧燭。百家類纂而上有既字。書上有作字。擧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擧燭者尙明也。淵鑑類函書記說作悅。下同。燭條。過作悞。尙作高。藝文類聚。事文類聚竝作高。過作誤。○擧訓上。上尙通訓貴。燭照也。是燭卽明義。故曰。擧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擧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王下一更有王字。月令廣義之作也。○王大悅。聽是言。擧賢而任之。故國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學上一有學字。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淵鑑類函履部引韓子作鄭人欲買履。丹鉛錄引說郛開顏集作鄭人買履者。然且置履義爲長。○且置履如今綽號也。且猶姑也先也。置猶藏也。釋名。草履曰不借。注。言賤易有。各自置不假借也。先藏履者。下文先自度足而置之之義。高士傳云。披裘公曰。五月披裘負薪。豈取金者哉。是記者權以爲名。如直躬接輿·晨

自喜ハ自好ナリ、自ラ好ンデ其身ヲ修飾スルヲ謂フ。

非斟以下ノ九字、太平御覽ニ引イテ亦自飲而盡ㇾ之ノ六字ニ作ル。

束ハ帶ヲ以テ腰ヲ束スルナリ、紳ハ束シテ結ビタル餘リノ垂レタル者ナリ、宋人ハ書ノ束ト紳トヲ以テ二帶ト誤解セルナリ。

遂亡其鼈。淵鑑類函鼈條子作之。○此一條經亡。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侍一作待。非。○曲禮云。長者擧未釂。少者不敢飲。今少者不達禮意。輒效長者之爲矣。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自喜自好也。自好修飾其身也。孟子曰。鄉黨自好者不爲。春秋繁露云。人好義者。謂之自好。太玄玄錯云。飾自好。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七修類藁云。飲盡曰釂。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見上。一有則字。下飲字一作餘。○山氏曰。斟疑堪誤。言己不能釂而欲飲盡之也。

書曰。紳之束之。書周書陰符之類。非尚書也。紳大帶也。之語辭。若鴝之鵒之之之。宋人有治者。治若治黃老之學之治也。言執書語而自修治也。因重帶自紳束也。論語疏云。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然則別言之。紳言其垂者。束言其所束。合言之。紳束是一語。之字是語助耳。然宋人解以爲紳且束之。故複重二帶而束其腰也。因亦重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此文見莊子。又見文子道原篇·淮南原道訓。老子曰。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爾雅云。玉謂之雕。雕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則樸字當从玉。歸璞者。易賁上九白賁无咎。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無色。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學

捲ハ卷キタル繩ニテ即チ繳ナリ、射ルマデハ捲チ屛斥シテ鳥ニ見セシムベカラズ、然ラザレバ驚キテ飛去ラントス、今反テ之チ以テ麾ク、鳥驚イテ射ル能ハザル所以ナリ。

鼈ガ渇スルト思ヒ、水中ニ放チテ飲マシメタルナリ。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史記伍子胥傳。日暮途遠。是當時恐不及之辭。蓋古諺矣。安暇語汝。此章本在外儲說左下㈤傳章末。今改之。○豚售即今之利。何務不急之道。何拘不晚之日。喩學者舍當時之務。誦不急之詩書。持不晚之學也。

衛人有佐弋者。通雅佽飛條引韓子作衛弋有左弋者。按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少府有佐弋。漢武改爲佽飛。掌弋射者。鳥至。因先以其捲麾之。鳥驚而不射也。源世元曰。捲襎捲。通雅云。方言。襎捲謂之幭也。余嘗在某家觀冥鴻圖。上有一鴻高飛。下有一人左執弓右執一團絲。其形如繭抽絲而大。蓋所謂繳也。然不知其名。偶閲此書。因知是捲也。方言襎捲謂之幭也。或曰。襎捲即繙帑。言帊幞垂覆繙帑之狀也。非也。繙帑・蟠蜿通。謂絲之蟠蜿也。如莊子繙十二經。亦謂如抽絲。即訓抽可也。愚謂。源氏說是也。捲者弓繳轉卷之繩索也。潘安仁射雉賦云。屛發布而累息。注屛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是潘氏所謂發布者即是繙帑。襎・繙・播・翻・蟠凡从番之屬。音相通。義相兼。楚世家。濳新繳。索隱曰。濳作磻。音播。蓋帊幞亦發布之轉音矣。播發音相近。布散也。謂繫矢卷絲之播散也。文選注不說。似若布帛之布。不深考耳。捲。類篇。音宛。又綩。類篇。音宛。冠衆也。亦作絻。類篇。繙絻亂也。是捲・帑・絻・宛・蜿音通。捲一音綣。文選閑居賦云。異絭同機。善注李奇曰。絭弓也。字林曰。絭音卷。愚按。絭非常弓也。謂弓繳也。淮南說山訓云。執彈而招鳥。是也。楚世家云。王綪繳蘭臺。正義曰。鄭玄云。綪屈也。江沔之閒。謂之縈。收繩索綪也。縈。說文。收韏也。絭・弮・捲・綣・韏五字音通。攻古質疑云。禮云。衮冕。荀子以爲捲。禮記則以爲卷。此言今以當屛除之卷繩而反麾之。所以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渇也。因縱而飲之。

妻子ハ妻ナリ。
新今ハ新ラシク今縫フ所ノ袴ナリ。
如故袴ハ孔ヤ裂メマデモ故キ袴ト同ジク爲シタルナリ。
何種ハ何物ト言フが如シ。

引記纂。淵海云。魏太武謂古弼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

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韓詩外傳云。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據韓詩外傳。子犯非徒要文公也。有爲而言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今如故袴。淵鑑類函袴。作妻因鑿新袴爲孔。顧炎武日知錄云。今人謂妻爲妻子。引韓子此文矣。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媛君牀。山氏曰。莊子云。列子妻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魏晉以來謂妻爲妻子。有所本也。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軛轅端横木。問人曰。此何種也。種猶物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胼胝ハ手足ノ皮ガ厚ク堅クナルコト、所謂ひびナリ。

與在後ハ咎犯モ面目黧黑ナレバ後列タルベキヲ云フ。

行詐僞ハ重耳ヲ詐リ、權宜ヲ以テ事ヲ處シテ國ニ反ルヲ圖リタルヲ謂フ。

攐ハ裳ヲ褰グルナリ、撅ハ衣ヲ揭グル力ヲ出ス貌。

置ハ立ツルナリ。

端冕ハ禮衣冠ナリ。

也。咎犯聞之而夜哭。咎犯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咎舅通。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咎犯聞之四字。上文雜入。說苑作夫子二字。是。治要寡人以下二十字作咎氏二字。意不欲寡人反國耶。意下一有者字。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李善文選注引韓子。作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君棄之。治要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文選注勞有作有勞。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文選注・治要並無臣有之有。說苑復恩作臣在所蔽之中矣。文選注哭下有之字。治要有也字。有又通。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疑此語有誤。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治要此下有乎字。再拜而辭。左傳二十四年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是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攐一作攓。○攓褰同。曲禮云。暑毋褰裳。撅揭衣也。內則云。不涉下撅。皆言無禮也。又墨子公孟篇云。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置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下文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呂氏春秋正月紀云。毋置城郭。注。置立也、端冕而祀之。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左昭元年。弁冕端委以治民。注。弁冕冠也、端委禮衣。玉海。魏文侯端冕謂玄冕也。淵鑑類函社稷

潘吾ハ地名、其地ニ在ル絶險ノ山ニ攀ヂ上ラントシタルナリ。疎ハ大ナリ、疎人迹ハ巨人ノ足跡ナリ。

松柏之心ハ朽蠹セザルガ故ニ、之ヲ用ヒテ作ルナリ。

博箭ハ博奕ノ數取リナリ。

河ハ黃河也、河畔ニ至レバ晉ノ國都ニ近シ。籩豆席蓐ヲ捐テシムルハ出亡中ニ用ヒタル弊惡ノ物ヲ携フルヲ恥ヅレバナリ。

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五里。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玉海潘作番。無廣三以下六字。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黃氏日抄無人字。迹作蹟。佩文韻府七虞潘吾云。趙主父使匠人施鉤梯。刻巨人跡于潘吾。勒其上曰。主父常遊于此。○疎大也。刻大人跡石上。其跡廣三尺。長五尺。常嘗通。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昭王名稷。惠王之子也。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鮑彪曰。在弘農華陰縣。淵鑑類函華山記云。王女祠東南五六里許。望見衞叔卿之博臺。臺在別嶺。道絕。欲度者。握繘懸崖而後得達。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松柏之赤心難朽蠹。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楚辭注。投六箸行棊。故爲六博也。棊長八寸。玉海無箭以下八字。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佩文韻府十七霰博箭矣作山。○穆天子傳云。穆王五日觀於鍾山。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又山海經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注。帝臺神人名。棊謂博棊也。蓋秦昭襄・趙主父皆好名之主。故傚之以紀功德也。風俗通云。武帝與仙人對博棊。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令下一有曰字。○籩豆食肉器。席蓐捐之。席一作蓆。下同。手足胼胝。胼胝皮厚堅。面目黧黑者後之。黧一作黎。羣書治要作梨。○黧黑黃色。荀子堯問篇云。顏色黎黑。注。黎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

楚ハ毎年菁茅ヲ天子ニ貢獻スルヲ禮トス、今怠ツテ之ヲ貢セザルコト三年。

父死ハ恩ニ感ジテ戰死シタルナリ。

令工ハ工人ニ命ズルナリ。

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管子云。江淮之閒。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左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君不如擧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有下一有爲字。而有報讎之實。文公句踐桓公三事。齊策所謂微用兵而寄於義者也。吳曰。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眞情而寄寓於義。以爲名也。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藝文類聚泣上有而字。佩文韻府七陽創無立字。○佇立以泣。或曰。立字衍。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藝文類聚泣下有乎字。○若汝也。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藝文起作子。而父以下作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往年吳公吮是子之父之瘡。是子之父感恩。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鉤梯所以鉤引上高者。緣攀上也。潘吾。史記注徐廣曰常山有潘吾縣。括地志番吾故城

越人ハ中國ト風俗ヲ異ニスル遠キ南方ノ人ナリ。

不中ハ均シカラザルナリ。

罷ハ疲ナリ。

靡ハ糜ト通ズ。

更嫁ハ蔡侯ガ齊ノ其女ヲ出ダセルヲ怒リ、之ヲ他ニ嫁セシメタルナリ。

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文公伐宋。文公晉侯重耳。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不中謂不均也。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唯爲民。乃伐崇。愚按。文公伐宋。左傳無之。說苑爲是。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煎靡言財用之費如釜鬵之煎沸糜爛物也。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余下一有來字。○蒲阪氏曰。如皇疑姑蘇字畫殘缺。墨子。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

蔡女爲桓公妻。蔡姬姓國。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蕩搖也。蔡姬習水。故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出之未之絕也。故欲復召之。既已嫁之矣。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仲父管仲。功業不可冀也。言以若此行事。霸業不可冀幸也。請無以此爲規也。規猶則也。

賣ハ買ニ作ルベシ、買庸ハ賃錢ヲ出シテ人ヲ雇フナリ。
布ハ今ノ紙幣ノ如シ、錢ト竝用ス。

養薄。父母怒而誚之。誚古文譙字。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班固典引云。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注。周備也。夫賣庸而播耕者。賣當作買。庸傭通。蒲氏曰。五蠹。買庸而決竇。播播種也。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下者一作也。○調。日知錄云。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愚按。廣雅釋詁。調賣也。是調含更賣二義。布。周禮載師里布注。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漢書王莽傳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愚按。里布如今楮幣。楮幣難獨行。故以錢相除。餘不足。與錢竝行爲用耳。故言布而復重言錢也。求易者。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以粟。于是倉毋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秕。是卽求易文字。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耨拔田草也。耘。說文。除田閒穢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一無者字。是也。又一耘作耕。耕者二字下屬。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一無疇時二字。○畦陌疇時。皆田畔埒也。別言之。畦如圭形三角田也。陌方田也。疇一井田也。時田中高處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易云未詳。或曰。云助語。言如是主人待之亦如是云爾。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云。又曰。其聲殷云。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調當作周。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

多ハ賢ナリ。

歸饟ハ家ニ歸テ食フナリ。

饋ハ忽略ナリ。

不達乎事實。而術士拙乎文辯。故常爲若范且虞慶輩所窮。實用之事。千歲無易。而還窮也。

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不上脫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方法也。故國亂而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羹一作黍非。以木爲胾。胾切肉也。然至日晚必歸饟者。饟饋也。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慤質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此一作皆。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三晉韓魏趙。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治術未盡也。

㊂ 凡十六事。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

檠ハ弓匣ナリ、弓ヲ藏シテ體ヲ定ムルノ器。蹈弦ハ弓ヲ蹈ミテ之ニ弦ヲ施スナリ。

有術之士ハ政治ノ道ニ長ズルノ士。壞屋折弓ハ徒ニ空論ノ辯ニ長ツテ事情ニ通ゼザル者。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范且。秦相應侯也。且睢同。賈誼新書。魏人有唐且者。唐且唐睢也。百川學海□□□□東州冢開碑。古聖賢名云。秦范且。可見古睢作且。戰國策注補曰。睢音雖。誤。衞策般順且注。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盡猶終也。極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詩角弓陸德明音義。檠音景。弓匣也。疏云。藏弓定體之器。言工人造弓。伏藏弓匣三旬。而後施弦。乃試發機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五字衍文。焉一作乃。工人張弓以下爲工人之辭。如一本焉作乃。此五字非衍文。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旬一作日。○伏藏弓匣之日即施弦。三旬之後而宜試發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反上一有不字。非。○情實也。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艷一作豔。增韻。豔歆羨也。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人主

此宜卑ハ今ハ高ケレドモ後ニハ追々卑ククナルベシト言フナリ。

詘ハ辭窮スルナリ。爲之ハ虞慶ノ言ニ從ヒテ屋ヲ爲リシナリ。

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文選張協七命屈穀之瓠。李善注引韓子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往見之。謂之曰。穀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爲也。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

虞慶爲屋。虞慶趙人。慶卿通。呂氏春秋別類篇虞慶作高陽應。淮南人閒訓作高陽魋。謂匠人曰。屋太尊。尊崇通。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椽屋角也。虞慶曰。不然。一無此五字。是。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宜加高。匠人詘。戰國策云。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注。詘書。辭塞也。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誠當作成。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閒屋果壞。

文公初メ驪氏ノ難ニ遭ウテ國ヲ出デ、天下ヲ周遊ス、既ニ國ニ反リテ從者皆賞アリ、獨リ介之推ノミ遺シテ賞セザリシナリ。

爲字ハ語助、無以瓠爲也ハ無用瓠也ニ同ジ。

〔補〕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祿。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不出而焚死。新書。○呂氏春秋介立篇云。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鄕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齊有居士田仲者。田仲。孟子所謂於陵陳仲子。古陳田聲同。列女傳云。陳仲子終。齊策。趙威后曰。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宋人屈穀見之佩文韻府。穀作轂。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無空虛也。獻之。不恃仰人而食。則事耕耘種蓺。故獻此樹瓠之術。仲曰。夫瓠所貴者。爲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堅如石。堅如一作如堅。非。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見上有往字。道作供。獻之作願獻之先生。仲曰以下十三字作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十五字。無剖以之剖。無重字。下剖字作割。瓠爲上有此字。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

於山中食棗ハ嘗テ山中ヲ行キ、餓ヱテ食スベキモノ無ク、棗ヲ采ッテ之ヲ食ヒシナリ。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呂氏謀下有夏字。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呂氏漫作詢。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呂氏椆作潁。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高誘曰。遂成也。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呂氏作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呂氏無曰者二字。祿作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呂氏尊上有於字。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呂氏無自字。廬作募。○經有務卞鮑介。則傳當有是章矣。故以莊子讓王篇補之。章首冠補字以別之。後倣此。

〔補〕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植耶。焦遂強嘔吐而死。風俗通。○魯鄒衍傳注。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

磬ハ轂ノ誤、轂ハ繋ニ同ジク、繋ハ係ナリ、朝夕目前ニ在ルヲ言フ。

孰可ハ誰カ此事ヲ謀議スベキ者ゾト問フ也。

垢ハ猶ホ辱ノ如シ、注ノ詬ハ恥辱ナリ。

禮檀弓云。有哀素之心。注。凡物無飾曰素。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句。孰易者。齊王辭。曰。鬼魅最易。曰上一有對字。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罄當作轂。繋同。罄字或作磬。繋字或作轂。四字相似。故誤。漢書景帝紀云。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轂畜。又莊子則陽篇云。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係亦與繋同。釋名釋樂器。磬罄也。通典引禮記盧注。磬麗繋也。樂記石聲磬注。磬當作罄。字之誤也。左僖二十六年傳釋文。罄本作磬。不可類之。故難。類似也。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應劭風俗通自序云。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不見故易。藝文類聚。淵鑑類函畫條。犬作狗。暮下無罄字。下文作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淮南氾論訓云。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後漢書注引有異同。

〔補〕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呂氏春秋曰上有卞隨二字。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呂氏曰上有務光二字。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呂氏垢作詬。音義同。吾

後息ハ對手ノ辯ヅ疲レテ息メタル後マデ長ク言說スルヲ謂フ、經ノ所謂長說ナリ。

髹ハ漆ヲ塗ルナリ。

素髹筴ハ素筴ト髹筴トナリ、素ハ粧飾ナキヲ云フ。

自使其無死。其下恐脫身字。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淵鑑類函爭條是下有一日吾與堯同年七字。(二)爭年言爭以年齒高下而爲坐次也。周時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蓋以是或致爭矣。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其一人欲坐上位。因曰我與黃帝之兄同歲而生矣。訟此爭者曰。黃帝上古之人。如何有同年之理哉。其人不屈。旁人無決之者。故訟之於官。而不訣。訣一作決。通。○官亦不能折中之也。以後息者爲勝耳。其一人之言雖妄。而歷歷道上古之事。似應有然者矣。爭者之言雖實。而現世平常之言。不足以詰其雄辯矣。是實者無徵。妄者有辭。而世俗之人莫定眞僞。則勝負之決。千歲不定。更無他手段焉。氣衰而先息者爲負。聲厲而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筴者。筴馬捶也。或曰。筯也。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髹以漆淺塗。謂之髹。赤多黑少之色也。景福殿賦注。韋昭曰。刷漆爲髹。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版說見前。十版高二丈。鑿八尺之牖。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窻。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日始出謂雨霽日出也。周君爲之。作之牆牖。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常儀的ハ定リタル的ナリ。

全ハ善ク中ルナリ。

度ハ法度ナリ。

設度ハ即チ所謂刑名參同ナリ。

養ハ俸祿ヲ受クル也。

不然之物ハ理ナキノ事ナリ。

禮射三而止。毎射四矢得其故處。此之謂復。無常儀的也。儀望也。設五寸之的。毛詩賓之初筵疏云。王肅曰。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是據疏說。可以見古的之度矣。古的四寸五寸之閒。則當時亦應然。故曰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羿古之善射者。逢蒙學羿者。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或曰。持疑當作待。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長常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晩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賦ハ税ナリ、關ノ法ニ馬税アリテ之ヲ徴收セラレタリ、空論ニテハ辯說ヲ以テ人ヲ屈伏セシムルトモ、實物ニ於テハ白馬馬ニ非ズト曰ヒテ馬税ヲ免ルル能ハザリシナリ、謾ハ欺ナリ、一人ハ關尹ヲ指ス。

砥礪ハ磨キテ之ヲ銳利ニスルヲ謂フ。殺矢ハ矢ノ名、田獵ニ用フル尖リタル矢也。

也。反也。漢書季父傳。顧金錢。又後漢宦者傳云。賤買十分雇一。注。雇謂讎其價也。慧琳音義五十五錢雇云。雇猶答賽。償報之言也。謂與錢得者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難曰。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是也。賦。周禮注。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管子幼官篇云。關賦百取一。泉。古錢字。

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藝文類聚。虛作空。楊升庵外集・黃氏日抄竝引韓子云。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藉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一人。愚謂。二子本義不長。藉借通。謾欺也。公孫龍白馬論云。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形非色。色非形。故曰白馬非馬也。兒說持守是論。屈服齊稷下之辯者。一日乘白馬而過關。關法收馬賦。乃今不能持曩時白馬非馬之論。以詘服關尹而辭馬賦也。借口頭之虛辭。則能勝一國之辯者。若考定實事。按察形物。辯則辯。馬則馬。是以不能謾於一人之關尹也。㊂初學記關第八。劉向略記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夫新砥礪殺矢。

新。莊子養生主云。若新發硎。是也。砥礪謂磨而利之也。殺矢矢名。周禮考工記云。冶氏爲殺矢。注。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蓋殺言尖也。言新磨此田獵之尖矢也。或讀新此磨石殺尖箭鏃者非也。何者。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刀若新劘研。同篇云。砥礪五兵。禮儒行篇云。砥礪廉隅。前漢蕭望之傳云。底厲鋒鍔。韓詩外傳云。扁鵲入砥鍼礪石。是砥礪者虛用字。非實體字也。

彀弩而射。

彀引也。

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冥瞑通。

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

蒲阪氏曰。列子。鎬矢復沓。方矢復寓。毛詩。四矢反兮。傳。反復也。

削者ハ削ヲ造ルヲ以テ業ト爲ス者。

客爲棘削之ノ五字ハ脫誤アリテ讀ムベカラズ、注ニ引ケル文選注ノ文ニ從フベシ。

持ハ主持スルナリ、持論トシテ主張スル也。白馬非馬ハ所謂堅白同異ノ辯。齊ニ稷門アリ、門側ニ館ヲ設ケテ談說ノ士ノ來遊スル者ヲ舍ス、稷下ノ士ト稱シ天下ニ盛名アリ、顧ハ報償ナリ、

母猴乃可見也。藝文類聚是句下有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公羊傳宣八年云。而者何。難也。乃何。難也。乃難乎而也。愚按。訓乃爲難者。如僅劣字義。用力之意。燕王因養衞人。不能觀其母猴。文選注不上有而字。鄭有臺下之冶者。文選注鄭下有人字。按考工記云。鄭之刀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據是鄭地出良刀。則冶人亦當良矣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臣下一有爲字。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文選注物作巧。無鋒難以下八字。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文選注能與上有則字。王曰善。謂衞人曰。客爲棘削之。是以下至見之。文選注作王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曰以削。一本作客爲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吾欲觀見之。燕王辭也。穀梁傳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重言觀見者。猶書云不遑暇食也。疏。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兒說宋元王時人。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持白馬非馬也。藝文類聚・淵鑑類函馬條並非上有之字。持若棋勢。不生不死曰持之持。荀子不苟篇云。山淵平。天地比云云。是說之難持者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史記注引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於稷下也。○服一作及。非。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顧。前漢鼂錯傳云。顧其功。注。顧讎也。讎償

刻削ハ彫刻ニ用フル刀ナリ。

所以削ハ削ニテ彫刻スル所ノ者、即チ棘刺ナリ。

不然物ハ實地ニ有リ得ベカラザル物ト云フコト。

五乘ノ地ハ大夫ノ采邑ナリ、奉ハ俸ニ同ジ。

晏ハ日出デテ淸朗ナル時ヲ云フ、陰ハ日景ナリ、雨新ニ晴レテ、天ノ淸朗ナル時ヲ以テ之ヲ視ルナリ。

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刻刀小於所刻者也。削刻刀也。或曰。以其之以衍。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無造小於棘刺之端之削刀也。此不然物也。黄氏日抄。物上有之字。○不可有然之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子。計字作上之二字。淵鑑類函。計無以下作士有虛名。

一曰。好微巧。衞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一本無好字。曰作有。藝文類聚云。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是句上有燕王字。微作徵。衞作術。文選注亦是句上有燕王二字。能上有臣字。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說苑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荀子禮論篇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可見五乘之奉之厚矣。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文選注是下有臣爲棘刺之母猴也八字。藝文類聚客作巧人。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飮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爾雅云。濟謂之霽。郭璞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漢書郊祀志。晏溫。注。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晏陰。注。陰微陰。微陰謂日景也。凡至微者。非陰難察也。故以雨新晴。天清朗之時視之也。而棘刺之

度其功ハ土工ノ功程ヲ量度スルナリ。板ハ牆ノ板ニテ、一板ハ二尺ナリ、四板八板ハ射稽ノ謳ノ謳登ニ倍スル功アルヲ謂フ。

入而已己疾ハ藥ガ腹ニ入リテ我ノ疾ヲ愈スヲ言フ、已ハ愈ナリ。

母猴一ニ沐猴ニ作ル、沐猴ハ卽チ獮猴ナリ、母ノ音轉ジテ獮トナル。

方六里ヲ一乘ノ地ト爲ス、俸祿ヲ計フルニ車數ヲ以テスルナリ、以三乘養之ハ士ノ養ヲ以テ巧人ニ賜フナリ。

今知ハ宋ノ客ガ知ルナリ。

度其功。登四板。射稽八板。毛詩鴻鴈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疏云。五板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鄭箋引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依鄭說。是板廣一尺二寸也。戰國秦策。不沈者三板耳。注。廣二尺曰板。擿其堅。登五寸。射稽二寸。佩文韻府寸字引。其作之。㊁前漢史丹傳注。擿磓也。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張之象鹽鐵論國病篇注引苦作鍼。勸勉也。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已己一作能已。○呂氏春秋至忠。王之疾必可已也。注。已猶愈。言知入於腹而差身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家語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鹽鐵論國病篇。良藥作藥酒。餘同家語。

㊂凡十一事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黄氏日抄。請作欲。以作削。淵鑑類函棘條。母作沐。前漢西域傳沐猴注。沐猴卽獮猴。母音轉爲獮。方言呼母曰嬰。此其證也。棘木名。如棗而多刺。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管子乘馬篇云。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蔽五方一里九夫之田也。荀子正論篇云。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注。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是以士之養賜巧人也。又戰國策奉夏侯章云。以四馬百人之食。據是此三乘卽十二馬三百人也。據管子十二馬五十四人也。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右御治工。坐右侍御之工人。燕宴飲也。文選注。韓康伯曰。洗心曰齋。今

輗ハ人ニ實用アレドモ木鳶ハ實用ナシ、墨子能ク實用アル者ヲ造ルヲ以テ巧トシ、實用ナキ者ヲ造ルヲ以テ拙トス、其知大ナリ、故ニ大巧ト曰フ。

癸ハ人名ナリ、其人善ク歌フ、故ニ謳癸ト云フ、倡ハ先ヅ謳ヒ出シテ人ニ其後ヲ和シ歌ハシムルナリ。

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佩文五徵此下有平字。 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輗轅端橫木。 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老子曰。大巧若拙。今墨子以爲易爲之輗爲巧。以爲難爲之鳶爲拙。是與老子之言相同。故曰墨子大巧。墨子魯問篇云。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 與猶爲也。宋王與齊戰而有功。爲其仇之尸。故築武宮以示子孫。左成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謳癸倡。 謳歌也。癸謳者名。倡發歌句也。築宮爲謳者。陳暘樂書百六十九相圖云。昔梁孝王築睢陽城。擊小鼓爲下杵之節。使相倡和。後世因爲睢陽操焉。愚謂是勸力之歌。如今下杵尙然。 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 知猶覺也。 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井子章曰。如字當在謳下。 對曰。王試

桂椒ハ共ニ香木ナリ、薫桂椒之櫝ハ櫝ヲ造ルニ善ク薫ズル桂椒ノ材ヲ以テスルナリ。

直ハ質直ニシテ文飾ナキヲ謂フ。

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木蘭。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櫃匧也。薫桂椒之櫝。一作薫以桂椒。初學記珠條引。作爲之木蘭之匱。薫桂之櫝。飾以珠玉。綴以玫瑰。曹子建七啓云。薫以幽若。蓋本於此矣。桂椒皆香木。楚辭注。舟用桂者。取香絜之異。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羽一作翡。○玫瑰火齊珠也。輯集也。古者飾器物以禽羽。周禮注。犧尊飾翡翠。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善注云。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思謂。班氏之賦本於此矣。淵鑑類函筆條引傅子云。漢末一筆之押。彫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是文亦本於此矣。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櫝一作櫃。未可謂善鬻珠也。佩文韻府七虞未作不。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鹽田屯曰。覽當作濫。亡徵篇。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王一作正。非。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楊氏大玄云。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蒲阪氏曰。成絕句。下三年成同。蜚一日而敗。蜚古飛字。弟子曰。先

細ハ小ナリ。

處女子之色ハ形色ノ艷麗ナルヲ謂フ、瘁臞ノ反ナリ。

顯學ハ文學ヲ以テ顯ハレタル者ナリ。

衣文ハ文繡ノ衣ヲ衣ル。媵ハ嫁スル女ニ從行スル女ナリ。

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孔子家語・史記樂書竝此下有之琴二字。歌南風之詩。家語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樂書注。王肅曰。南風育養之詩也。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皆云。宓子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不與此同。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處女未嫁女也。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瘁焦瘁也。○疑此經傳宜在第五經傳之章首。何者第一經言尚賢用而詘虛辭也。而此章是有術之君不躬親下事之事。故以爲錯誤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田鳩齊人。學墨翟者。見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有田鳩子三篇。鳩作俅。顯學以文學顯者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令晉之晉衍。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佩文韻府二十二禡善嫁無衣文之三字。楊升庵外集引韓子。文衣。史記孔子世家。齊國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詩衣錦褧衣傳。錦文衣也。五經通義。先王之樂云云。衣繡衣持羽毛而舞。媵。說文送也。戴仲培鼠璞云。媵逆婚之名。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

明分ハ上下ノ職分ヲ明辨スルナリ、責誠ハ羣臣ノ誠實ヲ督責スルコトナリ。

慢ハ謾ト音通、信ニ反スルヲ慢ト爲ス。兩和ハ軍門ナリ、兩旌ヲ立テテ之ヲ爲ス。

厚之勢自耕戰之禍也。

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涖下。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不明辨上下之職分。不督責羣臣之誠實。而徒躬親下事。以臨臣民。此舍車馬下走。讀簡牘睡臥之類也。揜弊微服。傳亡。弊當作蔽。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此章言有術之王不躬親下事也。

㊅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表標也。立信爲望。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一無尊字。○或曰。尊當作楚。與李悝謾兩和也。賈誼新書云。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慢謾音同。○此章言使民可信。

右經　一本置經字於首章前。此更置。傳字左屬之。

㊀一作傳一。爲範圍。下同。凡五章。宓子賤治單父。宓子賤孔子弟子。名不齊。單父魯邑。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有若孔子弟子。臞少肉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君魯君。官事急。心

繩外ハ繩墨ノ外ナリ。

居學之士ハ居士ト學士トナリ。

威ハ畏ト通ズ、怯怖ナリ。

尊厚耕戰ハ人君尊厚ノ勢ニ處リテ、自ラ耕戰スルナリ。

事則如令之民也。如順也。飾邪篇。古者貴如令矣。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之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宜無禮之。愚按。且居學之士。四字疑注語。居居士。學學士。禮記云。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莊子刻意篇。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生之士。敎誨之人。遊居學士之所好也。是居學文字。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耕一作畊。下同。○修字衍。不禮則周主上之法。或曰周當作啁。笑也嘲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威畏通。怯怖也。如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之畏。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視覘也。○此章言遊居學者之無益於國也。

㊄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節南山篇。鄭箋云。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傅說之以無衣紫。此詩本刺幽王之不自爲政也。政者制也。人主之所獨也。夫尊卑異美惡。貴賤殊勞佚。上下之分也。今傅解此詩。以爲人主凡百之事不躬親。則下民不信矣。因說之以無衣紫。是不知上下之分。而徒使君躬親下事也。今雖國中莫衣紫者。亦非詩人之旨矣。子產之以鄭簡宋襄子產二字。一作授。宋襄上有購弘之三字。疑此上下有脫語。責之以尊厚耕戰。子產之用於鄭簡公也。簡公告之以君臣各有職。購强之諫宋襄公也。責之以處尊

致治安。後人徵於治安而不曉謬誤牽强矣。

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夫達者先知適方今之事。而後通往昔之故。譬猶學奕者。巧拙相習。勝敗遞均。而後致志苦慮。稽諸棋經。故思過半而漸進乎道也。然今未習乎綽約關門之勢。而徒觀棋經。何益於贏輸焉。今學者不適今之國事而謀之先王。是不知取度於身者也。○此章言先王之事業。或者有爲而爲之。後世不知也。

㊃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正坐也。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

托一作託。一無慕字。非。錘作鈞。非。○托託音通。憑依也。淮南經言訓云。雖割國之錙錘以事。又禮儒行云。雖分國如錙銖。莊子達生篇云。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前漢揚雄傳云。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愚按。是數書古者以錙銖錙錘爲分割之稱矣。錘八銖也。二十四銖爲兩。假以國爲兩。則錘是三分之一也。言附依思慕叔向者。國中三分之一也。

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

三士中章・胥己・叔向也。襲習通。重也。襲法謂履行故事也。官府之籍。官院府寺之常典。若日日所錄之記也。周禮大宰。以八灋治官府。趙策云。國有固籍。兵有常經。下文云。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注。籍猶令甲。正曰。固故通。

行中

錘ハ八銖ナリ、一兩ハ二十四銖ナレバ、錘ハ一兩ノ三分ノ一也、叔向ニ附依思慕スル者國中ノ三分ノ一ナルヲ言フ。

官府之籍ハ官院府寺ノ常典、若シクハ日日錄スル所ノ記ナリ。

スルヲ信ゼント請フトモ、意フニ當今ノ事情ニ適當セズシテ實用ナカラン。

不能更也ハ古ニ拘泥シテ變更スル能ハザルナラバナリ、此處ノ也ハ假定シテ下ヲ起スノ辭ニテ斷定ノ辭ニ非ズ。

衞人佐弋ハ學者王佐ノ才ナク、徒ニ先王ノ治具ヲ知リテ政事ヲ爲シ、國マスマス亂ルルニ喩フ。

書傳ニ載スル所ノ先王ノ言モ、先王ノ意ニテハ小ト爲ス所ノ者ヲ、後世ニテハ之ヲ大ト爲シ、先王ノ大ト爲ス所ヲ、後世ニテハ小ト爲ス者アラン、世遠ク時異ナルト專ラ記載ニ依ルトニヨリ、先王ノ言ヲ誤解スルヲ言フ。

郢國ノ書ヲ燕國ニテ誤テ解說シタルコト後ノ傳ニ詳ナリ、先王ノ言ヲ郢書ニ比シ、後人ノ誤解ヲ燕說ニ比ス。

子儒效篇。行不免于汙漫。注。漫欺誑也。言請許學者於先王之道。行是渺茫廣遠不可知之說。意者不宜適當今之世乎。

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

先王之法。或不適時。亦當更之耳。然不能更之。譬猶鄭人認一軛以執之。而餘以爲非也。天下之車盡有軛也。豈唯一軛哉。夫法亦有數種。豈唯先王之法哉。

而賣豚也。

補四字。○鄭人賣豚。本是欲得利。然以道遠日暮之故。忘其本志。譬猶學者治國。亦本是欲安利。然以不急之務。不晚之事。失其現利也。不急者道遠也。不晚者日暮也。

衞人佐弋也。

衞人不知所以佐弋。而強佐之。鳥亂於上而不能得也。學者才非王佐。而徒知其具。以爲國事。則國益亂矣。先王之禮樂。所以治國之具也。

卜子妻爲弊袴也。

爲一作寫。○衣裳敝則新改作。是其常也。夫國亦然。風俗敝壞。當改易法令而新其國。今學者拘乎先王之故。而不知作新。是卜子妻爲弊袴也。

乙子妻飲鼈也。

補六字○乙子妻飲鼈水。本恐其渴死也。然不得其爲。故遂亡之。今學者行惠省刑。本非惡意。而民益放縱。是欲存而得亡也。

而其少者也。

學者不知時務。而效先王之禮。是猶少者不達禮意而效長者之爲也。

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先王之言。書傳所道也。言先王之言。去今久遠。書傳所道。轉移訛謬。意者其事業或實小。而後世不識。還以爲大。其事業或實大。而世人不識。還以爲小邪。亦未可必知也。

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

宋人梁人之解讀。皆與書意乖。猶學者謬解先王之書傳也。其談說似合道理。然實非先王之旨也。

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古書有謬誤難解。後儒強爲之說。其說適合時事。或

吳起、軍人ノ疽瘉ユレバ我ガ爲ニ死ヲ以テ戰フノ實用アルヲ懷ヒテ、其膿ヲ吮ヘルニテ、之ヲ愛スルニハ非ズ。

目ハ要ナリ、築社ノ諺ハ利ト力トノ二ヲ兼ヌ、故ニ要目ノ辭說ナリト曰フナリ。

宛曼ハ汗漫ト通ズ、渺茫廣遠ニシテ知ルベカラザル也、言ハ學者ガ先王ノ道ニ託シ、此渺茫廣遠ニシテ知ルベカラザルノ說ヲ行ハント

羹。自爲之淺近而易曉者也。故今取是喩以示人耳。

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二君名爲民而實自爲。

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瘳差也。桓公讓楚不貢實爲擊蔡也。吳起吮膿。非忠愛之也。將瘳之而成其功實矣。此皆自爲也。藏懷字。暗解上文挾字。

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詩生民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禮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是賦頌鼎銘有無實過譽之證。皆如潘吾之跡華山之博。好名之君所爲而不可盡信者也。

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期當也。要也。先王所期者。詩豐年云。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閟宮云。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皆先王所冀之實利也。所用者力也者。伐檀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書無逸云。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皆先王所用之筋力也。言先王所適而冀者利。所以爲用者力。要在此二者耳。小爾雅云。目要也。禮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自爲者。即如豐年之詩祀社冀其福祥是也。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是攐撅而置之。用力也。端冕而祀之。期利也。築社之諺。兼利力之二矣。故曰要目之辭說也。目一作自。爲自解說之辭也。然文意不與上關。

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孟子梁惠王篇。則王許之乎。注。許信也。宛涴同。又與汗通。曼謾漫通。皆渺茫廣遠也。淮南道應訓云。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以下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也。苟

堅瓠ハ堅确ニシテ通ゼズ、匏繫ノ國ニ益ナキガ如キヲ謂フ。

挾相爲トハ二人互ニ相助クルノ心ヲ挾持シテ事ヲ爲スヲ言フ。責望、一ハ報ヲ爲スノ少キヲ責メ、一ハ多ク報ヲ求メラルルヲ怨望スルナリ。

傳合。故不取焉。**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确亦堅也。言字當作行。下文務卞鮑介墨行事也。而非言語之人也。是以知行字之誤矣。而當作有。非上脫而字。**故務卞鮑介**傳亡。務務光也。卞卞隨也。鮑鮑焦也。介介之推也。**墨翟**二字疑衍。與上文宋墨相涉而誤耳。**皆堅瓠也。**四子之行堅确潔白。磨而不磷。緇而不涅。然如匏繫無益於國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也而弓折。**詘一作拙。○虛辭雖服人。而實無益於國。如是矣。**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要實實之治者。非行實實之事。則不可得也。○此章言虛辭浮辯無益於國也。

㊂ **夫挾相爲則責望。**挾。孟子挾貴而問之挾也。慧琳音義三十四懷挾云。說文正字作褱。褱挾也。何注公羊云。挾褱也。爾雅云。挾藏也。相。毛詩云。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疏云。相兩相之辭。後漢書杜林傳。望恨也。言我姑先爲彼而後求彼爲我矣。懷藏是心而爲事業。及至乎後。彼遺往事而怨今見責我念舊德而怨彼忘本。故轉責望矣。**自爲則事行。**不恃人之爲我也。恃我不可不爲也。羣書治要愼子因循篇。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同書尹文子云。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故父子或怨譟。**譟當作譙。相爲則雖父子亦有怨誚者。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取庸作者進美羹。**取庸。漢書景帝紀。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注。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淮南子云。取傭而强飯之。莫之愛也。有所爲則恩不接矣。是本于韓子也。自爲之道。世人見以爲爲人矣。古昔聖人制作禮樂。處仁由義。一言一行爲後世所稱。原其所由。皆自爲之道也。雖然斯道悠遠難曉。還以爲人取庸作者進美

儀的ハ望ンデ射ル所ノ侯的ナリ。關ハ貫ト通ズ、中ルナリ。

長說ノ長ハ常ナリ、常ニシテ說キ、息ム時ナキヲ言フ。

李惠宋墨ノ李ハ當ニ季ニ作ルベシ、季眞也、莊子ニ見ユ、惠ハ惠施、宋ハ宋榮子、墨ハ墨翟。

畏震云云、畫策ノ無用ナルハ素策ト同ジケレドモ、人主畏震シテ畫ケル龍蛇禽獸車馬ノ狀ノ眞ニ逼ルヲ瞻望スレバ、之ヲ悅ビ、其實用ヲ忘レテ其微妙ナル巧ニ濫スト、無用ヲ認メテ有用ト爲スヲ言フナリ。

㈡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虛論易爲也。不以儀的爲關。儀望也。藝文類聚尸子云。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關貫通。儀禮鄉射禮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則射者皆如羿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雖見欺。然猶不覺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長常也。讀若長戚戚之長。言常常而無息時。莊子庚桑楚篇。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注。長猶增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凡言有至纖明察微妙難爲。而非當時之急務者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李惠宋墨傳亡。李當作季。荀子成相篇云。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是也。注。或曰。季卽莊子云季眞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以上楊倞注。或以爲季悝李克。皆非也。惠惠施也。宋宋榮子也。墨墨翟也。此諸子皆如畫策之巧。而用與素策同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閎。虛廓也。非上脫而字。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畫策之用。雖則與素策同。然人主畏震瞻望畫龍蛇禽獸車馬之狀逼眞而悅之。忘其實用。濫其微巧者也。譬之猶鬼魅無實而易畫也。牛馬日用。係累于前。如易而實難。鬼魅無形。人無常見。如難而實易。日用之事。則法令制禁卽是。如易而實難。無形之論。則季惠宋墨。雖如難而非急務實用也。物氏解震畏車狀。言以畏懼震眩之心。妄見車馬之狀。如鬼魅也。是爲淮南所云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之事。然不與

聽言ヨリ以下皆明主之道ト合ハズ、故ニ明字ハ世ノ誤ト疑フナリ。
遠ハ高遠ニシテ、近ク實用ナキ者ヲ云フ。
迂弘ハ下ノ迂深閎大ト同義。

用言ハ實用アルノ言、卽チ忠言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

㈠ 一本無圈。下同。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宓一作密。○此經文。疑第㊄經文錯入。依下有明主字誤耳。解在傳宓子章。明主之聽言也。明疑世之誤。美其辯。美悅其辭之文辯。其觀行也。賢其遠。賢尊其行之遠功。言皆不事實用也。八說篇云。尊遠功之行。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言字對下行身字。則道是虛字。言是實字。傳云。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卽道言字。或道下絕句非。其行身也離世。離世。不謹庸言。不行庸德。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素問血氣形志論。治之以按摩醪藥。注。醪藥謂藥酒也。鹽鐵論能言篇。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用言實用通常之言。卽忠言也。莊子齊物論云。爲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中庸云。庸言之謹。傳引家語孔子之言。故曰。用言。史記老子傳。老萊子云云。言道學之用。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在一作君。是。以一作所。○此章言當居其實而不居其名。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終

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㊆ 凡三事。 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 蒲阪氏曰。有音又。 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惠文君秦孝公之子。名駟。即惠王也。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 一本魏王下更有魏王二字。○輒韻會。每事即然也。 趙乃輒還。 輒一作輙。輙止也。○是條在鄭桓下誤。」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 淵鑑類函席條令上有縣字。無下文縣字。 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者字依上當作有。

右傳

叔向之讒萇弘也。讒疑殘字之誤。戰國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注。殘害也。同是文法。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一作爲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一無而殺之三字。○說苑云。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鄭桓公史記鄭世家云。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將欲襲鄶。鄶妘姓國。世家云。桓公問大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大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有也。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與下一有其字。說苑作書其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世本古義匪風注引韓子。豭作猳。○釁血祭也。山氏曰。史記平原君傳。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鄶君以爲內難

豭ハ牡豕ナリ、雞豕ノ血ヲ塗リテ盟狀ノ如ク裝ヒタルナリ。

含杜若握玉環ハ貴人脩容ノナマメキタル態ヲアラハス、カカル人物ヲ秦ノ相トナサバ、以テ秦ヲ亂スニ利アリトナリ。

屈產之乘ハ屈ノ地ヨリ產セシ駿馬、垂棘亦地名ナリ、女樂六ハ舞妓十六人ナリ、六ハ二八ノ誤。

正論篇云。天子者勢至重云云。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漢書霍光傳云。玉衣。注。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札。或曰。與王同衣。亦通。

含杜若。杜若香草。宋玉神女賦云。沐蘭澤含若芳。如漢時尚書郎含雞舌香。握玉環。禮經解云。行則有環佩之聲。神女賦云。搖佩飾。鳴玉鸞。是皆貴人脩容之態。山海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云云。右手操環。注。玉空邊等爲環。

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舊說。共立一云。公子赫。戰國策作公孫郝。史記樗里子甘茂傳作公孫奭。索隱引戰國策作公孫衍。○利利行師之利。荀子脩身篇云。利以處窮。同此言共立長於深宮。而不知哀苦。徒盤辟媚嫵。以是聽政於朝。適足以亂秦矣。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吳越春秋使上有陰字。下文亦小異。○孔子家語禮運篇云。瘞繒宣祝嘏。注。宣謂之播。宣揚之。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伐虞虢。一本。淵鑑類函女樂條並作欲伐虢。又一無虢字。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見十過篇。女樂六。以榮其意。淵鑑類函六作二八。是。榮作熒。○淮南主術訓云。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法。誘惑也。而亂其政。蒲阪氏曰。戰國策云。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亟亡ハ忘ルルノ速キヲ云フ。

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以苛刻聞天下。史記作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管子小匡篇云。小廉而苛忕。注。苛密也。愚謂。苛之言呵也。微密而多譴怒也。刻約也。茂事之順焉。適彼意爲順。孔子家語云。良工能巧。不能爲順。惠王之明。史記此下有武王之察四字。張儀之辨也。史記也作而。辨作好譖二字。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日曩也。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史記云。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是以下文史記・戰國策並有異同。一無亟亡之亡。○亡忘通。亟急也。王曰。然則爲之柰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作向壽。甘茂傳云。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史記作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被王衣。王嘗作玉。列子周穆王篇云。日日獻玉衣。荀子

齊ハ魯ニ鄰ス、故ニ魯ノ治リテ强キヲ患フ。吹毛ハ甚ダ易キヲイフ。

哀公ハ定公ノ誤。

六ハ二八ノ誤、八人二列ノ舞妓ヲ遺リシナリ。

監門ハ主門ノ吏。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榮當作熒。惑也。哀公新樂之。新一作必。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六二八之誤。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且。左傳作彌。史記作鉏。意林引韓子作沮。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犁鉏。無謂景公三字。遺哀公女樂作遺魯公以女樂。無熒字。哀公新作魯君諫。諫下有而不聽三字。無六字。遺哀公作遺魯。果作公。去而之楚作遂去之。○山氏曰。哀當作定。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一作干。史記甘茂傳于象作范蜎。戰國策作環。世本古義大東。輯當通作繯。凡偏旁用睘肙者。多易混。如狷或爲獧。蜎或爲蠉。愚按。于干字形相似。范干音聲相近。象環形似。月睘易混。輾轉相誤。今亦不可辨也。

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二事字如不事事之事。任也。爲也。晏子春秋云。叔向問晏

深知ハ深ク結ブナリ、陰有ハ陰ニ之ニ善クスルナリ。

憂。孤突稱レ疾不レ出六年。故稱ニ此古語一也。國語外作レ艾。聲之誤也。

鄭君問ニ鄭昭一曰。太子亦何如。（問ニ太子之爲レ人也。）對曰。太子未レ生也。君曰。太子已置。（置立也。）而曰レ未レ生何也。對曰。太子雖レ置。然而君之好レ色不レ已。所レ愛有レ子。君必愛レ之。愛レ之則必欲ニ以爲一レ後。臣故曰。太子未レ生也。

㊅（凡八事。）文王資ニ費仲一而遊ニ於紂之旁一。令ニ之諫レ紂而亂一ニ其心一。（諫一作レ間。○物氏曰。遊游說也。）

荊王使ニ人之一レ秦。秦王甚禮レ之。王曰。敵國有ニ賢者一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レ之。羣臣諫曰。（一無ニ諫字一。）以ニ王之賢聖一與ニ國之資厚一。願ニ荊王之賢人一。（物氏曰。願當レ作レ患。聲之誤也。）王何不ニ深知一レ之。而陰有レ之。荊以爲ニ外用一也。則必誅レ之。（深知猶ニ深結一也。左昭四年傳。公孫明知ニ叔孫于齊一。注。相親知也。爾雅釋詁云。知匹也。蒲阪氏曰。陰有レ之。東周策注。言レ善レ之。按是疑レ脫ニ善字一。有音又。下文陰有レ善ニ荊王左右一。）

熊膰ハ熊ノ掌ナリ、之チ烹ルハ時間チ要ス、其間ニ外救モアランカト萬一チ僥倖セルナリ。

内ハ女色ナリ、外ハ嬖臣ナリ。

王。（宿營之甲宮衞之兵也。）成王請食熊膰而死。（膰蹯音通。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之。（一無之字。是。○見左文元年傳。）韓廆相韓哀侯。（藝文類聚作韓傀。○韓廆韓哀侯之季父。名俠累也。）嚴遂重於君。（嚴遂字仲子。）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亡。（一無亡字。戰國策作兼中哀侯。左右大亂。）田恆相齊。（田恆田成子。）闞止重於簡公。（闞止字子我。）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弒簡公。而奪之政。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狐突字伯行。晉文公外祖父也。晉語云。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昭曰。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專寵。故適子殆。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時狐突傳太子申生。獻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

呼ハ呼ンデ發スル聲、役夫ハ賤人ナリ、商臣ヲ罵リテイフナリ。

之諸侯ハ去リテ他國ニ行クナリ。

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難三篇朝作宰。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注。置立也。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商上脫以字。既欲置公子職。欲上脫而字。商臣聞之未察也。不察乃信否。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爲當作謂。潘崇曰。饗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妹嫁於江。芈楚姓。太子聽之。江芈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若立職。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能爲以下一作能行乎。左傳作行乎。之適也。去適諸侯之國乎。曰不能。能擧大事乎。擧大事謂弑君也。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

后妻ハ正夫人ナリ。患ハ惡ニ作ル可シ、譖スルナリ。

愼承陜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淵鑑類函炙條翳憎作譖。蚤作枉。○翳蔽也。蚤早通。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戰國齊策云。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史記年表。秦昭王十九年十月。與齊閔王稱帝。十二月復皆稱王。

㊄凡十事。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患當作惡。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戰國西周策鮑注。殺人不以道曰賊。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無ノ字ハ衍文ナリ、微ハ無ナリ。

觴客ハ客ト酒宴チナスナリ。

炮人ハ庖人ナリ。

重睫ハ注意シテ視ルナリ。

熟而髮不燒。晉乘而炙之而作及。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晉乘無無字。莊子盜跖篇云。得微往見跖邪。與是同文法。周禮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楚辭云。夕始臨乎於微閭。是微無音相通。然則無無字爲是。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髮條竝有死上有臣字。下斷作絕。木作錐。熾作炙。燒作焦。無無字。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藝文類聚疾作嫉。事文類集堂下作黨。○謝承後漢書云。魯國陳正叔爲大官令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勑斬正叔。正叔曰。臣有當死罪三。熾以爐炭。增治吐炎。燋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拔出佩刀。砥礪五石。斷肥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而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黃門。

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桑貫欒木也。禮雜記云。畢以桑。畢貫牲體木也。炙籀文作錬。串音貫。象木串肉而火之形。或曰。素問壽夭剛柔篇云。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處。經筋云。卽以生桑炭置之坎中。詩白華云。樵彼桑薪。卬烘于煁。朱傳。桑薪薪之善者也。是桑炭亦炭之善者也。亦通。肉紅白而髮不焦。炙熟。色紅白。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重慎也。言

宰人ハ料理人ナリ、宰人之次ハ二番目ノ料理人、尙宰ハ料理人ノ長ナリ。

炙ハ燒肴ナリ。

哽ハ髪毛ノ喉ニ引カカリテ咽ブヲイフ。

干將ハ劍名、モト吳ノ劍匠ノ名ナリ。

木ハ串ナリ。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宰人主膳羞者。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也。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淵鑑類函羹條作竊以爲有欲去上食宰也。○尙主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事文類集。免作黜。此句下有也字。

文公之時。文上一有晉字。○晉文公重耳。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晉乘臣作人。事文類集同。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藝文類聚・事文類集譙作誚。淵鑑類函廚條作詰。下同。○哽咽塞也。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干將劍名。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

貴ハ高價ナルナリ。

廩吏ハ倉ヲ司ル役人ナリ。

倉ハ米ぐらナリ、廥ハ草藁等ヲ入ルル藏ナリ、穽ハ窌ノ訛ナラン、窌ハあなぐらナリ。

者。（上者字衍。）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馬梨之山未聞。）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閒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㊃（凡五事。）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淵鑑類函黍條常貴甚作嘗貴尠。廩下別有廩字。無甚多二字。）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穽者。而不知其人。（倉穀藏也。廥芻藁藏也。穽。康熙字典引韓子云。音義未詳。愚按。疑窌之訛。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囷窌倉城。注。穿地曰窌。荀子榮辱篇云。餘刀布有囷窌。注。窌窖也。城藏曰窖。管子輕重篇云。里有積五窌。）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芻廄ハ馬ノ飼料ヲ積ム小屋ナリ。

少庶子ハ官名。

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擧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蒲阪氏曰。殆讀。去之句。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

巳ハ之字ノ誤ナランｏ

近者ハ近習ナリｏ

爲酒ハ置酒ナリｏ

則必揜子鼻。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戰國策作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戰國策夫人作鄭褏。新上有夫字。常作則。鼻上有其字。對曰。不已知也。戰國策作鄭褏曰。妾知也。○或曰。巳疑衍。又曰。之字之誤。古書之巳往往而誤。王強問之。戰國策作王曰。雖惡必言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戰國策作鄭褏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戰國策作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舊云。是以下至萇弘。所從宋本補。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荀子正名篇云。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注。事任使也。蒲阪氏曰。新事非臣事也。左傳萇弘事劉文公是也。令尹甚愛之。甚幸甚之甚。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吳越春秋令尹作平王。誤也。下文作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於宛之厚。以下亦小異。○詩繇傳云。盍往質焉。疏。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後言何不者倣此。爲酒置酒也。後漢書袁譚傳注。爲猶置也。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

劓ハ刑シテ鼻ヲ切ルナリ。

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御者侍者。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揄引也。方言云。脫也。蒲阪氏曰。御下當有者字。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戰國楚策無甚字。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戰國策愛之作新人。亦悅愛之甚於王。戰國策作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戰國策欲作喜而二字。此下有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甚於王十五字。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戰國策夫人以下作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三十三字。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戰國策孝子下有之字。夫人作鄭褎。不字在妬上。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戰國策無甚悅字。子下有美矣二字。然惡子之鼻。子見王。戰國策然上有雖字。見上有爲字。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長一作常。戰國策此語作

郎門霤下ハ郎門ノ雨落チノ下ナリ、此ニ水ヲ注ギテ小便シタルモノノ如ク見セカケタルナリ。

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溺小便也。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訶一作可。音通。○訶怒讓也。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蒲阪氏曰。濟陽君魏人。蘇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一無曰字。非。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爲猶若也。義見前。美女入見近王。因

善者ハ若シ我言ヲ善シトセバト云フ義ナリ。

曰叱去ハ叱曰去ニ作ル方宜シ。

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軍一作君。非。唯猶第也。且也。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善者。下篇左下傳㊁云。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與是善者同義。言若善我言則相避。不與戰矣。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以魏上一有請字。○蒲阪氏曰。得禮待也。臣長用魏。子長用韓。長一作常。古書長常通用。

㊂凡六事。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夷射郲大夫。見左定二年傳。非齊中大夫也。郲中音近。時已有中大夫爵。因誤耳。御飲於王。御侍也。郲子爵也。言王者亦誤也。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門者閽人也。刖斷足也。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跪足也。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瀝一作隸。非。○史記滑稽傳云。淳于髡曰。親有嚴客。侍酒於前。時賜餘瀝。不過二斗。徑醉矣。說苑正諫篇云。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廣雅。瀝酒也。夷射曰。叱。去。叱呵也。蒲阪氏曰。秦策。文信侯叱去曰。吳注。姚曰。曾本叱曰去。語勝。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

末文脫誤アルニ似タリ、暫ク文ノ儘ニ解セバ、吾亦殺サレンノミ、然レドモ吳越同命、勢ヒ兩存セズ、今日ノ事、吾一身ノ他日ノ難ヲ思ハバ、吳ヲ存スルヲ可トス、然レドモ吳存スレバ越滅ブベク、吾命亦窮ラントテ、深ク進退兩難ヲ歎ジタルナリ。

亡。太宰嚭吳大夫。狡健也。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

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殺一作烈。○越絕書云。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吳越春秋云。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云云。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云云。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據二書考之。此章尾似有闕誤矣。言種曰。如嚭之言。我其烹殺耳。雖然吳與越同。此天命。吳越之勢不兩存。今越不滅吳。吳必滅越。進退維谷。深歎命之不可若何也。山氏曰。越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太宰嚭。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成一作臣。非。戰國策牛作午。史記趙成侯三年。大成午爲相。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戰國韓策曰下

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有子字。句下有也字。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嘗一作常。古通用。

呂倉魏王之臣也。一本呂倉別提。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諷一作風。○諷告也。

宋石衞將也。衞一作魏。衞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

逐之ハ當ニ逐之齊ニ作ルベシ。

天反夫差ハ、天昔夫差ニ與ヘシ福ニ反シ、今ハ禍ヲ與フトナリ。

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呂氏春秋作昭公懼。逐出奔齊。卒於乾侯。○逐當作遂。之下脱齊字。杜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内邑。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衞。 衞一作魏。 公叔因内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鄭韓都也。蒲阪氏曰。衞魏也。鄭韓也。公仲名朋。史策名侈。公叔名伯嬰。索隱云。後並爲韓相國。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 構講通。和也。 以自重也。

越王攻呉王。呉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范蠡大夫種。越二臣名。 昔天以越與呉。呉不受。今天反夫差。 夫差呉王名。言天反曩與呉之福。蒲阪氏曰。越語云。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也。 亦天禍也。以呉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

外市ハ外國ト交通シテ相利スルヲイフ。

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藝文類聚作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富多於是。則夫子將棄吾而買他妾矣。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宦仕也。戴歌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者一作有。○四鄰皆曰。荊公子出者。我重之如是。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敎子於外市也。不便。說林篇魯穆公犁鉏事類此。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山氏曰。相下脫與字。遂奪其國。而擅其制。制政通。有度篇。制不共門。管子作政不二門。古文先略題其事。後詳演其事。若燕人無惑。往往而有。此章亦是也。魯三桓偪。聖賢羣輔錄云。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一無者字。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撞公圍也。孟孫見叔孫之

内中ハ閨房ノ中ナリ。

五姓ハ太平御覽ニ五牲ニ作ル、牛羊豕犬雞ナリ、注者ハ五族ト解セリ。

蘭ハ芳草ナリ、湯ニ浸シテ之ニ浴スルヲ浴蘭湯トイフ、不祥ヲ拂フ以所ナリ。

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至一作之。○方言云。棄猝也。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棄相見。或曰突。山氏曰。私有倒。

士在內中。 韻會。房室曰內。前漢書鼂錯傳云。有一堂二內。注。二房也。 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

裸而解髮。直出門。 文選李善注引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是也。解髮被髮爲鬼形也。

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

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 婦人室婦。 爲之柰何。

季辭也。 曰。取五姓之矢浴之。 矢一作尿。尿小便也。姓一作牲。杜曰。五牲牛羊豕犬雞。藝文類聚。淵鑑類函髮條室婦作妾。五姓之矢作五姓之水。無下文以矢二字。○五姓五族也。 季曰。諾。乃浴以矢。 淵鑑類函愚條在上有適字。下文取五云云。作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愚按。淵鑑類函以浴天對哭社。則有矢作天之本矣。然誤也。 一曰。浴以蘭湯。 蘭湯以蘭草投湯。自潔清禱神。以拂不祥也。楚辭九歌云。浴蘭湯兮沐芳。王逸注。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浴蘭湯。本草主治除辟有蘭草。初學記祭祀。劉義慶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祭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浴蘭湯是也。

㊁ 凡十事。 衞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

狗糞ノ汁ニ浴スレバ鬼ニ魅セラレシ病ヲ治スベシ、燕人鬼ニ惑ハサレシコト無キモ、先ヅ狗糞ノ汁ニ浴セシメラレシ者アリ、卽チ下文ニ說ク所是ナリ。

易ハ音變易ノ易、ココニテハ鬼ニ魅セラレテ本性ヲ失ヒタルヲ云フ。

儲說上。宣王至襄王。閒歷威王懷王。江乙安得數十年後襄王之臣。以對宣王哉。韓子分爲二章。近是。或者此策宜在襄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

故讀若必姑張之之姑。猶先也。矢糞也。俗云。魑魅畏汙汁。故爲之所惑者。浴以糞汁。千金方云。魘者使人尿其面上可愈。此扁鵲法。又云。牛馬屎絞取汁飮之。無新者水和乾者。亦得以人溺解之。本草主治除辟云。人尿鬼氣疰病。日日服之。蓋古遺法矣。言燕人實無爲鬼所惑。然不審其實。先浴狗糞汁也。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

荀子非相篇云。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注。士者未取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易者。周禮閽人怪民注。怪民狂易。陸音以豉反。徐音陽。晏子春秋外篇。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易。音義云。易此傷字假音。柳子厚李赤傳云。豈狂易病惑耶。本草綱目鐵甲條云。善怒狂易。入藥煎服。淵鑑類函刑法總載。狂易殺人。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周語云。眩惑轉易。是據周語與淵鑑類函注語。易音轉易之易。言夫子爲鬼物所眩惑轉易也。○後閱宋庠國語補音。晉語云。今臣一旦爲狂疾。注。言戰鬪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易音盈隻切。又以豉切。徐又音陽。禮傳從此。按漢書王子侯表。樂平侯訢病狂易免。顏師古注病狂而改易本性也。據此當盈隻切。又漢書問答引。姚察以爲病狂而易常性也。與顏合。又狂發而無慮。易於去就。字或作傷。說文云。傷輕也。弋豉切。然則二義俱通歟。

因浴之以狗矢。

上文云燕人無惑。故浴狗矢。而下文云燕人其妻有云云者。卽是孟子云無若宋人然。而下文云宋人有云云者之語法。

一曰。燕人李季好遠

無有ハ姦私ノ事有ル無シトナリ。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厲公晉景公子。名壽曼。景公之時。晉始作六卿。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與君相匹敵。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三卿郤錡・郤犫・郤至也。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一旦夷三卿。猶忍爲之。如諸卿。予不忍盡誅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後三月也。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戰國楚策貴下有甚矣二字。無荊王以下八字。對作俱。也作矣。○無有言無有私姦也。一口。晏子春秋云。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孔叢子云。衞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此章戰國策江乙爲魏使楚章。荅楚王之辭也。蒲阪氏曰。楚宣王策云。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注。主斷言其專決。無有言世無如之。圓案。左右皆爲州侯匿。曰無專決之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

臣當ニ君ニ作ルベシ、勢重ハ人君ノ居ル所、之ヲ淵ニ喩フ、故ニ君ヲ魚ニ喩フ。

故與人ハ一本與ニ故人ニ作ルニ從フベシ、懷左右尉ハ當ニ懷ニ尉左右ニ作ルベシ、尉ハ慰ナリ。

㊀ 一本作傳一下同。傳尾無右傳二字。○凡五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臣當作君。勢重者君座也。君離此座則死。譬猶魚離水而死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正言猶直言也。史記商君傳云。僕請終日正言。是也。言古人不欲顯言也。古書有正對隱而言。孔子家語云。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戰國西周策云。客謂周君曰。正語之。又秦策云。魏桓子肘韓康子。注。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即是正有顯意也、故託之於魚。此章解老子魚不可脫於淵語。當與下章連接。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壅一作擁。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喩老篇。上鬻作損。下鬻作益。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九字老子文。

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故與一作與故。是。懷左右尉。則左右重。尉一作刷。下同。佩文韻府八黠引作刷。並非。○尉字當在懷下。尉即慰字。漢書車千秋傳云。尉安衆庶。注。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佩文韻府四支引富下有重字。況於吏勢乎。

象沮甘茂。沮止也。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美人女樂也。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豭而鄶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絕之於內者。不使敵行參疑廢置之事於我也。施之於外者。我施行之於敵也。資輕輔弱者。謂如文王資費仲也。周書大武解云。四攻者。注。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言論之於廊廟之上。而攻乎千里之外。故曰廟攻。呂氏春秋云。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尉繚子云。廟勝之論。孫子云。廟算。皆同義。八經篇云。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以國治而敵亂。

參伍既用於內。參伍互相錯而驗也。觀聽又行於外。觀聽明耳目也。謂用閒也。則敵偽得。得知敵之情偽也。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薦。公當作君。此三說用閒之事也。

廟攻七。右經　一本題名在前。此有傳字。○廟攻一章。總參疑廢置二章也。六微外不可有廟攻七題名也。疑後人所羼矣。

淫察云云ハ我明察ヲ亂シ、我侈靡ヲ成スナリ。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參雜也。寵臣開雜於從政之臣也。疑似也。臣擬於君。庶擬於嫡。妾擬於后也。勢謂地也。凡亂由此地而生也。　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衞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賊一作罪。非。　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淫過也。言亂之也。賈誼新書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卽是淫字。言敵國之所務。在惑亂我明察。而成就我侈靡也。膠鬲索玉版。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之類。　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人主不察此義。則敵國廢置我相將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

殺爰騫而季辛誅。（誅一作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敎郄宛而令尹誅。（忌傳作極。史記晉世家索隱曰。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陳需敎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說文云。廥芻藁之藏。）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其尸謂其所享利者也。言凡事起而有所利。必其所享利者。或主發之矣。穀梁傳云。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鄭氏周禮注。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省察所享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此臣害。則覆察彼臣利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魏國有此害。而陳需享其利。）黍種貴而廩吏覆。（爾雅云。覆察審也。左傳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販。說文。買賤賣貴。以上三事。言國害也。）而僖侯譙其次。（僖侯韓昭僖侯也。）文公髮繞炙。（此二事言臣害也。）而穰侯請立帝。（此一事言事起有反也。）

權借一　一本作一權借一。置章頭。下六題同。

君臣之利異。君利在有功而賞。臣利在無功而得賞。故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人臣言凡庸人臣也。言凡庸之臣莫眞忠者。故臣利立而主利滅。臣利者私也。主利者公也。私道勝則臣利立。公道塞則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內除己害。擧外事以眩主。眩惑亂也。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攻一作劫。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敎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規當作親。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敎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公羊傳云。閽者何。門人也。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

失魚ハ魚ノ淵ヲ失フモノ復生ク可カラザルヲイフ、君ノ勢重ヲ失フ可カザルニ譬フ。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二十九

一本六微別題。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言離心也。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之官。爲權臣所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擁蔽下情。而不上通。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失魚失於淵之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尉。尉一作刷。非。○左右因人主慰安之言。以外自售。詩云。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是懷慰文字。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一言一口也。前篇云。一言於季孫之私。是也。而猶與也。古書而訓與者。往往而有。此篇亦爲多。以下不悉注。當以義會。

韓非子翼毳卷第九終

與ハ衍文ナルベシ。

聽其辭。能得其情。而後訊於乙。以下相參。以得知實也。

衞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一本作惠嗣公使人僞關市。衞作惠。非。○市依下文當作吏。下關市同。關市苛難之。苛一作呵。又一作何。音通。譴也。因事關市。淵鑑類函關條事作爭。以金與。關吏乃舍之。一本無與字。乃作又。以金上屬。一無之字。嗣公爲關吏爲當作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一無所字。○而汝也。與汝金。而汝因遣之。一無而汝二字。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一無乃而字。百家類纂。吏乃之吏作市。誤也。荀子王制篇注引韓子云。衞嗣公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廻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蒲阪氏曰。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與此文異。抑別有所見歟。

右傳　經言綱也。傳言紀也。經者經綸大經也。傳者傳說經言也。如春秋經傳。卽是此義也。周禮目錄云。天官冢宰第一。經一條。經一條者。謂自惟王建國。至以佐王均邦國也。地官以下冬官。皆有經一條。然則經傳是猶後世條目也。禮中庸九經。義亦同。如後人云。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本以春秋經傳爲仲尼丘明之作。故又妄爲是說矣。不可爲經傳本義也。

豎ハモト未冠ノ童ナ云フ、左右ニ在リテ使令ニ供スル者ナリ。

之家人屋閒。人下脫之字。

凡六事。

㊆陽山君相衞。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舊說。

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蒲阪氏曰。衞魏也。此時衞削弱屬魏。故謂魏爲衞。若韓稱鄭也。下篇。使齊韓約而攻衞。宋石衞將也。皆指魏言。陽山君疑山陽君。魏人。楚策・魏策皆有此人。注。山陽屬魏。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王上一有文字。此疑閔字誤。乃矯爲秦使以知之。使人佯爲秦使者以知之。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言今走出門者何物也。無不白馬乎否。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不誠信一作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無使得一作毋得使。倒其言以告而知之。之一作也。○假令甲乙與丙丁訟某事。使甲乙丙丁各離之。而置諸四處。不使得相通辭言。先言甲曰。乙既陳狀然矣。爾何爲若此隱匿也。審

令。百家類纂國作固。○有常令。而吏不以爲事。不任己職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擧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擧而上之。越語云。四鄉地主正之。注。鄉方也。三鄉東西北門之外也。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黄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淵鑑類函杖條事事作事他事。易下有得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一本。藝文類聚並忠下有我字。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汚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得

疾也。乃悚懼其所也。主道篇云。羣臣悚懼乎下。其所猶言己分位也。孟子云。得其所哉。呂氏春秋云。四蛇得其所。莊子說劍篇云。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六）凡五事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翦十指之爪。而藏一指之爪也。求之甚急。人主之爪。不棄之於穢處故也。禮喪大記云。君大夫鬌爪。實于綠中。注。生時積而不弃。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效致也。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察上一有此字。一無臣字。不誠一作誠不。百家類纂。爪作瓜。察上有此字。作察左右之誠不割。此以割字爲副削之義。遂以爪誤瓜。瓞之瓜。魚魯亦甚矣。爾雅翼蚤條引韓子云。韓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事文類集・佩文韻府蚤字・淵鑑類函蝨條引韓子云。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愚按。爪蚤音通。故竟以爪爲蟲蚤之蚤。因增蝨字。重誤握爪爲搔痒字。效亦作殺。皆後人之妄作耳。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犢牛子也。山氏曰。詩有杕之杜云。生于道左。箋。道左道東也。愚按。儀禮特牲饋食禮。在門內之右。注。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不事事言不治職事也。史記曹相國世家云。賓客見參不事事。注。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又下文云。惠帝恠相國不治事。呂氏春秋先己篇云。所事者末也。注。事治。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注。事為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鄭曰。事任也。又猶守也。論語云。請事斯語矣。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李克章云。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左哀十一年傳。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愚謂。上事字治也。為也。下事字任也。職也。

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聳音悚。

商太宰

商宋也。

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少庶子官號也。史記商君傳云。中庶子。索隱曰。周禮夏官言之諸子。禮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官有太中少。秦有太庶長。後世有左右中內外。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

僅猶劣也。勤用力之意。

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

之矣。舊說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愚謂。舊說變施爲移得解。

㊄凡四事。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遣市者治市有司也。舊說。公大夫亦遣市。愚按。周禮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又縣士注。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又載師注。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據是則公大夫者。州長縣正之比。前云國大夫。長大夫之類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商君爲秦制爵二十級。七公大夫。傅子曰。公大夫領行伍兵。

立有閒。有一作以。○立之焉有閒。無以詔之。卒遣行。舊說。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說文。轀臥車也。卽轀涼車。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閒李史受笥。楊倞荀子注引韓子。宋上有爲字。轀作輼。數夜有作有數夜。至作之。無語者有閒四字。○笥。說文云。飯及衣之器也。禮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笥簞問人者。

弛ハ移ナリ、上黨ヲ圍ムノ兵ヲ移スナリ、在一ノ二字未詳、蓋シ上黨ヲ圍ムノ兵ヲ移シ兵ヲ休ヘント云フ意ナラン、已ハ衍文。

藍田・陽夏。楚地。斷河內。魏地。穰侯傳云。拔魏之河內。困梁鄭。梁魏都。史記白起傳云。鄭道已絕。注。鄭國韓之都。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楚魏韓已若是。然猶未王於天下者。以趙之未服也。弛上黨。爾雅釋詁云。弛易也。史記衞綰傳云。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注。施讀曰移。弛施通用。弛謂移士卒也。上黨本韓地。桓惠王十年。韓人馮亭以上黨降趙。乃今屬趙。此時秦兵圍上黨。以在一而已。在一疑有誤。舊說。廢上黨弃一郡而已。是以弃一郡解在一字。恐未是也。蓋似言願移圍上黨之兵。休士卒矣。而已二字下屬。已字誤衍。臨東陽。趙世家云。王再之衞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東陽先屬衞。今屬趙。則邯鄲。趙都。口中虱也。爾雅翼蝨云。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淵鑑類函蝨條作王得宛陵陳陽。下斷河。以下同爾雅翼。○弛圍上黨之兵。休士卒。以臨東陽。則邯鄲可呑矣。其易如口中虱耳。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史記白起傳。秦昭王四十七年。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云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卽是時事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舊說。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愚按。荀子議兵篇云。韓之上地。方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注。上地上黨之地。可見上黨之繁劇矣。廣雅釋言云。甚劇也。其處二字與甚劇字相似。疑誤衍。左僖二十四年傳。行者甚衆。釋文。甚本作其。史記孟軻荀卿傳。劇子之言。集解引應劭作處子。是此二字。古書往往相誤矣。王曰。必弛易

三國自ラ去ラントシタルニ、之ニ城ヲ與ヘタルハ、徒ニ三城ヲ送リシニ同ジト云ヒテ悔イントナリ。

入韓ハ入秦ノ誤ナリ、一本王曰ノ王ノ字無キニ從フベシ。

寧亡云云ハ當ニ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ニ作ルベシ。

不召公子汜而問焉。何不者相勸之辭也。王召公子汜而告之。戰國策汜作池。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戰國策此下有王曰。何也。對曰六字。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戰國策而作以。歸作雖去。曰下有惜矣二字。無固矣二字。送作從。此下有此講之悔也五字。○舊說。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也。不講三國也入韓。國下一有入字。入韓下屬讀。○韓當作秦。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一無王曰之王。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而無悔當作而悔無。言寧喪三城而悔耳。無至乎危急而悔矣。寡人斷講矣。戰國策不講三國以下作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借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蒲阪氏曰。爲猶若也。呂氏春秋異寶篇。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曰。爲我死。王必封汝。呂氏春秋長見篇。爲不能聽。即是字法同。方謂。蒲阪氏說是也。策云鈞亦訓若也。

應侯應侯秦昭王之相范雎也。謂秦王曰。王得宛・葉・史記穰侯傳云。昭王十五年。取楚之宛葉。宛葉楚二邑名。

欲疑ノ二字顚倒スベシ、外市ハ外國ノ賂ヲ得テ其タメニ說クヲ云フ。

韓王ハ秦王ノ誤。

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一無欲字。○舊說。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山氏曰。欲疑倒。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動貌擧動容貌也。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言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小笠原仲曰。趙紹蓋趙公族。來居于韓者。韓沓韓公族。令二人試君。是申子所以持兩端。欲得全於兩國之術也。山氏曰。得當作德。

三國兵至。戰國策作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魏齊韓也。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入秦地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戰國策韓王作秦王。是也。知者。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湣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關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又秦世家昭襄王十年。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外及封陵以和。十二年。樓緩免。魏世家。哀王二十三年。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以和。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是秦昭王十一年也。據是則非韓王明矣。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戰國策功作利。此父兄之任也。王何

言鄭者韓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宣王威王之子。名辟彊。令吹竽之時。必三百人共之。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處士或實不解音。而詐為伶官。宣王說之。說音悅。廩食以數百人。佩文韻府逃韻以作比。○廩食命廩人給食也。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淵鑑類函竽條引韓子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事文類集云。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卽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嚴使一一吹之。乃知其濫也。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韓昭侯相。名不害。申子欲言

仁ハ吝嗇ノ反對ナリ。

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仁謂慳於財也。古言往往然矣。陽虎曰。爲仁不富。孫子云。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皆鄙慳意也。仁字有與鄙對言。前漢書董仲舒傳云。或仁或鄙。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笑者喜怒之小者也。喜怒者賞罰之小者也。唯明主喜怒不徒用。皆有爲而發矣。此是古語。故曰吾聞。山氏曰。主之之當在聞下。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與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竦然毛豎也。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說林篇握作持。百家類纂賁下有矣字。○孟賁下當有專諸二字。

㈣ 凡五事。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梁魏都也。蒲阪氏曰。秦策注。新鄭滎陽。是時已爲韓。策凡

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出於親愛之實心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事文類集慮作慶。非。）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說文。鼃蝦蟆也。鼃性好怒。或觸之者。大張脹腹。）乃爲之式。（論語疏云。式者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禮曲禮云。君子式黃髮。）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是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殺一作勸。非。）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於人有勇者乎。（八上一有士字。）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斷首也。）故越王將復吳。（復報也。將報會稽之怨。）而試其敎。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此下脫鼓之二字。）使人絕頭刳

官師ハ下士ナリ。

登者。仕之國大夫。史記樊噲傳云。賜爵國大夫。正義曰。爵第六級也。呂氏春秋愼小篇有此語。國大夫作長大夫。注。長大夫上大夫也。愚按。周禮載師公邑注。公邑云云。其上大夫如州長。然此國大夫乃公邑大夫。如州長耳。賜之上田宅。宅上一有上字。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藝文類聚・佩文韻府有韻射狗・淵鑑類函太守條的作狗。非。○漢書注。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類林無以人以下七字。○戰善聲近。疑戰字誤衍。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居喪致瘠曰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上謂宋君也。師長也。漢書賈誼上疏云。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小人。穆天子傳云。百嬖人官師。注。官師羣士號也。禮記云。官師一廟。莊子外物篇云。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

事小ニシテ賞大ナルヲ以テ人皆怪ミテ信ゼザリシニ、衆人ノ怪疑ニ反シテ令ノ如ク賞ヲ與ヘタルニヨリ還ト云フ。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左右者。越王好士。舍食客游士於宮門左右也。韓詩外傳云。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爲不好士乎。墨子云。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敎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亭塞上徼亭。說文云。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大學衍義補云。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芟踐麥禾。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秦亭小。故不足起國中卒。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南上脫於字。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怪之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還反其所怪也。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初學記困學紀聞淵鑑類函黍條菽作黍。○東上脫於字。何休公羊傳注。俄者須臾之間也。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

若如ハ「此クノ如シ」ノ義、若如臣ハ凡庸ノ臣ト云フコトナリ、薦ハ獸ノ食フ草、以テ厚賞ニ喩フ、而ハ之ニ同ジ、鹿ハ草ノ在ル所ニ就キ草無ケレバ去ル、凡庸ノ臣ハ厚賞ノ有無ヲ以テ去就ヲ爲ス。

左右ハ越王ノ客トシテ養ヒ、門ノ左右ニ居ラシメタル士ヲ云フ。

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若如臣猶左傳若而人也。謂平等之臣也。莊子列禦寇篇云。正考父一命而傴云云。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是如而亦同。猶云凡庸也。獸鹿者鹿也。先云獸。後云鹿。如蟲蟻鳥鳥。更無意義。史記李斯傳云。禽鹿視肉。薦獸之所食草也。莊子云。麋鹿食薦。管子八觀篇云。薦草多衍。注。薦茂草也。而猶之也。言凡庸人臣之歸厚賞。猶獸鹿之走壙也。唯薦草之就。如無是。則去而適他耳。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呉。可乎。一無文字。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淵鑑類函刑法條吾賞之吾作君。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何不勸辭也。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淵鑑類函之作火。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藝文類聚死上有而字。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走一作赴。淵鑑類函下人作民之二字。無而字。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事文類集。越王思報呉。冬則抱冰。夏則抱火。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呉。可乎。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而走火者。

治ハ小ナリトシテ忽ニシテ爲サザルコト無ク、亂ハ大ナリトシテ顧慮シテ靖ンゼザルコト無シ。

謂。胥靡中亦時有腐刑者矣。是胥靡以腐刑。故得入于宮闈也。襄王惠王之子。名嗣。 **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 戰國策作衛贖之百金。 **五反而魏王不予。** 五反五往也。 **乃以左氏易之。** 舊說。左氏都邑名。 **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 胥上一有一字。 **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 王當作主。 **夫治無小而亂無大。** 大凡常人。治道之小者。以爲非急務而不治。亂雖之大者。顧慮左右。而安于苟且。故云。治無小而不爲。亂無大而不靖。山氏曰。無小無大。大禹謨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伊訓云。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否德罔大。墜厥宗。 **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亂亡之道也。雖有都邑。無益於治也。 **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戰國策法不立以下作敎化喩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恥廉。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載載檻車也。舊說。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㊂ 凡十二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 文子脩老子道者。著書上下篇。 **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 利器者喩刀劍也。夫刀劍者。君子操之。則以禁暴亂。狂夫操之。則害良民。賞罰亦如是也。故以爲喩。 **君固**

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與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予與通。）有過不罪。無功受賞。（有過不罪。則易犯法。無功受賞。則人不勸。）雖亡不亦可乎。（易犯法則政亂。人不勸則難用。是亡之道也。）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孔安國孝經注。衣即斂衣。衾被也。）材木盡於棺槨。（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淵鑑類函葬條。蔽作幣。是。）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死當作屍。古尸字。似故誤耳。）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楊倞荀子注云。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崔注。胥靡腐刑也。史記賈誼傳徐注。胥靡腐刑。愚

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薛公孟嘗君之父。靖郭君田嬰也。齊湣王三年封於薛。諸田同姓之公子公孫。）太仁薛公。（薛上脫於字。）則大臣無重。（太仁於一人。則不用他大臣。故大臣無威重。）太不忍諸田。（諸上脫於字。）則父兄犯法。（毛詩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少不忍。以致大亂焉。此言太不忍則父兄犯法者是也。）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大臣股肱也。股肱不爲用。所以弱也。）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惠王武侯之子。名罃。卜皮未聞。）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欣喜貌。安至問至於王乎。將至於霸也。）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慈惠是行之善名者也。）

行賞ノ賞ハ當ニ罰ニ作ルベシ、徒ハ賞ヲ行ハズシテ罰ノミヲ行ハントナリ。

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

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藝文類聚作不救火。乃召問仲尼。周禮注。乃者更申勑之。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藝文類聚無作不。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藝文類聚賞作罰。上屬讀。盡賞之。則國不足以當於人。當一作賞。藝文類聚同。國上有擧字。人作民。請徒行賞。徒一作從。非。藝文類聚賞作罰。是。○賞當作罰。言偏行罰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周禮大司馬之職云。遂圍禁。注。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疏云。按山虞皆云。使地之民守其厲禁。謂遮厲之禁。不得非時入也。又山虞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事文類集·淵鑑類函未下遍作下未遍。已作遂。又火條國上有擧字。徒作從。賞作罰。救矣作滅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荀子解蔽篇注引。成作戴。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

以下。商子斬令篇文。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本草綱目集解金部引異物志云。金生麗水。）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

（荀子正論篇。枯磔。注引韓子云。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行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輒。韻會。每事即然也。周禮掌戮云。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愚謂。枯刳通。玉篇云。空物腸也。磔。師古曰。張其尸也。雝音離。讀若魚麗于罶之麗。言刑人甚多之時。其尸壅閼水而處處附著也。）

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舊說。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人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則一作雖。予之。）

魯人燒積澤。（事文類集無人字。○蒲阪氏曰。管子云。齊之北澤燒。注。獵而行火曰燒。）天北風。火南倚。（淵鑑類函刑法倚作向。）恐燒國。（國謂城郭也。周禮鄉大夫職云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玄曰。國中城郭中也。賈公彥云

少客ハ下客ナリ、少長ハ位ノ高下ヲ以テ云フ。

刑セラレシ者ノ屍ヲ水ニ棄テ、屍水ヲ壅ギテ處處ニ附著スルナリ。

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不知治之大體。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少客猶云下客也。孟嘗君傳所謂客之居下坐者。少長非年之少長。謂坐位之上下也。如大庶長少庶子是也。蓋少長在列位。貴賤在官職。蒲阪氏曰。趙策。尊虞商以爲大客。大少之反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下能一作得。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其輕罪者。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一曰

將行ハ從者ヲ取締ル役目ナリ。

小宗伯注。三族謂父子孫。史記秦本紀注。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三說各異。蓋從鄭說爲是矣。三族相殘者。鬪獄連及父子坐也。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

初學記作弃灰於術。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史記李斯傳注。作弃灰於衢者刑。下文云。弃灰於衢。必燔人。淵鑑類函作弃灰於道必燔人。燔當作播。

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

罰一作罪。非。

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

離音麗。附也。繫也。

此治之道。

句下一有也字。

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

一曰記異聞也。公道大路也。

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

舊說。毅酷也。

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

關預也。

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余在東武藩邸。一日過本町。士人前余傍行市廛廡下。一豎棄箕塵於街路。過掩士人。士人大怒。將擊之。主翁出謝。不肯。頃刻之間。觀者如堵牆。日迫黃昏。余去而不見其終焉。因益信殷法之不誣矣。

中山之將樂池。

池徙何反。

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

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使勾芒其將行兮。注。顏曰。將行領從者也。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蚤早通。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霣隕通。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桃一作梅。是。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云。隕霜不殺草。傳云。未可殺而殺。擧重也。可殺而不殺。擧輕也。注。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據穀梁經傳文。則此作不殺菽者非是也。當作草。

殷之法。殷湯後。盤庚遷都殷墟。改號曰殷。刑棄灰於街者。初學記刑罰條作棄灰於術者刑。術道也。蜀都賦。當衢向術。張之象鹽鐵論注。街作道。淵鑑類函刑法同。○棄播棄也。街謂市井之路也。棄灰者非謂委置死灰於街中穢塵之地也。謂唐突簸颺而投諸行路也。爲恐掩人不意故也。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道如生財有大道之道。謂大體也。凡言知某之道者皆是也。禮檀弓云。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之道矣。夫棄灰於街。必掩人。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韓詩外傳云。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掩人人必怒。掩人不意。則其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周禮

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左右謂左右村落也。）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牛馬上當有曰字。）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藝文類聚大息作歎。）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法一作治。澗鑑類函赦作改。非。）則人莫之敢犯也。（藝文類聚人作民。）何爲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子產鄭卿公孫僑。游吉鄭大夫子大叔。莅臨也。論語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夫火形嚴。故人鮮灼。（灼燒也。鮮焦死者。）水形懦。人多溺。（人上脫故字。民狎而翫之。故多溺死。）子必嚴子之刑。（刑一作形。非。）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肯一作忍行。言不忍猛也。）○

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左傳作萑苻之澤。雚萑同。音桓。）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僅猶劣也。用力意。得雋曰尅。）游吉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戰國魏策恭作葱。○邯鄲趙都。謂魏王曰。後漢書馬援傳注引、太上有魏字。恭作共。謂上有恭字。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戰國策不信作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戰國策作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上文直言曰。於此更言王曰者。以始不信。而今信之故。改端言王曰也。下文龐恭曰亦同。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戰國策魏作大梁。句下有矣字。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戰國策作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新序作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聞。後漢書注引而成虎作誠市有虎。議作謗。察上有熟字。

㈡ 凡十一事。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藝文類聚。閼作安。○董閼于趙簡子臣。行石邑山中。淵鑑類函邑作阜。中作見下屬。張之象鹽鐵論注同。○徐廣曰。在常山。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三十五里。山中字舊下屬讀。非也。如繇上山中是也。唐韓翃詩題引有宿石邑山中。蓋取於斯矣。澗深峭如牆。澗山夾水也。峭急如削成也。深百仞。八尺曰仞。因問其旁

鄉ハ方向ナリ。積鐵ハ甲ナリ。

鐵室ハ全身ヲ盡ク掩フ甲ナリ。

字一句讀。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坐耦也。从二人在土上。讀如罪人對理曰坐之坐。左傳二十八年。鍼莊子爲坐。是也。此言凡相參錯之術。雖賤者然議貴者。雖下者然對理於上者也。使如是貴賤上下皆相參錯。而觀矣。然今以薄疑敵如耳。以魏姬耦世姬。以勢重之均者相參也。必待勢重之均。而後敢言相議乎。則彼亦相比周。是更益樹一壅臣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嗣君之壅乃始。爾雅序疏云。若乃者因上起下語。言嗣君之壅。因是而始也。

夫矢來有鄉。管子形勢篇云。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注。鄉方也。詩菜芑云。于此中鄉。傳。鄉所也。言有常方所。則積鐵以備一鄉。舊說。謂聚鐵於身。以備一所。卽甲之不全者也。愚謂。積讀若積竹杖之積。積鐵蓋謂鍊鐵札葉矣。嘗觀函人明珍造甲札。以鋼鐵大如方寸墨。加生鐵杖之末。灌泥水而爐之。晛其赤紅引出。衣以草灰。鎚諸鑽上。火煇激射。鐵片播散。鍛數十下。而漸平夷。乃斷爲兩段。更復兩相重而爐之。水火鎚鍛。一皆如初。三鍊之後。其薄如革。側視邊端生鋼八重。葉葉相累。宛如積紙。其纖理疊然可見。卽是積鐵也。鄉向音通。孫子云。幷敵一向。千里殺將。言矢來有常方所。則堅緻鍊鐵。以備其所從來一面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不知自何方來。則周備之。舊說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愚謂。室讀若刀室之室。備之則體不傷。備之如是。則體不創。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內情不見。外姦莫闚人主之鐵室也。故人主周密如鐵室。則賤敢議貴。下必耦上。姦無從起矣。此盡敵之術也。

賤者貴ヲ議シ、下者上ト相對理スルハ參錯ノ術ナリ。

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乞一作乙。）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山氏曰。孔子家語云。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戰國策然上有江乙曰三字。是。危作遂。○然則以下江乙辭也。白公事見喩老篇。）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戰國策此下有江乙答辭。州侯相楚語。今此數語在六微權借傳。）

衛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爲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一無之字。）尊魏姬以耦世姬。（楊倞荀子注引韓子無其愛之其。世作泄。魏姬作魏妃。耦作偶。）曰以是相參也。（以是術相參錯。）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嗣君以下韓子斷辭。）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坐一作偪。○十

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一無於君矣三字。）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鐘成之鐘一作已。）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晉語云。居三年。注。後三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殺一作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

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左傳云。咨難爲謀。凡咨事之難於衆者。以疑貳故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亾如亾弓之亾。亾字从入从乚。乚古隱字。言一國無一人以爲不可者。是其半隱蔽遺亡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戰國魏策云。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劫主者爲姦臣所壅蔽。故亡其半也。

叔孫相魯。叔孫穆子。名豹。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王肅曰。豎通內外之命。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禮玉藻云。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今魯君未命之佩。故請之也。豎牛欺之曰。

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無夷冰夷卽馮夷也。張衡思玄賦云。號馮夷俾清津兮。善注。引清冷傳云。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是自古俗說如是矣。故妄誕之士以爲尊大之神也。

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說文云。壇祭場也。場祭神道也。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上如子在川上。吾在汝上之上。濱也。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舊說。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偃息也寢也。戰國之時。有寢兵之說。惠施以是說魏王也。管子立政解云。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呂氏春秋蕩兵篇云。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是。張儀持此論斥惠施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惠施未言。王先發。故曰王言曰也。如孔子家語孔子遂言曰。論語曾子言曰。皆是也。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因當作曰。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夫下脫攻字。

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不相知則不能隱。故直議。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一辭謂如出一口也。軌。邢昺孝經序疏云。兩轍之閒曰軌。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則軌是車廣之度也。言羣臣與季孫行事同跡。猶天下車廣之同度也。擧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魯國化爲一。則人數雖衆。而無與一人異焉。所以不免於亂也。一曰。韓子記異聞也。一曰之語。今見晏子春秋。然有異同。晏嬰子聘魯。晏子春秋無嬰字。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一言卽如出一口也。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河伯水神也。大神尊大之神也。周禮大宗伯云。凡祀大神云云。左傳云。甯武與衛人盟曰。用照乞盟于爾大神。荀子正論篇云。天子者勢至重云云。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鶩行

一當ハ路ニ當リテ蔭蔽スルナリ。

亦合也。又若言可復之復。皇侃疏。復猶驗也。多義一意耳。

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詩柏舟。日居月諸。傳。日君象也。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一物不能當日光之路而蔭蔽之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無下人字。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人主之躬而閉塞之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煬然也。前人對竈。則後人暗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一無上者字。○諷彌子瑕當路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哀公定公之子。名蔣。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衆篆文作㐺。國語云。人三爲衆。衆而迷三字連讀。言莫與衆謀事而迷惑者矣。方俗諺曰。三人聚計。文殊智慧。正是。今寡人擧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明主之問臣。使人人各言事。而人人不相通。言君亦不漏其言於他臣也。唯君之與對者知之耳。所以人人不相知也。如是者明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智當作知。挾懷也。藏也。深亦有藏意。周禮考工記梓人。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注。深猶藏也。或曰。深當作探。難言篇云。探知人情。探或作深。衆衆人也。隱匿也。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亦藏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審一方。而三方皆得知。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詳遺轄。事當作使。吏吏似。故誤。詳佯通。

挾智六　智當作知。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樛豎。淖齒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市當作吏。

倒言七。右經　一本題名皆在前。而無右經二字。更此置傳字傳末。無右傳二字。

㈠一本作傳一。下同。○凡九事。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侏儒雜樂也。周禮所謂夷樂者。戰國策。侏儒名復塗偵。曰臣之夢踐矣。賤一作踐。○物氏曰。踐言夢有驗也。愚按。左僖十五年傳云。亦晉之妖夢是踐。注。踐厭也。漢書王莽傳下集注。厭當也。國語周語云。克厭天心。注。厭合也。然是踐有當合之意。即夢協之義。若左昭八年傳。簭襲於夢之襲。襲

一聽ノ上ニ不ノ字有ルベク、責下ノ上ニ無ノ字有ルベシ。

賞譽三

一聽則愚知不分。一字上脫不字。按八經篇云。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又云。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是也。言不一一而聽之。則智愚賢不肖無分辨矣。責下則人臣不參。責上脫無字。言無督責下。則人臣不相參。八經篇云。聽不參則無以責下。是也。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此二條不一一而聽之解也。自此以下。無督責下之患也。蒲阪氏曰。荀子云。嘗試之說鋒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爲之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句。姦則鹿散。數見其人。良久須其人。而不復任其人。如是姦人則鹿散。鹿善散善聚。故以爲喩也。使人問他。則不鬻私。鬻猶售也。言欲問其左。姑問其右。則人不售私義也。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讙傳作驩。

詭使五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池徒何反。〕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驩以太仁弱齊國。〔驩作歡。○以以爲也。〕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言宋擧崇門之巷人。或以毀死者。〕句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效猶致也。言賞譽之厚。以致數件耳。〕

門戶ハ嬖寵ノ君ト羣臣トノ間ニ立チテ、羣臣ノ君ニ見エ君ニ言ハントスル者、必ズ此人ニ由ラザルヲ得ザル者ヲ云フ。

愛也。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以上七術之綱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觀聽上一有一參觀三字。無下題參觀一三字。下六題皆同。又一觀聽上接。非。○觀人行。聽人言。不互相參。則其實情不上聞也。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言嬖寵之人當要路。則羣下不得不由之。譬之若門戶也。如是則其人壅塞君明也。

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說猶分別解說。恐謂其說言其所以然之故也。侏儒哀公事。傳詳載焉。故亦不說。下皆傚此。

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上文侏儒哀公二事。解觀聽不參與聽有門戶也。此齊人惠子謂誠不聞與臣壅塞也。故以故字置句上。以應則字。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荊俗也。乞一作乙。是。○而猶與也。

嗣公欲治不知。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使相敵而參。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患下一有也字。事文要玄同。○積鐵喩周密也。一市喩衆口也。言周密不測。而察衆口之信否也。

參觀一　此題上事也。下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衆端云云ハ衆人口ニ言フトコロノ事ヲ相參シテ觀ルナリ。

疑詔云云ハ人ヲシテ其詔グル所ヲ疑ハシムルナリ、詭使ハ其使ハントスル所ニ反シテ人ヲシテ迷ハシム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二十八

一本七術二字爲別題。○儲待也。前漢揚雄傳云。水雍槍纍以爲儲胥。注。有儲蓄以待所用也。說者。篇中所云其說在云云之說也。謂所以然之故也。言此篇儲若是之說。而備人主之用也。儲說一篇。分爲內外。內篇又分爲上下。卽九十之卷也。外篇分爲左右。左右各分復爲上下矣。內外左右上下非有他義例。以簡編重多故耳。猶老子上下篇。莊子內外篇也。內篇上卷說七術之義。故曰內儲說上七術。下皆倣此。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術方也。微匿也。卽心之幾微也。

七術 七術以下一本別爲提頭。

一曰。衆端參觀。

衆衆人也。參彼此相考也。以衆口之端相參而觀。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一聽者一一聽也。責求也。言一一聽而督責羣下也。

五曰。疑詔詭使。

詔命也。疑詔使下疑其所詔也。班固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兮。注。詭反也。詭使言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反其所使也。

六曰。挾知而問。

挾孟子挾貴而問之挾。懷也。藏也。心懷藏己所知之事。爲不知而問也。

七曰。倒言反事。

倒言毀所可譽。譽所可毀也。反事愛其所惡。惡其所

天地而萬物備。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寄形謂體之也。廣雅釋詁云。備成也。論語云。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百物成卽萬物備也。

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羣書治要歷作措。○立心如太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擇細流。蒲阪氏曰。措字典錯也。莊子。交臂歷指。墨子。歷爲山川。歷・藉義同。藉・錯・措通。方按。措置也。置訓立。

上無忿怒之毒。羣書治要毒作志。

下無伏怨之患。羣書治要怨作惌。

上下交樸。樸一作順。

以道爲舍。羣書治要無上下以下八字。舍一作合。非。○喩相忘於道德。

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翼毳卷第八終

繩墨。而正太山。鈎一作鉤。是。一無繩字。○匠石見莊子。鉤所以爲曲也。莊子徐無鬼篇云。直者中繩。曲者中鉤。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干將劍名。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言上文不逆天理。不傷情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喩君無失勢重之禍也。以魚喩君。詳于內儲說六微。如此。故天下少不治。少一作無。百家類纂治作可。義不長。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天謂無私如天覆而無外也。心不地。則物不必載。羣書治要必作畢。○地謂受垢而不辭卑也。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不立好惡。言寶玉與土壤偕藏也。江海不擇小助。助一作物。故能成其富。小助細流也。富言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墨子親士篇云。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故大人寄形於

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人人知禍福榮辱之自我。而不自彼來也。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毛詩蓼蕭箋云。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喩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純樸不散。絲之不雜曰純。木之未斲曰樸。人民質素。不務外飾也。昌言云。風俗移易。純樸已去。通典云。三代以下樸散禮壞。莊子云。唐虞始爲天下。梟淳散樸。許愼淮南注。澆與梟同。心無結怨。書云。結怨于民。怨讀若我心蘊結。解吾民之慍之慍。口無煩言。左定四年傳。嘖有煩言。注。煩言忿爭。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施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戎兵也。雄駿不創壽於旗幢。字彙補引韓子。創作戕。幢作旛。佩文韻府幢字。創作戕。○竣俊音同。釋名釋疾病云。創戕也。一切經音義。創古文戧。前漢韓延壽傳注。晉灼曰。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吳子云。敎戰之令。強者持旌旗。尉繚子。兵敎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六韜練士云。有拔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我有此力卒。敵亦有搴旗之勇士。故相戕賊壽命於旗幢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守道篇云。圖不載宰予。書不著子胥。不錄功於盤盂。古者有功刻諸盤盂。正考父鼎銘之類也。墨子云。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記年之牒空虛。記年之牒者。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竹書紀年之類。史記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蓋古語矣。使匠石以千歳之壽。操鉤視規矩。擧

古之全大體者。呂氏春秋本生篇云。以全天爲故者也。注。全猶順也。孟子曰。從其大體。蒲阪氏曰。四子講德論注引云。古之人君。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羣書治要無所字。雲布風動。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江海之廣大。如山谷之高深。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德澤雲布。四方風動。是皆任自然。調和陰陽之事也。禮喪服四制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羣書治要。私作心。○謂清靜也。小智私利。皆身之累。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任物而不自用。不逆天理。任天之自然。不傷情性。順人之心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淵鑑類函論政察難知作索瘢。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羣書治要無不引以下二十字。○言雖不爲苛察。而當其可治。則必不措也。荀子正道篇云。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南史張緬傳云。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解老篇云。理者成物之文也。成猶定也。凡言成者已成舊事也。因者不始於我而循於彼之名也。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禍福生乎道法者。言淫人上得而禍之。善人上得而福之。皆自道理法度。而無有幸民也。不出乎愛惡者。言不以己所愛惡而禍福人也。所愛有罪必罰。所惡有功必賞。是禍福不出乎愛惡也。

事若馬。乘勢而御事。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便一作易。○巧力有餘者成。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上三不足。下一無者也之者。一不結。謂助者不足也。言助者不足。則其名雖賢。不副其實矣。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世一作勢。是。○載乘也。不乘勢則不能以致功名矣。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長一作常。○太山之功喩高也。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明一作名。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功一作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效一作收。

大體第二十七

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孟子所謂大體者。一身之大體。謂心思禮義也。韓子所謂大體者。天下之大體。謂如丙吉問牛喘之類也。如樊遲問學稼卽小體也。

作鈞是。藝文類聚同。錙上有而字。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山氏曰。載戴通。愚謂。古人以勢喩車。然則載義爲長。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二主當有一衍。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持一作待。○棋勢不死不生而相守曰持。言名實不虧也。形影相應而立。喩君臣相和也。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欲安利者上下皆同。故曰同欲。臣職勤勞。使君尊而佚。君職無爲。使臣卑而勞。故曰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君倡而臣莫和之者。則人主孤特矣。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喩人主自用獨行。則雖有捷敏之資。然羣臣莫應之者。故無成聲譽矣。如今俗諺曰孤掌不鳴。正是。凡人主有知其事而欲爲之。乃待奬勸者。人臣或能達其旨。而制之時宜。則功名成矣。人臣之憂。在不得一。在不得與上爲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淵鑑類函手條持作須。影作體。立作生。拍作抃。不能兩成作則不兩成。○兩手倶畫。心不得專一。故不成。所謂不得爲一也。此喩人臣者如左右手也。左右各徇其私。而不得與元首爲一。則亦不相利矣。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桴擊鼓杖也。君倡臣應。技若車。

不ノ下ニ務ノ字有ルニ従フベシ。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 前篇所謂循天順人者。 故得天時。則不而自生。 一本・羣書治要並不下有務字。又一本・月令廣義並無不字。有務字。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 趣促也。 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羣書治要無推字。 若水之流。若船之浮。 喩勢位之可乘也。 守自然之道。 循天順人即守自然也。 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無窮言如流水之無窮也。管子曰。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 則一作而。而下有下字。十一作千。 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金輕。錙銖重也。 金一

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

赭赤土。堊白土。所以飾牆壁也。

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

不知除近患。而欲得猛士守之。

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

蕭牆。論語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愚按。禮郊特牲。周人尚臭云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卽是蕭牆之義。猶後世以椒塗壁曰椒房也。又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萩室熯造。注。萩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新造之室。萩卽蕭也。萩謂之蕭者。取肅敬之義。今鄭云蕭之言肅者是矣。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者。非也。

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

說林篇云。越人善遊。山氏曰。思疑使字之誤。

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六

心。足以召亂。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隙突隙也。穴蟻穴也。說見喩老篇。言君臣不周親也。蒲阪氏曰。言挾簒盜之心也。孟子鑽穴隙以相窺。備內篇云。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亦通。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而一作小。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極中也。聖人立中有常刑法。不得已雖用殺。而無螫毒之慘。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主道篇云。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堯復生。羿復立。言賞罰當符。是堯之治耳。發矢中的。是羿之射耳。故以爲堯羿之再誕。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殷紂爲武王所滅。夏桀爲湯所滅。下無比干之禍。比干爲紂所殺。君高枕而臣樂。

不察私門之内ハ權ノ重臣ニ歸ス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以私奪威。公忠者利。私貪者害。人臣安乎以能受職。不羨以虛名任官。而苦乎以一負二。舊說。謂一身兩復也。復一作役。愚謂。恐被兼官之責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下無兼官之責。上得公忠之務。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内。主威漸衰。臣權日益。輕慮重事。輕慮國家之重事。所以多敗事。厚誅薄罪。伏怨之所生。久怨細過。不能寬大。故不忘舊怨。所以失衆心也。長侮偷快。舊說。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愚謂。長常也。侮人。人亦侮我。我快。彼必有含。皆所以失德而取困辱也。數以德追禍。佩文韻府怨字追作返。○舊說。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追禍言親幸姦人。若追禍而及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人臣若手也。今羣臣離心。而邪佞在傍。是猶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易身易位也。齊宣王請問貴戚之卿。孟子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當時姦臣或假是義。以易主位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舊說。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

不輕爵祿ハ人ニ爵祿ヲ賞與スルヲ惜ムナリ、不易富貴ハ富貴ニ傲リテ人ニ下ラザルナリ。

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出於法外者罰。羣書治要云。尸子曰。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淮南子云。循繩而斲。則不過。因攢而縫。攢劓同。拆裂之處也。言因理而彌縫也。漢書嚴助傳集注。劉張揖以爲古劓字也。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凡事難爲。雖堯不得無患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蒲阪氏曰。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重爵祿而不能賞人。非所以厲廉恥也。傲富貴而不能下人。非所以招仁義也。夫若此何以救危國乎。難一篇云。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人一作明。○山氏曰。招猶揭也。莊子。自虞氏招仁義。以亂天下。也。

故人主厲廉恥。招仁義。

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左傳子作之。○肌當作股。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之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

傴剖背ノ事ハ安危第二十三ノ注ニ見ユ。

失矣。羣書治要守規矩作執規矩。淵鑑類函同。羣書治要・藝文類聚無尺寸二字。矣一作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拙一作哲。非。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罰而不見傴剖背。立難為而罪不及。譬猶怒天性之傴而剖其背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遇一作過。○不明法禁及陷於罪。隨而刑之。譬猶陷盲者於深谷也。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難中節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管子兵法篇云。三官。一曰鼓。二曰金。三曰旗。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依管子文。則此云古之人曰者。蓋韓子所覽兵書之語矣。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佩文韻府怨字引人作子。百家類纂行下有之字。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易一作異。非。其法易

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楊權篇云。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貍執鼠。皆用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懷懷其實之懷。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兼官多敗事。言莫被敗事之責。管子法禁篇云。必負以恥。注。負猶被也。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矯一作馬。佩文韻府怨字引同。○矯服言敵國力不足。而詐服者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干犯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飾令篇訟作言。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觳音角。校也。冰炭不合形。猶言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淵鑑類函刑法心作思。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規矩所以成方圓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廢尺寸而差短長。尺寸度也。差較也。王爾不能半中。淵鑑類函半作命。○半上脫爲字。王爾古之巧匠。半分也。中均也。半中。考工記梓人云。下兩个半之。弓人云。斲摯必中。是也。半以長短言。中以廣幅言。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

之無詐也。（獨一作恃。疑衍。一無獨字。是。）恃怯士之所能服。（恃一作持。）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如一作若。）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賞一作法。又作任。皆非。○上文云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前路明。故易進。）通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禁姦之法。雖賁育之勇。不得犯。故不以輕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惑一作明。是。○明必罰之道。雖盜跖之貪。然不以身殉財。）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五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因天時之所至。順人情之所向。）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

子爲治也云云。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玉堂謂太平之時。人主之宮也。初學記中宮部。侯瑾逃志曰。嫫母升玉堂。揚雄解嘲云。得遭明盛之世云云。歷金門上玉堂。蓋雄本韓子。玉堂金城之對矣。

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

瞋一作嗔。〇瞋目怒貌。說苑云。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鬭瞋目大叱。史記刺客傳云。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切齒齒相磨切也。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垂衣拱手。言晏然無事也。左太沖三都賦云。金城石郭。注。言堅也。又管子地度篇云。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

而無扼腕聚脣嗟嗜之禍。

嗟痛也。嗜歎也。言忼慨歎息也。鄧析子云。明君云云。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又戰國魏策云。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

服虎而不以柙。

柙養畜之檻。

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

符符節也。分爲兩邊。合以爲信者。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

無勢而禁姦。智勇之所難。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

尾生信人也。史記蘇秦傳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

謾欺也。

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

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賢如伯夷者。天下無一人。而姦人世常有。故立法信度量。一無信字。非。○法與度量。世世不易之物也。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度量明信。則賢者得顯榮。而盜跖不得爲非。或曰。非疑利字之誤。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法必中於道。羿矢必中於的。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圖如漢時圖功臣。蓋古亦有之矣。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周禮秋官丹圖。注。丹圖雕簠簋之屬。有圖象者也。據是則圖如正考父鼎銘之類也。宰予事在于難言篇。不擧六卿。晉六卿說在于難三篇。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夫差子胥說在于難言篇。孫吳之略廢。孫孫武。吳吳起。魏文侯將也。略謂計也。廣韻云。謀略。盜跖之心伏。其治如此。則無宰予以下之事。又何圖書之有焉。所謂使夫智者不敢爲也。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此謂外無所慕也。陸賈新語云。君

法ヲ舍テテ己ノ意ヲ用ヒ、人ニ失ヒテ自ラ用フル時ハ、伯夷ノ廉ヲ望ミテ而モ田成盜跖ノ亂ヲ免レズ。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重罰者人之所畏而難侵也。小不善者人之所輕而易止也。故立重罰而示之。使人止不善於所易止之地。而無麗於所惡畏之刑。故君子與小人倶正。盜跖與曾史倶廉。何以知之。盜跖大盜也。曾曾參。孔子弟子。史史魚。衛大夫。山氏曰。君子小人當易置。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趨也。掇拾取也。申鑒云。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盜跖可使與伯夷同功。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愿謹也。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巨大也。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一無何字。○危疑希字之誤。希望也。言人主舍法意度。失人自用。則雖望伯夷之廉。而猶不免田常盜跖之亂者。其故何也。今天下

守道第二十四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一無必字。藝文類聚王作人。無法字。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事實誠盡者有名譽。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漸靡之所爲。莫知其生殺。蒲阪氏曰。荀子。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文選李善注得作德。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任鄙秦武王力士。言務盡力也。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願一作怨。非。○賁孟賁。育夏育。守道者出懷金石之心。文選謝玄暉始出尙書省詩。既秉丹石心。善注引韓子。出作皆。蒲阪氏曰。出一作皆。又作標。又作由。○金可鍊。而不可奪其剛。石可碎。而不可奪其堅。故比志士之守。後漢書王常傳云。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邪上濫矣。誅於無罪。罪一作事。非。使偪以天性剖背。偪脊曲也。戰國宋策云。康王剖偪之背。當時有是事。故云。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矣。是非不當。有如此國。故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堅固邦內之守。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而一作正。○舊說。謂近失正國之理也。無有。蒲阪氏曰。墨子。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殷紂遺先王之制。廢朝廷之禮。故周遇得行陰德而傾天下。猶拾遺於庭也。言其易也。漢書公孫賀傳云。朝庭多事。庭廷通用。論衡云。不求自至。不爲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於法盡心。其法忠心。於心盡誠。故臨之而法。事事有法。去之而思。沒世不忘。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春秋繁露云。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文選古詩。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善注引韓詩外傳云。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呂氏春秋正月紀云。毋置城郭。注。置立也。德結者恩德結不解也。淮南子云。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四字。非。○今人主之意以爲人臣盡如比干。則上下安寧。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身一作臣。是。○誠如是。則上下安寧矣。焉知不有外貌如比干。內實如田成者哉。今世人主。不權己力。而不知有如田成者。徒冀其臣盡如比干。故人臣外飾以要上。此國之所以不得安也。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齊等也。前漢書注。如淳曰。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人矣。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是非之名允當。則雖弱國必安。所是不是。所非不非。則雖强國必危矣。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尉繚子云。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此言名實不稱。則國雖衆多可亡也。故齊萬乘也。萬上一有故字。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故臣以下一作得以成其簒弑。○山氏曰。齊閔嘗稱帝。故曰天子。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無論其是非而偸賞。則姦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對猶敵也。無有者。上之所責於我無有也。無有則輕法。責已盡者誣也。不得不輕法也。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蒲阪氏曰。非有先生論注引此文無國也之也。拂作佛云。字書曰。佛違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忠拂耳。忠一作福。非。○心起勇猛。强毅自克。納忠直之言。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人主不厭拂耳之言。則若伍員之忠亦不失矣。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刻剋也。爲人主者。雖不能己自責若堯。而冀其下盡若子胥也。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一無盡如比干

聖人ハ危亂ノ國ニ居ラズ。

去饑寒ハ饑寒ノ衣食ヲ去ルナリ。

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儀身之則也。表位之識也。晉語云。置茅蕝設望表。注。謂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是也。言外於儀表。雖中秋毫。不爲善。妄作意度。雖鈞分釐。不爲巧。唯常之則。

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

常一作長。長常古通。功名篇云。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

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奔車覆舟。喩危亂之國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故勢危法亂。則智廉之人先去。鄧析子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荀子曰。君者舟。臣者水。水善浮舟。水善覆舟。

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

號令亂。則國傾也。

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

鄙鄙吝。對廉。金谷世雄曰。當危急之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伯夷之廉不得相讓也。

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

理上一有治字。○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也。

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

饑寒一作衣食。又一作饑寒去衣食。○行行令也。

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

雖順先王之道。而不立也。不立民無信。不立之不立也。

强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

雖一作則。

上

儀表ハ一定ノ標準ナリ。

有賢不肖。而無愛惡。 明而無私也。 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 任其器。而不信讒也。 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 尺寸愚者所易也。意度智者所難也。故去難爲而取易行也。 七曰。有信而無詐。 無欺也。如是則令行禁止矣。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 外儲說云。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之民也。然此云繩內者。言如令之民也。言從令之民。謂之樸陋而弃之。 二曰。斷割於法之外。 其所憎吹毛而求疵也。書君陳云。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淮南繆稱訓云。繩之內與繩之外。皆失直者也。言繩之內外。非正法之所削割也。 三曰。利人之所害。 怨之所積。 四曰樂人之所禍。 人亦樂我禍。 五曰。危人之所安。 人人不聊生。 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 刑德皆失。 如是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一無也字。○樂生則思賞。故主尊。重死則畏罰。故令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 呂氏春秋處方篇云。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注。儀望也。左

撲ハ當ニ僕ニ作ルベシ、聖賢之僕ハ聖賢ノ徒ナリ、淺深ハ我ノ善惡ヲ知リテ我ヲ輕重スルヲ云フ。

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死生。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撲一作側。○撲當作僕。莊子則陽篇云。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注。猶言聖人之徒也。淺深猶言輕重也。言忖度我也。言人主不知時與事物之不可。而妄怒其不能。介如金石之士。猶怨忿攜貳焉。聖賢之徒輕重我矣。蒲阪氏曰。之下當有人字。季布傳。有以闚陛下。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吳質牋。初至承前。未知深淺。注。猶善惡也。聖賢之人測淺深矣。言觀其喜怒。以闚人主善惡也。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主之道。己處於暗。而照乎外。故能觀人。而不使人觀己也。愚謂。主字古作丶。丶者鐙中火也。明主之照乎國也。譬猶鐙火之燭乎室也。闇在於己。明在於彼。故能觀人。不使人觀己也。明於堯不能獨成。堯下脫之字。烏獲不能自擧。獲下一有之字。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是三字疑衍。則觀行之道畢矣。言明知一人之智力。强梁不能獨成就。則觀己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三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擧下知賞罰之在是非也。二曰。禍福隨善惡。擧下知天命之無常也。三曰。死生隨法度。有罪無赦也。四曰。

謂明主。淵鑑類函識鑒條以上有能字。主作王。○凡人無全備者。柔有餘者剛不足。長於文者短於武。故明主不求備於一人。以臣下有餘補己不足。取臣下所長。續己所短。以人爲鏡。韋弦視臣。

天下有信數三。戰國齊策云。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注。信猶恃也。一曰。智有所不能立。立立功也。二曰。力有所不能擧。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失可信任之數。智力與彊無所施矣。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有上脱雖字。而不得人助。不能自擧。烏獲古之有力者。勁健也。荀子子道篇云。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擧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能長生。賁孟賁。育夏育。皆古之勇士。故世有不可得。羣書治要世作勢。是。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離朱離婁也。古之明目人。禮檀弓邾婁。釋文。邾人呼邾聲曰婁。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擧。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

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呉矣。

鄭人有一子。將宦。（說難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以其遠遊故戒家人也。）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上脱其家字。）以巷人告者爲盜。（意以爲盜也。）

觀行第二十二

（己行難觀。猶其身不能自擧也。故聖智若堯。猶求禹稷之言。故明主求羣下之言。以觀己行也。）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後漢書朱穆傳注。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後漢書宦者傳注。知作規・漢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淵鑑類函鏡條並怨作惡。鬚作鬢。皆非。心係緩己作自緩。○西門豹魏文侯臣。）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後漢書第五倫傳注心作性。藝文類聚弦作帶。非。○董安于趙簡子臣。）故以餘補不足。（餘上一有有字。羣書治要・藝文類聚・淵鑑類函並同。）以長續短。之

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一無下叔向二字。是。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蒲阪氏曰。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

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德恩也。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鍊金精金也。

闔廬攻郢。闔廬吳王光也。郢楚都。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物氏曰。溺入於水也。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者一作矣。

○其能溺之者。以飲之而不息也。不如乘之以沈之。以溺者爲喩。故曰沈之。○說苑指武云。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擧。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

三言臣請烹。戰國策過作益。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淮南請作願。新序作少請進。戰國策作君曰。客有於此。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戰國策臣上有鄙字。願以下作亡。更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戰國策聞上有不字。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戰國策・淮南・新序皆作釣不能牽。○繳弋射也。絓挂同。淮南子。飛鳥不動不絓网羅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戰國策螻蟻上有則字。新序螻蟻上有陸居則三字。○蕩動也。今夫齊亦君之海也。戰國策・新序並海作水。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戰國策無有字。又無君失齊三字。新序長作已。失上有若字。失作無。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戰國策句上有夫齊二字。薛下猶下皆有之字。至作到。○隆高也。蒲阪氏曰。墨子旗幟云。城爲隆五十丈。靖郭君曰。善。則輟不城薛。戰國策無不字。

荊王弟在秦。弟公子午也。見說苑。秦不出也。不出而還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中射官名。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

誥ノ字當ニ之ノ字ニ作ルベシ。

子春曾子弟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胡何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呂氏春秋。樂正子春作臧文仲。淵鑑類函鼎引韓子云。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贋往。齊人知其詐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韓咎韓襄王之子。釐王也。弟在周。蒲阪氏曰。韓策・韓世家皆云在楚。吳注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蝨遂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舊說。不立者不立其弟也。戰國策作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山氏曰。咎不之咎當作之。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戰國策作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賊一作賦。非。○爲弟某來于周。效賊於咎。

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孟嘗君父。田嬰也。城薛將遷居於薛也。客多以諫者。史記孟嘗君傳增補引無君字。有封於薛三字。無以字。戰國策無者字。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戰國策無曰字。毋作無。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戰國策無見字。句下有矣字。淮南三上有道字。○三言三字也。如老子五千言。過

里。覆一作復。　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楚史檮杌云。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殆。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說苑指武。作甲裂壘壞。非。

韓趙相與爲難。　戰國策無與爲二字。　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　蒲阪氏曰。策無子字。魏文二十二年。三晉初列爲諸侯。此事豈在韓武子時乎。願下有得字。　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　戰國策作不敢從。　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　戰國策以作已。句下有也字。○構講通。和合也。　乃皆朝魏。　戰國策無乃字。

齊伐魯。索讒鼎。　讒鼎魯鼎名。按新書呂氏春秋皆作岑鼎。明堂位作崇鼎。左傳疏。服虔曰。疾讒之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愚謂。讒・鑱音通。鑱字亦作⿰金岑。是⿰金岑・岑・崇三字相似。故諸書謬誤耳。蓋爲地名者似是矣。　魯人以其鴈往。　一無人字。鴈一作僞。非。○鴈贋同。　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　樂正

昭十二年。至此五十八年。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

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大甲被大甲中試程者。漢書刑法志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魏氏武卒見荀子。詳于八說篇日中奏百解。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穰侯傳云。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是大甲・重甲・勝甲皆同。

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以一作與。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蒲阪氏曰。露山蓋在江淮之閒。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荊伐陳。淵鑑類函雨條荆下有人字。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雨後初霽。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淵鑑類函雨條而兵聚作雨裂。非。○輯集也。使閒諜候之。有來襲之狀。吳人必至。不如備之。淵鑑類函雨條不如作宜。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淵鑑類函雨條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

轂ヲ斷テヽ組クセバ、車ノ行クコト疾シ。

殺。愚按。淮南人閒訓云。荊人鬼。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淮南精神訓注。仇由近晉之狄國也。康熙字典厹字注引戰國策注括地志云。幷州盂縣外城。俗名仇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韓非子作仇繇。呂覽作厹繇。愚按。字典所引。與今戰國策・史記・韓子異。通雅云。厹猶今之泗州。難謂險阻也。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赤章曼枝仇由臣名。今大國以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之賂來。軍卒必隨其後矣。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高誘呂氏春秋注云。山中道狹。故斷轂而行去也。愚按。周禮考工記車人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是短轂疾利。赤章曼枝不欲安行。故斷之也。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史記樗里傳正義曰。括地志云。幷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道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周禮車僕。掌廣車之萃。注。廣車橫陣之車也。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蒲阪氏曰。左氏倚相見左

蹶由壽夢子。荊將軍曰。縛之。荊一作而非。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欲一作殺。又一欲下有以字。其何也。說苑奉使篇。作其吉如何。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說苑作是吾所謂吉也。○故固通。本然之詞。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人一作臣。一無怒字。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左傳云。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說文云。釁血祭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司馬法云。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吳越春秋曰。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一無也字。○舊說。楚人素信鬼。故懼而不

除ハ病ヲ治スルナリ、彈ハ砭鍼ヲ以テ刺スナリ。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君齊襄公、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小白桓公名。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收。廣雅。振也。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致之齊。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巫咸見書。又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淵鑑類函醫。世本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秦醫蓋扁鵲。史記云。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枚乘七發云。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參同契云。扁鵲操鍼。巫咸叩鼓。皆扁巫相對。則是秦醫卽越人矣。羣書治要尸子曰。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除治也。楊子方言云。病愈者或謂之除。彈以砭鍼彈也。六反篇云。彈痤者痛。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俘虜自賣則人意賤。故無買者也。物氏曰。虜北夷。產裘。蒲阪氏曰。原道訓。句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亦通。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張之象鹽鐵論注引辯作便。非。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於荊師。左昭五年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注犒勞也。釋例世族譜云。

宋君少シ、太后政ヲ聞キ、大尹國事ヲ攝シタルナリ。

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其君晉侯也。

周趮趮一作最。戰國策作肖。○舊說。魏人。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示齊以無重於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資失重於魏之周趮。而爲今見用之相所怨。齊王必不爲。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戰國策無以王之以。亦小異。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矣一作也。

白圭謂宋令尹。令尹。戰國策作大尹。是也。宋無令尹。左哀二十六年杜注。大尹近官有寵者。曰君長戰國策作君曰長矣。自知政。策注。言親國事。公無事矣。戰國策公上有則字。無矣字。○舊說。無事失權也。今君少主也。而務名。戰國策無此八字。文選謝靈運詩。矜名道不足。李善注。引韓子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戰國策作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蓋當時太后聞政。大尹攝事矣。則公常用宋矣。常長古義通。策注。見用於宋。

振ハ不振ノ誤、振ハ擧ゲテ拯フナリ。

爲曲直爲直。寬祜而不被於利。則踈於爲身計。曲爲曲。直爲直。則見方於人矣。踈闊之無賴於身。强直之不容於世。此民性之常也。以是處世。非全身之道也。○此章難讀。疑有脫語。孔子曰。三字衍。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白公事解在喩老篇。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直其躬行者。矯其情欲。言子西欲肆於聲譽。而屈曲於私利也。五蠹篇云。直於君而曲於父。孔子家語云。史鰌有君子之道四焉云云。直己而曲於人。皆同例文。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中行文子晉卿。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書胤征。嗇夫馳。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收賦稅。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官。蒲阪氏曰。左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鳴義取響亮因風來。自成音。梁元帝纂要云。古琴名有鳴廉自鳴。傅玄琴賦序云。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梁。宋玉風賦云。乃爲蘭房奧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歌之。韓詩外傳云。子賤治單父。彈鳴琴。吾好珮。珮。廣韻。玉之帶。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振上脫不字。荀子堯問篇云。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注。振擧也。愚謂。擧而拯之也。孔子家語王肅注載是事。作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說苑作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

貫滿チ天之ヲ誅スルノ時ニ、吾ニ連及センヿヲ恐ルヽナリ。

物ノ初メテ發スルヤ幾微、是レ遲緩ニスベキ所ニアラズ、早ク之ガ處ヲ爲サザレバ後復タ及バズ。

導ハ誨ムルナリ。

有與悍者鄰。悍一作博。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泰誓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左宣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注。貫猶習也。賈誼新書治安策云。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遂去之。或曰。淵鑑類函宅舍勿之矣。一無此八字。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條悍作猛。賣作買。滿作之滿矣。無恐其之其。滿貫倒置。遂去。去下一有之字。○吾恐貫滿天誅之時。事連及於我也。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易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云。幾事不密。虞注。幾初也。靡讀若旗斿靡之靡。詩王風云。行邁靡靡。傳。靡靡猶遲遲也。荀子不苟篇云。靡之儇之。注。猶言緩之急之也。言物之幾微初發者。非所優游遲緩也。舊說。靡隨也。管子小匡篇云。人君惟優與不敏爲不可。注。優逶隨不斷。方按。白虎通五行云。火之爲言委隨也。淮南本經訓云。與一世而優游。注。優游猶委從也。是皆隨風而搖之貌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西楚令尹。淮南要略訓云。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注。導誨也。漢書公孫弘傳云。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子貢曰。賜也能。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子貢其字也。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西有好名之癖。孔子欲使弟子敎導之。子貢因導之。子西不知其誘導而無有疑念也。孔子曰。寬哉。寬故不疑。不被於利。被猶給也。好名。故闕於利。絜哉。絜潔通。民性有恆。曲

日日身ヲ修メテ、復タ滌垩スルヲ要スル地無キニ至レバ非寡シ。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方按。博古圖蟠虺紋或作〽。即蛇揪兩頭形也。或作〽。即篆文8。十二辰巳是也。巳蛇也。蓋兩頭蛇或謂之虺矣。古鼎畫虺者。寓貪害之戒。是與畫饕餮意同。

宮有垩。器有滌。則潔矣。釋名云。垩亞也。次也。先泥之以灰飾之也。滌以漆流洒器也。行身亦然。人皆知垩其宮。滌其器。而莫知修其身。洗其心。無滌垩之地。則寡非矣。日日修潔。至乎無滌垩之地。則其過寡矣。非讀爲知四十九年之非之非。

公子糾將爲亂。公子糾齊桓公兄也。公孫無知之亂。公子糾奔魯。桓公奔莒。與爭入于國。桓公使使者視之。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注。視猶相察也。下文云。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必爲亂。與白公貫頓不知同事。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傚夷俗故也。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佩文韻府六月斷髮。八上有國字。我將曰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史記韓世家。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虱ハ彘ニ附ケルナリ、臘ノ祭ニ彘ヲ用フ、茅ヲ以テ彘ノ毛ヲ焼キ去リテ彘ヲ炮ス、彘殺サルレバ肥饒亦論ズベカラズ、共ニ焼カルベシ。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

若爾也、臘祭名。嘉節故殺六畜以相慶。後漢書楊敞傳云。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是也。茅菅類。以茅爛去彘毛而炮之也。耳當作耶。蒲阪氏曰。燥恐譙誤。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

嘬。孟子注。相共食之也。母母彘也。

彘臞。

臞少肉。

人乃弗殺。

佩文韻府四質蝨引。五色線韓子曰。三蝨在家上相與語。一蝨過之曰。奚說。一蝨曰。爭肥磽者。一蝨答曰。犯豕不度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不可以共神。故弗殺也。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

爭下一有食字。

遂相食。

食一作殺。

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蚘一作蚼。又作虮。蚘字之譌。即虺字也。佩文韻府六月齕引作螝。慧琳音義四十六卷十六葉蛇虺引同。又同書七十二卷十六葉蚘蛇引云。虺一身兩口。頭尾相似。又同書七十三卷二葉蛇蚘云。古文虫螝二形。同呼鬼反。毒蟲也。韓非子曰。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道相煞。又同書六十五卷六葉虺毒引作虺。爾雅翼枳首蛇引天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以爲牧草名也。中之州有岐首之蛇。爭食牧草之實。自相齕齧。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韓非亦稱。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天問曰。雄虺九首。方按。九音古近岐。九首即岐首。如鬼侯之爲九侯可證。又顏氏家訓云。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子曰。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按爾雅諸書。蠶蛹名螝。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

南門ノ外ニ寄居シテ子ノ敗ヲ觀ントナリ。

句踐密謀十年始メテ志ヲ得タリ、事若シ爾ク甚ダ易クバ、句踐何ゾ此苦ヲ須ヒンヤトナリ。

家人許由ガ皮冠ヲ盜マンヲ恐レタルナリ。

見王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徼麋鹿之怪獸。擲徼通。遮也擊也。客因爲王御及之。

王爲御不及鹿。王躬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愼也。恐晉救陳。故戒之。易云。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丈人嚴莊之稱也。公子曰。丈人奚患。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廬一作廬。是。○左閔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曹。注。廬舍也。說文云。寄也。言公子可努力破晉。吾方寄止陳南門之外。而觀子之敗矣。井子章曰。廬凶居也。或曰。廬虜字之誤。亦通。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絕句。或作已下屬讀。亦通。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越王句踐不從范蠡諫。輕易吳而困於會稽。後得反國。大悔。乃苦身焦思。與范蠡大夫種陰謀十餘年。艱難甚矣。此言事可愼之於始。而不可忽之於易也。蒲阪氏曰。密如忠孝篇悗密之密。言密勿勤苦也。山氏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弃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舍休息也。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事ヲ擧グルニ始メ敗レテ後ニ成ルアリ、人其始ノ敗ヲ見テ、擧ゲザルニ如カズト爲ス、知ラズ聰明ノ人ハ敗ニヨリテ功ヲ成スノ時有ルヲ。

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是下脫曰字。富有涯乎。言富有際限乎。吾邦鄙諺云。欲無頂。此言人欲富之心無際限也。桓公之問亦此意也。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或曰。以當作爲。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有水與無水之際謂之涯。則知足與不知足之閒。不是富之涯乎。山氏曰。於足絕句。蒲阪氏曰。范雎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說文債字云。負也。債償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擧之而有敗。而賢其毋擧之者。負之時也。因敗成功之時也。蒲阪氏曰。言擧事者。或有始敗而終利者。人見其始敗。乃以無擧者爲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百金得千鎰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妒之。左成十八年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六騶六閑之騶。正義曰。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曰。每廏爲一閑。每廏有趣馬十八人。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因曰臣能撽鹿見王。以要擊鹿之技

三坐ハ宋君ト太宰ト季子ト合坐スルナリ、獨リ宋君ヲ見テ國ノ爲ニ言ハバ、季子禍ヲ免レザラントナリ。

韘當ニ玦ニ作ルベシ、射者ガ右手ノ大指ニ嵌ムルモノナリ、扞ハ左臂ニ著ケテ袖ヲ收拾スルモノナリ。

宋太宰貴而主斷。主斷解在己徴。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貴一作遺。非。○蒲阪氏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衛君之前。注。三人合坐。方謂。梁子之旨。郎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之意也。大夫稱主。言貴太宰家而賤公室也。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緇黑色。論語云。今也純儉。注。純當作緇。戰國楚策云。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是緇儉而難汙之色也。今雨。故解易辱之衣。而更難汙之衣也。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有迎字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韘持扞。韘當作玦。扞與韝・捍・釬三字同。內則云。右佩玦捍。注。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所以利弦也。操弓關機。關彎通。引滿也。說文云。主發謂之機。大學云。其機如此。疏。關機也。外儲說云。一日犯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山海經云。有鹹山者云云。有人方扞弓射黃蛇。注。扞挽也。音紆。慈母入室閉戶。

鷩ノ字ハ衍文ナリ。

知不適紂之誅ハ紂ノ誅ヲ受ケザルヤウニ能ク紂ノ意ヲ迎ヘタルヲ云フ。

聖人ハ心ヲ知リ又事ヲ知ル。

馬時一。（千里之馬不常有。故曰時一。）其利緩。鷩馬日售。其利急。（淵鑑類函馬條作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鷩馬多。其利多也。）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字衍。淮南氾論訓云。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又文子道德篇云。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愚謂。權者一時之義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刻削爲偶人也。戰國策云。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擧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爲于僞反。言爲其不可復者。豫先爲之地。則寡敗事矣。或曰。不字衍。爲如字。亦適。）

崇侯惡來。（二子紂諛臣。）知不適紂之誅也。（適一作遇。）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知適紂心。而不知事變也。）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愚謂。是章知字。猶預也。關也。古人下知字。往往有如是矣。）聖人其備矣。

翢翢一羽ニシテ河ニ飲マントスレバ必ズ顚仆ス、故ニ二鳥相依リテ一鳥ガ他鳥ノ羽ヲ銜ミテ顚仆ヲ免レ水ヲ飲ムヲ得シム、人モ事ヲ爲サントシテ勢不可ナルモノ有ルニ遇ハバ、他ノ己ヲ輔クベキ者ヲ求メザルベカラズ、所有ハ有所ノ誤、索其羽ノ羽ハ友ノ誤ナリ。

鳥有翢翢者。一作周周。○太平御覽・埤雅並引禽經云。周周之智不如鴻。通雅云。今禽經無此語。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佩文韻府周字引屈尾作尾屈。無其字。○羽友字之誤。友古文作習。博古圖商父乙鼎。友史之友作羽。相似故誤耳。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鳥亦云求其友之證也。索求也。自友一誤羽。而先輩咸襲其跡矣。所有二字倒置。凡欲有爲事。而形勢有所窒礙者。必更有他物之可以輔焉。須潛心求是物耳。金谷世雄曰。阮嗣宗詩云。周周銜羽以免顚仆。蛩蛩負蟨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據此周周蓋如蛩蛩・距虛之相依也。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飲之言使一鳥得飲也。蒲阪氏曰。阮籍詠懷詩。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注引此重首倒錯。無其字。不索上有以字。方按。岑參詩。願托周周羽。相銜谿水湄。是相字即相依也。二子之說是也。通雅引阮籍詩。轉注略。周音誅。引韓子云云。莊子曰。周周銜羽以濟。是方氏亦不言羽之爲友也。

鱣似蛇。蠶似蠋。爾雅翼引鱣作鱓。蠶上有而字。○鱣魚名。似蛇而無鱗。後漢書楊震傳注。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按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蠋蚕名。亦桑蟲也。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悚然毛立。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淵鑑類函蠶條作皆賁育也。漁上有而字。○賁孟賁。衞人。諸專諸。呉人。皆古之勇士也。言利之所在。忘其所驚駭。而皆爲孟賁專諸之勇矣。皆皆漁者婦人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

所腫膝而不任。　歸猶委也。凡事雖有所可必委。而勢不可則不能也。故腫膝則雖踶馬不能踶也。言勢不可。則雖賢者不能用才也。　智者之所獨知也。　可為在於事。可成在於勢。唯智者知事與勢矣。獨知言難與庸人道也。　惠子曰。置猿於柙中。　柙養畜之檻也。　則與豚同。　猿之巧捷。勢不可任。則與豚同拔也。　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所任之地曰勢。逞猶肆也。

衞將軍文子見曾子。　文子衞大夫公孫彌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　曾子不起。　起舉體致敬也。　而延於坐席。　延進引也。魯語云。相延食鱣。注。延進也。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延導之也。史記高祖紀云。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正身於奧。　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奧。疏云。主猶坐也。正身如尸坐也。尸訓主。則此正身於奧者。曲禮主奧是也。言就上位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于奧。注。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賈誼新書云。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愚謂。奧上位。剽末位也。剽標通。荀子賦云。而銳其剽者邪。注。剽末也。

奧ハ室ノ西南隅ナリ、神ヲ祭ルニ筵シテ物ヲ供フルハ此處ニ於テス、故ニ正身於奧ハ自ラ上位ニ居ルナリ。

文子謂其御曰。　御侍御也。　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不主奧敬尊者之禮也。而今曾子正身於奧。起者主人待客之禮也。而今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故文子以為不敬也。　僇辱也。山氏曰。命當作幸。字又作牵。似故誤。

踒ハ踠ニ同ジ、踒肩ハ肩ノ屈スルナリ。擧後云云ハ、後足ヲ擧ゲテ前足ニテ體ヲ支フ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一

舊說。近本皆自蟲有蚘起。今按。宋板增此十六條。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伯樂晉大夫郵無恤。伯樂其字也。杜預左傳注。王良也。按淮南諸書。以伯樂・王良爲二人。且爲秦穆公臣者。並非是也。相與之簡子廏觀馬。之適也。簡子晉卿。一人擧踶馬。一人擧指一馬。相以爲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循若循環之循。言旋繞往來。三撫其尻而馬不踶。其一人撫尻以示其不踶。而難所以相也。此自以爲失相。此此人也。初一人以其不踶。故自以爲失相也。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踒踠同。後漢書李南傳。抗馬踠足。是以不得速。注。踠屈損也。又傳武仲舞賦。或有踠足鬱怒。盤桓不發。注。踠足謂緩步也。踒肩腫膝。皆馬形相也。夫踶馬也者。擧後而任前。後後足。前前足。腫膝不可任也。腫膝上疑脫踒肩二字。故後不擧。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相以爲踶馬則巧矣。不知腫膝之不可任則拙也。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

韓非子翼毳卷第七終

往ハ狂ノ誤ナルベシ。

刑之爲則異。所下脫以字。慧子曰。慧惠通。往者東走。往當作狂。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百里ハ百里奚ナリ。

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反上有自字。其父不自罪於敎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及一作反。非。○御侍御也。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田伯鼎事未聞。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支自刖而尊百里。公孫支・百里皆秦穆公大夫。公孫自支刖事未聞。豎刁自宮而諂桓公。豎刁桓公內豎。名刁。宮割勢也。其自刑則同。其所自

微ハ口ニ言ハズ心ニ滑メタル事ヲ云フ。

有妾ノ上ニ逆旅人ノ三字ヲ補フベシ、妾ハ娼妓ノ類ニテ、貴賤ハ之ヲ聘スル價ノ多少ナリ、價ノ多少ニテ坐位モ上下ノ別ヲ爲ス。美ナル者ハ其美ニ矜ルニヨリ之ヲ聘スル者少ク、因テ價賤シ、惡キ者ハ人ノ意ヲ迎ヘ之ヲ款待ス、故ニ人之ヲ聘スル者多ク、價モ自ラ貴シ、不知トハ吾其美惡ニ預ラズトナリ。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列子說符篇云。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又見文子・史記吳王列傳。夫田子將有大事。有下一有事字。又一作將有事事大。並非。又一無大字。○大事謂弑奪之志也。而我示之知微。示之以知人之陰事。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楊子名朱。字子居。東之逆旅。莊子東之作宿於。有妾二人。此句上脫逆旅人三字。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此句上有其一人美。其一人惡八字。○鹽田屯曰。妾如今之驛妓也。貴賤言賠錢貴賤也。妓因賠錢貴賤而上下坐位矣。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列子之父作小子。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美者矜其美。故不售。因賤之。吾何知其美焉。惡者以其惡取順爲容。故好售。因貴之。吾何知其惡焉。知猶預也。讀若知政之知。楊子謂弟子曰。列子此下有弟子記之四字。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列子・莊子並美作愛。

衞人淮南子衞作宋。嫁其子而敎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

暢ハ遠望ニ妨ゲ無キナリ。

離ハ析クナリ。

數ハ速ノ義ナリ。

者衆。子必危矣。戰國策無工字。衆下有則字。○廣雅釋詁云。工巧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進退工故。注。工能也。魯季孫新弑其君。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愚謂初者言初時不歷日之頃也。吳起仕焉。仕事魯君。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後漢書段熲傳注。傷敗曰衄。廣雅釋言云。縮也。愚謂皮肉縮朒而虧挫也。衄音朒。已衄而灰。已灰而土。論衡云。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言不圖於始。■無奈終何。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山氏曰。也耶古字通。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隰斯彌齊大夫隰朋之後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暢一作暘。音義通。○暢遠也。達也。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爾雅云。斯離也。詩陳風。斧以斯之。傳云。斯析也。是可互相訓。則離可以訓析矣。汲冢周書周祝解云。柯之美也。離其枝。訓爲附著之義。非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數集韻音速。史記賈生傳云。淹數之度兮。注。數速也。戰國燕策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事文要玄屨作履。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事文要玄作履飾足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游遊通。欲使無窮。其可得乎。說苑無使字。乎一作矣。非。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戰國策軫作需。必上有子字。無事字。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世本古義采薇引草木志略云。柳曰天棘。斬其枝。橫倒出直插之皆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戰國策之而作楊。至作矣。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以上一有夫字。戰國策作故。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戰國策而上有然字。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

長夜之飮ハ晝夜續ケテ酒ヲ飮ムコトナリ。悞ハ娛ノ誤ナルベシ。

見端以知末。萌艸始生也。端古作耑。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末从一在木上。木梢也。皆以艸木取喩也。或曰。萌依前篇當作明。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按左昭九年傳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奄疑蓋之別名。春秋正義云。楚荊一木二名。故以國號亦得二名。依是推之。蓋奄皆訓覆。一義二字。是與荊楚相同。史記吳世家。公子蓋餘。左傳作掩餘。可見蓋之爲奄矣。周伐奄事。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然則商蓋二國名也。墨子・路史並爲一國。蓋小國附近而若一。故兼稱矣。辛公甲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漢書藝文志云。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書旅獒云。九夷八蠻。孔傳云。九八言非一。又史記李斯傳。包九夷。正義曰。九夷本東夷九種。二說未知孰是。

紂爲長夜之飮。悞以失日。悞一作懼。非。○悞當作娛。史記殷本紀評林考要云。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飮。車行酒。騎行炙。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劉昭漢志謂紂作淫虐。喪其甲子。詩蕩云。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云云。俾晝作夜。注。殷商指紂。愚按長若大長秋之長。恆久之義。論衡云。傳語紂爲長夜之飮。言坐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曰長夜。問其左右。盡不知也。左右亦通晝夜。故俱忘也。乃使人

忍吾子乎。淮南子作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夫下有子字。唐詩解吾作我。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衞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或曰。爲之倒置。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怖一作悕。下同。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不上一有爲字。杯一作盃。並非。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喩老作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雖以天下之富。而猶且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

一本ニ此章上文ト接シテ一章タルニ從フベシ。

至モ亦歸ルナリ。

文公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戰國策作觀斯贊。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戰國策而作之肉尚三字。且作其。樂羊罷中山。罷一作拔。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一本是章接前爲一章。是。○孟孫魯卿也。麑鹿子。使秦西巴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田獵並秦西作西秦。下同。載之持歸。羣書治要作持之以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並作持之二字。淮南子是下有烹之二字。○秦西巴孟孫臣。載麑於車而歸。其母隨之而啼。淮南子其作麑。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並作其母隨而呼之。後漢書注無之字。○母鹿遠望。隨其後而悲鳴。秦西巴弗忍而與之。淮南子・說苑並而上有縱字。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並之作其母。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羣書治要無是十六字。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並歸至而作適至。答作對。○至若夫人姜氏至自齊之至。亦歸也。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淮南子・說苑並御作左右。羣書治要召以爲作使。藝文類聚・事文類集・淵鑑類函並以爲作爲其。錦繡萬花谷東宮條何下有變字。○御侍御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

行賊ハ人ヲシテ暗殺セシムルナリ。

自問ノ上ニ韓王ノ二字ヲ補フベシ。

民ヲ得ルト云ヘバ王之ヲ忌ム、上ヲ畏ルト云ヘバ王之ヲ喜ブ、故ニ陽ニ食我ヲ薦メテ陰ニ無正ノタメニ言ヘルナリ。

君。嚴遂字仲子。韓傀韓相俠累。韓哀侯之季父也。君卽哀侯也。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戰國西周策注。殺人不以道曰賊。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自字上脫韓王二字。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晉語云。揚食我。朱庠音食祥吏切。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徐野民注秦紀。秦爵名有公乘。風俗通云。公乘者軍吏之高爵。愚按當時有是官。不啻秦魏。有公乘不仁見說苑。無正世是官。因爲姓。如司馬氏耳。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藝文類聚將作上文侯。無而字。其子在中山。戰國策在上有時字。說苑是下有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十八字。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戰國策作亨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淮南子作遺之鼎羹。羣書治要無坐下七字。藝文類聚・治要・初學記並無羹字。啜作饗。盡一杯。說苑是下有中山見其誠也。不忍共戰。果下之。遂爲文侯。開地二十字。淮南子作樂羊爲使者跪而啜三杯。後漢書注引策。是下有而攻拔中山五字。

閉ヂテ人ヲ視ルナリ、人ヲ侮ルノ状ナリ。

遊ハ游泳ナリ。

患ハ恐ノ誤ナルベシ。

周君ノ下ニ又周君ノ二字アルベシ。

如。（睞音接。同睫。接其偏目也。或曰。音夾。與睒同。偏目視人。蓋當時侮謾人之狀。如今戲啁人者。擨張偏目而望視矣。戰國趙策云。望我而笑。是狎也。卽是類也。）君曰。我必殺之。（輕侮故也。）惠子曰。瞽兩目睞。（藝文類聚・淵鑑類函目條並作睞兩目。）君奚爲不殺。（事文要玄不作弗。下不殺同。）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慢謾通。亦欺也。）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穆公元公子。名顯。）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舊說樹援也。）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遊游通。浮行水上也。難勢篇云。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患疑恐字之誤。）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患上脫周君二字。）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

謁者ハ取次ギテ爲ス人ナリ。

狎ハ輕侮スルナリ。

眣ハ目睫ヲ合スルナリ、眣其一目ハ一目ヲ

子豈不知而作。箋云。而猶與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又云。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而字訓與。古書往往而有。　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今注蒙求必作必非。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　史記陳軫傳云。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解詳十過篇。　曰可。　謁者以爲戲。故曰可食也。　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　戰國策曰上更有謁者二字。　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　佩文韻府藥韻死作夭。　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　戰國策夫作王。　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　遊仙窟云。鬢欺蟬鬢非成鬢。注。欺淩輕也。鄒國名、　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　惠子名施。　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眣其一目。奚

一寸ハ蓋シ守ノ一字ヲ誤リテ析キテ二字ト爲シタルナリ、壤守ハ土封ナリ、仞ハ八尺ナリ、蟻塚ノ下八尺許リニシテ水ヲ得ベシトナリ。

酒也。[爾雅釋詁云。彝常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隰朋齊大夫。]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孤竹國名。]春往冬反。[百家類纂冬作夏。]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佩文韻府道字用作師。]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舊注。蒙求引於作齊。竹下有國字。往作行。反作還。無惑字。道行作歸國也。藝文類聚・淵鑑類函馬條並無行字。有焉字。又淵鑑類函智條無焉字。同是本。行字屬下句非。○道行道也。行行路也。管子問篇云。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讀得道而往者非也。]

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冬山南煖。夏山北涼故也。]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事文類聚・淵鑑類函蟻條並無仞字。又智條有仞字。同是本。月令廣義冬條一字仞字皆無。同書夏條同是本。○李德裕蚍蜉賦云。驗寸壤而得泉。即用是語矣。然一寸而仞。不可解。按爾雅翼蟻條云。齊威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恐謂壤守猶土封也。是守字誤爲一寸耳。仞有水。言其下八尺許見水也。海鹽道紀曰。抱朴子云。玄禽解陰陽。蛇螘遠泉流。又云。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螘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螘之性雖避水。而亦惡乾燥之地。故擇水氣所升而就焉。故其下有水也。]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蒙求補注引無之聖而三字。○詩桑柔篇。]

出ハ獄ヨリ出スナリ。

大天下皆王土也。周廻土地居其內者皆王臣也。今君天子。戰國策作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戰國策無豈以下六字。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戰國策作君乃使吏出之。○出之於獄也。

韓宣王宣王昭釐侯之子。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公仲名朋。公叔字伯嬰。其可乎。乎一作也。非。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見左哀十四年傳。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戰國策樹上有內字。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戰國策驕作擅。削作裂。黨・主・地上皆有其字。有字皆作或。危上有必字。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亡其所衣之裘而不知也。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者字當在下彝酒下。彝酒常

君ハ父ノ誤、逆旅之父ハ旅舍ノ主人ヲ云フ。

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公道大路也。人皆避之曰。神君也。大蛇負小蛇。故人怪以爲神君也。晉書五行志云。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五行家大抵以如是事爲神異。衆亦信之。古今一轍。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爲私屬官號。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韋昭曰。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逆旅之君。君當作父。父篆文[illegible]。君篆文[illegible]。相似。故誤耳。待之甚敬。因獻酒肉。事文要玄待上有遂字。敬作厚。

溫人之周。戰國策注。溫時爲西邑。正曰。西周得溫囿耳。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戰國策作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戰國策注。矯稱東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戰國策無人字。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戰國策少也之也作而。詩下更有詩字。○毛詩小雅北山篇。普作溥。傳云。溥大。率循。率通作衛・从行。猶云周廻也。濱涯也。海鹽道紀云。濱猶上也。謂海濱曰海上。是也。濱對上文之下字。言普

傳ハ割符ナリ。

望邑ハ驛亭ナリ。

蛇之行者耳　尋常ノ蛇ノ行クモノニ過ギズト思ハントナリ。

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是蓋趙刻爲魏說矣。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鴟夷子皮范蠡。田成子田常也。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藝文類聚·淵鑑類函蛇條並走而作亡。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周禮地官司關云。凡所達貨財。則以節傳出之。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適。謂之傳。古今注云。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至望邑。周語云。畺有寓望。注。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風俗通云·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藝文類聚·淵鑑類函並作大蛇行。小蛇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藝文類聚子上有其字。非不上更有子字。○凡蟲之負行者。兩喙相銜而負。故曰相。人以我爲神君也。以上一有必字。藝文類聚同。亦無君字。○管子水地篇云。上下無時。謂之神。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此涸川水之精也。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按涸澤有是神焉。固人之所服也。故常蛇因佯爲之也。當時有斯語。而膾炙人口。故子皮曰。不聞乎。乃

甚歡ハ使者ヲ款待セルナリ。

輒一作輙。是。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戰國策無孫南二字。亦有異同。荊大說。許救之甚歡。戰國策荊下有王字。歡作勸。○悃款於使者。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惡一作患。非。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戰國策人作王。說下有甚字。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文侯魏桓子孫。名都。借道於趙而攻中山。中山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趙肅侯肅侯成侯子。名語。按史記年表。趙肅侯去魏文侯使子擊伐中山六十年。疑是烈侯誤。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戰國策刻作利。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

聲ハ名ナリ、齊ヲ攻ムト聲言スルナリ。

智伯韓魏ヲ從ヘテ趙ヲ圍ム、趙子人ヲシテ韓魏ト謀ラシメ、韓魏外ニ反シ趙内ニ應ジ、智伯ヲ破リテ竟ニ之ヲ亡セリ。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戰國策注輔一作歸。予一作與。下如予同。戰國策同。○困學紀聞云。周書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玉海引通史云。周書與尚書相類。卽孔子刋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姑猶先也。說見前篇。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釋一作措。又一作惜。非。戰國策無且字。質作資。○質兵椹也。言君何舍以天下相懼之衆圖智氏之計。而獨以其國爲智氏兵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戰國策戶作家。邑下有一字。智伯大說。因索地於趙。弗與。戰國策地作蔡皐狼。弗上更有趙字。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戰國策上之作於字。內上有於字。自作遂。○自從也。

秦康公康公穆公子。名罃。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四者有一焉。則來敵國之兵。汲冢周書武稱解云。飽勝飢。武之勝也。又云。伐亂伐疾伐役。武之順也。君築臺三年。三年興功則民勞。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是心ハ亂ヲ爲スノ心ナリ。

也。者一作也。藝文類聚同。索作求。○上楚王也。蔡邕獨斷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云云。但言上。不敢渫瀆。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藝文類聚作邊候憂而釋之。吳越春秋云。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戰國策以是語爲張丑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戰國策宣桓作是。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說苑章作增。淮南子作登。宣子曰。無故請地。戰國策請作索。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戰國策無彼字。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戰國策驕下別有驕字。無下必字。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伯一作氏。戰國策同。周書曰。

君ノ太宰ヲ視ルコトヲ云フナリ。

（之一作子是。）太宰因弗復見也。（弗一作勿非。）

魏惠王（惠王武侯子。名罃。）爲臼里之盟。（戰國策臼里作九重。）將復立於天子。（戰國策作且復天子。○戰國策注。赧王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二十三年。復復其尊。正曰。按周紀復之之文。謂許梁以鼎事。言將復尊周室也。）彭喜謂鄭君（戰國策彭作房。鄭君作韓王。○鄭即韓也。）曰。君勿聽。（戰國策作勿聽之。）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戰國策小上有而字。）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一無若字。戰國策若君作王。大小下有國字。）

晉人伐邢。（邢姬姓國。）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蚤早通。）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句。）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按左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據是伐邢者狄而非晉也。）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候候斥也。）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

行事ハ命ヲ奉ジテ四方ニ使スル事ナリ。

請問客、孔子ハ何如ト問ヘルナリ。

已已ハ一本君已トアルニ從フベシ。

視之ノ之ハ一本ニ子ニ作ルヲ可トス、卽チ宋

下於務光。務光當時賢人也。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精神訓注自上有抱石二字。

秦武王武王惠文王子。名蕩。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國語云。近臣盡規。注。近臣謂騶僕之屬也。書序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疏云。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行事行使之官。孟子云。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行事使事也。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璽印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宋國。太宰官名。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客孔子也。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以上太宰詞。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已見孔子。請一作謂。已已一作君已是。孔子一無孔子二字。是。山氏曰。初潭本作恐君。亦將視之猶蚤虱也。

廟。爲後世戒。史記太史公自序云。金匱玉版。又素問有玉版篇。汲冢周書大聚解云。旦聞禹之禁云云。武王再拜云云。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注朔月旦。朔省之也。又周禮職金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又書云。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愚謂金版・玉版所以書冊命。或錄鍼戒者也。若莊子金版六弢・管子版法是也。蓋古者若冊命鍼戒。以昆吾刀鐫玉或金矣。然是玉版周傳世之寶器。書所謂天球・河圖之類也。竹書紀年云。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

膠鬲紂忠臣。費仲紂諛臣。六韜文伐云。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伐。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愚謂文伐言蓋爲是章發矣。

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擧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

太公望釣于渭濱。文王出獵過之。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爲師。

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

十六字經文。

說林上第二十

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覽觀春秋之林。注。春秋禮義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劉向著書名說苑。淮南子亦有說林訓。皆言有衆說。猶林中有衆木也。

湯以伐桀。

淮南精神訓注無以字。○己以通。

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史記樂書。先王之義作夫子之道。佩文韻府勝字引韓子云。子貢見子夏肥而問之。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而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中。而夫子之義勝。而肥也。○孔叢子子夏讀書章云。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史記作出見紛華盛麗而說。○荀子正論篇云。有義榮者。有勢榮者云云。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兩者戰於胷中。勢榮之人心。將入攻於內。義榮之道心。拒而不內。未知勝負。故臞。臞少肉也。志固在於道。然欲亦引於物。物衆而志孤。其數難勝。是以臞也。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內外為一。無有懸累。故肥。周禮疾醫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蓋養性之方也。凡人之肥臞不可知何由者也。然今曾子曰。何肥也。故子夏因就道其大方耳。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素問金匱眞言論云。得四時之勝者。注。勝謂制尅之也。故曰。自勝之謂强。五字經文。今本作自勝者强。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拾遺記云。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同書云。禹鑿龍關之山云云。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大戴禮云。周后娠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敎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

之智、恐クハ智之ノ誤ナラン、目能ク百歩ノ外ヲ見テ、己ノ睫ヲ見ル能ハズ、智ノ此クノ如アランコトヲ恐ルトナリ。

一本欲伐越上ニ而ノ字アリ・卽チ然ルニ越ヲ伐タント欲スノ意ナリ。

曰。大器晩成。大音希聲。 八字經文。○後漢郎顗傳。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晩成。注。聲震二字內一謂二之大音一。其動有レ時。故希聲也。無レ所レ不レ容。謂二之大器一。其功既博。故晩成也。愚謂漢書注與レ是喩レ符。故記レ之。

楚莊王欲レ伐レ越。杜子諫曰。王之伐レ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二之智如一レ目也。 一本無二患字一。楚史檮杌與レ是本同。○之智恐倒錯。史記越世家云。吾不レ貴下其用レ智之如中目見二豪毛一而不上レ見二其睫一也。 能見二百步之外一。而不レ能二自見一其睫一。 淵鑑類函目條睫作レ眥。 王之兵自敗二於秦晉一。喪レ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二盜於境內一。而吏不レ能レ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 荀子議兵篇云。莊蹻起。楚分而爲二三四一。注。蹻初爲レ盜。後爲二楚將一。 非二越之下一也。欲レ伐レ越。 欲上一有二而字一。 此智之如レ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レ在レ見レ人。在二自見一。故曰。自見之謂レ明。 五字經文。今本作二自知者明一。○蒲阪氏曰。荀子議兵篇注引云。楚王欲レ伐レ越。莊子曰。臣患下目能見二百步一。而不上レ見レ睫。王之兵敗二於齊晉一。莊蹻爲二盜境內一。吏不レ能レ禁。而欲レ伐レ越。此智之如レ目也。任昉代二齊明帝一表。雖二自見之明一。庸近所レ蔽。注引云。莊王欲レ伐レ越。莊子曰。伐レ越何也。王曰。以二政亂兵弱一。莊子曰。臣患下智之如中目見二百步之外一。不上レ能二自見一其睫一。

沖ハ上ル、至ル、升ル、飛ブノ義ヲ含ム、一令發セバ威風高ク揚ガルモノアラントナリ。

驚人ハ名聲天下ニ震フナリ。

小害善ノ害ノ字ハ衍文ナリ、見示ハ見ハシ示スナリ。

安知民則。則者裁制之謂。徐鍇曰。則節也。莊子云。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六韜則作態。遊仙窟云。自隱多恣則。注。則態也。言莊王不行一令。不言一政。是不先物動。將以觀察臣下威儀之態諫爭之節也。

雖無飛。飛必沖天。

呂氏是句上有是鳥二字。○韻會翀注。說文上飛。从羽中聲。通作沖。引楚世家一蜚沖天。鵾鷄賦李善注。引字書曰。沖中也。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而止。猶云傳于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云沖天。注。沖至也。素問解精微論云。惋則沖陰。注。沖猶升也。是沖含上・飛・升・至四義也。言雖無行一令。然一令必威風高揚矣。

雖無鳴。鳴必驚人。

雖無發政。然一發必聲名震于天下矣。人音然。叶上天。劉向列女頌云。望色請罪。桓公嘉焉。厥後治內。立爲夫人。

子釋之。

子舍之。勿復言也。

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擧處士六。而邦大治。擧兵誅齊。敗之徐州。

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曰。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也。

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

新序云。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楚史檮杌亦大同小異。

莊王不爲小害善。

害字衍。

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

隱ハ隱語ナリ、所謂なぞナレドモ賦ノ體ヲ用ルモノナリ。

鳥ハ莊王、南方之阜ハ楚ノ都ニ譬フ。

長羽翼ハ輔佐ノ臣ヲ出ダサントスルナリ。

觀民則ハ臣下ノ威儀ノ態、諫爭ノ節ヲ觀ントスルナリ。

座而與王隱。 右司馬官也。按呂氏春秋重言篇。右司馬成公賈也。又新序士慶。楚世家伍擧。所見各異。御座侍坐也。隱者蓋賦之流也。與後世謎不同。荀子賦篇。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云云。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云云。請歸之禮。句。禮。句。楊倞注。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云。愚謂此乃禮謎也。以下章有知雲蠶箴四謎而同體也。然亦與右司馬隱。體正相同。右司馬荀卿皆楚邦之臣。則可見古之所謂隱者賦之流矣。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 呂氏春秋止下有於字。○鳥君象。言王也。邑居曰止。詩烈祖云。維民所止。箋云。止猶居也。鳥集亦曰止。四牡云。載飛載止。荊南土。故曰南方。詩云。南有樛木。傳。南南土也。箋云。南土謂荊楊之域。荊楚也。阜大陵。言楚都也。日知錄云。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水經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是楚都跨阜。故曰阜。

三年不翅。 阜。翅韻。○翅動翼也。不翅。言不擧動也。

不飛不鳴。 飛鳥行也。鳴鳥言也。言王不行一令。不言一政也。

嘿然無聲。 言恭默思道也。

此爲何名。 鳴。聲。名韻。○共二十三字。設問辭也。

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 羽翼言輔佐之臣也。管子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古人以羽翼喩輔佐。若漢高見四皓在惠帝之所。而爲羽翼已成是也。長生也。生出也。言不擧動欲以出輔佐之臣也。

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 呂氏作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翼。則韻。○民則者臣下之則也。書云。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孝經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孔傳引管子云。諫爭死節。臣下之則也。又管子云。毋先物動。以觀其則。毛詩抑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楚語云。是知天咫。

チ報ズルノ念常ニ切ナルベシトナリ。

許而未爲發兵。楚惠王八年晉伐鄭。鄭人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怒。乃遂慮亂。故鄭人聞之懼曰。願之忘。其意志如是。將何爲忘報讐哉。列子・淮南子作何不忘哉。恐非是也。

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九字經文。今本智作知。是。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周猶密也。普也。淮南道應訓云。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

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竝智。竝猶普也。徧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夫無行而知者。神之至也。易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鬼谷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云云。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故曰。不行而知。四字經文。能竝視。無行而普視。蒲阪氏曰。鄭陽書。公聽竝觀。注。竝觀言無偏也。

故曰。不見而明。四字經文。今本明作名。鬼谷子作命。皆音相通。春秋繁露。名之爲言。鳴與命也。明字義爲長矣。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資言天質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萬物各有良能。若貍之捕鼠。雞之司晨。彼順己性。而人獲利之矣。

故曰。不爲而成。四字經文。

楚莊王莊王穆王商臣之子。名旅。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莅政三年。卽位而後三年也。書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云。除喪猶不言政。蓋莊王意亦類之矣。無令發。無發令也。無政爲。無爲政也。古人語倒。往往而有。右司馬御

先後云云ハ先ニナリテモ後ニナリテモ何時モ臣(王良自ラ言フ)ノコトヲ思ハル、故ニ君ノ心ハ馬ト調セズトナリ。

鋭ハ杖ノ末ナリ、頓ハ音義頤ニ同ジ。

己ノ頤ヲ傷クルヲ忘ルル程ナレバ、鄭ニ舊怨

晉灼曰。競走曰逐。史記孫子傳云。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襄主疑馬不良。故數易馬也。

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言所以用之非也。凡御之所貴。凡一作此。非。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善御者車上無人。車下無馬。人馬相忘。淮南子云。昔王良造父之御也云云。心怡氣和。安勞樂進。愚謂安樂卽馬體安也。怡和卽人心調也。而後可以進速致遠。進依難勢篇當作追。文子上義篇云。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與是語意相同。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逮隶同。僅及也。說文云。从又及尾。夫誘道爭遠。誘一作誇。非。○誘進也。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心下一有皆字。尙何以調于馬。淵鑑類函御條于車于馬之于皆作乎。于臣之于作於。尙作又。○心靜於內。則形閑於外。形閑於外。然後可調于馬。今不務內修。而先後之心。遠出在于外。焉得盡用所學之術乎。此君之所以後也。此章故與下章分別。今連屬之。

白公勝慮亂。張湛曰。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頓。列子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張湛曰。錣杖末鋒。頓音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頓之忘。將何爲忘哉。白公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也。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故怨鄭。欲伐之。請令尹子西。子西

空竅ハ耳目口鼻ナリ、神明ハ精神ナリ。

逐ハ競馬ナリ。

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大一作之。○大碩也。禾五穀總名。苗也。穰歳禾苗碩大。大學云。莫知其苗之碩。是卽大禾也。臧獲奴婢也。惡謂秀實之不美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十一經字文。今本恃作輔。○敢冒昧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空竅以下一本提頭。○空竅謂耳目鼻口也。耳目竭於聲色。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精神竭于外貌。于一作於。故中無主。血氣滔蕩而不定。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十八字經文。今本戶牖上無於字。知作見。無可字。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言形骸也。實室音通。心者神之室也。身者心之實也。故形骸曰實。言精神之不淫於外也。春秋繁露云。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

趙襄主趙襄主晉卿。大夫稱主。學御於王子期。儲說作王子於期。○楊升庵外集。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俄而與子期逐。子一作於。三易馬而三後。逐者馳逐爭先後。爲勝負也。漢書五行志集注。

不學ハ世ノ人ノ學バザルトコロナリ。

容ハ形體性質ナリ。

建德ハ天性ニ隨フ也。順道モ物ヲ用フルニ其自然ニ背カザルナリ。

象ハ象牙ナリ。

豐殺ハ本ガ太ク末ガ細キヲ云フ、繁澤ハ肉ツキテ光澤アルナリ。

亂ハ混ジ置クナリ。

功ハ巧ニ作ルベシ、技巧ヲ云フ。

冬耕云云、耕稼其時ヲ得ズバ、后稷モ收獲餘リア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矣。今王壽焚書。是學世俗之所不學者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十一字經文。今本無歸字。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道理之數。乘天地之資。以利導之。因隨物之容。牛之形容壯大多力。乃因穿鼻引重。馬之常性善走易馴。乃因駕車行遠。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任牛乘馬。隨彼天性也。故無事則安於畜養。而不苦於羇紲。有事則單力追速。而不逆於常性。凡百之事。悉皆如是。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列子象作玉。○象象牙骨。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豐葉之豐滿也。列子作鋒。殺衰小也。葉形本圓滿而末尖角。曰豐殺。繁澤淮南子作顏澤。顏澤葉色有光澤也。禮樂記云使其曲直繁瘠。是。繁者瘠之對也。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功當作巧。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列子鄭人。名禦寇。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載一作成。○說文云。載乘也。猶云事之也。荀子富國篇云。以國載之。注。載猶任也。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種穀曰稼。后稷不能羨也。后稷周之先。善樹藝五穀。羨有餘也。或曰。羨當作美。此對下惡字言也。然照下不足字。則羨字爲長。

至理ノ言外ニ在ルコトヲ知リ、書ヲ焼キテ悦ンデ舞ヘルナリ。

過ハ過ギテ問ハザルトコロヲ云フ。

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九字經文。不貴上一有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淮南子塗作徐。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汲冢周書周祝解云。欲鳥而不得。生羅網。欲彼天下。是生爲。注。謂云爲之事也。又同書佩解云。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易繫辭云。通變之謂爲。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子道應訓云。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易繫辭云。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徐馮言正是意也。書之所載。不如口訣。口訣之所存。不如意傳。意傳之所受。不如自悟。自悟者智也。故智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獨一作猶。○書籍文義爲衆人不曉道者所權設也。既得意。當忘言矣。今子何負所權設者。而行哉。夫所權設者。固爲筌蹄也。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儛舞同。王壽俄然覺道之不在文字中。心喜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智者之敎非言談也。所喩者殊矣。慧者之篋非藏書也。所韞者異矣。斯敎也。衆人見以爲平常之言。而不顧反也。斯篋也。衆人見以爲虛而無物也。此世之所過也。此世俗之所過而不問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不藏書籍。世俗以爲不學。

病ハ恥辱ト思フコトナリ。

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注。項羽紀注。成皐北門。又竹書紀年云。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沈約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云云。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注云。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三書有異同。今據戰國策。文王拘於羑里時。武王亦羈於王門矣。羈羈本字。又作𦋐。𦋐一誤爲罵。再誤爲詈耳。依戰國策。文王當作武王。下有武王之王也。難篇。武身受詈之語。其爲誤明矣。王門事。高誘呂氏注引淮南子文王作玉門事。非是也。

顏色不變。 言不羞恥也。

而武王擒紂於牧野。 據戰國策及下文語。疑武王二字衍。

故曰。守柔曰強。 四字經文。

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 下病一作害。非。○海鹽道紀曰。病猶恥也。左莊十一年傳云。宋公靳南宮長萬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又左宣十年傳云。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愚按儀禮士冠禮云。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注。病猶辱也。

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十五字經文。今本作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羞衆人之所羞也。反羞衆人之所不羞。是以無羞之地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 初學記引新序云。萊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讓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獻之。

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 新序作我以不貪爲寶。

則必薦豹胎。○旄旄牛。象南越大獸也。豹似虎圓文。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旄象之約。

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裋一作短。說林篇食作舍。唐詩解杜甫詩獨在陰崖結茆屋注。引韓子茅作茆。○許愼淮南子注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粗衣。廣韻。敝衣襦也。

則錦衣九重。

不衣裋褐。而服錦衣。不舍於茅屋。而居於九重之內。九重。楚辭九辯君之門九重注。天子九門。愚謂此九重不必拘九數。直言其深耳。莊子云。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世本古義。郝敬曰。九皐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

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

晉語云。居三年。注。後三年。

紂爲肉圃。

以肉爲林圃。

設炮烙。

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

登糟丘。

以糟爲丘山。

臨酒池。

以酒爲沼池。

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史記宋世家云。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故曰。見小曰明。

四字經文。

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

洗馬馬前導引之人也。越絕書云。句踐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卻行馬前。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越語云。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淵鑑類函戈條宦作臣。於姑作破姑。

文王見詈於王門。

佩文韻府四寘詈。王作玉。○呂氏春秋首時篇云。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解。亦不忘王門之辱。又戰國策云。文王拘於

得ザルニテ、恩惠仁德ヲ以テノ故ニアラズトナリ。

鉶ハ羹ヲ盛ル器、杯モ亦然リ、象牙ノ箸ハ土鉶ノ上ニハ載セジ、犀玉ニテ作リシ物ヲ用ヒン。

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僖二年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此二臣者。皆爭於滕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十一字經文。今本無也字。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紂殷王受也。路史注。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蓋外親也。而鄭玄・王肅・馬融之徒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無正文。以意言之。困學紀聞・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箸筋也。司馬貞以爲樽。非也。何者下有加於土鉶之語。若樽何可加於土鉶乎。蓋司馬以下文杯。謬爲酒器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補云。象箸而羹。怖一作悕。史記諸侯年表怖作唏。淮南繆稱訓作嘰。范曄後漢書微子垂泣于象箸。據諸書皆爲哀痛事。方言云。哀而不泣曰唏。然據下文怖字義長。又按齊俗訓作悸。淮南自爲舛錯。蓋怖・唏・悸形聲似。故輾轉相誤矣。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藝文類聚土作上。非。鉶作刑。古假借。○鉶羹器也。必將犀玉之杯。將用也。犀獸名。角可以飾物。杯盛羹器。非飲酒之杯也。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菽豆也。藿鹿豆也。必旄象豹胎。此句上一有則字。藝文類聚・淵鑑類函杯引韓子此句。作

虞虢相救フハ相互利害ノ關係ヨリ然ラザルチ

時加南方。命屬上天。物氏曰。屬連綴也。恐按詩桑柔傳贅屬疏。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是屬字連及繫綴而懸之意也。前文下三及字。此更屬字。而義深遠。不苟下一字矣。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後語痛作病。索作召。已逃秦矣。桓侯遂死。史記秦作去。新序作扁鵲已逃之秦矣。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新序此下有事字。爭作治。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六字非經文。新序無曰字。是。焉作矣。○扁鵲傳云。桓侯遂死。下文云。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昔晉公子重耳晉文公。出亡。過鄭。鄭君不禮。鄭文公倨也。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一無待之二字。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言虞虢相救者。非相愛以恩惠也。勢不得不救也。

湯熨ハ藥湯ヲ以テ溫ム。

鍼ハ金針、石ハ石針ニテ二物ナリ。

火齊ハ酒醪ナリ、藥方ニテ燥劑ト云フ。

屬モ亦及ブノ義ナレドモ連及ノ義アリ。

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 新序此下有復見二字。望桓侯而還走。 後語走作去。 桓侯故使人問之。 史記・後語並作使人問其故。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 湯熨。扁鵲傳所謂湯液毒熨者。謂以藥湯熨斗安帖病處也。素問玉機眞藏論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又壽夭剛柔篇有藥熨之法。 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 本艸砭石鍼石注。砭石如玉。可以爲鍼是也。以鍼石爲一物非也。韓詩外傳云。扁鵲入砥鍼礪石。可見鍼金針。石石針矣。 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 史記・後語並火齊作酒醪。石氏星經云。酒醪五齊之屬。按倉公傳。飲以火齊湯。又云。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又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注。齊水火多少之量也。又荀子彊國篇云。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注。火齊謂生熟齊和得宜。又禮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今據月令。大酋酒官之長。而火齊六物之一。則是火齊爲醞釀生熟之量矣。又周禮酒正曰。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可見酒醪卽火齊矣。本艸所謂燥劑者。史記直指其物。韓子汎言火齊。素問有湯液醪醴論。又倉公傳云。液湯火齊逐熱。 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 史記作雖司命無奈之何。新序無屬字。並非。○司命。周禮注。文昌宮第四星。楚辭注。司命星名。主知死生屬。書禹貢云。涇屬渭汭。孔傳逮也。言司命之所逮。而人無柰何也。吳越春秋云。今日壬午。

好ノ下ニ利ノ字ヲ加フベシ、庸醫ハ利ヲ好ミ、人ノ病無キニ藥ヲ投ジテ、未ダ病マザルニ先ヅ之ヲ治シタリトテ、名ヲ博シ利ヲ得ントストナリ。

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千丈以下重喩。愼小之意也。

扁鵲見蔡桓公。春秋後語云。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云云。扁鵲已逃。桓侯遂卒。子威王立也。又史記云。扁鵲療趙簡子。東過齊見桓侯。然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桓侯。有田和子桓侯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餘年。史記自爲舛錯。蔡桓公以魯桓十七年卒。與扁鵲不同時。又新序云。扁鵲見晉桓侯。史記晉世家索隱・七發注・養生論注・後漢書郭玉傳注並引韓子作晉。蓋韓子與誼・遷所見各異。又按竹書紀年周安王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注。韓非子作桓侯。是注所云蓋謂是桓侯矣。然是桓侯竟不知何國也。扁鵲姓秦。名越人。據紀年注及下文。公當作侯。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慧琳音義八十八。腠裏。鄭注儀禮。腠皮膚理也。考聲云。皮膚內也。素問擧痛論注。腠謂津液滲泄之所。不治將恐深。山氏曰。將恐倒。桓侯曰。寡人無疾。新序無下有疾字。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治上一有欲字。史記・新序並作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病者爲功。新序欲以之以作治。○好下脫利字。庸醫好利。故常藥於無病之人。以治於未病爲言。以釣名譽。世醫大抵如是。今桓侯不知。以扁鵲爲是倫矣。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史記作血脈。不治將益深。益一作易。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新序病作疾。不治將益

丈人ハ老人ナリ。

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十二字經文。今本無也字。於一作乎。又於上更有乎字。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堤一作隄。淵鑑類函穴條尺作丈。室作屋。烟作熛。圭作珪。淮南人閒訓。丈作里。潰作漏。尺作尋。○慧琳音義螻蟻云。爾雅大者蚍蜉。小者螘子也。俗呼總名螻。一云。大曰螻。小曰螘也。突竈囪也。呂氏春秋愼小篇云。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

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孟子告子篇云。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白圭名。行堤察其穴漏。

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六書正譌。丈借爲扶行之杖。老人持杖。故曰丈人。愚謂論語杖者同。王制六十杖於鄉是也。塗隙者。漢霍氏未滅時。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書三上。不聽。既而果夷族。於是人或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速徙其薪。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羣書治要尸子云。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今按韓子以白圭對丈人。是蓋古有斯語矣。故尸子與漢人。亦取爲言耶。又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后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愚謂尸佼與髡並時。不可謂髡爲年老。明是當時在昔之語矣。桓譚之書異聞耳。

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

謂損弱勝強ハ是謂弱勝強ニ作ルベシ。

族ハ聚多ナリ。

職方解云。東南揚州。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越語云。越王逐興師伐呉至於五湖。

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十六字經文。今本翕作歙。固一作姑。○翕斂也。呂氏春秋固作先。固姑故三字通用。穀梁襄九年傳故宋也注。故猶先也。晉獻公將欲襲虞。襲掩其不備也。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軍。仇由國名。智伯伐仇由事見說林篇。蒲阪氏曰。廣車。周禮廣車之卒注。橫陳之車。左傳使御廣車而行注。兵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八字經文。今本取作奪。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起事於無形者微也。要大功於天下者明也。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云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章當相發明矣。是謂微明。四字經文。上脫故曰二字。處小弱而重自卑。重復也。言既已處小弱而又重自卑下也。謂損弱勝強也。解經文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蒲阪氏曰。謂損弱當作是謂弱。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族一作旅。○族湊通。聚多也。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蒲阪氏曰。行久。外儲說右上云。凡姦者行久而成積。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十八字經文。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

損益ノ二字ヲ置キ易ヘテ見ルベシ、君ノ賞罰セントスル所ヲ、臣ヲシテ窺ヒ知ルヲ得シメバ、臣之ヲ損益シテ己ノ威德ヲ下ニ爲ストナリ。

弊ハ疲弊セシムルナリ。

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七字經文。今本無深字。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見謂先見所賞也。損益字易地乃穩。管子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注。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爲惠。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九字經文。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史記。越使大夫種言吳王曰。竊聞大王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孤請自被堅。三千人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齊地。在左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杜曰。濟水歷齊魯之界。强之於黃池。黃池。杜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吳語云。吳王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楊愼曰。此五湖者卽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愚按逸周書

アルベシ、人君其邦ヲ離ルベカラザルコト、猶ホ行ク者ノ輜重ヲ離ルベカラザルガ如クナルヲ云フ。

失ノ字ヲ君人者ノ下ニ置キテ讀ムベシ。

終日行不離輜重也。十字經文。今本君子作聖人。○故曰君子以下十二字。當在下文人君之輜重也下。輜重。前漢韓安國傳注謂衣車。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左傳伯宗辟重是也。

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一無也字。非。○上文故曰君子以下當在此下。

主父生傳其邦。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幷傳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

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代雲中皆趙地也。惠文王三年。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此云代雲中之樂。即是事也。

超然已無趙矣。解經文所謂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也。韓子以燕處上屬為讀。

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解經文所謂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也。趙世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是主父以身輕天下之事也。

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

是以生幽而死。幽猶囚也。主父幽死事見前篇。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八字經文。

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失。失字當在勢重上。

不欲自害ハ自ラ死亡ヲ招カザルヲ云フ。

狩ハ晉ニ作ルニ從フベシ、莊王勝晉ノ事ハ、宣公十二年左傳ニ詳ナリ。

制在己ハ殺生ノ柄人君自身ノ手ニ在ルナリ。君子終日云云十字ハ次ノ邦者云云ノ句ノ下ニ

淮南當作寄。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言死亡之來。皆自取。則字作其。非。故曰。知足之爲足矣。六字經文。今本作知足之足常足。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莊王穆王商臣之子。共王之父。名侶。狩。藝文類聚・淵鑑類函作晉。是也。淮南人閒訓・楚史檮杌並有此語。文小異。史記楚莊十七年。敗晉師于河上。遂至衡雍而歸。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楚令尹蔿賈之子。歸者自勝晉歸也。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蒲阪氏曰。漢閒之地寢丘。漢固始縣。人閒訓・滑稽傳・呂子異寶並爲孫叔敖死後封其子事。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藝文類聚・淵鑑類函在作存。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不以楚邦之法爲收其邑也。瘠謂磽确之地也。蒲阪氏曰。邦下當有法字。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十八字經文。今本無其字・世世字。孫叔敖之謂也。

制在己曰重。制謂政也。政者殺生之柄也。不離位曰靜。位謂其所也。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八字經文。故曰。君子

名號ハ名譽評判ナリ。

被分ハ智伯ノ國三分セラレシチ云フ、溲器ハ便器ニアラズ、酒器ナリ。

邦存シ身生クレバ已ニ足ル、霸王タリ又富貴チ得ルハ餘事ノミ、可ハ淮南子ニ寄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汲冢周書周祝解云。文之美。而以身剝。

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上一有則字。○徐嬴姓之國。偃王行仁義。荊文王滅之。見五蠹篇。名號者。酈道元水經注云。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閒。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以城與地爲罪。虞號是也。虞號事見前篇。○以上一有則字。故曰。罪莫大於可欲。六字經文。○我有可欲之物。則人欲得之。爲人所罪之道也。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高梁。杜曰。在平陽楊縣西南。當時趙地。○梁一作良。音通。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智伯事見前篇。溲。海鹽道紀曰。溲醙通。按儀禮士虞禮。明齊溲酒。集韻。黍酒也。愚按。難云。頭爲飲杯。戰國策·淮南子·史·漢·說苑俱作飲器。呂氏春秋義賞云。斷智伯頭以爲觴。然則溲器非便器。必矣。被分其國見三分。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七字經文。

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六字經文。

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若國與身。得存而生。亦已足矣。霸王富貴。其餘事耳。淮南詮言訓。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可字依

曰靜ノ二字ハ衍文ナリ。

爲罪ハ災ヲ爲スノ義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七

喻老第十九

喻老者。取喻釋老子之言也。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 曰靜二字衍。與下文不離位曰靜相涉而錯出。 遽傳不用。 遽傳皆驛車。 故曰。卻走馬以糞。 五字老子經文。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 蟣虱。子長楊賦鞮鍪生蟣虱注引韓子作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虱。 鸞雀處帷幄。 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四合象宮室曰幄。此二句似詩。 而兵不歸。 淮南氾論訓不歸作不休息。 故曰。戎馬生於郊。 五字經文。戎馬兵馬。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 翟隗姓之國。山海經云。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注。蓬叢也。阻留反。說苑云。蓬狐文豹之皮。按今說苑政理篇作封狐文豹。豐蓬封三字音通。詩云。有狐綏綏。何楷云。綏通作緌。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緌。狐尾之垂似之。詩何草不黃云。有芃者狐。芃音蓬。 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 藝文類聚無客字。一本客作容。○說苑云。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又莊子山木篇云。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云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

韓非子翼毳卷第六終

今本之下有於字。眞者愼之固也。心者神之舍也。軀者神之城也。五官四肢之私。萬變攻之而不能拔。故曰固。愼獨者所以保眞也。故於文眞心爲愼。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治家下疑脫者行此節則五字。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七字經文。今本有作乃。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七字經文。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七字經文。○豐闡大也。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莅臨也。普天之下莫不被其恩澤者。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八字經文。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適之言的也。猶言期也。息長也。耗消也。易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董仲舒賢良策云。察天下之息耗。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三十三字。經文。

平安ハ共ニ無事ノ時ヲ云フ、趨ハ善ニ向フナリ、舍ハ惡ヲ置キテ爲サザルナリ。

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言凡人無事之時。莫不有趨善置惡之義者。平安之時。莫不知寡欲之來福。欲利之招禍者。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怵一作恠。非。○怵誘也。管子心術篇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所好。則忘其所惡。淫物者凡百尤物。珍玩無用之器也。變亂者本心更易也。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拔一作校。非。○經云。善建者不拔。至聖人不然。佩文韻府至字上屬讀。非。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一立向義舍惡之心。雖示之以淫物。而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一字下疑有脫字。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聖人以禮制心。一矯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然神不馳於外。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經云。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身以積精爲德。積精言愛神思。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七字經文。

恬淡二字ハ莫不有趨舍ノ上ニ移スベシ、恬淡

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僅存之國富大夫。若季子之富是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術述怵三字通。莊子人閒世篇云。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言上有是盜。則下不得不誘怵而效之也。效之則小盜生。上敎下效。若季孫患盜是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瑟琴類。二十五絃。竽唱則諸樂皆和。事文要玄諸樂作衆色。淵鑑類函竽條樂作音。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之字助辭。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氏春秋丹之姬。左傳介之推是也。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事文要玄貨資作資盜。是之謂盜竽矣。十一字經文。故下脫曰字。今本竽作誇。非。蒲阪氏曰。楊升菴外集云。老子盜誇。諸本亦皆作誇。今據韓子改作竽。韓子說既有證。又與餘字韻叶。且韓老不遠。當得其眞。故宜從之。雖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誤。河上公注亦作誇。豈有如此抵神仙乎。

佩文韻府七虞盜竽。無下者字。○竽笙類。周禮注。三十六簧。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趨猶向也。舍猶置也。解詳前篇。恬淡恬淡二字當在莫不有趨舍上。平安

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注。施微曲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今本無大字。經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徑下無大字。大者蓋闡大之大。謂奢也。不指大道之大也。大者始小而終漸開張也。凡从大屬。奓奢字皆有是意。文選曹子建詩云。佳麗殊百城。李善注引高誘戰國策趙佳麗之所出注。佳大也。麗美也。漢書嚴安疏云。佳麗珍怪順于耳目。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分散也。言佳麗者邪道之分散而小者。若紂爲象箸是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無獄訟則朝生草。有獄訟則朝除治。謝靈運齋中讀書詩云。虛館絕諍訟。李善注。鬻子云。禹治天下。朝廷之閒。可以羅雀也。獄訟繁則田荒。獄之連及。十人連百人之事。百人連千人之事。男離田耕。婦廢織事。故田荒。田荒則府倉虛。經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食一作服。○淫靡爲俗。嗜欲高一層。其勢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詩終南云。錦衣狐裘。傳。錦文采色也。前漢書貨殖傳云。文采千匹。注。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廩一作庫。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傷君子不重傷之傷。刃創也。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諸夫與前章諸人同。衆人也。呂氏春秋論人篇云。釋智謀。去巧故。注。巧故僞詐也。蒲阪氏曰。道原訓不設

貌ノ字ハ衍、施ハ邪又ハ曲ナリ。

故能成器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之言孳也。言孳孳務爲之謂也。慈・滋・耔・孳。音同意通。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慈於器械士吏者。若墨子之書・戚少保紀效新書所云正是。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九字經文。今本於作以。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言順受正命也。天生也者生心也。生心猶云性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衞之也。事必萬全。言大道盡其性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孳孳爲善。保其性命。則每事必萬全矣。而擧無不當。則謂之寶矣。寶之言保也。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八字經文。今本作寶而持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經云。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賈誼新書云。衷理不辟。謂之端。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貌字衍。貌施二字相似。因誤衍耳。施音迤。孟子云。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施者邪施而行。淮南齊俗訓云。去

故能廣。四字經文。○言心廣國廣。本於儉約。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問賢智。而後斷之也。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其一作於。則萬事之功形矣。任法而不任意。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六字經文。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事遂功成。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爲成事者。孔叢子云。程嬰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十二字經文。今本作

爲己任事也。

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不二也。謂誠一也。不疑之謂勇。不疑者自反而縮。故無顧慮。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不行弗措。故曰必行。見必行之道則明。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而況聖人天資睿明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四字經文。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周公武王弟。名旦。越絶書云。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卽春無生。詩信南山毛傳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朱子曰。雪非能爲年。其所以然者。以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精盛卽是德也。富潤屋。德潤身。則心廣。儉者內藏之意。愛寶者凝結之意。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擧之。是四字一作故。曰。儉

郊野ニ兵ヲ交フルノ戰ノミヲ云フニアラズ。陸行云云ノ六字ト下文ノ入軍云云ノ六字ト、互ニ移シ易フベシ。

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揚權篇云。上下一日百戰。是以事情喩戰。非謂野戰也。此云軍。亦復然耳。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人亦不我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六字經文。○當作入軍不備甲兵。與下文故曰相錯誤。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六字經文。備一作被。今本同。○當作陸行不遇兕虎。與上文相錯誤。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刀。十八字經文。容一作害。刀作刃。皆非。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凡設備者我有害心也。聖人無心。誠一之所致。物莫或之害焉。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四字經文。○經云。天長地久。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聖人則天地之自然。而蹈長久之道理。故動作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以經文有蓋聞善攝生者之語。故以此結之。愛子者慈於子。慈从茲从心。滋長之意。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則上一本更有務致其福四字。○慈之言耔也。壅苗本也。此言致福若良農之壅苗本。除禍若老圃之除艸莠。孳孳而不已也。事事事之事。言

軍トハ胸中ノ戰、人事ノ爭皆コレナリ、獨リ

域場地。動靜有時。時當可之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去害之地。擇當可之時。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不上脫故字。爪角文字暗解畏字也。畏字从鬼頭爪。鬼頭是角也。畏古作𤰞。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閑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禮經解云。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公孫龍子云。處鄉則順。或讀鄉爲向背之向。非也。憎愛無度。所憎者極鞭撻罵辱。所愛者加諸膝上。則爭鬭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色食二事。動靜不節。晝夜無分。則痤疽之爪角害之。痤小腫。疽惡創。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網羅謂參伍之政也。難篇云。以天下爲網羅。則不失一姦矣。以上擧可畏之物件。○上文此甚以下八字當在此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

愛ハ愛惜ナリ、卽チ精神ヲ費サザルナリ。此甚大云云ノ八字ハ下文網羅之爪角害之ノ下ニ移スベシ。

經文。人之身三百六十節。素問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云云。所言節者。神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者字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六字經文。○也者二字衍。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六字疑衍。死之徒十有三。六字經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生生。書盤庚云。汝萬民乃不生生。蔡注。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春秋繁露云。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而無已。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一無一死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十五字經文。今本無生而動三字。無皆字。之作亦是。○慧琳音義二十二卷。將之死地云。毛詩傳云。之至也。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句當連屬下文夫兕虎。此甚大於兕虎之害。此八字當在下文網羅之爪角害之之下。夫兕虎有域。

物ハ平生一定ノ境ニ在リ、道ハ有物ノ境ニ在ラズ。

道ハ無、故ニ玄虛ト云フ、萬物之ニヨリテ生ジ、萬化之ニヨリテ行ハレテ究ラズ、故ニ周行ト云フ。

可道ハ履ミ行フベキヲ云フ。

所者平位之處也。後讀世本古義。韓奕引爾雅云。攸所也。按攸之爲所。其義難詳。據說文以攸爲行水。又引秦嶧山刻石中汥字。與此同文。疑爲浮泛不定之義。以所訓攸。當亦是無定在之辭耳。予因始釋然。

無定理。 虛空無物。故無常理。

無定理非在於常所。 一無所字。非。○所者平位之處也。常所者平生一定之境也。言無物不在於有物之境也。

是以不可道也。 指物爲即是。則非道也。不指物亦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 玄無色之色也。虛空之色。得日光而昭昭。至日沒而冥冥。若白若黑。昭之與冥。非天本色。故天色曰玄。虛卽無物之物。實之對也。

用其周行。 周者如循環無端。終而復始也。周行言行不止也。凡不知止者殆。唯道不然。聖人則天行。乾乾孳孳以勤。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是周行文字。○觀其玄虛。解常無欲以觀其妙也。用其周行。解常有欲以觀其徼也。

强字之曰道。 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此言物之先天地生者。不自稱其名。人亦莫知其名。故老子權命之曰名大字道。此是老子自言。吾所謂大道者。吾所權名者也。而與世之所謂聖人之道者。固已異物耳。

然而可論。 凡道有定理之道。有不死不衰之道。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無始以前。此物無名。無名則不可以成論也。此名立而後始可論矣。

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八字經文。○世之所謂道者。可履行之道。而非吾所謂不死不衰之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四字

道ハ形無ク見聞スベカラズト雖モ、萬物之ニヨリテ生ジ、萬化之ニ因リテ行ハル、是レ其跡ノ見ニ在ルモノナリ、此見在ノ跡ニヨリテ道ノ形狀ヲ見ルベシ。

見象乎。對曰。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曰。明王。象如漆桶。持尾者言。象如掃箒。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脅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坑。持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言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王。象眞如我言。時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汝猶不見。便作偈言。今爲無眼會。空諍自謂諦。覩一云餘非。坐一衆相怨。又涅槃經有是喩。云象喩佛性。盲喩一切無明衆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

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見見糧見卒之見也。見功謂見在之跡也。道者大象無形之物。不可目擊。故聖人擧見在之跡。以處分明視其形狀也。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八字經文。今本物作象。

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也。

麤大也。靡細也。脆堅之反也。方圓長短形也。麤靡堅脆名也。分謂異同之畫也。

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

後下一有物字。○此云道者。所緣理之道也。而非所謂常道也。

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

一無定字。非。○凡物一定者。必有時移矣。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謂上當有之字。

者

一無者字。是。

而常者無攸易。

攸者無處之處也。與所字自別。

天體下覆。四垂際地。萬物生其中。渾渾一家也。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情實也。猶體用之體也。經云。大制不割。大象無形。此言無體之體。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下物字當作事。萬物死生。萬事成敗。皆有道焉。非遇然也。道譬之若水。之一作諸。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一卽皆作則。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所由異。故死生成敗亦異。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故下一有曰字。○此故曰似經文。然今本無此一節。蓋解道一字矣。人希見生象也。希者時有而不常有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古今韻會像字注引韓子曰。象南方之大獸。中國人不識。但見其畫。故言圖寫似之爲像。方按。此取韓子意而記耳。非依本書也。○想之爲言相也。目有所觀相。而心思念形貌也。潘岳寡婦賦云。心存分目想。梁書文學傳云。悵想東都。屬懷南岳。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淮南脩務訓云。諸人皆爭學之。注。諸衆也。皆謂之象也。宋景文筆記引韓子之骨作圖之。案上有又字。想皆作相。無諸字。○假獸象之字。爲狀貌之不可爲形容者之名也。大象無形。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性日用而不知。正是佛書漆桶掃箒之喩。恰如是。祖庭事苑引六度經云。鏡面王令引羣盲摸象。王問之曰。汝曹

氣。內經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愚謂。三候爲中。六候爲節。是變化之氣。故謂之變氣。管子云。聖人御正六氣之變。

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軒轅中央之宿也。路史軒轅云。權崎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丹鉛錄云。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云云。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末盡也。方按。淮南天文訓云。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莊子庚桑楚篇云。而鯢鰌爲之制。釋文引王注。制謂擅之也。

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釋名云。統緒也。與天地統。言與天地相繼。如統緒終始也。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楚辭云。與天地兮比壽。與此同義。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云。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蓋本韓子此語矣。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文章謂禮樂刑政也。說見前。

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接與楚人。接孔子之輿而歌者也。論語云。狂者進取。又云。古之狂也肆。

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四極四方之極也。

以爲遠乎。常在吾側。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周禮保章氏云。以五雲之物。注。物色也。大虛無正色。得日光而昭。失日光而冥。卽是玄字意。

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道者苞裹天地。陶冶陰陽。

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宇。六書精蘊云。从宀从亐。

爲道卽理。理卽道。大失理字本義矣。譬猶射御之爲藝也。各異其術矣。而倶通於聖人之道則同也。萬物者射御也。理者術也。道者包括射御之術而不相悖。凡百之物異理一道。悉皆如是也。化自然調理也。

不得不化。故無常操。

與時變化。故無一定之常度也。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翼云。無特無常也。

無常操。

一無是三字。

是以死生氣稟焉。

管子勢篇云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論衡氣壽篇云。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言或死或生。或厚或薄。盡是道之由也。

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

藏楊權篇四海既藏之藏。中庸云。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維斗得之。以成其威。

莊子大宗師篇云。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淮南天文訓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維角也。同文備攷云。口俗用方。象地體廣博平正。四維之形。愚按。四維者口是也。成威者。禮曲禮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招搖北斗七星也。柳文云。招搖輝鋩。注。北斗建指之星。術家謂之破軍。淮南子云。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日月得之。以恆其光。

易恆云。恆久也。尙書大傳云。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

五常得之。以常其位。

莊子天運篇云。天有六極五常。素問內經有五常政大論篇中論水火木金土之事。下文云。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又云。帝曰。善。五運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又云。自得其位。常化也。鄭玄樂記注。五常五行也。非謂仁義禮智信也。

列星得之。以端其行。

端正也。鹽鐵論云。列星正則衆星齊。尙書大傳云。星辰有行。四時從經。文選雜詩傅玄詩云。列宿自成行。注。列宿二十八宿也。

四時得之。以御其變

稽ハ畱、貯、合ノ數義ヲ兼ヌ。

一物一理、萬物一道、故ニ物各、異理ニシテ道ハ萬物ノ理ヲ總ブ、而シテ物皆自然ニ時ト與ニ變化シテ、一定ノ常度無ク、死生厚薄皆道ニ由リテ然リ。

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則傷人也憯。一無下苦痛以下八字。非。○憯痛如蚊蝱之噆不可忍也。淮南主術訓云。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注。憯利也。愚謂。利利嘴之利也。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六字經文。今本憯作大。經文利當作得。叶足。喩老篇作得。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里之所稽也。史記平準書云。稽市物。注。李奇曰。稽滿貯也。韋昭曰。畱待也。索隱曰。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方按。孔子家語云。古人以稽。注。稽同也。鄭玄曰。猶合也。史記律書云。北至畱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是稽字兼此數義矣。讀如會計之計。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凡言成者已成舊事也。管子云。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故曰。道理之者也。此五字似經文。然今本無此。○蒲阪氏曰。曰字恐因誤。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薄迫也。凡物縱理者不可以橫析。橫理者不可以縱裂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凡理者物物不同也。而道者總括同合萬物爲一矣。後人認道以爲理。遂謂萬物同一理。是混一道之與理。以

罪人ハ重罪輕罪ニ論無ク、時ニ免ルルコトアルヲ以テ、足ルヲ知ラザル者ノ憂終身解ケザルニ譬フ。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鑑淵類函食物部人上有凡字。○獸有毛。鳥有羽。日月星辰上繫於天。草木金石下麗於地。唯人不然。不借他物。則不能生活矣。飲食入于腸胃。而氣輸乎腠理。若草木糞於根本。而氣達于莖幹。故曰。以腸胃爲根本。易乾鑿度云。根著浮流。注。根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史記鼂錯傳云。根著之類亡不載。顏注。根著地者。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言欲之所由來。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虛腹也。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貲。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論語云。戒之在得。孔注。得貪得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胥靡輕罪也。言輕罪者得免。重罪者得活。亦既足矣。時常之反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幸汝以成而名。注。幸活。愚按。是活字乃幸意。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七字經文。故欲利甚則憂。憂則疾生。上則一作於。非。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嬰繞也。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

之具ノ之ハ恐ラクハ者ノ誤ナランカ。

馬之屬以濟師。是卽近臣役將馬出之事也。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詩麟趾正義引尙書大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是古言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蒲阪氏曰。具上之字。疑者字誤。

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十字經文。今本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爲私欲所蔽。則思慮惑亂矣。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百家類纂經作輕。非。○不能履常理。事經絕則禍難生。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好色美味淫聲芬芳安佚之事也。進則敎良民爲姦。山氏曰。敎平聲。魯語。不敎魚長。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至一作民。非。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

故曰。禍莫大於可欲。六字經文。今本禍作罪。是。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五上脫於字。不爲目役。不淫於聲樂。不爲耳役。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禁浮華。而貴實用。

戎馬ハ古ノ兵賦ニ於テ人民ヨリ出ス所ノ馬ナリ、將馬ハ王公ノ養フ所ノ馬ナリ。

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鬭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一本通淫倒非。○淫物無用玩物。所積力唯田疇。張之象鹽鐵論注。無通物二字。又無所積二字。○趙岐孟子注。一井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唯一作於。故曰。天下有道。郤走馬以糞也。十字經文。○鹽鐵論注。許愼曰。郤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文選東京賦云。郤走馬以糞車。愚謂。添一車字。是亦老子注脚。卽楚辭所謂郤騏驥以轉運兮。又賈誼賦。騏垂兩耳服鹽車。文字轉輾。屬辭相仍。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君下一有者字。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欺陵也。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戎馬兵賦之所出。徵於農者也。將馬國中六閑之所畜。周禮司馬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愚按。戎馬乏則給五馬也。軍危殆則近臣役。驅其所愛以殉之也。左昭二十七年傳云。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

（子云。爲事利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左昭七年傳云。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疏。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靈爲魂。鴻範五行傳注。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而一作則。）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九字經文。今本則作故。）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十三字重解經文也。交兩相加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外有之外衍。）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急農事。）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務本則禁末。故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

不傷ノ下ニ當ニ人ノ字アルベシ。

鬼不祟ハ當ニ鬼祟ノ二字ナルベシ、下ノ文ニ屬シテ句ヲ成スモノナリ。

其産業ハ上自身ノ産業ナリ、上自ラ己ノ産業ノ利ヲ圖ラザルナリ。

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然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動搖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十二字經文。不下一有人字。是。鬼不祟也。一無不字。下屬讀。也字衍。○重解經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人逐除之者。困學紀聞引莊子逸篇云。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齊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六字經文。今本作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四字經文。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其其上也。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韓詩外傳云。駟馬之家不博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愚謂。博圖通卽事利也。息入卽產業也。苟

テ光澤ヲ失フ。

不重變法ノ不ハ而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重變法ハ容易ニ變法ヲ行ハヌヲ云フ。

治要澤作宰。非。○事任也。鮮生魚也。撓擾也。賊澤言糜爛失光澤也。

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六韜云。聖人務靜之。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不重變法。羣書治要・藝文類聚・淵鑑類函刑法並作貴虛靜而重變法。百家類纂不作而是。○晏子春秋云。夫古之重變古常。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八字經文。今本無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擧動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少之則身無疾。而行事正矣。擧動理則少禍害。此句上似脫血氣治則少疾病七字。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痤小腫也。疽癉皆惡瘡也。痔後病也。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恬猶易也。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九字經文。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云云。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風俗通云。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謹按時太守司

シ、地氣ヲ吸ヒテ木ヲ養フモノナリ。

視ハ活ナリ。

小魚ヲ烹ルニ數〻之ヲ搔キ廻ハセバ、魚爛レ

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直根者植立深其本。不爲疾風動搖也。曼根者扶持根核而吸地氣也。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則一作其。 根深則視久。小爾雅云。視比也。愚謂。竝立之義。呂氏春秋重己篇注。視活也。 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十三字經文。今本深上有是謂二字。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羣書治要人作民。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羣書治要下務字上有民字。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亨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羣書

體道ハ道ヲ履ムナリ。

會ハ計ナリ、會遠ハ計ルコト遠キナリ。

所以有國之術ノ上ニ當ニ生於ノ二字アルベシ。

直根卽チ柢ハ深ク地ニ入リテ、風ナドノ爲メニ木ノ動カサレザルヤウニスルモノナリ。曼根卽チ細根ハ柢ヲ扶持

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履也。詩衛風云。體無咎言。禮坊記引詩體作履。易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云。未見蹈仁死者也。三略云。道者人之所蹈。可見體之爲履矣。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鄭玄周禮注云。大計也。史記趙世家云。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事上當有其字。爲保其身有其國。保上一有能字。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四字衍。則可以有國。九字經文。今本無則字。母趙王本無母字。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下母字疑衍。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所上當有生於二字。夫道以與世周旋者。者一作也。○周旋猶云推移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八字經文。樹木有曼根。曼根細根也。文選七發善注。曼輕細也。有直根。淵鑑類函木條是下有直根曰根。蔓根曰柢八字。曼作蔓。非。柢根錯置。亦非。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根上疑脫直字。

戰ハ胸中ニテ道心ト人心ト戰フヲ云フ、敵ハ人心ナリ。

論必蓋世、言論天地ノ間ニ塞ガルヲ云フ。

天下ハ己ノ身ニ喩フ、道心克チテ身全キヲ云フ、民人ハ血氣ニ喩フ、從ハ順ナリ。

和多而後計得。禮大學云。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謚法。和好不爭曰安。是和亦有安意。計得二字括慮而后能得語。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者胸中之戰也。詳見喩老篇。敵謂人心也。人心者道心之敵也。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蓋世謂至大也。垓下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言和氣重積。至大至剛。而後道心克人心。道心克人心。而後言論塞于天地之閒。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周伯琦曰。克肩任能勝之謂。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七字經文。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天下喩身也。言全一身也。論必蓋世。則民人從。民人喩筋力血氣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血氣皆從。注。順也。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大全一身。小順血氣。其術遠。術之所本不淺近也。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八字經文。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

故德ハ舊有又ハ本有ノ德ナリ、故ノ上ニ當ニ則ノ字有ルベシ。

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管子白心篇云。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注。服行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虛心無我。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七字經文。今本謂作惟。是。蚤服作早復。復之言履也。亦行也。爾雅釋詁。服宜貫公。釋文。服本作䑺。知治人者。其思慮靜。心者神之所位也。神不離位曰靜。知事天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孔竅虛。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言耳目鼻口不著於物也。思慮靜。故德不去。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陳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呂氏春秋先己篇云。伊尹曰。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管子心術篇云。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故曰重積德。重積謂盛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春秋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口口。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愚謂。公孫是言。卽新和氣日至之意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七字經文。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

險ハ瞼ニ通ズ、眼ノ眩惑スルナリ。

害之地。鶡冠子天權篇云。理之所居謂之地。

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覺明三教指歸注引韓子。地作端。 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海鹽道紀曰。險瞼通。按說文云。目上下瞼也。王叔和脈經云。脾之候在瞼。注。瞼眼眩也。淮南主術訓云。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是險有眩惑之義也。鹽鐵論云。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而聾者不能聞。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書老子書。 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舊說。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 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七字經文。 衆人之用神也躁。釋名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 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

以爲明也十八字。又一本是十八字爲注文。是也。察之作察察。言道無方所。固執之則乖。故雖方廉直光。然不爲太甚也。○割劌皆謂芒利傷物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劌。肆伸也。耀照也。

聰明睿智天也。聽之審曰聰。視之審曰明。思之審曰睿。知之審曰智。四者所稟於天也。皆有常性。而非人之所得而爲也。動靜思慮人也。動爲明。靜爲聰。思爲睿。慮爲智。凡人或生而知之者。上等之性也。或學而知之者。中等之性也。或困而知之者。下等之性也。雖上等之性。非能誠一不能及知之。其能及知之者以誠一也。唯下愚科外。自暴自棄。不能誠一。故不能盡己性而及知之也。中庸之性可上下矣。然亦勉強過度。不知所止者虧其天。故動靜思慮所以誠之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愚謂。凡人性各有聰明睿智四者。然此四物有上中下三等。而其爲品也千殊萬端。小大各異器。而莫不具此四物焉。此人之所以殊乎禽獸。而爲萬物之靈也。前輩混一品等字。遂以爲性有三品。殊不知三等萬品。而其爲萬物之靈者一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因於所稟之性。而不爲過度也。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識一作失非。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禮大學云。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史記聶政傳云。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東方朔七諫云。惟往古之得失兮。八經篇云。審利

技也。後漢書范升傳引論語注。異端謂奇技也。孔子家語云。政在異端乎。韓詩外傳云。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杜預左傳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爾雅釋鳥云。桑鳸竊脂。疏云。云後人不達此旨。妄說異端。非也。可見異端卽奇事也。而不如後世指老佛諸子也。黨。晉語云。郤至曰。至聞之。仁人不黨。又云。擧以其私黨也。論語云。君子不黨。

不以去邪罪私。邪正之敵。私公之背。雖有他技之能。君子之行。然不甚疾私邪之人。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山氏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不可陵。注。陵欺。下文侵欺其鄰同。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卽不成迷也。先覺覺後覺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能習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禍當作過。篆文之謬。適讁通。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多算勝少算。常數也。今擧動而與天下爲讎。下下一有之字。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擧之也。軌轍廣之度。節竹幹之分。謂其行履理守分。如軌節一定也。賈誼新書云。緣法循理。謂之軌。伏義誠必。謂之節。擧擧動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十六字經文。一本是下有道無、係著。執之則非也。不欲其察之

稱也。晉語云。寗嬴氏曰。言貌之機也。又曰。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稱如今天平也。言行不昂低。如天平也。所謂廉者。必死生之命也。必。說文云。分極也。賈子道術篇云。克行遂節謂之必。死生所稟於天也。知窮達之分者。死不苟辭。生不苟取。卽克行遂節也。輕恬資財也。恬之爲言甜也。言安之也。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廉者不去害不就利之謂也。說苑云。孔子曰。忠而不死不廉。可見廉字古義矣。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立心者慮己存誠。內如植木也。管子版法解云。正彼天植。天植心也。愚謂。植字从直木。卽是立字之義。不偏黨者不左右倚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光字从火在人上。官爵尊貴。衣裘壯麗。皆身外之物。而所以滑身者也。譬猶火就燥薪而燭物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中中心。外外貌。言信行順。晉語云。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禮祭統云。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同篇云。誠信之謂盡。不以誹謗窮墮。墮隋通。不誹謗道窮行怠之人。呂氏春秋愼人篇云。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節猶操也。荀子君子篇云。節者死生此者也。罷能之反也。荀子王制篇云。罷不能不待頃而廢。齊語云。罷士無伍。注。無行曰罷。雖異端不黨。異他故異物之異。飾邪篇舊注。端故也。猶言奇異之事也。史記信陵君傳云。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是他端卽異端也。禮大學云。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

異端ハ奇異ノ事ナリ、異端不黨ハ衆人ニ異ナル能、衆人ニ勝レタル行アルヲ云フ。

禍福ハ循環シテ窮リ無シ、福窮レバ又禍ト爲ル、人今日ノ富ト福トガ極ニシテ、ヤガテ乏ト禍トニナルヲ知ル者少シ。

云。端木叔子貢之世也。三子皆富人。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貨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熟知其極。四字經文。○極謂端末也。禍福始於本而終於末。終則復始。如循環無端。人若知即今是身富足之極。則必懼其還復。而自抑損也。然世知即今是身之極者鮮矣。故諭而戒之。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欲下疑脫至字。而妄行者。之謂迷。經籍纂詁迷字者之謂三字作之則爲。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剖判謂開闢也。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十字經文。今本故以作固已。古通用。一本無曰字。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內情外貌。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周語云。內史興曰。中能應外忠也。言行相

成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惡積則足以滅身。動弃理則無成功。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善不積則不足以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六字經文。○伏伏於軾之伏也。倚伏字眼。言禍福同與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道者人之所由。理者人之所履。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倚一作猗。○史記貨殖傳云。猗頓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云。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陶朱范蠡也。卜祝未聞。蒲阪氏曰。卜祝疑木叔之音轉。列子

穆天子傳云。南征翔行。逕絶翟道。理下脫而字。凡耳目與意蔽於物。故有時闇。莊周所謂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者也。今有望山上之樹。若松若柏。雖定其眞也、妄意度以爲松也。則是松也。雖則得其實。然亦適然耳。非必然之數也。是徑直絶渡而意度也。若使人緣山就其處而驗之。則得其實矣。孫武所謂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者也。荀子正名篇云。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絶。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去外貌之薄。與徑絶之華。而取緣理之審。與情實之厚。或曰。貌上脫禮字。好當作行。

故曰。去彼取此。

四字經文。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

詩桑柔云。予豈不知而作。箋云。而猶與也。與下文與字對。

必成功則富與貴。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全壽富貴之謂福。

易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而福本於有禍。

於上當有生字。○畏恐本也。富貴全壽末也。如樹木有根本。而後有梢末也。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六字經文。今本無之字。○倚見倚於衡之倚也。

以成其巧也。

五字解也。言因禍以

之而後知其信然也。今衆人非詹子之衜通亦明矣。然以此術繫衆人之心。雖繆絡若華然。而非必中之實術也。公羊襄五年傳。故相與往殆乎晉。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是殆字有疑而不審之義也。

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五尺十歳許。此言取於人而審其實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愚字解眼。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十二字經文。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禮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管子曰。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孔子家語云。孔子曰。欲知則問。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愚謂智是言之所得。而口之職也。口之於智。猶目之於明。耳之於聰也。知者問之所得也。智者知之所審也。故知智字皆从口。

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二者不可得而兼也。故行内去外。

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管子云。緣義之理。韓詩外傳云。夫水者緣理而行。莊子秋水篇云。徑流之大。釋文引崔注。直渡曰徑。漢書匈奴傳云。北絕幕。師古曰。直渡曰絕。愚按。徑周徑之徑。絕絕江河之絕。是皆直渡之義也。

十三字經文。今本乎作也。○此云禮者非謂上禮也。謂世俗之所謂內實菲薄。而外貌繁褥者也。此是爭亂之魁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識與知有差別。識者意有所認也。故識多差謬者也。知者心思而知之。目視而知之。耳聽而知之。皆知之實也。識者外也。知者內也。識者疑。而知者眞矣。孫子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此言不事鬼神卜筮意度。而覈之於人事也。可見前識先知之分矣。古人下字不苟。草草讀過。不能探深義矣。

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

無實事之可因緣。而妄意度相念也。若取於鬼神。若象於事。若驗於度者。用人篇云。去規矩而妄意度也。

何以論之。詹何坐。

詹何楚人。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

題額也。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淵鑑類函牛條引列子。而白題作而白在其蹄。角使之角作頭。愚按。今列子無是語。疑論衡之誤。論衡角皆作蹄。○此占而適中。卽象於事者也。

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

嬰飾也。猶云繫也。越絕書云。於是作縈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荀子云。處女嬰寶珠。困學紀聞引莊子逸篇云。鳳鳥之文戴聖嬰仁。言縈絡以飾也。莊子云。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世俗謂妄意而中曰聖。所謂華也。而非實也。殆不實也。莊子徐無鬼篇云。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云云。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林西沖注。殆字反前審字。愚按。審。高誘呂氏春秋注訓實。徇殉濬三字通。言凡妄意不能必其實而定其眞也。則使人視

不明トハ外貌ノ禮儀ヲ以テ內心ノ情ヲ明ニスルコトヲモ要セズトナリ。

此處ノ禮ハ上文ニ言ヘル上禮ニアラズ、世俗ノ所謂禮ナリ。

云。點以銀黃。注。黃謂黃金。漢書武帝紀。以璽書貴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匱謂李善誤注。楊愼山海經補注。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漢代用以爲佩云云。宋人小說云。其物貴於黃金。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說苑云。孔子卦得賁云云。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閒。其禮樸而不明。其禮樸一作其禮。○父子言家人之父子也。不明言家人之父子無粉飾。故不疾趨卑拜而明之也。慧琳音義考聲云。凡物未彫刻樸拙也。

故曰。禮薄也。經文云。夫禮者忠信之薄也下舉全文。故略于此曰禮薄也。

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春秋繁露云。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云云。陰與陽相反之物也。

理相奪予。威德是也。理一作義。○威者刑罰也。德者慶賞也。

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凡以下言不能兼有外內也。

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禮本所以諭彼我之情。而爲之節文也。而今取禮還相責。此非上禮之本意也。故不能毋爭矣。

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有文。凡有事必有禮。猶有物必有則也。然而禮中又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文一作分。非。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二十四字經文。今本無後失之失。非。○道者始也。德者本也。不有始則無物。無物則本不立。本不立則仁義不生。仁義者先也。禮者後也。此言先失之於始。而後失之於終也。失道以下不追次第而失也。失道則一頓而至乎失禮也。禮爲情貌者也。情內貌外也。禮所以合內外也。文爲質飾者也。質先飾後也。文所以序先後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好如莫不靜好之好。惡如惡衣服之惡。言取內而舍外。急先而緩後也。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惡如惡臭之惡。須輕看。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書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鄭云。性曰采。施曰色。五者青黃赤白黑。隋侯之珠。隋隨同。淮南子注。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又論衡云。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眞。不飾以銀黃。銀黃。本艸綱目時珍曰。按方勺泊宅編云。黃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愚按說苑指武篇云。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是金黃並稱。則黃非黃金也。明堂位云。鬱尊用黃目。注。以黃金鏤其外爲目也。恐非。如今黃金也。山海經云。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吳任臣廣注。案銀黃楊愼以爲卽黃銀也。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常賜房元齡黃銀帶。下文云。銀與黃金二物。蒲阪氏曰。廣絕交論云。早綰銀黃。景福殿賦

聖人禮ヲ行フヤ内外一致、人無キモ亦怠ラズ、然ルニ衆人即凡人ハ、實心ヲ以テ此至神ノ禮ニ應ズル者無シ、應ズル者無シト雖モ聖人ハ常ニ恭敬ヲ失ハズ、故ニ老子ノ經ニハ攘臂云云ト云ヘリ、即袂ヲ除キ臂ヲ出シ、勇猛心ヲ以テ禮ニ就キテ之ヲ守ルトナリ。

應之。不能以實心應之。**不能相應。**一無此四字。**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八字經文。○上禮君子眞心爲之。而人莫以眞心應之者。**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復上一有之字。○復如克己復禮之復。猶履也。晉語云。以克復其所。是也。恭篆作[illegible]。心手相一。敬德之容也。洪範云。貌曰恭。敬者凡事不苟也。孟子曰。禮人不答。反其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禮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云云。足容重。手容恭。論語云。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祭統云。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不衰者。內則云。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五字經文。○攘臂猶捲腕也。憤然自反之意。孟子云。馮婦攘臂下車。慧琳音義八十五卷五葉攘臂。考聲云。攘拒捍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心憤發而氣勇也。是也。仍仍舊貫之仍。毛詩常武云。仍執醜虜。傳仍就。疏引釋詁云。仍因也。然因是就之義也。猶云拂衣從之也。禮者先王之所制。舊章之可因而就者。故雖人不答。然克己復禮。起勇猛心而就之也。**道有積。而德有功。**說命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德者道之功。**德日新。勤力之所致。**功有實。而實有光。**精神充實於內。而後有輝光。春秋繁露云。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易云。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仁者德之光。**光謂光被也。呂氏春秋孝行覽曰。愛敬盡於事親。光燿加於百姓。是變德教字爲光燿。詩云。顯顯令德。箋云。顯光也。反覆相訓。則光可爲顯矣。**光有澤。**澤滑潤也。所謂德潤身。賈子道德說云。德者道之澤也。**而澤有事。**喻老篇云。事者爲也。**義者仁之事也。**義者仁心之處事者。**事有禮。而禮**

懷、愛ハ皆我ニ屬シ、諭、知ハ人ニ屬ス。

不知其爲身之禮也ハ不レ知下爲二其身一之禮上也ノ誤ナリ。

神之云云ハ、人無シト雖モ神ノ照臨スルアルガ如クニ、身チ敬シテ怠ラザルチ上禮ト爲スナリ。

中心懷而不諭。我中心懷之。而彼不曉。文選古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喩中懷。喩與諭通。故疾趨卑拜而明之。漢書匡衡疏曰。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白虎通云。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人事也。實心愛而不知。我實心愛之。而彼不信。故好言繁辭以信之。不爲莊嚴。則彼不信。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以外莊嚴諭我情於彼也。故曰。禮以情貌也。此故曰云云似經文。然今老子無此語。則是韓子自重言上文也。○管子心術篇云。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動非禮勿動之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其爲倒錯。衆人之爲禮也。淮南脩務訓云。不若衆人之有餘。注。衆凡。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時者常之反也。禮本爲身而作矣。衆人不知。而以爲尊他人。故不能常之也。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一無以爲其身四字。○神之者無人之地若神之臨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孔子曰。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爾雅云。神愼也。身神音通。風俗通皇霸云。神者信也。神字含是數義。言上禮不爲無人怠也。上禮神而衆人貳。君子中外一致。不爲無人怠。而衆人二之不一矣。貳如市賈不貳之貳。管子白心篇云。一以無貳。是謂知道。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故不能相應。上禮雖爲實心之禮。而衆人以外貌之禮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事一作禮。非。○句下脫也字。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知交知己之交也。公羊傳云。同門曰朋。說文云。同志曰友。親疏內外之分也。管子心術篇云。君臣父子人閒之事。謂之義。臣事君宜。下懷上。脫宜字。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管子心術篇云。義者謂名處其宜也。愚謂宜者適理當然之謂。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九字經文。○上義爲彼宜爲之。而爲己宜爲之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情內也。貌外也。所以合內外也。管子云。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孟子云。禮貌。淮南子注。貌謹也。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羣義之文章也。羣義上所言也。文者質之對也。禮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史記樂書云。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禮肅人貌在外故云動。章。周語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章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凡言文章者。形質之美發乎外也。非後世辭賦之類也。晉語云。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君臣父子之交也。曲禮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

彼ニ關セザルヲ無爲ト云フ、已ニ於テ修メ爲サザル無キヲ無不爲ト云フ。

我。荀子解蔽篇云。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

虛則德盛。 老子曰。道盅。而用之或不盈。夫虛心以爲道舍。猶盅器皿以爲用也。物或盈之。則不爲用矣。故心虛則和氣日入而新。日入而新則成盛字从成从皿。猶盅字从中从皿也。盛者隆高于器上也。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

德盛之謂上德。 上太上之上。極尊也。上字篆作丄。皿上之成・一上之丨。皆隆高極尊之意。莊子曰。德成之謂同。立字篆作企。从大立一上。止其所也。亦若上字意。讀者觀盛字・上字・立字。皆異義而同意。老子盅字・盈字。此文盛字皆从皿。易盛德之盛字。莊子德成之成字。而可見古人下字不苟矣。

故曰。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九字經文。今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非也。○言上德無關於彼。而於己無不修爲也。無爲者無與也。說詳于揚榷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欣然喜貌。欣然愛人。中虛之應和也。

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 生心猶云性也。於文生心爲性。天命之謂性。人之於仁心。猶天之於元氣也。出於自然。而所不能已也。元字仁字从二从人。二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此不言性。而言生心者。唯人生心然也。若汎言性。則虎狼各有性。而不有此心也。故不言性而言生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

非求其報也。 孟子所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九字經文。○上仁心爲不能已而爲之。然亦無作爲而求報也。

生有德ノ有德ハ世ノ所謂有德ニテ、ム有德ノ有德ハ眞ノ有德ナリ。

無爲ヲ以テ常ト爲スハ是レ無爲ニ制セラレ、無爲ヲ忘ルル能ハザルモノナリ、故ニ虛タルコト能ハズ。

則不固。用之者勤。思之者勞。二者不已。則守不固而外邪入。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有一作於。無則字。〇無功則生於世之所謂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世之所謂德則無眞德。不爲世之所謂德。則在眞德之地。或曰。在當作生。或曰。衍文。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八字老子經文。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爲虛一作無虛。非。〇虛者寂然不動也。易繫辭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故固通。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淮南齊俗訓云。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所無倒錯。虛者不將不迎。應物無時者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常者時之反也。不生不死。不盛不衰。應物無時者之謂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所以貴無爲無思而爲虛者。謂其意念寂然。無所制拘也。

夫無術者。亦雖以此二者爲虛。然其意念常勉强。不能忘於爲虛矣。是制於爲虛也。所謂虛者其意念寂然。無所制也。然今還制於爲虛也。是以心捉心。以意追意。終身不可得。焉得爲虛乎。善虛者之無爲無思也。不以此二者爲常道。言不以二者爲至。并忘二者。故能虛。〇關尹子云。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之火躁動不停。未嘗有

神、耳目口鼻ノ欲ノ爲ニ役セラレテ外游セザルヲ云フ。

韓非子翼毳卷第六

解老第十八

解老釋老子書也。史記老子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著書上下篇。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德。說文。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文選注引作神不淫。放。司馬相如長門賦云。神悅悅而外淫。注。淫游也。言心不爲耳目鼻口所役。則神不外游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不役於耳目。則百度貞。故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藝文類聚淫作注。二德字皆作得。並非。○禮鄉飲酒義云。德也者得於身。故曰。古之學道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凡德者以無爲集。恬澹與物相忘則集。以無欲成。心殉於物曰欲。集成二字若集大成之集成。以不思安。不萌於我也。不思則靜。靜則安。以不用固。不用謂守中也。攻而不拔曰固。守中則無所不應。故萬物百方攻之不拔。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爲 也 欲也。五官四支之私也。心者神之室也。今外物入主於內。是室中充塞。故神不能專於舍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

韓非子翼毳卷第五終

者也。（太古未有君臣之義。獸處禽集。智者詐愚。強者陵弱。聖人憂之。作上下之制。設賞罰之威。義以制利。禁以止私。是非自天而降也。聖人以計算設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明者言曉於民心也。）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盡力竭智上疑有脫語。）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大臣有私心ハ人臣無私心ノ誤ナリ。

富ハ害ノ誤ナルベシ。

邪以智（是邪以智一作以邪爲智。○凡智以公爲尙。今人臣立其陰謀。故以君之立法爲非也。是人以不正之事爲智也。）過法立智。（以踰常法立智名。）如是者禁主之道也。（姦臣禁主不使立法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沮止也。）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大臣有私心。（大當作人。案文似故誤。有當作無。）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富當作害。）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無害國而親臣之情。）君臣也者。以計合

疾ノ下ニ當ニ爭ノ字アルベシ。

賄賂公行。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一無則有之則而材臣退。十過篇云。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擧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寓先王之尊賢。求以親幸於上也。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所希有謂若伊尹放其君。管仲事其讐而立功。此古人所權時而希有也。此言不務法而慕古賢也。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賢佐者姦臣之僞賢者也。主慕古賢。故姦人假託以侵上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人臣常稱古二賢之功。則姦臣離上法飾私智。以二子之事爲口實。而爲己本資矣。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有辭。驕戾之臣劫上。以是爲辭。蒲阪氏曰。疾下脫爭字。說疑篇皆疾爭强諫。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人主自以爲賢明。下民反稱暴君亂主。所謂上惑下侵也。不可以取類。不可教於國也。若此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君法立則不能爲私。故姦臣常禁君之立法也。以立法爲非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

リ、其人有リテ用フレバ治道行ハレ、其人無クシテ用ヒザレバ治道止ム。

單道ハ獨リニテ有スルモノナリ。

道法ハ一定ノ法令ニヨリテ行フユヱ、誰ニテモ爲ス事ヲ得、故ニ萬全ナリ。

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以猶與也。用也。詩云。不我以也。又論語云。不使大臣怨不以。是也。有以謂有可與用也。文子云。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智能可獨之道。而衆人不能襲也。言凡智能通明之人。無常有焉。遇有與用則治道行。若時無與用則治道止矣。夫政者常有。而智能明通之人不常有。以不常有之人。而欲爲常有之政。則國之治者少矣。故曰。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道法者故事舊章。智愚賢不肖莫不咸能焉。故曰萬全。智能多失。欲知難知。欲任難任。皆意度。故常多敗事也。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因衡知平者。常智之所易。因規成圓者。庸愚之所能也。此應前文智能而言也。萬全之道也。以衡規知平圓者。智愚之所同也。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此規矩可傳。而目意不可傳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使人人修飾萬全之故事。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舍易取難。故曰惑亂。亂主使民飾於智。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

無事ハ物ニ管セザルヲ云フ。

智能明通ノ人ハ世ニ出ヅル時ト出デヌ時ト有

不立矣。篇名取於此。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害法者智能名譽一切去之也。昔者舜使吏決鴻水。鴻洪通。大也。先令有功。而舜殺之。不受令而治水有功也。舜殺事。傳記所未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一無之君二字。淵鑑類函死刑會上有於字。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一無之君二字。○會稽山名。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詳于魯語。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書胤征云。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三墳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管子重令篇云。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則古者必貴如令矣。百家類纂必作先。○左宣十二年傳云。有律以如己也。注。如從也。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比竝也。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羣書治要云。申子曰。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無事無爲皆同義。不管於彼之意也。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鏡執清以下古語也。法之謂也解之也。故先王以道爲常。道者道藝之道。猶方也。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

大軍之時。易師卦。師出以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又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或曰。律法也。大軍人君之誤。篆文人字作亠。似大。君軍音同。故誤耳。言法令賞罰自上出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史記樂書云。五者亂迭相陵謂之慢。五者宮商角徵羽也。或曰。國法怠慢也。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用事者懦弱。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一作管。非。○奉法。或曰指君。非也。愚按。六韜盈虛云。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是也。官斷。管子問篇云。問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是也。言奉法者審官都之常斷之時。周禮大司寇之職云。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注。以八法待官府之治。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法令賞罰議論由其下出也。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語曰。語一作故。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語一作故。○舊說。飢謂歲饑。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脫下字。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

行ノ字ハ衍文ナランカ。

軍ヲ出ス時ニ、律ヲ吹キ、聲ヲ聽キテ吉凶ヲ知ル。

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十過篇又下有辭字。）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亡忘通。）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十過篇作於是還師而去。）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十過篇無曰字。端惡作讎一字。○舊說。端故也。愚按。故若故刑之故。言非爲故讎子反而進酒也。適過殺之耳。墨子號令篇云。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明日端復飲於市。廣雅釋言云。僞端也。愚謂端字含故僞二義。淮南主術訓云。上多故則下多詐。注。故詐。是故字訓詐。亦故刑之故也。蒲阪氏曰。東周策注。稱故者特爲之。）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適遇也。）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辟刑法也。縣法示人曰憲。言當魏安釐云云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匡正也。）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甘之云云ハ今飲ミシ酒ヲ甘シトシ、一杯デ止ムルヲ得ズシテ醉臥ニ至リシナリ。

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一無願字。又一作顯。）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偷幸猶徼幸也。言冀望也。）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上財匱之。則不能親民矣。然而下冀望無厭。所以不盡力也。）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十過篇戰而之而作之時二字。）其友豎穀陽（十過篇無其友二字。）奉卮酒而進之。（十過篇作操觴酒。○卮酒器也。）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十過篇非下有酒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

過予ハ功無キ者ニ賞ヲ與フルナリ、徒取ハ功無クシテ賞ヲ受クルナリ。

愈亡。小國愈亡。疑削國愈甚之誤。或曰。恃大國之援。故小國若曹鄭愈亡。而增大國之强。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韓不見其利害。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楚佯爲攻魏。加兵于許鄢。史記蘇秦傳云。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許郾。索隱曰。戰國策作鄢。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郾二縣。又有鄢陵縣。郾鄢不同。齊攻任扈而削魏。任扈未詳何地。任扈屬魏。故齊攻取之。而削其屬國。此二句言韓恃齊荊而小國見亡也。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鄭當時韓都也。史記白起傳云。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注。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言恃齊荊。適增彼强。不足存其都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强。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兵謂被攻擊也。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堯舜稱帝。三代不能以强。言無地與民。雖堯舜不能王。而況冀帝乎。三代夏殷周。皆稱王。强謂霸也。言不能霸。而況冀王乎。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上無功而賞。下無功而受。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舍今日之實事。而道往古之陳迹。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

臣ハ親ノ誤ナルベク、官ハ宦ノ誤ナリ。

之以金幣。漢書食貨志云。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十文。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謂貨貝五品。漢書所言王莽時寶貨如是。不知越句踐之時若干矣。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臣疑親字之誤。官當作宦。越語云。越王句踐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言信龜卜而敗之禍也。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此言因人事之效。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慢惰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史記宋世家。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戰國魏策云。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注。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曰卽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衞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也。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按齊世家。平公八年。越滅吳。又按六國年表。楚惠王十六年。是齊平公之八年也。是歲無齊伐楚之事。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未考。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戰國西周策云。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秦一作蔡。又魏策云。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楡關而韓氏亡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言怠惰於法。恃齊荊爲用。而小國

順。拔刺即是逆意。刑星・熒惑・奎・台四星名。廣雅云。熒惑謂之罰星。前漢書天文志云。奎曰封豨。蘇竟傳云。奎爲毒螫。主庫兵。周禮大宗伯司中疏。三台司・命・司中・司祿。非數年在東也。天缺以下所在國負也。○四非字。宜點塗二非字。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舉上脫以字。○孫武所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左右背鄕。不足以專戰。淮南天文訓云。在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衡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前向也。刑德皆星名。尉繚子云。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然而恃之。愚莫大焉。言天官時日不如人事也。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親民明法。皆人事也。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言秦强數而非幸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山東六國十二諸侯。言山東弱亦非天也。亂弱者亡。句。人之性也。言人事之常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或以王爲往之誤。亡王下屬讀。非。越王句踐恃大明之龜。明一作朋。是。○大朋大寶貨之龜也。貨殖傳云。貝寶龜。玉海引公羊傳疏禮說云。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元龜。易損卦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崔憬注。大貝龜之最神者也。楊子大玄經。玄棿曰。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

非數年ノ非ハ衍文也、下亦同ジ。

然思玄賦豐隆雲師並稱。則豐隆爲雷之說爲長矣。

五行 水火木金土。

太乙 乙或作一。○淮南天文訓。太微太乙之庭也。注。太乙天神也。

王相 王相者五行之氣。行於四時。更迭代謝之稱也。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之類也。

攝提 星名。淵鑑類函引荊州星占云。攝提東向。天下無事。

六神 六韜曰。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淵鑑類函攻戰條。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戰鬭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光。甲申旬在弧。甲午旬在罔中。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也。

五括 未詳。或曰。括會也。五星所聚。史記天官書云。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武備志云。五星同舍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會。一曰。光芒相逮曰會。方按。括會音通。會撮作活撮可證。五星。穀梁傳序疏云。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

天河 晉書天文志云。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

殷搶 搶一作槍。○史記天官書。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又云。三月生天槍。正義曰。天槍者長數丈。兩頭銳。出西南方。其見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殷者。天官書云。亦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楊愼曰。黫卽左傳左陰朱殷之殷。

歲星 天官書云。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大歲。注。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今鄙言有大歲頭上動土之語。

非數年在西也。 言豐隆以下所在國勝也。西指秦也。

又非

天缺 文選思玄賦云。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注。列缺電也。應劭曰。天隙電照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注。列缺天閃也。愚按。天缺對上文豐隆。相如文亦相對。則天缺爲電母明矣。天閃之天。列缺之缺。互其字耳。

弧逆 未詳。或曰。天官書。狼下有四星曰弧。不順主兵。思玄賦。彎威弧之拔刺不

燕ヲ劫カスノ大吉ヲ遠見スル能ハズトモ、秦ガ虛ヲ襲フノ大凶ハ近見ルヲ得ベキ筈ナリシニトナリ。

梁。而秦出上黨矣。大梁魏都。上黨本韓地。當時屬趙。將劫燕。先攻魏大梁者。蓋以攻魏爲名也。秦出上黨者衝其虛也。兵至釐。釐燕地。趙兵至燕釐。而六城拔矣。趙六城爲秦所拔。至陽城。趙兵至燕陽城。秦拔鄴矣。鄴本魏地。按史記趙世家。悼襄王六年。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是時事也。貍音釐。龐援揄兵而南。揄引也。則鄣盡矣。鄣非地名。白起傳云。六月陷趙軍。取二鄣。索隱曰。鄣堡城。是也。趙使龐援擊燕。先攻魏大梁。而秦闚其虛。出兵於上黨。而襲拔趙數城矣。龐援不及至于燕都。引兵而南還。則堡鄣已爲秦所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言趙龜雖無遠見於劫燕之大吉。然猶可也。何不近見於秦襲虛之大凶也。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地一作利。佩文韻府藥韻利削引作利。○史記燕孝王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是也。九城卽上六城鄴及堡鄣也。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初時謂安釐王時也。事見有度篇。史記魏世家云。東至陶衞之郊。注。衞卽宋州楚丘縣。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孟子梁惠王篇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卽是時事也。此非豐隆淮南天文訓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注。豐隆雷也。楚辭云。吾使豐隆乘雲兮。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涉豐隆之滂濞。注。應劭曰。雲師也。文選思玄賦云。豐隆雲師。善注。諸家並云。豐隆雲師。

國亂飾高ハ數戰ヲ經テ民罷レタルニ、戰勝ニヨリ主怠リ將驕ルヲ云フ。

螽虎・鄭賈傳亡。今難詳。上文說在以下似儲說文。呂氏春秋亦多此文法。或曰。螽虎陳大夫慶寅・慶虎。見左襄二十年・二十三年傳。

飾邪第十七

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姦邪矣。

此篇言人事可重。而龜卜鬼神不可信也。

鑿龜數筴。兆曰

鑿鑽也。龜龜底殼也。周禮注。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玄謂。作龜謂以火灼。以作其兆也。筴者莖也。諸先生龜策傳。諸靈數箣。

大吉。

周禮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

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

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

鄒衍齊人。適燕爲昭王師。國道絕事未聞。穀梁傳云。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論國道也。史記張儀傳云。從道絕。道絕文同此。

趙代先得意於燕。

代故一國。今趙幷之。

後得意於齊。

言趙前後再勝。

國亂飾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

飾一作節。○提衡言兩兩相對。爭輕重也。漢書張湯傳贊。相與提衡。注。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數與兵役則國弊。故曰國亂。數勝則主怠將驕。故曰飾高。其實罷弊。而自以爲強與秦鈞矣。以驕將罷卒待強秦之健卒。此所以敗也。故曰。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

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道秦。

道一作逆。是。戰國策。專志一力以逆秦。

兆曰大吉。始攻大

內外ハ出入ナリ。

小變ハ小便ノ誤ナルベシ、下ノ長便ト對ス。

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愚民安於故俗。）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襲重也。）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合民心而後求治。此使姦人恣行也。）民愚而不知亂。（惡所以治。）上懦而不能更。（難憚而不能變更故法。）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說解也。殳兵器。戟屬。盾櫓也。商君爲民所惡。故出入執兵器。戒其不虞也。事見史記商君傳。）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玉海仲下有之字。○官卒武車事所未見。官卒謂公官之卒。如魏氏之武卒也。武車。六韜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以上云云。名曰武車之士。又曲禮云。武車綏旌。）是以愚贛窳惰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惰一作墮。忘一作亡。○贛騃昏也。窳與偸通。嬾惰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輾一作輭。○賈誼新書道術篇云。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輾。輾或作輭。字書無輾字。輭與輭茹通。說在于亡徵篇。世本古義。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注。茹。方言云。食也。吳越凡貪食者謂之茹。變當作便。聲之誤。言甘貪小便利而失後便計也。）故趨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正治ノ正ハ期ナリ、治ヲ目當テトスルナリ。

以下一句讀。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人主欲爲事。不融通其臣所陳言之端末。亦不明白其臣所事之情。則其臣之所爲亦所得不償所失矣。知此者任理去欲。一無任理去欲四字。擧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廣雅釋言。正要也。變與不變在於時。聖人必時務。故二者皆不聽。直期於治耳。淮南子云。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山氏曰。正猶期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在於可變與不可變之時。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伊尹湯相。太公文王師。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易更二字一作變。則桓文不霸矣。管仲齊桓公卿。郭偃晉文公大夫卜偃也。凡人

一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恐其誹議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誹議是事者。媢嫉吾所謀事者也。舊說此言姦臣之用心如此。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人主心懷所先出說設言。而不納羣臣所陳之言也。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憚議姦臣之事也。

三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二勢者誘於事者。壅於言者也。不聽不見聽用也。

二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以上當從圈中一二讀矣。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必一作知。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所一作參。○空言無根柢。虛論無證據。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不言者才實不能耳。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也。資讀若師資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不通

也。背法專制也。假於忠信也。人主人當作明。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因事誘誠內情。以言壅蔽外事。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事固不易為也。然今易言之。必索資以事誣主。以黨與為己資。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前漢周勃傳集注。多功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下脫於事二字。誘於事者困於患。患下一有矣字。

㊄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其言小而其功大。此與前言不合也。○其進以下百四十二字多錯亂。今設圈以序之如左。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不上一有夫字。無事字。○不信者罰。信而有功者賞。或曰。賞當作罰。言與前言不合。雖有功者必罰。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

㊃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復不悖也。論語。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皇侃曰。驗也。八經篇云。聽不一則後悖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前後相反。雖有功必罰。謂之任下。

賞罰ノ柄ヲ大臣ニ貸シ、又反リテ權ヲ貸サザル小臣ト與ニ大臣ニ備フルモノアリ、何故ニ此ノスルカト云ヘバ、大臣ト小臣ト相牽制シテ姦無カラシメンドスルナリト、然ルニ此法適〻大臣姦ヲ爲シ主小臣ニ制セラルル結果トナラン。

不禁ハ禁ズベカラザル勢ヲ得ルヲ云フ。

可借權勢也。 此韓子解古語也。

南面第十六

南面者人君之位也。賞罰者人君之柄也。此篇言人主當在其位而握其柄矣。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己任謂二柄也。 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二柄者人主之所躬親任也。然今使二柄在大臣。又與其所不任者俱以備之。此其說何者。以其所不任者。與其所任者相參。使以無姦也。若此則不啻不無姦。又反制於其所不任者矣。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 曩下一有昔字。○偕是人臣耳。 人主不能明法。而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 矣一作也。○道從也。 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 非誹通。 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不禁。詭使篇云。難禁謂之齊。難篇云。賢之爲勢。不可禁。言唐突難制禁也。 三者惽主壞法之資也。 三者名譽請謁言非託於忠信之名。不能放蕩跋扈也。

守法之臣云云ハ、守法ノ臣姦臣ニ閒セラルレバ、法獨リ己ノ胸中ニ明ナルノミニテ用ヒラレズトナリ、爲釜鬵之行ハ爲ニ釜鬵之行閒レ之ト云フ義ナリ。

偏ハ二ツ有ル物ノ一方ナリ、賞罰二柄ノ一方ヲ借スノミニテモ、上下位ヲ易フトナリ。

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又一作末。非。）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爲于僞反。釜鬵之行指姦臣也。行下置閒之二字看。獨明於胸中。卽孤憤之意也。）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刑罰不上極於大臣當塗。而大率在於卑賤之人矣。）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朋黨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凡利害之事。隨見聞私相通也。）以候主隙。（隙謂時好惡愛憎也。人主好貨進珠玉。好色進美人。因愛惡之轉移。而殊其勸進。以濟其姦術也。）人主掩蔽。無道得聞。（道從也。無由上聞己過。下聞下情也。）有主名而無實。（有度篇云。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周姬姓。西伯昌之子武王發有天下之號。周之末世。諸侯強大。皆僭稱王。周天子不能討。此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權勢謂二柄也。言雖借一。然猶易其位矣。偏對二言也。是蓋古語矣。）此言人臣之不

復除ハ夫役ヲ免ゼラルルヲ云フ、權勢有ル大夫ノ家ニ賂ヒテ夫役ヲ免ルル者多シ。

所容其私矣。

罪下一有有罪二字。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

民不堪其苦。則不得不趨貴重有威之門。冀以免徭役矣。

權勢起則復除重。

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昭注。力謂徭役。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周禮鄉大夫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史記發字例云。復音福。除役之也。愚按爾雅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是古福祓弗三字音通。然則復是拂去之義也。重複也。因貴重之人而免除徭役者數重也。詭使篇云。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矣。晉書傅咸傳疏。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般。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

復除重則貴人富。

取貨賄多。故富。

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

勢一作權。○移借賞罰之柄。

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

不重權家。

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恩德獨在人主矣。凡故曰云者。或古語。或前文所謂也。然上文徭役多則民苦上無故曰字。而此徭役少則民安上有故曰字。誤也。按帝範注引云。徭役少則民安。徭役多則民苦。據是考之。德在上矣之下。當有故曰。徭役少則民安。徭役多則民苦十四字。

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

鬵一作鬲下同。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

人其憎ム所ニ備ヘ、又其愛スル所ニ注意スベシ、禍ハ愛スル所ニ存スルコト多ケレバ也。

後ハ實事ノ成效ニテ、前ハ前言ナリ。

衆端ハ衆人ノ言ノ端ナリ。

幸賞ハ功無クシテ賞ヲ冀フナリ、踰行ハ賞必ズ行ニ當ルナリ。

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一無以字。加上有重字。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暈日月旁氣。史記天官書云。日旁雲氣人主象。周禮春官眡祲有十煇。大學衍義引戰國策注。俗謂蟾蜍食月。淮南覽冥訓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注。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今戰國策注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蟾諸。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言宜外備於所憎。而戒於所愛也。戰國策云。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鶡冠子云。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蓋古語矣。路史黃帝紀。丹書云。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亦類此語。是故明王不擧不參之事。外備也。不食非常之食。內備也。遠聽而近視。遠聽外也。近視內也。以審內外之失。內謂后妃夫人太子之黨。外謂大臣貴重當路之徒。省同異之言。一辭同軌爲同。分爭公直爲異。以知朋黨之分。君子周於君子。小人比於小人。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偶合也。三五。荀子楊倞注引韓子作參伍。解詳于揚權篇。執後以應前。執後事當否。以應前言。而行賞罰。按法以治衆。法不爲人輕重。故由法則易治矣。衆端以參觀。衆衆人也。以衆口之端相參而觀。解在于內儲說上七術。士無幸賞。賞無踰行。踰一作偷。○士無功不冀賞。上亦不以私愛而賜。此上下不私也。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

ひしぐナリ。

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公子彭生拉魯桓公之類也。墨子備梯篇云
昧菜坐之味。菜猶藉荊也。藉措通。讀若措指之措。笮也。荀子正論篇云。枯磔藉靡。淮南云蔑
靡。卽藉靡也。

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

桃左。不知何時人。蓋著春秋左氏傳者歟。淮南主術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

人主弗知則亂多資。

弗知謂怠傲安居也。多資謂趙王以李兌爲己資。麗姬以優施爲己資之類也。

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

王良趙簡子之御。郵無恤也。越芊姓。祝融之後。句踐越王允常之子。

爲戰與馳。

非徒愛也。有爲而然也。

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初學記醫條引骨肉作肌骨。利下有之字。

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

愼子云。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漢書刑法志云。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

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

成字與上文成與成棺之成眼目。

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

后妃夫人云云ハ、后妃夫人ニシテ其生ミシ適子ガ、已ニ立テラレテ太子ト爲リ居ル者ト云フコトナリ。

子疑云云ハ疑子云云ノ誤ナルベシ、己ノ生ミシ子ガ君ノ後チ繼グヲ得ザランカト疑フナリ。

昧ハ蔑ニ通ズ、蔑ハ拉ナリ、扼拉ハ絞リ又ハ

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矣一作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一無適子之子。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史記甾侯世家有此語。好作愛。抱。正韻蒲報反。音暴。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好反則惡。抱反則釋。釋舍同。韻補舂遇切。音戍。叶上惡。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一無色字。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一而作其後作主。○山氏曰。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又曰。子疑恐倒。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扼昧。舊說謂暗中絞縊也。恐非是。釋名云。縊扼也。荀子云。唐蔑。注。卽楚將唐昧。昧與蔑同。愚按。蔑拉也。淮南人間訓云。夫

信人ハ信任シテ自ラ戒メザルナリ。

守司囹圄。囹圄牢也。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下者止一作止塞。

備內第十五

言人主可備在內之賊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者謂專委任而不畏戒也。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覘之言占也。君心譬猶室家之門內也。或欲窺見其好惡。或欲儌射其意而中之。無須臾之休。所謂上下一日百戰。而人主怠傲處其上。爲君實難。然今不以國事爲意。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乘猶因也。人主大信之情見。則爲成姦之地矣。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優施晉獻公俳優。名施。麗姬獻公伐麗戎所得之女也。申生獻公太子也。奚齊麗姬之子也。優施敎麗姬讒申生。事詳于晉語。夫以妻

險言ハ痛言ナリ。

主言ハ首言ナリ。

之柄也。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道一作通。非。○效致也。有度篇云。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謂明劫。佩文韻府劫字效作致。明作朋。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矯借外國之權。而內脅君以求欲。險言禍福得失之形。險危也。猶言痛言也。管子七臣七主云。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注。痛甚極之辭。漢書劉向傳集注。險言曰詖。以阿主之好惡。佩文韻府主上有人字。○阿曲從也。主之所好。雖惡勸之。所惡。雖善沮之。人主聽之。一信任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一或作壹。信一作言。非。○主猶首也。一口同軌。以譽重臣之美。則雖有首言重臣之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

擧臣ハ當ニ譽臣ニ作ルベシ。

不獨利ハ自己ノ獨斷ニテ利ヲ與フルコトヲセズトナリ、下ノ獨害亦之ニ倣フ。

擧臣之情。蒲阪氏曰。擧當作譽。南面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能人私人也。解在有度篇。漏者以議者之姓名。與其論談。漏泄之近習私人。曰某甲議某若斯也。汝以爲奈何。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使人以下一句讀。適合也。直議之士有言執政內情者。人主泄之左右重人。則左右重人使凡百事不得不先因於己。如不因於己。則不得聞人主矣。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端直之士羞因左右重人。故日疏斥。○一守不完也。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不獨言不自己也。不能自斷。而信左右誹譽。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二守不完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湊一作輳。百家類纂用事作之變非。○傳賞罰之柄。而移貸於下。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三守不完也。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明當作朋。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國要賞罰

踦ハ何レカ一方ガ他方ト異ナルヲ云フ。

危之勢也。公胥公孫。與民同門。（同門謂與爲嫁娶也。季世無尊卑之等也。如此則無恥。無恥則戰易北。）暴傲其鄰者。（以易北陵近邦。）可亡也。（陵遲之勢不可如何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言可亡之恆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形勢皆同故也。）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治亂數也。強弱形也。彼此形數相若。則不能相王相亡矣。譬猶稱衡也。多算者能傾欹彼耳。戰國趙策云。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注。角一俯一仰曰踦。言有一重。方按。凡从奇之屬。有偏昂偏低之意。）木之折也必通蠹。（蠹木中蟲。）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君下一有之字。）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四

（三守者。不漏言也。獨威福也。固握柄也。）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當途。解在孤憤篇。）用事之過。（亡徵篇云。刑餘用事。）

孝。孝經云。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又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卽是上文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之事也。主母。史記趙世家云。武靈王傳國惠文王。自號主父。蓋當時謂老父母曰主父母矣。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婦女近私親奄宦遠正士。可亡也。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辭辯而不法。浮華無用。心智而無術。勞而無功。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主多能則下不任事。不以法度從事則難爲繼矣。可亡也。煩雜之勢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當作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識人鑒。無功貴而勞苦賤。聽請謁而不祿有功也。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怨者百殃之種也。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以亡。父兄大臣。祿秩過功。驕而難制。章服侵等。周語云。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注。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爲之表識。又云。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注。采色文章也。左宣十二年傳。物有服章。注。尊卑別也。此言上下貴賤無辨。宮室供養太侈。君德傷。而人主弗禁。弗一作勿。則臣心無窮。無窮無中極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臣心無窮者可亡也。無術而御驕臣。猶無轡而御駻馬。至

馬府之世ハ幕府卽將士ノ子孫ヲ云フ。

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紲。紲一作榮。非。○舊說。馬府軍馬之府。立功者也。愚謂馬疑當作幕。聲之誤也。如下馬陵訛爲蝦蟆陵。又驀字。說文。人馬莫聲。可證。史記李牧傳云。市租皆輸入幕府。索隱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世世族。謂子孫也。列子楊朱篇云。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禮王制云。不孝者君紲以爵。紲黜同。私門之官用。則大臣富。幕府之族黜。則公卒弱。

鄉曲之善舉。曲。戰國策注。里之一曲。如葦曲杜曲。擧一鄉之原人。則農離田。官職之勞廢。如此則士不勸。

貴私行而賤公功者。私行有似義者。公功有似爲利者。故闇主所貴賤皆反。可亡也。不知實用虛名故也。

公家虛而大臣實。公家府庫空虛。大臣倉廩充牣。正戶貧而寄寓富。正戶謂有正籍而不移徙之民也。周語云。國無寄寓。注。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爲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是也。如此則貨財外散。

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如此則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可亡也。不知尊卑之位・正邪之道・本末之形也。貧弱之道也。

見大利而不趨。失時。聞禍端而不備。怠也。淺薄於爭守之事。軍爭守圉所可深察也。而簡略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呂氏春秋擧難篇云。難爲非則行飾。注。飾讀曰勅。太玄云。飾自好。諸葛武侯所謂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者。可亡也。不察事實而務虛名。坐而候亡也。

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

徑爲ハ將直ニ獨裁シテ爲スナリ。

其妒。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皆是懷禍也。有時而發矣。可亡也。禍之所伏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一無而字。○六韜云。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云云。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云云。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內御。此古昔立將之道也。今庸主不知時宜。特倣古昔命將之法。此溺於所聞也。可亡也。借寇兵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注。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是謂兩主。淵鑑類函主作生。非。○后妻主母皆驕奢。或黨於后妻。或黨於主母。故曰兩主。兩主者可亡也。禽獸行而無恥。亂弱之道也。周書史記解云。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相室卿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者。如此則內外乖。乖背也。內后妻之人不與衆婢和。外太子之人不與庶子和。相室典謁亦不相和。內外乖者可亡也。內外乖戾。相爲黨與。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句。擅國者壅塞揜蔽主明也。主斷。戰國楚策云。州侯主斷。注。謂其專決。周禮大司徒注。士謂主斷刑之官。秦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可亡也。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有巢

悁忿ハ躁急ニシテ能ク怒ルナリ。

本敎ハ農事ト練兵トナリ。

怨讎ハ大臣ノ仇ナル忠直ノ士ヲ云フ。

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内外羽翼具備。）可亡也。（弑奪之兆也。）偏褊而心急。（偏一作變。○偏頗也。褊急也。）輕疾而易動。（如是近臣不堪。）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悁躁急也。忿恨怒也。訾量也。言發而不中節也。）可亡也。（亦弑簒之兆也。）主多怒而好用兵。（淵鑑類函怒作怨。○兵凶器也。須不得已而用之。然今好用之。所以國罷弊也。）簡本敎而輕戰攻者。（本農事也。敎練兵也。不務農則貧。不練兵則弱。）可亡也。（罷弊貧弱而輕戰攻。危殆莫甚於此者。）貴臣相妒。（臣一作人。）大臣隆盛。（忠直之士不得進。）外藉敵國。（藉借通。國威分裂。）內困百姓。（周語云。困民之財。注。取於民也。）以攻怨讎。（忠直之士者。貴人大臣之怨讎也。）而人主弗誅者。（失罰也。）可亡也。（威勢皆失也。）君不肖而側室賢。（禮雜記注。鄭玄曰。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側室支子。解詳八姦篇。）太子輕而庶子伉。（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太作嫡。伉作重。○庶子妾子也。伉敵也。與太子伉禮。）官吏弱而人民桀。（桀一作傑。○傑。說文。傲也。上下輕重皆反。）如此則國躁。（形勢傾。故下或去此就彼。）國躁者可亡也。（顛覆之勢也。）藏怒而弗發。懸辠而弗誅。（懸言高揭之也。難四云。明君不懸怒。淮南精神訓云。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注。懸祝也。可怒不怒。反遭

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不禁。南氏以亡。婢妾之言聽。好內也。愛玩之智用。好外也。

外內悲惋。是外內謂國中之外內也。與上文外內自別。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惋驚歎也。而數行不法者。不法則人人危。可亡也。外內悲惋。上下怨望。亂之地也。簡侮大臣。不敬大臣則眩。無禮父兄。所以失親。勞苦百姓。民不堪命。殺戮不辜者。無所措手足。可亡也。皆怨府也。

好以智矯法。法貴直如矢。然以私智矯之。時以私雜公。苞苴所由起。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利害易則下撓亂。可亡也。周書史記解云。好變故易常者亡。昔者陽氏之君。自代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畜一作蓄。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不量力而妄動也。可亡也。必敗之勢也。種類不壽。列子云。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史記禮書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曰。類種類也。主數卽世。夭也。嬰兒爲君。大臣專制。人事之勢不得不然。樹羈旅以爲黨。立人於官曰樹。樹私德於新臣也。數割地以待交者。內結黨與。外交大國。山氏曰。待當作恃。可亡也。上不得天。中不得人。下不得地。太子尊顯。徒屬衆強。

之道也。太子已置。禮雜記云。無子則爲之置後。注。置猶立也。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生疑。故變易思慮。羣臣易慮者或黨於太子。或黨於后妻之子。或不知所屬。可亡也。攜貳之道也。怯懾而弱守。怯勇之反也。懾失氣也。所以見陵也。蚤見而心柔懦。雖早見禍端。而心柔懦不能禁。所以使姦邪戒畏而長也。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一無謂字。○可斷而不斷。必失時。外儲說云。斷敢行大事。可亡也。皆侵削之道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別立君。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如左右提攜而離之也。國攜者可亡也。權分故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狎習慣也。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死生皆曰戮。逆不順也。謂虐使也。逆音虐。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淵鑑類函怒作怨。○習慣褻也。內儲說晉厲公弑云。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賊生者可亡也。不知怨毒之可怖也。大臣兩重。兩重必爭。父兄衆強。奪有位權。侵侮下民。內黨外援。種德立恩。內結黨與。外借交援。周禮大司馬云。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內謂其國。外謂諸侯。以爭事勢者皆亂根也。可亡也。汲冢周書史記解云。智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者有南氏有

不處卑ハ大國ニ對シテ自ラ卑下セズトナリ。

任之矣。封外之士。舊惡小疵無一識者。又智不能知其眞。而溺其浮辭。故求之矣。

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擧錯。積功曰伐。課程也。問聞通。詩大雅云。亦不隕厥問。或有功而不得賞。或虛名而見擧。則黨多者進。有功者倦矣。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故常者故舊習常之臣也。左傳云。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旅殺獻公。注。羈寄客也。或曰。起當作越。可亡也。境內之士不事。則羣臣乖。不以功伐課試。則功臣怠。陵故常則親戚怨。皆攜貳之道也。左傳云。申無宇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輕其敵正。庶子稱衡。嫡庶輕重鈞如衡平。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人主嗣立曰卽位。死書於世本曰卽世。魯語云。夫祀昭孝也云云。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注。世世次先後也。周禮瞽矇云。世奠繫。注。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可亡也。人人不知落於誰手。故無不冀幸者矣。古人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大心而無悔。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箋云。恭愼貌。大心則不恭敬。無悔則不改過。國亂而自多。自多其智。則賢能退。不料境內之資。不知我。而易其鄰敵者。敗莫大於易敵。可亡也。皆取敗之道也。

國小而不處卑。事大國其禮不遜卑。所以怒之也。力少而不畏强。畏猶戒也。不能自量。而不爲戒備。所以來兵也。無禮而侮大鄰。所以失親也。貪愎而拙交者。拙交不能交驩也。喜利故貪愎。所以畜怨也。不知諸侯之謀。故交拙。所以孤獨也。可亡也。外敵相親。而內孤獨。自滅

從也。羣臣悚懼而箝口。故不知過。

愎諫而好勝。愎戾也。謀臣懟而去。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後漢書袁紹傳引狠作很。注引無自字。○輕爲事自信己者。其動也妄。可亡也。君聾臣喑。而舉動妄作。豈不危殆哉。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狠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恃交援而簡近鄰。淵鑑類函亡徵簡上有而字。○無備而易敵。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怙亦恃也。交援強大。非父母之親。何可恃怙也。所迫非盡亡國。何可侮也。戰國西周策云。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迫者。燕策云。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可亡也。不知我。亦不知彼。恃不可恃。而不畏可畏。皆取敗之道也。

羇旅僑士。重帑在外。周禮遺人注。羇旅過行寄止者。偶居之客。妻子在他國。八經篇云。參伍貴帑固也。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閒猶與也。事成則干祿。不成則去之他。人主與是謀。非所以厲羣臣也。可亡也。羇旅僑士。羣臣輕之。人主任是則大臣怨望。小臣不厲。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大臣行私德。上數重斂於民也。蒲阪氏曰。能下脫戴字。晉語云。民不能戴其上也。主愛信之。主不知人。而大臣能匿之也。而弗能廢者。雖知亦弗能廢者無斷也。可亡也。失德也。失德則失人。失人。將何以守國。

境內之傑不事。不服職事。而求封外之士。境內之傑。少長於國。親暱狎習。又明不能察其能而知其平生。故不

境內云云ハ自國內ノ傑士ヲ用ヒズシテ、外國ノ人ヲ求ムトナリ。

柔茹ハ柔軟ナリ、寡斷ハ自ラ獨リ斷ズル能ハザルナリ。

易見ハ好惡ノ見易キヲ云フ。

重求。則正士不任。爵祿可以貨得。則上權瀆。

緩心而無成。
惰而無立志也。

柔茹而寡斷。
通雅釋詁重言。淮南子曰。黎藿之生蝡蝡然日數寸。北魏呼柔然爲蠕蠕。卽蝡蝡。北齊書作茹茹。蝡音耎。卽輭字。方按。字彙耎字云。楊升菴曰。古篆輭硬之輭・畏懦之懦・老嫩之嫩皆作耎。然是茹字與此數字一義也。與甲謀之。而與乙決之。與丙立之。而與丁更之。左右動搖。無有獨斷。

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
所好不能親。所惡不能去。因人成事。

可亡也。
皆亂弱之道也。漢書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瑟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愚謂若元帝。所謂緩心云云者也。

饕貪而無饜。
漢書禮樂志集注。貪甚曰饕。饜足也。不知足。故不奪不饜。所以危殆也。

近利而好得者。
放於利而行多怨。

可亡也。
危殆而積怨。召禍之道也。

喜淫刑而不周於法。
刑濫曰淫。周密也。合也。喜淫刑。則民不堪。不周於法。則刑罰不中。

好辯說而不求其用。
好辯說。則民不務本。不求實用。則官失其能。

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
濫失實也。麗美華也。濫於文麗。則無功者得賞。不顧其功。則有功者失賞。

可亡也。
民恐法敗。而上失才能。亂長之道也

淺薄而易見。
好惡易見。則下因其情。

漏泄而無藏。
漏泄則令無威而姦謀成。

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
通猶漏也。敵國易用間。

可亡也。
召攻之道也。

狠剛而不和。
狠違也。說文云。不聽

內困。非。疑後人依上文外積之外字。下文內困百姓之語。妄更作矣。○右倚也。司馬法。右兵之右也。事文類集云。仗者兵器五刀之總名。倚兵言學武藝也。

可亡也。君無術而臣博聞辯辭。上貧弱而下富貨勇强。

好宮室臺樹陂池。書泰誓孔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樹。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疏。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樹。

事車服器玩好。從目欲也。或曰。好下屬。

罷露百姓。露羸也。蒲阪氏曰。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列子。氣甚猛。形甚露。注。有膽氣。而體羸虛。

煎靡貨財者煎沸。靡損。謂奢侈也。財用之費。如釜鬵之煎沸靡爛也。五蠹篇云。沸靡之財。備內篇云。煎沸竭盡。又文選盧諶詩李善注引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是也。通雅云。枚乘傳。漸靡使然。漸煎通。引韓子。方按。方氏說似未是也。

可亡也。役於耳目則百度不正。百度不正則不守節。不守節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則重斂。重斂則百姓罷露。然猶且奢侈無極。自盡之道也。汲冢周書史記解云。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進盡古字通。

用時日。用占候時日者。

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愚而不知天道也。汲冢周書史記解云。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聽以爵。不待參驗。一作不以衆言而參驗。○聽人言而妄予爵。

用一人爲門戶者令一人處要地也。門戶謂出納言。不得不由是人也。

可亡也。暗而不知法術也。

官職可以重求。可因重人而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官職可以

外積ハ貨財ヲ私藏シテ徵稅ヲ避クルナリ。

右仗ハ兵器ヲ尙ブコトニテ、武ヲ習フヲ云フ。

韓非子翼毳卷第五

亡徵第十三

此篇擧邦國可亡之大率也。人主無意於治術、而不恤國事、政法不履道理、雖則今存焉、然已在於可亡之地矣。爲人主者須觀是數徵以自省覽焉。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

凡者不必之辭。照下文非曰必亡之語也。國言君國、家言大夫家。周禮罪隸凡封國若家。注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賞罰共下則威分。威分則權輕。末大本小。必析之道也。羣書治要尹文子曰。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

簡法禁而務謀慮。

簡易法禁則姦不止。務謀慮則詐僞徼幸。

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

交援交與援救之國也。荒封內則不富。恃交援則無備。

羣臣爲學。門子好辯。

晉語注。門子大夫嫡子。周禮云。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學辯之失。虛論高議而非時俗。

商賈外積。

外猶私也。呂氏春秋遇合篇。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以備不生。說林篇記此事云。衞人嫁其子而敎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外私之義可見矣。此言徵賦無常。商賈恐懼私藏以避其徵賦。故外積貨財。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周禮注。行曰商。處曰賈

小民右仗者

右仗一作

韓非子翼毳卷第四終

癰腫ハ腫物ナドノ膿ミタルナリ、疕ハ頭ノ腫物、瘍モ腫物ナリ。

勢臣ハ近世又ハ近代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於沙丘三字。死作殺之。○主父趙肅侯子武靈王。名雍。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擢引抽也。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戰國楚策昔作夕。○湣王宣王之子。名遂。宿昔一夜也。故厲雖癰腫疕瘍。故一作夫。戰國楚策疕瘍作胞疾。韓詩外傳作痂疵。○素問五政大論云。分潰癰腫。注。癰腫膿瘡也。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李注。擁腫猶盤癭。周禮醫師云。疕瘍者造焉。注。疕頭瘍。亦謂禿也。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戰國楚策比於春秋作比前世。頸作纓。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勢臣一作近世。戰國楚策作近代。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戰國楚策君作主也二字。無此其二字。懼作勢。苦痛作困苦。必甚厲矣。戰國楚策韓詩外傳並甚下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戰國楚策雖厲作厲雖。

義。的一作適。韓詩外傳云。夫人主年少而放。無法術以知奸。卽大臣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戰國楚策韓詩外傳放作矜材。專作主。圖作國。捨作弑。直作適。善作義。○的嫡通。穀梁隱四年傳云。諸侯與正。注。正謂嫡長也。故春秋記之戰國楚策記作戒。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禮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戰國楚策無因入二字。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戰國楚策遂作因。○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戰國楚策韓詩外傳並其作之。而莊王通之。王當作公。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氏之徒賈擧。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戰國楚策數如以下作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與之分國。戰國楚策句上有莊公二字。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求還廟自殺也。崔子又不聽。戰國楚策聽作許。公乃走踰於北牆。戰國楚策韓詩外傳並北作外。走下有出字。賈擧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擊也。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戰國楚策之作代。韓詩外傳作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戰國楚策韓詩外傳並父下有

厲ハ音義共ニ癩ニ同ジ。

諺ハ不遜ノ言ナレドモ、意味無クシテ發セル言ニアラズ、王トハ一般ノ王ヲ指スニアラズシテ、劫殺死亡ノ運ニ遇フ王ヲ云ヘルナリト。

謂ハ當ニ爲ニ作ルベシ、人ノ下ニ主ノ字ヲ脫ス。

正的ハ正嫡ニ同ジ。

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周武王讓天下事。傳記所未見。蓋戰國辯士之言耳。首陽山名。若此臣。臣下一有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山海經郭注引厲下有人字。戰國楚策。荀子爲書謝春申君曰。癘人憐王。○厲音賴。癩疾之人。哀憐王之不己如也。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是憐者哀不如己者之義也。此不恭之言也。風俗通引書大傳云。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謂之王。王之義蓋如此。何得癩疾之人曰憐王哉。是不遜謾易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戰國楚策察上有審字。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謂當作爲。人無法術以御其臣。人下脫主字。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事政事也。戰國楚策。州侯主斷。注。謂其專決。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

黔ハ當ニ黥ニ作ルベシ。

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立一作直。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十過篇爲五霸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忠下一有臣字。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豫讓故范中行氏之臣也。智伯滅范中行。而豫讓事之。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一無人字。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黔一作黜。並同鉗。罪人以鐵束頸髮也。○黔當作黥。前漢書賈誼傳云。與衆庶同黥劓髡刖。下文云。豫讓釁面吞炭。注。釁熏也。以毒熏入之。按戰國末有鉗罪也。戰國秦策云。黥劓其傳。可證。劓斷鼻也。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言無秋毫之末。益於智伯者也。路史注。覽史隨筆云。古文語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曰。言伐莒者子邪。方按。此文卽是類也。吾之所下也。而

犀車ハ堅車ナリ。

永ハ當ニ水ニ作ルベシ、絕ハ直渡ナリ。

處ハ名ノ字ナリトノ說ニ從ハヾ當ニ有直任布衣之士ハ、立爲卿相之名ト讀ムベシ。

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犀堅也。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檝櫂也。永當作水。漢書匈奴傳云。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牽猶拘也。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一作功。○處疑名字之誤。處古作処。篆文相似。與下句處字相涉而誤耳。此對下文實字也。言如此三人。遇合其君之意。則其君有舉賢爲佐之名。蒲阪氏曰。處位也。外儲說左下云。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亦通。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

捶策ハ馬鞭、銜ハ馬ノ口ニ含マスル物卽チくつわ、橛ハ車ノ心木ナリ。

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刑謂誅殺也。罰謂鞭撻譴責也。說文云。罰辠之小者。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世之所謂仁義愛惠。無其實而非眞者也。故不足用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捶策馬鞭也。西征賦云。懼銜橛之或變。注。銜勒也。橛騑馬口中長銜也。漢書王吉傳注。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爲馬之長銜非也。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造父周穆王臣。善御者。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繩墨所以爲曲直端正也。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王爾古之巧匠。見淮南本經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一無欲字。○幾冀幸也。說見前。故能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

凡人臣ハ一般ノ人臣ヲ云フ。

不外ハ當ニ外不ニ作ルベシ。

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以上三百九十四字。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孟子云。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貧上一有與字。此世之所謂仁義。山氏曰。脫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言世之所謂者。明非聖人之所謂者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倒。內不急力田疾作。皆

依上文當塗者字。凡大較之辭。言誠忠之臣不然也。

親身衣ハ肌著ナリ。

君臣之毀言ハ羣臣之毀言トアルニ従フベシ。

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以一作願。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親身衣相服也。廣雅云。親近也。釋名云。親襯也。康熙字典襯字。近身衣也。玉篇相字。女人近身衣也。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而如也。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之指前事也。詩蓼莪云。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方按。之者承上事而省文也。之德省父母字也。之子者彼其之子。彼人之子。顏氏之子是也。假樂云。之綱之紀。承前章四方之綱。而省四方字也。桑扈云。之屏之翰。承前章萬方之屏。而省萬方字也。莊子云。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省噫氣字也。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頌曰。之女專慤。省宋人字也。此之字卽同是義。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而可以毀而害也。百家類纂父上有夫字。上而作猶。無毀而二字。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君臣之毀言。君一作羣。是。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

義非ハ義失フ、卽チ時事宜シキヲ失フナリ。

注ノ處道ハ處非道ノ誤ナルベシ。

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義時事之宜也。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不知時宜。故安於故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非字下一有而俗勝三字。○時事失宜。而習俗之弊勝矣。處非道之位。一本處非道至弗能聽也三百九十四字。在上文殺簡公者也下。○非其道而處之。故曰非道之位。鹽鐵論云。處非其位。行非其道。墨子親士篇云。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被衆口之譖。譖愬也。被服也。服譖蒙蔽也。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下當字疑衍。言今人主溺於當世學者之言。而欲復襲齊桓晉文之事。幾不亦難哉。幾豈通。處道以下疑有脫語。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此春申君別是一人。非黃歇也。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日知錄云。史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乙。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猶合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故固通。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

是非之實ハ螘垤ト大陵ト似テ非ナルヲ云ヒ、治亂之情ハ愚學ト有術ト一治一亂ナルヲ云フ。

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螘垤蟻場也。大阜曰陵。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是非之實。言螘垤與大陵。形似而實非也。治亂之情。言愚學與有術。一亂一治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羣生百姓也。使强不淩弱。蒲阪氏曰。潘岳關中詩注引。治國之治作理。淩作陵。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山氏曰。皆當作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聖上一有夫字。○爲法於國。必逆於世。而

民後ハ民然後ノ義ナリ、私姦ハ告姦ノ謨ナラント云フ。

譾詼ハ多言細語ノ形容ナリ。

法。言爲君之難。亦法之難行也。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衆一作罰。又一作不容二字。○或曰。私當作告。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言法術之驗也。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廣一作一。非。○此言有是實。而有是名也。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言秦富強之本由此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結上文耳目之語。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譾詼多誦先古之書。譾音攝。與唼通。詼與唼啑二字通。啑唼者。本言鴨唼食之聲也。多言細語。聲實似之也。古夾妾疌三字通用。徵據如左。列子仲尼篇云。而眶而睫。釋文睫作䀹。左僖三十二年。鄭伯捷卒。公羊傳作接。史記鄭世家作踕。儀禮大射儀。挾乘矢。注。古文作接。通雅云。大抵口旁言旁多相通也。史記魏其武安傳呫囁耳語是也。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穽非所以穿地爲深坑取獸者也。陷沒也。言不知爲人所陷也。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世儒雖學焉。貧窶實愚。故聽術士之是言。而反非之。或以爲淺近鄙俚也。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

末作ハ實用無キ商工ノ業、本事ハ有用ノ農業ナリ。

於是以下ハ商君ガ上文ノ民俗ニ對シテ取リシ政策ヲ云フ。

不聽ハ下ノ商君ヲ疾怨スル言ヲ聽キ納レズトナリ。

道也。非不為臣民所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羣書治要照作燭。無者何二字。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私義止而公行起。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末作商賈游食文繡無用之作也。本事農民耕織工功實用之事也。言使勢為末作者困辱。而為本事者榮利也。史記平準書云。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漢書食貨志云。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於是以下言商君之術因時也。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言事情之不得不然也。孝公不聽。不聽疾怨之言。遂行商君之

恃吾云云、爲サザル可カラザルモノ吾ニ在ルヲ恃ム者ハ安シトナリ。

不弊ハ不蔽ニ作ルベシ。

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愛下一有爲字。○恃在彼者。故危。顯學篇云。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恃在我者故安。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干要也。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設利害之道。開公道而塞私路也。趨公道者賞以利之。行私路者罰以禁之。夫夫字疑矣字之尾誤爲夫字。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佩文韻府十九效。口敎。不目索三字作無一字。○衺與邪同。言人主有法術。則不躬親下事。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離婁古之明目者。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師曠晉樂師。知音者。目必不任其數。羣書治要無目必二字。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弊當作蔽。非不爲姦臣所揜蔽之道也。耳必不因其勢。羣書治要無耳必二字。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

不苟ハ不拘ニ作ルベシ。

下ノ上ニ居ノ字有ルニ從フベシ。
不蔽ハ人君姦臣ニ蔽ハレザルナリ。

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苟當作拘。蒲阪氏曰。說苑。不困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山氏曰。脫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敢一作取。下上有居字。○侵取無擇曰漁。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不爲姦臣所揜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秦下一有者字。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

安我ハ安利ニ作ルベキカ。

適重人ハ重人ノ愚ニ合スルヲ求ムルナリ。

得ノ下ニ安利ノ二字ヲ加フベシ。

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一無安我二字。又一無我字。○我疑當作利。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適猶合也。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也當作矣。二者不可以得。脱安利二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百家類纂人作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效猶致也。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

不趨富貴ハ富貴ノ家ノ機嫌ヲ取ルナリ。

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群書治要法作合。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罹被也。爲姦利以弊人主。弊一作蔽。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情實也。幾幸也。欲也。漢書雋不疑傳幾得以富貴注。師古曰。幾讀曰冀。愚按。慧琳音義七十一卷冀徐云。又作覬。同。羇致反。爾雅云。覬望也。商子農戰篇云。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同意。史記張儀傳云。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鹽鐵論云。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子華子云。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亦不可以幸而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不趨富貴之家。事上而求安。是

所善ハ好ミスル所ノ人ヲ云フ。

人之大體ハ人情ノ大體ナリ。

所有ハ一本非有ニ作ルヲ是トス。人主ハ幸臣ガ前ニ言ヘルコト己ノ心ニ合ヘルニヨリ、今言フトコロヲ亦之ヲ信ズ、此信用セラルル今ノ一言ガ主ヲ欺クノ機會トナル。

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人情之大率。）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李善文選注引六韜云。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趨猶向也。舍猶置也。趨取音通。）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羣書治要合下有同字。）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羣書治要以作取。）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羣書治要此下有也字。）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所一作非。是。羣書治要同。無二也字。佩文韻府眞韻。參上有上字。）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以疇昔之萬同。信，卽今之一異。乃斯一異是欺罔之言也。）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欺一作蔽。羣書治要同。）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羣書治要無上其字。）百官

遂公家之勞ハ國家ニ功勞有ル者ヲ進ムルナリ。

蒙ハ冒スナリ。

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遂進也。易云。不能遂。不能退。舊說。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舊說。不守本業。游散求官仕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顯猶達也榮也。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商君嘗與太子有隙。太子立。公子虔之徒譖之。竟殺之。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蒙猶昧也。冒也。孤憤篇云。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人主篇云。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二

目錄弑作殺。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羣書治要親作信。是

貪ハ當ニ貧ニ作ルベシ。

枝官ハ當ニ技官ニ作ルベシ、技藝ヲ以テ仕フル者ヲ云フ。

枝解ハ四肢ヲ截クナリ。

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楚辭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注。周合也。人主篇有此語。周作合。道言帝王之道言也。管子有樞言・王言・霸言・正言諸篇。所謂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一無楚字。○悼王聲王之子。名熊疑。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封君如春申君・高陵君是也。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當作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喩老篇云。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是收地。起直興古法耳。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史記損作捐。○舊說。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閒冗。愚謂舊說非是。枝當作技。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若祝史・醫・卜及百工不急之技官者。如以象爲楮葉者。食祿。以棘刺爲母猴者。養以三乘之類是也。然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之爲枝久矣。以奉選練之士。六韜有選將練士篇。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楚之貴戚大臣疾怨起。故及悼王死。皆共作亂而攻殺之。枝肢通。枝解謂截其四支也。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呂氏春秋適威篇云。煩爲教而過不識。注。過責也。公孫鞅封於商。號曰商君。商君傳云。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

今人主云云、人主ノ法術ヲ尊ブハ和璧ヲ尊ブ程ニ急ニセズ、臣民ノ私邪ヲ禁ズルハ卞和ノ誑ヲ罰スル程ニ急ニセズ、然レバ有道者即チ法術ノ士ノ誅セラレザルハ、畢竟其道ヲ藏シテ未ダ獻ゼザルガ故ナリトナリ。

浮萌ハ游民ナリ。

危於戰陣ハ戰陣ニ危難ヲ冒スナリ。

于此。和雖三歲。不應歷年如是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書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鄒陽。並後漢孔融。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既無明據。不敢以臆見定其是否。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于百年。平王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未必至私邪。一句讀。舊說邪音耶。非是。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謂法術也。言人主之於論法術者之言談也。未必若楚王之於論和璧眞僞之急也。又於論羣臣士民之私邪。亦未必若於論和氏誑之急也。其於論法術也。如是其緩也。然乃今猶無有言法術而見僇者也。顧有道者深藏。未獻於上耳。新序荊人卞和章云。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係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不僇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浮萌游民也。而游士危於戰陣。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

獻之厲王。高誘曰。厲王共王之庶子。熊虞也。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誑欺也。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武王楚霄敖之子。名熊通。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文王武王之子。名熊貲。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淚一作泣。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題目也。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治玉曰理。遂命曰和氏之璧。

月令廣義引。厲王作懷王。文王作共王。文亦異。而末句云。王使取剖之。得寶玉。封爲陵陽侯。不就。蓋取諸類書。矣故語陋耳。此顧甯人所謂略其文。而用其意者也。諸書引韓子。各有異同矣。和氏篇殊甚。每引載輒異。不可枚擧。今錄一二矣。雲谷雜記引韓子此篇云。按楚世家。熊通自立爲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卽其先蚡冒耶。今姑置而勿論。且以武王初卽位之年言之。是歲爲周平王之三十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以厲王尙不止

虫ハ當ニ蟲ニ作ルベシ。

幾ハ游說ノ道ヲ知ルニ近シトナリ。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史記無談論二字。焉作之矣。夫龍之爲虫也柔。虫一作蟲。史記同。毛詩章蟲。陸德明音義云。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然則此虫亦當作蟲。史記無柔字。論衡柔作鳴。非。可狎而騎也。史記狎上有擾字。戰國燕策注引。狎作擾。佩文韻府尤韻柔字引。作可擾柔而騎。○喩人主之寛裕。若可狎近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史記無若者二字。○嬰猶觸也。謂小礙也。爾雅翼云。龍之亢有逆鱗一尺。而不可膺也。則爲能升而不及反。故曰亢龍有悔。愚謂是羅氏以膺訓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尺下有之處二字。說者以下作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臣軌注引云。龍爲虫也。擾柔而可撫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也。後漢書李雲傳注無柔字。騎作馴。然以下作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事文要言則幾上有乎字。○幾庶幾也。言近乎知游說之道矣。

和氏第十一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一作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又一作得玉璞於楚之荊山。唐類鑑地部引。作卞和得石於楚山中。藝文類聚玉璞作玉。盧諶詩注引。作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後漢郡國志注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淸谿。谿北卽荊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之處。奉而

閒ハ人ノ普通出入スベキ時閒ニアラザル時ヲ云フ。

一本味ノ字無シ、之ニ從フベシ、忘其口ハ自分ノ食ヒ餘シナレバ汙レタリト云フコトヲ忘レテト云フ義ナリ。

往作有。藝文類聚。人閒往夜作其人有夜。○叔孫通傳云。閒往來。索隱曰。閒往謂非時也。彌子矯駕君車以出。羣書治要出作歸。○呂氏春秋悔過篇云。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史記・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並忘作犯。無其字。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史記作不盡而奉君。羣書治要啗作啖。淵鑑類函作噉。藝文類聚作以其餘獻君。無不盡二字。君曰。愛我哉。藝文類聚。愛我作忠。佩文韻府作忠乎。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史記作忘其口而念我。淵鑑類函作食我。羣書治要・佩文韻府並無味字。藝文類聚同。以作而。○忘其口。忘己口澤之汙也。及彌子色衰愛弛。藝文類聚有瑕字。○弛解緩也。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佩文韻府並固作故。通。又嘗啗我以餘桃。佩文韻府餘上有其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羣書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史記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羣書治要愛上有人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史記作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羣書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

曰兄弟之國也。晉語注。詩揚之水朱傳並云。兄弟婚姻之稱。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竹書紀年。周平王八年。鄭殺其丈夫關其思。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父老者之稱。文纂𠬝象手持杖形。方言云。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史記說者下有其智二字。厚者作然而甚者。〇難言篇云。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卽同意。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史記無上則字。下也作矣。〇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昭十年傳云。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語與是同。而義少異。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察下一有也字。史記無此二十五字。〇舊說。晉人讒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事見左文十三年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君靈公也。彌子瑕靈公幸臣。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刖斷足刑也。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閒一作聞。史記同。非說苑往夜倒置。羣書治要

加ノ字ハ衍文ナリ。

未遲ハ既遲ノ誤リナリ。

引モ亦爭フナリ。

持ハ人君ト說者ト相得テ傷ラザルナリ。

其上也。干要也。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汚也。史記作役身而涉世。○加字衍。 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史記無此十五字。○振救也。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仕一作士。史記作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未一作既。是也。與上文周澤未渥相涉而誤耳。史記作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史記引作交。○引亦爭也。管子五輔篇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左昭元年傳云。引其封疆。注。引正也。 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史記則作迺。割作計。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飾一作飭。○言無所諱避。而脩治其身也。 以此相持。持謂君臣不相傷也。棋勢不生不死曰持。蘇代曰。鷸蚌相持。皆同。 此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鄭武公。周宣王之庶兄。桓公友之子也。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蒲阪氏曰。阮瑀書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故字。女作子。作因而問其羣臣。欲作所。 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史記正義引世本云。胡歸姓也。然今曰兄弟之國者。張儀傳云。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是雖非同姓。娶嫁相謂。亦

合フトコロアルヲ示セトナリ。

譽異人云云、他人ノ人君ト行ヲ同ジクスル者アレバ之ヲ譽メ、直接ニ人君ヲ譽メズシテ以テ其意ヲ得ルナリ。

米ヲ量ル時斗(ます)ヲ以テ米ヲ盛リ、木ヲ以テ之ヲ平ニス、其木ヲ概ト云フ、概之ハ人君ノ自ラ得意トナリ居ルヲ說者がけなすナリ、謫ハ咎ナリ、卽チ不結果ヲ云フ。

大意云云ハ說者ノ言フトコロ人君ノ意又ハ行ニ拂リ、之ヲ攻ムルトコロナキヲ云フ。

險易異勢。故平安之時。兄弟相爭。困危之際。吳越相濟。故無事以美名。危害以毀誹。皆以我之合。微見於彼者也。此言忤合之不在乎外也。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史記無有與同汚者五字。必以大無必大字。敗作失。必以明無必以字。○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者其甲乙猶不誹也。飾其無傷也者。孟子說齊宣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也。飾其無失也者。昔者公劉好貨。大王好色云云。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是也。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聽者自多而不得。注。自多自賢也。概平斗斛木。司馬貞曰。猶格也。管子樞言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

自勇之斷。之一作其。則無以其謫怒之。史記謫作適。○謫咎也。責也。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一本史記並毋作無。敗作失。

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繫一作擊。縻一作摩。史記作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繫排。索隱曰。韓子作擊摩。戰國齊策云。轄擊摩車而相過。注。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史記蘇秦傳云。車轂擊。人肩摩。言論說無所競爭也。

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然作迺。極騁作申其。○如是然後得申其驥足焉。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索隱引韓子。辭上有之字。

伊尹爲宰。史記宰作庖。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

彼有私急云云、人君私ニ是非爲サントスル事アラバ、説者必ズ公義ヲ説キテ公義ノ點ヨリ其實行ヲ强フベシ、又人君氣ヲ下シテ事ヲ爲サント欲シテ尙ホ其己ニ克ツ能ハザル場合ニハ、説者人君ノ美ナル點ヲ稱揚シテ、其爲サザルヲ非トシ、以テ爲サントスルトコロヲ爲サシメヨ。

其心有高云云、人君理想高クシテ實行及バザル場合ニハ、其過ヲ擧ゲ又ハ其罪ヲ見ハシ、其卑賤ノ事ヲ行ハザルヲ譽メテ漸次善ニ誘ヒ入レヨトナリ。

有所矜云云、人君自ラ己ノ智能ニ矜ル者ニハ説者直接ニ當面ノ事ヲ説カズシテ、類同ジキ他ノ事ヲ説キテ其參考トシ、材料ヲ我(説者)ニ取ラシメテ説者知ラザル眞似ヲ爲シ、人君ノ智ノ資本ヲ與ヘヨトナリ。

相存云云、國家無事ノ日ニハ、其名ヲ美ニスル説ヲ明ニ辯ヅテ、微カニ其事人君ノ私利ニ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説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少猶劣也。言所說之主。有私急之事。以公義示而自强之。其意固欲有下氣而從事也。然而其情不能已。是將有爲矣。未能克己者也。說者因曰。今以君之材之美。何不爲是事乎。不爲者孟子說齊宣王曰。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擧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多猶勝也。是志大而才短者也。所說之君好高。因爲之。若擧其過。若見其惡。而譽其不行卑賤之事也。蓋欲微誘內諸善道矣。

有所矜以智能。則爲之擧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一作欲。○矜以智能者。必驕而好勝也。故己爲智府。唯彼所取資焉。而不顯智能也。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內納也。相存之言謂國家無事。相恤問之謀也。司馬相如長門賦云。孔雀集而相存兮。注翰曰。存猶並也。善曰。說文曰。存恤問也。愚謂。相存言親睦也。故合並也恤問也之二義矣。合者鬼谷子云。忤合之合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是也。言國家無事之時。則宜緩謀。故以美其名之說。明辯之而暗合於陰情也。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危害之事。不可優游。故直斥瑕釁。而暗合於其私心所至患也。

リ、其ハ人君ヲ指スナリ。
論大人云云、說者人君ト卿大夫ヲ論ズレバ、人君己ノ意ヲ伺フト疑フナリ、細人ハ身分ノ低キ者ナリ、賣重ハ人君ノ權ヲ賣ルナリ。藉資ハ資本ヲ借ルナリ。
徑省ハ簡短ニ言フナリ、拙ハ史記ナドニ屈ト作ルニ從フベシ。
米鹽博辯ハ細事ヲ詳ニ論ズルナリ、多ハ多識ナリ、交ハ游ビ仲間又ハ話相手ニスルナリ。
略事云云、事ヲ大略ニ陳ブレバ、憶病ニシテ己ノ意ヲ十分ニ盡サズト思ハルトナリ。
廣肆ハ遠慮ナク陳ブルナリ。

其所不能已。史記止下有之字。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矣。閒候也。大人謂卿大夫也。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左襄三十年傳。大人之忠者。從而與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史記。賣重作鬻權。○疑爲細人賣上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史記藉作借。通。○疑借以爲己資。仲長統昌言云。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舊說。試含怒之淺深。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拙一作詘。史記作屈。說作辭。○徑省少言也。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史記米鹽博辯作汎濫博文。交作久。愚按。史記天官書云。其占驗凌雜米鹽。後漢書黃霸傳云。米鹽靡密。初若煩碎。是當時有米鹽之語。而史漢因之。後人讀韓子傳者。不知米鹽何義也。而妄改作之。○舊說。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斗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竟。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略者新序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陳。盡者周語云。齊國佐見其語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荀子解蔽篇注。廣讀爲曠。肆陳也。草野謂鄙陋。如今野樣也。戰國趙策云。臣南方草鄙之人也。倨不遜也。侮慢易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矜作敬。恥作醜。○所說所說之君也。矜自美也

彼顯有云云ハ、人主表面ニハ、其事ヲ爲セト命令ヲ出シナガラ、反リテ陰ニ他ノ事ヲ成サントスル者アリトナリ、譬ヘバ甲國ヲ伐タントストノ命令ヲ發シテ、實ハ乙ヲ攻メントスルガ如シ。

規異事云云ハ說者嘗テ或ル事ヲ規リテ畫策當リシコトアリ、人君之ヲ知トス、他日人君心密ニ謀ル所アリ、臣下ニ別ニ智者アリテ、君ノ意ヲ外ニ揣摩シテ之ヲ言フニヨリ、其事外ニ泄ル、人君必ズ說者之ヲ泄ストシテ、疑ハ說者ニ懸ルトナリ。

忘ハ亡ナリ、即チ無ナリ。

周澤云云ハ說者人君ト未ダ十分親シカラザルニ、其語知ヲ極ムル時ハ、其說行ハレテ功有レバ人君之ヲ德トセズ、說行ハレズシテ功無ケレバ疑ハルトナリ。

彊、止ハ說者人君ニ彊ヒ又ハ人君ヲ止ムルナ

彼顯有所出其事。乃以成他故。其事一作事而。○出出命令也。彼公然有所出命令之事。然非其本志也。乃今故成異事。蓋此竊有所志願。而待時者也。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無而字。○知內外之陰事。如此者身危。史記作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嘗爲規事而當。以故智其人也。他時彼有內謀。下適有智者。意度而得其情。事露泄於外。則必以爲己泄之矣。東郭垂知齊桓公將伐莒。桓公以爲管仲之類。事見管子小問篇。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忘上一有見字。史記忘作亡。通。○周周親之周。密也。孫子云。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澤恩澤也。渥厚漬也。說文云。霑也。極知謂致吾知也。如下文鄰人之父。即是也。言利不及。害來連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挑作推。○此下脫者字。毛詩載驅序云。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箋云。故猶端也。互相訓。是端亦可訓故矣。故事也。舊說。挑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史記貴上有夫字。無或字。彊以其所不能爲。史記作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以

名高ハ譽ナリ、卽チ利ヲ棄テ義ヲ尊ビ、以テ名聲ヲ博セントスルヲ云フ。

見下節云云、上文ノ如キ士ハ人主ヨリ原來下節ニシテ、卑賤ノ人ヲノミ相手ニシ、己ノ如キ理想高キ者ヲ相手ニシタルコト無キモノトシテ擯斥セラルルナリ。

收ハ收用ナリ。

心。可以吾說當之。言能知人主之心。以吾說當之。以愜彼意。是其甚難者也。凡說之難。正在於此也。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弃一作棄。○出猶處也。史記禮書云。孰知夫士出死要節。正義曰。出死猶處死也。所說之主。中心欲立名高者也。然說之以厚利。則彼見以爲下節而遇卑賤者也。如是者必棄遠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卽是名高文字。文選張景陽雜詩。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善注。楚辭云。攬騑轡而下節。見下節讀見其下節。非也。難言篇云。見以爲華而不實。正與此一例文。遇卑賤讀遇之以卑賤。非也。是與下文遠事情一例文。荀子以至卑遇至高同例字。下節應名字。卑賤應高字。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厚上疑脫爲字。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主。中心欲得厚利者也。然說之以名高。則彼見以爲無心而闊遠事情者也。如此者。必不收用矣。情猶實也。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史記陰作實。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史記說上有若字。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史記陰作實。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雖已愼言。而似若知陰事者。則人主疑是人儻泄陰事者矣。其身必危。

収利侵漁ハ利ヲ收ムルコト網ヲ張リテ魚ヲ取ルガ如ク擇ブコト無キナリ。

横失ハ横佚ニテ、縦横自在ニ意見ヲ逞ブルナリ。所説ハ吾ガ游説ノ目的タル人主等ヲ云フ。

挾懷也。藏也。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舊說。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言罔利而無擇也。商子脩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漁百姓。此民之蠹也。一口惑主。如出一口也。一口事詳內儲說篇。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

司馬貞曰。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凡人主之情。多端不一。爲人臣者。自負忠誠之心。欲直格非心。必不聽用也。夫抱道懷忠之士。心存乎治術。意在於喻君。故委曲切切。冀其覺悟也。是以有時汙卑。自清潔之士觀之。似若可羞也。雖然亦效忠之心有所不得已焉。讀者取其長可也。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是說難本於師說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吾智慧以說人主。是非其難者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史記能上有難字。非。○吾辯辭以明諭吾意於彼。又非其難者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失一作佚。○失佚古書往往通用。敢冒昧之辭。言敢言橫議逸馳。能盡其辭。又非其難者也。其所難者。正在下文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

主ハ他ノ强國ノ藩臣トナリ、而シテ其ノ執政ハ反リテ該國ヨリ封ゼラルトナリ。

主變勢云云ハ、人主重人ニ壅蔽セラレタルノ過チヲ悟リテ、之ニ委任聽從シタル勢ヲ變ズルニ至ラバ、前過ヲ以テ罰セラルル者皆是レナリ、此時ニ至リテ尚ホ故寵ヲ得ル者ハ十ニ二三無カラントナリ。

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史記蘇秦傳云。說魏襄王曰。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云云。臣竊爲大王恥之。物氏曰。相室國相也。蒲阪氏曰。秦策。平原君章相室諫公父文伯之母。正義曰。謂傅姆之類。鮑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此二說皆拘。八經篇。相室約其廷臣。內儲說篇。好外則相室危。亡徵篇。相室輕而典謁重。皆指執政大臣。卽國相也。剖符。孝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范雎傳云。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漢書敍傳云。與爾剖符。注。師古曰。剖符謂封之也。言主稱藩臣於强國。而臣之私封成矣。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詭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勢謂悟前過失。而變其勢也。言當世之重臣。今雖見用。主一旦覺悟。變前勢。則督其過罪。如此而得故舊之寵者。十中無有二三焉。固故通。戰國策云。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臣云云。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與此同文勢。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臣一作人。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

求索不得ハ人主ノ左右ガ修智ノ士ニ賄賂ヲ求メテ、然カモ之ヲ得ザルナリ。精辯ハ上文ノ精潔ト治辯トナリ。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周武王克殷。天下宗周。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清通。辯辨通。）治亂之功。制於近習。（亂疑辯之誤。）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姦臣當路于中。上塞主明。下廢循吏。）不以功伐決智行。（智智士。行修士。）不以參伍審罪過。（參伍詳解于揚權篇。姦劫弑臣篇云。因參驗而審言辭。）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通也。禮記。天下爲公。鄭玄曰。猶共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事任也。）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

於人ノ人ハ法術ノ士ヲ指ス。

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荀子云、能揜迹於文武。注、襲也。家語云。人主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萬乘大國。千乘小國也。韓子諱直指韓。故曰千乘。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荀子君道篇云。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愚謂此所云者。韓子述師說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程量也。說文云。品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白黑上下相反曰悖。上文人主之左右以下。人主篇有此文。然亦有異同。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精清通、修士多羞而自飭者。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舊說。智士不說。似闕文。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

國爲越トハ君自ラ國ヲ制スルコト能ハズ、猶ホ中國ノ諸侯ガ越ヲ制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同ジトナリ。知不類云云ハ、越ノ我ト類セザルヲ知リテ、己ノ國ノ我ト類セザルヲ知ラズトナリ。

禹苗裔之國。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曰者。中國之主云辭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失權則不能制其地。是與越一般。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知所不同類於我之越。而不知所不同類於我者。即是其國也。不察其類者也。知彼而不知此者。不察充義類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一無主字。○言地與城。未嘗沒淪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之下一有也字。○呂氏姜姓。齊者太公望呂尙之始封也。田氏嬀姓。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爲陳氏。後數十年。至于田成子常。弑簡公。立平公。漸大至于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爲侯。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姬晉姓。晉者周成王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晉世家。景公十二年。晉始作六卿。其後數年。分爲三。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今謂當時。指韓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太甲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桓譚新論云。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又潛夫論云。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八姦篇末謂所亡國二章。疑當在此。

其可以罪過云云、法術ノ士ニシテ罪過ニ託シテ罰スベキ者ハ、重人國法ヲ以テ之ヲ誅ストナリ。

借ハ言ヲ託スルナリ。

美名ハ名譽ナリ。

合ハ因ノ誤リナルベシ。

見功ハ現ハレタル功ナリ。

蒙死亡、死亡ノ禍ヲ冒スナリ。

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私劍引。公上有以字。○誣字置以字上看。

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佩文韻府豔韻私劍刺客也。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是下疑脱以字。逆逆於耳也。山氏曰。荀子知爲人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積功曰伐。借字置以功上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可上一有不字。非。○其有虛名者。以外國之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山氏曰。合當作因。姦劫弑臣篇云。因參驗而審言辭。不待見功而爵祿。見見糧之見。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他篇有載是句。人主篇作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和氏篇作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蒙猶昧也。冒也。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肯可也。或曰。乘當作乖。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過。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越夏

習故ハ昔ヨリ親狎シテ善ク知ルヲ云フ。

阿辟ハ一方ヲ庇ヒ一方ニ偏スル非心ナリ。

新旅ハ新ニ他國ヨリ來リシ者ナリ。

以歲數云云ハ、一年ニ一同モ王ヲ見ルコト難シトナリ。旦暮云云、重人ハ朝夕獨リ勝手ニ王ノ前ニ其言ヲ述ブルナリ。

又且習故。（習慣故舊。）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前漢末。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之類。）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干要也。）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比曲也。辟偏辟也。言欲格君非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一無信字。○近親近也。或曰。近依上文。當作所。）其數不勝也。（言彼我相計。其算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道從也。）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舊說。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

繩之外ハ削除セラレ斥ケラルルヲ云フ。當塗ハ政局ニ當ルベキ人ナリ。

因ハ當塗之人ニ頼ルナリ、訟ハ頌ニ同ジ、功德ヲ頌スルナリ。

爲之用ハ其爲ニ働クナリ。

爲之談ハ當塗之人ノ爲ニ游説スルナリ。

智法ノ士ハ重人ノ仇ナリ、重人ハ主君ノ爲ニナルトテ、己ノ仇ニナル者ヲ進ムルコトヲ爲サズ。

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舊說。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文選郭景純遊仙詩。長揖當途人。注。當途卽當仕路也。孟子云。夫子當路於齊。六韜云。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史記蘇秦傳云。今秦已當路。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諸侯敵國。內謂百官羣臣左右郎中也。是以以擅事要之故。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訟頌通。稱功美德也。三略云。佞臣在上。一軍皆訟。漢書云。賢良周護等對策。深訟莽功德。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舊說。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旣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郎中詳有度篇。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百家類纂。養祿作主情。合纂類語無也字。○談謂爲重人游說也。蘇代爲子之說燕噲之類。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智法之士者。當塗之仇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不能越四助之壅蔽而燭察邪臣之陰情。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弊當作蔽。下弊主同。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

謂ノ上ニ所ノ字ヲ補ヒテ讀ムベシ。

智術之士既ニ明且ツ察ニシテ、能ク人ノ私ヲ知ル、今其士ニシテ人君ニ聽カレ用ヒラレンカ、將ニ重人ノ隱セル情ヲ明ニシ、人君ヲシテ之ヲ知ラシメントスト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四

孤憤第九

楚辭王逸注。憤懣也。博雅云。盈也。舊說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合纂類語見作鑒。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謂上脫所字。言貴重之臣。如循上令案主法者。非吾所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舊說。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句。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舊說。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蒲阪氏曰。詩云。聽用我謀。能法之士勁直。句。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

韓非子翼毳卷第三終

羈之國者七百餘家。保棲守也。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閒。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曹君ニ告ゲタル語ハ鄭ヲ伐チシ時ノ語ナリ。

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周語云。敬其祓除。注。祓除猶埽除也。血食血祭也。說文云。血祭所薦牲血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革車兵車也。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疇騎二千。疇與儔同。楚辭王逸注。四人爲儔。六韜云。險戰之法。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齊語云。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管子中匡篇云。人與人相保。楚語云。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據此則疇是相與共保之義也。新序尹壽。荀子大略篇作君疇。疇・儔・壽三字通用。保褒通。鶡冠子王鈇篇云。疇合四海。以爲一家。是也。左僖二十四年傳云。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也。蓋指此疇騎矣。左傳云。紀綱者。六韜云。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是猶綱之有紀綱也。左傳作三千。韓子作二千。今依六韜二百騎一將。則是二千騎一元帥也。左氏作三千。恐非是。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擧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此伐鄭時辭。今誤爲一事。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汲冢周書。芮良夫云。無道左右臣乃違。注。違畔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

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離羣臣謂死也。）出入十年矣。（獻公死。羣公子或出或入。凡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嗣子奚齊悼子。惠公也。）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

誣ハ侮ノ誤ナリ。

虛言而輕誣强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戰國策誣作絕。實禍作敵。則危以下作必爲天下笑矣。○誣當作侮。音近故誤。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取城邑若拔樹木。故曰拔。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公子重耳獻公之子。重耳名也。獻公信嬖妾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又且殺羣公子。故重耳出亡。十數年反國。是爲文公。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曹君曹共公也。令重耳袒裼。而觀其狀。國語云。曹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釐負羈曹大夫。叔瞻鄭大夫。非曹臣也。事見左僖二十三年傳。蒲阪氏曰。叔瞻鄭文公臣叔詹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耳。喻老云。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云。叔詹曰。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賈逵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淮南作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

脅ハ此ニテハ肋骨ヲ云フ、重耳ノ肋骨相連リテ一枚ノ骨ノ如シト聞ケルヲ以テ、諜リテ重耳ヲ裸體ナラシメテ之ヲ觀タルナリ。

叔瞻ハ鄭ノ臣ナリ、鄭モ亦重耳ノ駢脅ヲ觀タルコトアリ、瞻、鄭君ヲ諫メタリ、之ト混ジテ誤リシナリ、此處ハ淮南子ニ釐負羈ニ作ルニ從フベシ、前文ノ與叔瞻ノ三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ヲ爲サシムルナリ。

信臣ハ使者ヲ云フ。

信意云云ハ秦ト和スルコトヲ緩クセヨトナリ。

作講于秦。○警飭戒也。楚王聞之懼。戰國策作大恐。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當時臣於楚。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鍊甲。戰國策作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簡鍊之兵。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戰國策爲一作幷兵。無楚字。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史記廟祠作禱祀。下文亦小異。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遽也。丹鉛總錄云。越絕糧告糴于吳。使素忠爲信云云。古者謂使者曰信。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戰國策作願大國遂肆志於秦。小爾雅云。肆緩也。廣雅云。信也。猶云展放也。言緩與秦和之事也。信申也。申亦緩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以上使者辭。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下路楚之北道。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史記此下有之行二字。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告一作伐。名上一有虛字。聽楚之

警公仲之行ハ公仲ニ行キテ秦ニ使スルノ用意

呂氏春秋云。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戶一作尸。○尸蟲出于戶外。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戰國韓策作秦韓戰於濁澤。下文亦有異同。○宜陽韓地。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史記韓世家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侈。愚謂侈朋字相似。有一誤耳。與國不可恃也。交與之國不足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戰國策作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當時張儀相於秦。因賂以名都。史記此下有具甲與之四字。○名都。戰國策注。都邑有聞於時者。愚按左莊三十三年。春城小穀。注。小穀齊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鹽鐵論云。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而南與伐楚。楚南方之國也。言與秦伐楚也。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戰國策。史記並是患以下作此以一易二之計也。○嫁害諸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公一作君。戰國策警作儆。和秦

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易牙桓公庖人。）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隰朋齊大夫。）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堅中內實勁直也。廉外外貌有廉隅也。）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管仲死當在居一年上。）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莅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堂阜齊魯境。）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管子小稱篇云。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守之室者圍公一室也。或以爲公守室名。周禮內宰注。守宿衛者。此謂非常宿衛之室。）

下不為用ハ下其命ヲ聽カザルナリ、其心不懼ハ鮑叔ノ心、事ニ臨ミテ懼レズトナリ。

自殰ハ自宮ニ同ジ。

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也。卽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一無此病二字。管子作疾。○卽猶若也。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鮑叔牙齊大夫。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鮑上一有夫字。悍一作捍。○上尚通。如上校之上。說文云。高也。悍如扞格之扞。彊禦也。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懼一作具。非。○臨事而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豎刁桓公內豎。名刁。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殰。二柄篇妬下有外字。殰作宮。○舊說。殰斷勢也。豕去勢曰殰。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曰上一有公字。公上一有衞字。○公子開方徐氏。故衞人也。管仲曰。不可。齊衞之間。百家類纂衞作魏。非。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

九合ハ糾合ニ同ジ、或ハ九タビ諸侯ヲ合スト說クハ非ナリ。

一匡ハ一ニシ匡スコトナリ、一タビ王室ノ亂ヲ正セリト說クハ非ナリ。

不內田成子者矣。至公至自齊之至。還也。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云。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愚謂田成子未列諸侯。不可稱寡人。顏涿聚齊大夫也。不可稱田成子為君。且齊景公遊於海事。見外儲說篇及晏子孟子列子。則說苑作景公為是矣。

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桓公僖公之子。名小白。九合諸侯。齊語。管子並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愚按九。鳩。糾通。莊子云。禹親操橐耜。以九雜天下之川。史記晉世家云。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注。糾收也。史記酈生傳云。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云。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據是九非九十之九也。九雜之九也。然則下文一匡之一。卽亦一統之一也。非一二之一也。一匡天下。論衡匡作正。為五伯長。五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秦穆公。管仲佐之。論語云。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桓公尊管仲。立為仲父。仲字。父男子之美稱。猶

田成子ハ說苑ニ齊景公ニ作ルヲ可トス。

奈臣有云云ハ臣下ニ國ヲ取ラントスル者有ラバ奈何セン、此ニ至ラバ君復タ此ヲ爲スヲ得ザラントナリ。

趣ハ促スナリ、至三日ハ國ニ還リテ後三日ナリ。

爲候。是夷地以六畜爲候。至於唐猶然。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一無下秦字。○以已通。擧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海上脫於字。奈臣有圖國者何。臣一作人。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援引也。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王子比干紂庶兄。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三之者言關龍逢・王子比干與顏涿聚三之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句。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

請期ハ由余ヲ暫ク引キ留ムルコトヲ先方ニ請フナリ。
諫ハ史記ニ閒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不遷云云ハ終歲一處ニ止リ、水草ヲ逐ハザリシタメ、牛馬半バ死シタリトナリ。

是哉。古公亶父聖呂牙。孟軻聖伯夷伊尹柳下惠。魯人聖臧紇。荀卿聖子弓。桓公聖管仲。穆公聖由余。可見聖此於事無不通之謂也。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謂通達之人。妄作肆蕩則倨慢。凡庸之徒。克己思道則事理得也。若夫後世字義乎。豈謂孔子之聖。時惑乎得失。被髮之人。適至乎堯舜哉。古之於聖也。猶今之於聰也明也。故莊周之書云。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周之言固雖不恭也。而勇義智仁之於聖。同爲一德。蓋有所傳矣。

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未下一有嘗字。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汲冢周書武稱解云。淫樂破正、武之毀也。而後爲由余請期。請緩留之期。以疏其諫。史記秦世家。諫作閒。是。穆天子傳云。道里悠遠。山川閒之。注。閒音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史記圖作虜。非。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史記史上有內字。藝文類聚二八作三人。非。韓詩外傳八作列。○楚辭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論語注。邢昺曰。佾列也。書傳通訓也。揚雄長楊賦云。掉八列之舞。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藝文類聚遷作還。非。○史記匈奴傳云。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今戎王不逐水草而遷徙。故牛馬半死。按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

其道ハ國ヲ得ルノ道ヲ云フ。

藝文類聚云。說文曰。蔣菰也。廣志曰。菰可以爲席。溫於蒲。大戴禮夏小正云。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前漢書禮樂志注。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山海經云。白菅爲席。王子淵僮約云。當編蔣織箔。額緣飾邊也。蒲阪氏曰。額帳額之額。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裾而無顏緣。宋策。宋王爲無顏之冠。注。冠不覆額。是額顏義同。

觴酌有采。說苑・博古圖並采作彩。○觴巵也。酌斗柄也。采文采也。

而樽俎有飾。樽酒器。俎載牲之器。此彌侈矣。而國淵鑑類函奢條人作周。說苑沒上有以字。○夏禹國號。殷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湯國號。

作爲大路。而建九旒。路一作輅。○大路玉路也。旒旌旗之垂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謂彫饕餮雲雷之紋。四壁堊墀。淵鑑類函奢條堊墀作四帷。○堊色土也。墀說文涂地也。徐曰。階上地也。西都賦云。玄墀釦砌。注。漆飾墀此。以白土飾墀也。

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淵鑑類函奢條知作好。少作侈。臣故曰。儉其道也。其指得字。言儉得國之道也。

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內史廖穆公臣。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匹也。是語見晏子春秋。今由余聖人也。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傳云。於事無不通之謂聖。此聖字本義。周官六德智仁聖中和是也。自有孔子之大聖以來。後儒殊崇聖字。終使聖字騰踴而貴無嘗矣。夫蒼頡之造字也。豈期於若

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簋一作塯。墨子同。○簋盛黍稷器。飲於土鉶。淵鑑類函奢條飲作啜。鉶作瓶。○鉶羹器。其地南至交趾。堯典云。申命羲叔宅南交。水經注引大傳云。堯南撫交趾。墨子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北至幽都。堯典云。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典云。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堯禪天下。淵鑑類函奢條禪作釋。下同。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財材通。削鋸修之迹。舊說。磨其斧迹。愚按淮南子剞劂無迹。人巧之妙。削鋸皆器名。考工記云。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鋸鐵葉爲齟齬。其齒一左一右。以片解木石。淮南本經訓云。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修字疑當在削鋸上。流漆墨其上。舊說。流布也。輸之於宮。路史云。削鑢修之迹。流漆其上。輸之宮寢。以爲食器。淵鑑類函奢條作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祭一作酒。說苑染作漆。淵鑑類函奢條作黑漆。縵帛爲茵。淵鑑類函奢條縵作繒。茵下有褥字。○通雅云。縵無文之帛也。周官卿乘夏縵。鄭氏曰。無緣也。茵蓐也。蔣席額緣。路史注。祭作食。茵作裀。額作頗。淵鑑類函亦作頗。○

其ハ智伯ヲ指ス。

常ハ大概ノ義ナリ。

策作曰夜期。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戰國策無趙氏字。無其字。○其指智伯也。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戰國策不疊智伯軍三字。非。韓魏翼而擊之。翼左右夾之也。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伯一作氏。而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戰國策無軍破二字。國分爲三。戰國策國下有亡地二字。無爲三二字。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戎漢時匈奴也。由余戎王臣。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言耳聞道之名。而未得目見道之形也。穆公德公之子。名任好。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一無常字。說苑作當何以。非。○檀弓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孟子云。人恆過然後能改云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朱注。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言願得聞古者人主得失其國。將何大率之以哉。常者不必之辭也。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常一作嘗。非。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

通用。

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戰國策明旦以下作智過出見二主。智過曰。不可。必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戰國策作不殺則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戰國策與其倒置。破趙國。因封二子者。戰國策無國字。因作則。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戰國策作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句。戰國策作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因更其族。爲輔氏。戰國策無因字。族作姓。句下有遂去不見四字。下文有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五十五字。愚按無孟談過智過於轅門之外之理。韓子爲長。○左隱八年疏云。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傍支別屬。則各自立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爲族。至於期日之夜。戰國

其行以下ハ智過ノ語ニテ、二君ノ容子ヲ言フ、矜高ノ二字當ニ其位ヲ易フベシ、行クコト高クシテ意畏ルルヲ云フナリ。

注戰國策作ノ作ハ衍文ナルベク、必不下侵字ヲ脱セリ。

視屬ハ注視スルコトナリ。

因朝智伯而出。戰國策無且恐以下九字。誤。○以已通。二君已變約之後。朝智伯。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晉語智過作智果。說苑作絺疵。○智過智伯臣。轅門。策注。以車爲門。而轅外向。智過怪其色。戰國策無怪其色三字。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戰國策無因字。君作主。貌作殆。君曰。何如。策注。君智伯。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戰國策此句作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其行以下智過之辭。其行矜而意高。當作其行高而意矜。矜畏懼也。方言云。秦晉或曰矜。或曰遽。周語云。昭明大節而已。注。節體也。二君固憚智過。故今卒有遽色也。君曰。戰國策作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戰國策無而以二字。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嚮饗通。受也。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戰國策作必不以下三十五字。作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蒲阪氏曰。焦氏筆乘。屬注

之君。戰國策此下有襄子曰諸四字。○潛行沒水而涉也。張孟談戰國策此下有於是陰三字。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戰國策齒上有則字。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戰國策作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戰國策亡上更有趙字。句下有矣字。淮南此下有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十一字。二君曰。我知其然也。戰國策無也字。雖然智伯之爲人也。戰國策雖然作夫。無也字。依上文有也字是。麤中而少親。淮南麤作粗。通。○詩大雅云。彼疏斯粺。箋。麤疏也。上文所謂陰疏也。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禍下一有也字。戰國策作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淮南作謀而泄。事必敗。○而若也。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淮南此下有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十三字。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或作二。戰國策作陰約三軍。無之反二字。與之期日。與上一有襄子二字。戰國策無日字。夜。策注。日既夜。遣孟談入晉陽。戰國策無孟談二字。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二君一作三軍。非。戰國策無二君之反四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戰國策無迎孟談而四字。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

乘ハ城ニ傳キテ攻ムルナリ。

亡ヲ轉ジテ存ト爲シ、危ヲ變ジテ安ト爲ス能ハズンバ、何ゾ智ヲ貴バント、コレ蓋シ古語ナリ。

失此計ハ上ノ降ラントト云フ計ヲ棄テヨトナリ。

潛行ハ水ヲ潛リテ行クヲ云フ。

質。杜質礎也。君發而用之。戰國策君作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戰國策作則有餘銅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戰國策句上有君曰善三字。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戰國策無果至二字。無之字。並非。○乘謂蟻傳而攻也。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戰國策無陽之二字。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巢一作窠。淮南作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戰國策大夫作卒。○羸瘦也。襄子謂張孟談曰。淮南此下有城中力已盡五字。下亦小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戰國策無羸恐二字。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戰國策。何國以下作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戰國策矣作士也。○此語見鬼谷子謀篇。古語。故曰臣聞之。國語云。王孫雄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無爲猶無益也。史記伍子胥傳云。俱滅無爲也。又范雎傳云。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言夫不能轉亡爲存。易危以安。則何貴於知矣。君失此計者。戰國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戰國策無試以下五字。非。見韓魏

餘地無シ。

荻蒿ハ草、楛楚ハ木、皆以テ矢ニ爲ルベシ。

箘簬ハ雲夢ノ澤ニ産スル美竹、勁ハ堅ナリ。

令舍ハ縣令ノ官舍ナリ。

柱質ハ礎ナリ。

庫不受甲兵。錢粟甲兵皆盈溢也。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上文乃召張以下百五十五字。戰國策作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藝文類聚子作安于。下同。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戰國策楛作苦。非。○荻蒿草名。楛楚木名。皆可以爲矢。牆之。戰國策牆作廧。○管子度地篇云。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音牆。有楛高至于丈。戰國策無有楛二字。高上有其字。丈下有餘字。藝文類聚作其高十尺。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簬一作簳、戰國策作簬。藝文類聚・淵鑑類函箭條並過作適。○箘簬美竹。出雲夢之澤。禹貢云。惟箘簬楛勁。增韻云。堅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戰國策作矢足矣。柰無金何。戰國策作吾銅少若何。○金所以爲兵器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戰國策子下有之字。公宮令舍之堂。戰國策堂作室。○令舍者縣令之舍也。後漢書光武紀云。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注。蔡邕光武碑文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而生。皆以鍊銅爲柱

藏於臣ノ臣ハ當ニ民ニ作ルベシ。

遺有奇人ノ遺ハ衍文、奇人ハ手明キノ人也。

錢粟甲兵一日ニシテ集リ、倉庫之ヲ容ルベキ

其城郭及五官之藏。戰國齊策云。五官之計。注。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正曰。注家謂此般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愚按莊子云。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寔倉廩。楚語云。於是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藏者。月令云。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戰國策君至以下作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山氏曰。臣當作民。〇淮南子。西門豹對魏文侯曰。今王欲為霸王者。臣故稸積於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一無遺字。是。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舊說。奇餘也。謂閒人。奇者羈。愚按莊子云。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又下文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史記平準書云。浮食奇民。慧琳一切經音義云。說文曰。繕補也。珠叢曰。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無所積儲之地。

陽規ノ規ハ當ニ親ニ作ルベシ。

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戰國策智伯下有說字。○戰國策注。蔡非趙地。皐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同。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襄子簡子之子。名無恤。智伯因陰約韓魏。戰國策約作結。將以伐趙。襄子戰國策襄上更有趙字。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百家類纂規作親。陰一作因。非。戰國策規作親。是。疏作疎。通。○張孟談襄子謀臣。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舊說。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戰國策措作移。今吾安居而可。趙之封內何處是可居。晉語云。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同文勢。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戰國策主作子。左傳閼作安。○簡主襄子之父。名鞅。大夫稱主。董閼于簡子家臣。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一作世。戰國策同。尹鐸作君澤。○尹鐸閼于之屬大夫。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云云。簡子誡襄子。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其餘教猶存。戰國策敎上有政字。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戰國策無而已矣三字。○策注。君謂襄子。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召作使。生作君。又作王。並非。無軍字。是。至作之。○延陵生趙氏臣。君因從之。君至而行

自强ハ自ラ强シトシテ矜ルナリ。

段鄭共叔段之後。徒玩反。然當作段。

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鷙一作鷙蝮。戰國策鷙作鷙。注引韓子作鷙。擊殺鳥也。喩其殘忍。漢書匈奴傳云。天性忿鷙。注。師古曰。鷙狠也。管子五輔篇云。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則以下戰國策作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戰國策無下與之。○爾雅云。狃復也。注。狃忕復爲。此言忕習前利而欲復爲也。又將請地他國。戰國策他上有於字。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戰國策作他國必鄉之以兵。如是戰國策作然則。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戰國策患下有難字。無其字。康子曰。諾。戰國策諾作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戰國策令作使。下同。縣作邑。下同。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戰國策宣子作魏桓子。○桓子魏侈之孫。名駒。趙葭戰國策注。魏人。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自若自好之自矜其强也。而外怒智伯也。如弗予。如下一有是字。戰國策作然則。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脫曰字。諸。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

赤地ハ地上ノ物全ク枯レテ復タ生ゼザルヲ云フ。

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史記而上有援琴二字。）一奏之。（之一作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藝文類聚起作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閒。（風俗通作伏於側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後漢書臧宮傳云。旱蝗赤地。注。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云。晉平公時。赤地千里。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周禮內饔云。犬赤股。疏。股裏無毛謂之赤。股非謂肉赤。此赤地亦同義。）平公之身遂瘙病。（風俗通作身遂疾痛。藝文類聚・淵鑑類函並瘙作癃。○瘙當作癃。淮南覽冥訓云。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注。癃病篤疾。周禮小司徒注。癈疾謂癃病也。）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風俗通聽作德。無不已二字。經亦無此二字。）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瑤智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范氏隨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欲上一有將字。○韓康子莊子之子。名虎。）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段規。戰國策注。韓人。姓譜。）

之精也。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鍇車軸頭鐵。竝鍇挾車轂也。揚雄羽獵賦云。蚩尤竝轂。本於是文矣。竝傍也。韻會俠字注。竝也。公羊哀四年傳注。滕薛俠轂。

蚩尤居前。玉海居前作竝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黄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荀子云。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越語云。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居前卽此義也。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淮南道原訓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山海經云。黄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

虎狼在前。史記黄帝紀云。教熊羆貔貅貙虎。

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騰一作螣。○郭璞曰。螣蛇龍屬。楚辭云。騰蛇兮後從。

鳳皇覆上。論衡鳳皇作白雲。

大合鬼神。風俗通此下有於泰山之上五字。○穆天子傳云。大奏廣樂。注。大謂盛作之也。

作爲清角。莊子天運篇云。北門成問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云云。建之以太清。愚謂太清蓋清角矣。

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後漢書儒林傳注無主字。足下有以字。藝文類聚同。是句下有乎字。○主君卿大夫之稱。非諸侯之稱也。戰國趙策。腹擊爲室章主君注。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愚按晉平公者伯主也。非若三晉之主。不可稱主君也。依上文無主字爲是。

平公曰。寡人老矣。

上有成字。○成一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文選注舒作攄。廣雅釋詁云。攄張也。遊仙窟注頸作頭。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論衡聞作吁。又作徹。風俗通·琴賦注並無之聲二字。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提一作捉。藝文類聚·淵鑑類函起下有焉字。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一本及史記·風俗通·論衡反下有坐字。論衡音作樂。師曠曰。不如清角。南都賦注。此句上有清徵之聲四字。○文選注引淮南許愼注云。清角絃急。其聲清也。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佩文韻府四支合作祭。論衡·藝文類聚·淵鑑類函並泰上有西字。玉海引梁元帝纂要云。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引韓子合上有作清角三字。○玉海云。大晟。樂書。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泰山東岳也。駕象車而六蛟龍。論衡車作輿。蛟作玄。玉海作交。○玉海引韓子注。載後漢劉昆傳注。上林賦注。郭璞引韓子云云。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瑞也。孔子家語云。山出器車。注。出銀瓮丹甑之器及象車。後漢書注。崔駰東巡頌云。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宋符瑞志云。王者至孝。則出象車。山之精也。愚按如張說。象車瑞物。非人爲之器也。顏延年馬賦云。代驂象輿。注引韓子·孔叢子云。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楚辭云。雜瑤象以爲車。是後世德不能致。以象牙飾其車。因謂之象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乘鏤象六玉虯。枚乘七發云。六駕蛟龍。楚辭云。駟玉虯。以乘鷖兮。蛟亦龍類。畢方並鎋。玉海鎋作轄。○淮南氾論訓云。木生畢方。注。畢方木

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上濱也。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自古云爾。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究遂竟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淸商也。公曰。淸商固最悲乎。樂書作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淸徵。公曰。淸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遊仙窟注作師曠曰可。援琴奏。古之聽淸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淵鑑類函鶴條聽作得聞。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淵鑑類函琴條引韓子曰。師曠鼓琴。有玄鶴銜珠於中庭。舞失珠。初學記同。而無失珠二字。○二八八隻二列也。穆天子傳云。爰舞白鶴二八。又云。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注。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集於郎門之垝。風俗通作進於廊門之扈。藝文類聚作郭門。論衡作郭門之上危。○集羣鳥在木上也。郎廊同。師古曰。堂下周屋也。爾雅云。垝謂之坫。疏。坫是堂角端也。愚謂形如𠆢謂之危。危星𠆢是也。蟹足曰跪。亦𠆢也。凡从危之屬有𠆢形。再奏之而列。風俗通列

公曰ノ公ノ字ハ衍文。

撫ハ師涓ノ手ヲ押フルナリ。

也。請復一宿習之。（論衡作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樂書諾作可。）因復畱宿。明日而習之。（樂書作明日報曰。習矣。）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說苑云。晉平公置酒虒祁之臺。施夷。樂書作施惠。注一本慶祁之宮。左傳虒祁之宮。杜云。地名。劉歆遂初賦云。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又水經注。斷梁城郎上虒亭。愚按虒有上下。猶屈有南北也。周禮陸音云。虒音夷。或字相似。或聲轉移。各有異同耳。○平公悼公之子。名彪。穆天子傳注。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酒酣（解見前。）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論衡以示上有奏字。○下公衍。）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師曠晉大師。字子野。）援琴撫之。（撫一作鼓。藝文類聚同。）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語云。平公說新聲。注。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撫按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從也。）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論衡此下有淫聲二字。樂書有也字。）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師延紂樂師也。與猶爲也。助也晉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並云。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靡靡謂財用奢侈。煎費靡爛也。周書云。商俗靡靡。列女傳云。桀造爛漫之樂。韓詩外傳云。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據是桀亦有靡靡之樂。則是靡靡非一樂之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及武王伐紂。（論衡此下有懸之白旄四字。）師

稅車ハ馬ヲ解キテ休ムナリ。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藝文類聚至作於。月令廣義至作宿舍。非。○濮水陳地。說文云。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文選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云。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史記李斯傳云。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夜分。蒲阪氏曰。荀子。以齊之分奉之。注。分半也。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王瓚詩養生論注引。聞下有有字。藝文類聚同。登樓賦注。鼓新聲作有鼓瑟。寡婦賦作鼓琴。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史記樂書無使人字。非。下同。○左右者旁鄉左右也。內儲說篇云。因問旁鄉左右。是也。言使數人問旁鄉左右鼓是聲者。悉白不有所聞之處矣。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旁鄉左右無有人鼓是聲者。而衛君之舍聞是聲焉。故曰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文選李善注引韓子。爲下有我字。○師涓衛大師。涓其名也。凡以彼輸於此之謂寫。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朝鮮版文選注靜作靖。今本・史記樂書並作端。樂書撫作援。○靜坐字袓。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

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馬以齒占歲故謂馬年爲齒。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疏。齒年也。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靈王共王之子。名圍。爲申之會。會一作命。非。○申之會在左昭四年。杜曰。申在鄧州南陽縣三十里。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舊說。輕侮之也。拘齊慶封。慶封齊大夫。中射士舊說。中射士官。有上中下。愚按此說非也。史記陳軫傳云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中若中謁之中。儀禮燕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中射士伍擧也。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左傳戎作仍。古今韻會扔字注。古今人表有扔君。集韻或作𢦒。亦省作戎。竹書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左傳作黎一字。史記楚世家。作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翟叛之。服虔曰。黎丘東夷國。蒐聚也。春獵爲蒐。竹書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蒲阪氏曰。申會在昭四年。乾谿之難在十三年。此云未期年。謬也。

輔ハ車ノ兩傍ニアリテ車ヲ夾ム木ナリ、或ハ車ヲ牙トシ輔ヲ頰ト解スルハ非ナリ。

居三年ハ後三年ナリ。

猶是ハ舊ノ如シトノ義ナリ。

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周禮有內府外府。皆掌貨賄之藏。馬猶取之內廏。而著之外廏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宮之奇虞大夫。輔兩傍夾車木也。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呂氏春秋高誘注。車牙也。輔頰也。左傳云。輔車相依。杜注。輔牙車也。蓋二子泥於前有脣亡齒寒之語。而爲此說矣。然非是也。虞虢之勢正是也。正讀若射侯中曰正之正。適當之意。猶恰也。物氏曰。後世俗書正是字祖。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句。而還反。處三年。一無反字。○公羊傳三作四。是也。古四字積畫。故誤。淮南子。還反伐虞。喩老篇。還反滅虞。公羊僖四年傳。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晉語云。居三年。注。後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剋。爾雅疏云。謂得勝之也。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穀梁傳注。范甯曰。猶是言如故。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公羊傳云。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

乘ハ四馬ナリ。

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楚子僭稱王。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亡忘通。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淮南子讎作欲禍。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獻公武公之子。名詭諸。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太王之子虞仲之後也。虢王季之子虢叔之後也。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荀息晉大夫荀叔也。杜曰。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我道。我一作之。將奈何。荀息曰。穀梁傳荀息曰下有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十字。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

世ハ子孫ナリ、後繼ナリ。

絕世之勢也。荀子彊國篇云。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周禮注。父死子立曰世。益稷云。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史記夏本紀殄作絕。呂刑云。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莊王之子。名審。與晉厲公厲公景公之子。名壽曼。戰於鄢陵。杜預曰。鄢地。今屬潁川郡。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史記高祖本紀云。酒酣。注。不醒不醉曰酣。一曰。洽也。司馬相如傳云。酒中樂酣。然酣戰言戰之半中也。司馬子反楚臣。名側。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左傳。淵鑑類函飲並作穀陽豎。呂氏春秋作豎陽穀。觴作黍。〇周禮內豎注。豎未冠者之官名。穀陽其名。子反臣。吳語云。觴酒豆肉。注。觴爵名。子反曰。嘻。史記廉頗傳注。嘻乃驚而怒之辭也。退。句。酒也。軍中禁酒故也。豎穀陽曰。非酒也。一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書五子之歌云。甘酒嗜飲。孔傳。甘嗜無厭足。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淮南子疾作痛。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曲禮云。其在東

韓非子翼毳卷第三

十過第八

（十過者蓋古語矣。奚謂以下。韓子傳而喩之也。）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劉勰新論云。小利大利之殘。說文云。敗也。）三曰。行僻自用。（僻偏僻也。）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周禮太宰。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又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傳音下有不已二字。）五曰。貪愎喜利。（愎戾也。）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過樂曰耽。）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內邦內也。）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

論上ニ當ニ不ノ字アルベシ。

及ハ當ニ乃ニ作ルベシ。

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山氏曰。論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爲外國所重者。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於上之上一作主。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及當作乃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親於貨財。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舊說。隳或本作墮。愚謂二字與惰通。○簡略也。上文云賦祿者稱其功。故功立者。是叔向爲大傅。晉平不失霸時事也。今則不然者。汎指六卿也。上請爵祿者田常事也。而末云此亡國之風也。則疑是當接孤憤篇今襲跡於齊晉之語矣。

韓非子翼毳卷第二終

外ノ下ニ市ノ字ヲ補フベシ。侯之ノ之ハ當ニ知ニ作ルベシ。

使羣臣行私財。 舊說。所以防七姦之威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 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舊說所以防八姦之四方也。法者言合吾法而不害也。○八姦止於此矣。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 一本所謂以下連接前非。 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 令其臣以外國之威。爲制於內。則是猶無有其國者也。 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舊說。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故不聽羣臣。 或曰。羣臣衍。 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 外下疑脫市字。 諸侯之不聽。 侯之之之當作知。 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 所謂以下二章。他章錯簡。疑當在孤憤篇所以謂齊亡者云云。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下。

明君之爲官職爵祿也。 此章一連接前非。 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 蒲阪氏曰。國語。叔向爲大傅。實賦祿。又云。公屬百官賦祿。注。賦授也。 是以賢者不

謁モ亦請ナリ。

言ヲ前ニ陳シ、罰後ニ從フ。

羣臣ノ上ニ不使ノ二字有ルベシ。

踰賞ハ當ニ偷賞ニ作ルベシ、賞大ニシテ功ト相得ザルヲ云フ、邑鬬ハ私鬬ナリ。

謁。不使私請。 舊說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 舊說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或曰。益當作易。聲之誤也。 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 任負也。言不當則罰。 不令妄舉。 舊說所以防三姦之父兄也。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言有一官掌之者。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 舊說。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據舊說則羣臣上脫不使二字。 其於德施也。縱禁財。 禁財備非常之財也。史記三王世家云。開禁倉賑貧窮。漢書賈損之傳云。費四十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張平子東京賦云。散禁財。薛注。禁藏也。 發墳倉。 墳倉大倉也。東京賦云。發京倉散禁財。墳京皆訓大。揚雄羽獵賦云。開禁苑散公儲。皆本於斯語矣。管子四時篇云。開九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舊說所以防五姦之民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 舊說所以防六姦之流行也。 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 踰當作偷。偷賞言賞賜不論功伐也。若是則有功者倦而怨矣。軍旅公。故不怠賞。邑鬬私故不赦罪。 不

注ノ威ノ字ハ蓋シ畏ノ誤ナルベシ。

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成姦之地也。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明一作命。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成姦之術也。此之謂威強。名目也。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威備戒也。易震云。畏鄰戒也。莊子達生篇云。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成姦之地也。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或曰。薄次甚者也。大使所黨國之使者也。大猶盛也。禮月令云。此月也。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之恐懼。成姦之術也。此之謂四方。名目也。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

壞ハ當ニ環ニ作ルベク、環ハ營ニ作ルベシ、營ハ熒卽チ惑ナリ。

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朝廷市井者地也。使勸譽己者術也。此一條文法。非他條例也。此之謂民萌。名目也。

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一無議以二字。○成姦之地也。○舊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也。愚謂。舊說是言得解矣。大抵人主宮闈深重。上下隔絕。獲親其面者。千中無一焉。就獲親之中。得接言談者。又百中無一焉。遇幸而得接者。面諛忌諱。然而人主怠於上。悠然不知求言。故雖有聰明之資。而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詩雨無正篇云。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能言卽能說也。巧言卽巧文之言也。如流卽流行之辭也。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此言所以爲流行之辭也。水形避高而趨下。人情去害而就利。今辯士爲姦臣說其主。示利於前而誘之。其勢不得不從。設害於後而懼之。其患不得不避。譬猶水下流而行也。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壞一作懷。○成姦之術也。○施屬虛辭卽巧文之言也。山氏曰。壞當作環。荀子云。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方按。荀子環營字之誤。營熒也。古書往往通用。環之爲營。說詳五蠹篇環私注。此之謂流行。名目也。

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

處約ハ自ラ謙卑シテ人ヲ喜バスナリ。

言事ハ姦臣ガ大臣廷吏ノ私事ヲ君ニ說キ、事成功有レバ君大臣廷吏ヲ賞ス、姦臣之ヲ以テ己ノ力ニ出ヅト爲シテ大臣等ヲ喜バセ、遂ニ大臣等ヲシテ君ヲ犯サシメ、以テ姦臣ノ奸作ヲ成ス。

以娛其心ノ四字ハ衍文ナラン。

吏。以辭言處約。處約未詳。舊說下屬讀。蒲阪氏曰。說疑篇。陰相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或曰。越語云。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注。約卑也。論衡骨相篇。秦王爲人云云。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始皇本紀。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謙卑言處己。卑約以喜大臣廷吏。而收取其心也。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成姦之術也。○姦臣爲大臣廷吏。說人主以其私事。而其事成。則人主爲之增進大臣廷吏爵祿。姦臣以是爲己力而勸其心。然後乃爲己使大臣廷吏干犯人主。成己奸詐。此之謂父兄。名目也。○公子側室大臣廷吏者。人主伯叔父。若同異母兄弟。故曰父兄。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以娛其心四字。疑衍文。與下文相涉而誤耳。此人主之殃也。成姦之地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成姦之術也。此之謂養殃。名目也。

五曰。民萌。萌與氓同。周禮。遂人致甿以田里。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智貌。如鄭氏言。則是民。謂國中士工商三民。甿謂國外田民。甿氓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散公財者術也。民人者地也。行小惠以取百姓。行小惠者術也。百姓者地也。使朝

二ノ皆ノ字ハ偕ニ同ジ。

化ハ主ノ心ヲ移スナリ。

側室ハ嫡庶ヲ問ハズ長子以下ノ者ヲ言フ。

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唯諾皆應辭也。唯速諾緩。孔子家語六本篇云。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史記商君傳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言人主之左右嘿嘿箝口。不陳是非利害。直徼志應答耳。先意承旨。觀貌察色。合纂類語作觀察顏色。以先主心者也。羣書治要。尹文子云。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云云。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下兩皆字與偕通。與衆俱進退。與衆偕應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成姦之地也。○一辭謂如出一口也。軌。邢昺孝經序疏云。兩轍之間曰軌。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然則軌是車廣之度也。言羣臣比周。言行同跡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之一作比。非。篆文似故誤。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成姦之術也。○化改也。言移主心也。此之謂在旁。名目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杜預左傳注。側室支子。公子母弟以下非嫡者。淮南子琴云云。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如後世王子公孫之稱。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成姦之地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前曰側室公子。此曰公子側室者。恐讀上文以爲側室之公子。故此倒置變文耳。收大臣廷

在同牀ハ君ト同牀ニ在ル人人ニ從リテ姦ヲ成スナリ。

孺子ハ妾ナリ。

便僻ハ宦官、好色ハ龍陽ナリ。

虞ハ娛ナリ。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從也。

一曰。在同牀。 合纂類語無在字。是。

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 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孺子宮人也。外儲說篇云。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便僻好色。 僻一作嬖。○便僻好色奄人頑童也。好美也。 此人主之所惑也。 合纂類語此作凡。○惑惑溺也。

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 醉上脫於字。 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虞娛通。或曰。退朝而居曰燕。外儲說篇云。易燕朝之處。是也。燕處不嚴恪。故易陳言。醉飽無後慮。故易求索。且此二次。人主亦輕受而難拒。三惑物乘是時而悲哀乞丐。靡不聽焉。姦臣因是三惑物。以爲成姦之地矣。戰國趙策云。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

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此所以成姦之術也。 此之謂同牀。 此姦臣所道之地。其名目曰同牀。各條先言地。次言術。後言名目結之。以下倣此。○孔穎達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舊說。優笑者謂俳優能啁笑者。國語云。優笑在前。賢才在後。上林賦注。俳優侏儒皆樂人也。周禮所謂夷樂者。 此人主未命

春風ハ恩惠ニ喩フ、大臣私恩ヲ以テ黨與ヲ得バ、君將ニ之ニ勝ヘザルベシトナリ。

心ハ木ノ心、國ニ喩フ。

根本ハ臣ノ姦邪ノ由リテ生ズル所ナリ、木乃不神ハ臣其勢威ヲ失フナリ。

水淸クシテ龍棲ム、淘淵ヲ塞ギテ其水ヲ濁サバ、龍其處ヲ失フ。

探其懷云云ハ大臣ノ實情ヲ探リテ其威ヲ奪フトナリ。

姦ヲ成スノ道八アルヲ云フ。

本喩君也。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枝大本小。末必折也。然一旦微風臻。則必將不勝搖動矣。此喩臣强君弱。末必亡也。然一旦大臣有私恩以爲春風者。則必將不勝劫奪矣。說苑云。吾不能以春風風之。吾不能以夏雨雨之。是春風恩惠義也。風俗通祀典云。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心木心也。喩國也。人臣行私恩。而君不勝。則將害于國矣。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公子既衆。宗室憂唫。衆公子枝也。宗室根本也。唫古吟字。歎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枝。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其其臣也。根本喩姦邪所由生也。神言威勢也。言禁其臣所以爲姦。則不能逞勢位也。或曰。神伸通。塡其洶淵。毋使水淸。塡塞也。洶涌也。楚辭云。聽波聲之洶洶。洶淵龍之所潛也。混濁其水。龍失其神。喩塡姦邪之處所。而不使匿也。探其懷。奪之威。探懷揣情也。奪威。三略云。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主上用之。若電若雷。電目不及於視。雷耳不及於聽也。言雖聰明人。而不能測知也。

八姦第七

凡人臣之成就姦私。必有所道而得之矣。其術有八種焉。各條先言姦臣所道之地。次言所以成姦之術。後言名目而結之。

弓ハ罰、棲ハ國、雄ハ君ニ喩フ、罰ヲ用フルコトヲ弛ムレバ一國兩君ノ勢ヲ成ス。

豺狼ハ貪吏、羊ハ民ニ喩フ、吏ノ民ヲ苦シメテ蕃息スルヲ得ザラシムルヲ云フ。

木ハ臣ニ喩フ、披ハ枝ヲ落スナリ、扶疏ハ茂ル貌ナリ。

外拒ハ枝ノ旁生スルヲ云フ、以テ臣ノ外ニ出ヅルニ喩フ。

毋施而弓。 而汝也。弓喩罰也。

一棲兩雄。 棲栖同。棲喩國也。雄喩君也。若讀其罰。則一國兩君。此句上置若施女弓四字看。

一棲兩雄。其鬬⿰口顏⿰口顏。 舊說。⿰口顏⿰口顏爭鬬貌。愚按。管子戒篇云。北郭有狗。嘊嘊且暮欲齧我猳。河渠書云。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顧炎武曰。崖當作岸。又按。楚辭九辯云。猛犬狺狺而迎吠兮。狺廣韻本作⿰犭斤。集韻本作啀。或作嘊。犬爭也。藝文類聚引魏略云。臺中三狗。啀喍不可當。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七卷啀喍。云犬鬬也。

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山氏曰。繁讀爲蕃息之蕃。舊說。豺狼喩吏之貪殘者。羊喩民。民羊皆可牧養者。故以爲喩也。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左傳云。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是晉獻公惑麗姬時。士蔿所作詩也。又詩衛風云。誰適爲容。適音的。無適從。言無表的可以從也。

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 舊說。木喩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者。喩數削臣之威勢。毋令太盛。扶疏枝葉盛貌。說文云。扶疏四布也。史記范睢傳云。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木枝扶疏。將塞公閭。 閭里門也。私義長而公道塞。

私門將實。公庭將虛。 重人之門多人。君上之庭無人。

主將壅圍。 微魚通押。或曰。圍圉字之誤。因以舊說圍圉也。爲倒置。皆非也。壅義見前。公道塞則上下內外之情不通矣。

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 舊說。拒謂枝之旁生者也。言數削臣之威勢。而不出於法外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 枝喩臣也。

內ハ入ルト言フニ同ジク、出ハ外ト言フニ同ジ、內索云云、入リテハ內ノ惡人ヲ探索シテ之ヲ去ルニ勉メ、出デテハ外姦ヲ禦グナリ。

虧ハ抑損スルナリ、摩ハ靡ニ同ジ、華ニシテ揚グルナリ。

若月ハ漸漸ニ虧クナリ、若熱ハ熱ノ手ヲ爛センコトヲ恐ルルガ如ク、少シヅツ益ストナリ。

置太子。禍乃無從起。人主好色者。大抵多內嬖孺子。臣下各黨其所事。而欲立以爲君也。故備國之危。恐身之殆。早立太子。而絕希望之心矣。危殆字。通言之。訓義相同。別言之。危以勢言。殆以形言。三守篇云。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是也。

內索出圉。圉一作圍。非。○入則索內宄。出則禦外姦矣。不言入而言內。不言外而言出。互文耳。禮哀公問篇云。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潘安仁射雉賦云。內無固守。出不交戰。是皆同文法也。應上文欲治其內。欲治其外之語也。索度也。秦始皇紀云。關中大索二十日。周禮方相氏以索室毆疫。說文云。索入家搜也。是索字內求之義也。圉禦通。詩小雅云。外禦其侮。是禦字外禦之義也。

必身自執其度量。度量皆不可借之物也。上文云執要執一。此云執度量。渾是一貫。我執一度。世間無限長短。無不可度者焉。我執一量。世間無限多少。無不可量焉。權亦然也。故云權云要云一云度量。

厚者虧之。薄者摩之。摩一作靡。○摩靡古通用。音眉。卽侈靡之靡。猶言華之也。管子侈靡篇云。富者靡之。貧者爲之。此百姓之怠生。是也。此言厚祿而侈者。虧而抑之。薄俸而儉者。華而揚之。虧所以作威也。靡所以作福也。此應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之語也。

虧靡有量。量謂中程也。多則概之。少則盈之。虧不內於法。盈不出於法。

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同謂一辭同軌也。

虧之若月。卒暴則生怨。故漸虧之。使不知矣。

靡之若熱。言小試之。恐其逼己也。靡有沸靡・煎靡・靡爛・漸靡四義。夫富華臣下。猶溫燖冷物也。不得其適則過於熱。過於熱則反爛其手矣。故漸富小試。若恐熱爛手也。

簡令謹誅。三略云。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簡猶慢也。山氏曰。孔子家語。慢令謹誅。誅責也。不必殺也。

必盡其罰。必盡言不借也。罰不必殺也。說見前。

都、家共ニ王公ノ子弟・卿大夫ノ采地ナリ。

代之ハ君ヲ弑シテ代ルナリ。

百乘之家賜者三。是也。雖萬乘之國。其地有限。雖一人之徵。受者無限。以有限給無限。自盡之道也。不節之則國用不足。故適其賜也。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

求益倒叶上賜。

彼求我予。假仇人斧。

應彼請謁。我輒許之。則彼漸長大。我彌消弱。如是刑德皆失。是譬猶借仇人利器也。

假之不可。

利器不可以借人。

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上設禁防。下將侵之。上下之欲相反如是。故一日百戰也。愚按。黃帝之言止於此。然路史黃帝紀載丹書。連下文下匿以下十六字爲經言。疑羅氏編纂之謬矣。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此所謂戰也。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寶一作人。非。○度量以公立。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以私具。

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

鋪四指曰扶。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下之欲私利也。無時已。故上苟忽於治。則得縱私利矣。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

左傳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有道之臣。不貴其家。

周禮朝太夫掌都家之國治。注。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三其字指己也。不過法制而逼己焉。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貴之富之之足句之辭。說見前。貴作威。富作福。威福俱備。劫弒之漸也。

備危恐殆。急

腓ハ脛後ノ肉、腓大云云ハ臣ノ權君ヨリモ重キニ譬フ。

虎ハ大臣ノ威ヲ爲ス者ナリ、爪牙ヲ藏シ、僞リテ狗トナルナリ。母ハ君ナリ。

狗ハ當ニ苟ニ作ルベシ。

聚ハ羣臣ノ朋黨ヲ云フ。

地ハ井地卽チ耕地也、適ハ節ナリ、地限有リ、賞賜スベキ者ハ限無シ、故ニ賜ヲ節ス。

母富貴其臣。而使貸之權柄。以逼於己也。

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專信一人。壅蔽之道也。壅蔽所以失國也。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 腓脛後肉也。舊說。臣重於君。難以爲埋。趣趨通。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左傳云。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 失神離勢位也。隨後將狙擊而食之也。唐類鑑引六韜云。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爲狗匿威也。外儲說云。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古人常以猛虎猛狗喩大臣之爲威者也。此言大臣之爲威者。藏其爪牙。佯爲平常狗矣。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蚤早通。人主不早禁。則大臣匿威者益甚矣。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母謂君也。○母慈子。君慈民。故以爲喩。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三守篇云。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也。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施如施胥之施。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 能施刑法。則大臣不能匿威爲狗也。守道篇云。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亘盜貞。亦此意。山氏曰。狗當作苟。

復反其眞。 言大臣不爲威。復歸其本色。

欲爲其國。必伐其聚。 論語云。能以禮讓爲國。皇疏。爲猶治也。國國都之國。非謂一國也。聚舊說。謂朋黨交結。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

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地鄙也。言井地之地。孟子云。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周禮司勳云。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注。賞地賞田也。適等也。節也。賜。難篇云。一朝而以三

累解ハ心身ヲ累ハストコロノ情欲ナドノ去リテ失スルヲ云フ。

內ハ左右ノ官、置而云云ハ其人ヲ官ニ置クモ己ノ實情ヲ吐露シテ親ム勿レトナリ、外ハ大臣ナリ、官置云云ハ官ニ別ニ一人ヲ置キ、專ラ監察ノ任ニ當ラシムルナリ。

刑名ハ當ニ形名ニ作ルベシ。

人ハ臣ナリ、貸ハ權ヲ假スナリ、逼ハ君ニ逼ルナリ。

地。是謂累解。 解叶音記。○莊子雜篇云。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又養生主篇云。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荀子富國篇云。和調累解。注。累解嬰累解釋也。素書云。絕嗜禁欲。所以除累。累生於私情。私情生於五官之欲。五官之欲因於有我。故無有我。與天地爲一。與天地爲一。心與天清。形與地寧。夫若是。故懸累釋然解散矣。

若地若天。孰疏孰親。 天地之於物。無有親疏。管子心術篇云。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聖人所應皆無心。故曰能象天地。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 內內官。左右郎中之類也。置而勿親。雖置其人。而不借誠情親昵之也。是乃無私也。如是則內肅。內肅則無社鼠之患矣。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 外外官。大臣從政者也。置若周禮大宰立其監。置其輔之置。官置一人。言官中別置一人。爲監察也。舊說。每官置一人焉。夫二人則爭官。非也。今先云官者。兼官吏言。非言曠官也。後云置者。明是別置一人也。

不使自恣。安得移并。 山氏曰。移并倒叶韻。移移主威也。并并主國也。不使踰禮法而自恣。如是則無國狗之患矣。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 舊說。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明主周密。故下不能得情。

周合刑名。 百家類纂周作用。非。○王逸楚辭注。周合也。刑當作形。

民之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 疑於此彼曰惑。以此道爲淺近。外別有所求。卽是大惑。

猾民愈衆。姦邪滿側。 去此取彼。則是非諂直皆相反。故所謂良民卽猾民。所謂方正卽姦邪。

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

ズ、臣ヲシテ獨リ其事ヲ爲サシメ、其功過ヲ斷ズ。

閉內扃ハ內情ヲ見ハサザルナリ。

從室云云、我ヨリ臣ヲ視ルノミニテ臣ヨリ我ヲ視ザラシメ、我心ヲ露ハサザルナリ。

一本參ノ字無キヲ可トス、咫尺云云、道ハ近キニ在ルヲ云フ。

及ハ善惡ニ應ジ刑賞及ブナリ。

一隅ヲ正シテ三隅皆正シ、卽チ四方皆正シキヲ云フ。

不神ハ心外ニ淫シ、其勢位ヲ離ルルナリ。

戰國策云。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注。義之謂其宜也。荀子王制篇云。以義。注。義謂裁斷也。獨爲猶專任也。言君不與制其宜。使臣專任其事。君因以斷之。所謂勞於索人。佚於使人。鶡冠子云。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是獨爲文字。

上固閉內扃。

扃關戸之木。喩內情也。術不欲見。故固閉。文子云。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

從室視庭。

我能視彼。而不使彼視我。易云。不出戸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是古人常以堂室門戸階庭。喩心術也。言姦人聞人主言語。察其情實。以是爲階緣。人主靈臺者也。故人主須謹愼周密。而不示其形也。

參咫尺已具。

參一無參字。

周書。太子晉云。視道如咫。注。咫喩近。愚謂。咫尺目前不下帶也。

皆之其處。

大學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戰國齊策云。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注。之猶於也。猶言目擊而道存也。

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舊說。閉內扃。閉心以察臣也。由內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寸曰咫。

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

舊說。所爲善惡。既各自成。

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規矩喩法度也。言法度既設。四方乃正。凡方物匡正一隅。則三隅皆正。淮南子云。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注。隅猶方也。李陵與蘇武詩。各在天一隅。蘇武詩。各在天一方。可見隅亦方義矣。八經篇云。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是亦方義。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不神謂心神外淫。離其勢位也。神不處。則七情代於內。故下因七情爲姦矣。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素問五運行大論。考建五常。注。考謂考校。左昭十五年傳云。言以考典。注。考成也。言其政事不當理。故下校成典常。

若天若

根ハ人君ノ心術、幹ハ國家ノ典法、制度ハ時ニ隨ヒ變更スルモ、人君ノ心術ト國家ノ典法トハ更革スル所無ケレバ、動溶シテ失ハズ、泄ハ當ニ溶ニ作ルベシ。動溶ハ人君從容閑暇ノ貌、改ハ人物自ラ化スルナリ。

上、政權ヲ臣ニ假サザレバ、民其慶ニ賴ル。

上、臣ニ事ヲ授クレバ、上干涉シテ宜キヲ制セ

比物者。算法云左右布置也。合虛者。算法云空行因乘也。此用字總是算法方程名義也。

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

根喩心也。幹喩法也。道之情不顯。故曰根。事之形可見。故曰幹。難篇云。法莫如顯。術不欲見。是也。文選景福殿賦云。隨雲融池。注。融泄動貌。夫世事有時轉移。故制有沿革矣。而若人君心術。國家通典。則有一定大經。而無變革也。譬猶木葉時彫。而根幹不改也。如是則動靜舉止不失時宜矣。易艮彖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山氏曰。泄當作溶。

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

之字足句之辭。無義例也。左昭二十三年傳云。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當言鸜鵒。而文句不足。故添之字耳。淮南原道訓云。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俶眞訓云。若夫至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溶從容閒暇之意。改化也。莊子云。處無爲而物自化。戰國策云。子胥入江而不改。史記作不化。可見改爲化矣。秦紀之罘刻石銘云。事無嫌疑。黔首改化。

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之字無意義也。言喜則怒可知也。言惡則愛可知也。許平仲曰。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

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句上一有故字。○喜惡者情也。情者官之欲也。心者身之君。而神之舍也。舍潔除無物則神處。神處之謂道舍。七情外入染心則道不舍。管子心術篇云。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莊子云。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周語云。內史過曰。拔除其心精也。又云。以惡實心。棄其精也。是皆一意耳。愚謂凡事關彼事。故心不虛。不關彼事。則是頓虛心。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

共制不共門之共也。寵寵賴也。幸甚意。風俗通十反云。亡者有靈。實寵賴之。言政多門。則下不堪命矣。君不與臣共制。其權出於一。故民得寵賴矣。

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

テ道トス、故ニ不爲始ト云フ、臣發明スル所アレバ、吾昏ニシテ是ニ進ム能ハズト言フ、故ニ惛惛ト云ヘリ、脣齒ハ聲ヲ發シ問ヲ出スニ言フナリ。

離ハ陳ナリ、臣自ラ其言ヲ陳ス、君就キテ之ヲ察ス。

是非共ニ湊ル、上之ヲ容ルト雖モ一一之ト同セズ。

有形ノ物ヲ陳シテ之ヲ比例シ、無形ノ數ヲ明ニシ、以テ之ヲ合スルナリ。

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

廣雅釋詁云。惛癡也。又釋訓云惛惛亂也。舊說。脣齒可以發言語也。愚謂。脣齒出聲發問也。人主以奈何爲道者也。若有問則不以一物挾心。彼先我隨。彼有所發明。我愈降心。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前言脣乎齒乎。後言齒乎脣乎者。一以諧韻。一以反覆。欲其以察微旨也。春秋繁露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焉。此之謂也。

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

左昭元年傳。設衞離服。注。離陳也。吾惛惛。故彼自陳其言。吾就以知之。

是非輻湊。上不與構。

要在中央。故是非一歸於君。若輻之湊于轂也。構讀若男女構精之構。羣言之來。雖盡容之。然亦不一一借誠而合矣。所謂信而勿同也。

虛靜無爲。道之情也。

虛靜無爲。不可形容。故曰情。

參伍比物。事之形也。

參伍比物。實事可按檢者。故曰形。逸周書常訓解云。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

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

荀子議兵篇云。欲伍以參。楊倞注引韓子作伍之以合參。顧寧人日知錄以作參爲是。愚謂皆非也。虛義爲長。楊升菴外集云。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荀注誤引。朱子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子中出也。楊愼之說是也。○參參錯也。伍交互也。比比類也。合偶合也。物有形也。虛無形也。言有形之物。參錯之。以比類相準。無形之名。交互之。以偶合可數矣。前漢書趙廣漢傳云。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春秋繁露云。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又云。比而偶之。弁合于其可數也。又云。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愚謂。漢書云以類相準者。此云比物也。漢書云不失實。春秋繁露云合而通之以下者。此云合虛也。陳列有形之實物。以比例之。著明無形之虛數。以偶合之。參者。算法云和加錯雜也。卽貴和賤多加少之類也。伍者。算法云互乘也。

ハズ、唯ダ物ニ同セズ、故ニ道通ジテ一タルヲ得。衡設ケテ輕重正シキハ、衡ガ己ヲ枉ゲテ物ニ就カザレバナリ、木ニ出入アリテ平ナラズ、繩ハ出入ニ關セズ自ラ正直ナリ。故ニ出入復タ僞ルベカラズ、樂器ノ和ハ宮商ニヨリテ定リ、大氣ノ乾濕ニ同セズ。

人ノ口ヨリ出スモノヲ我耳ニ入ルトナリ。

脣乎齒乎云云、君ハ虛心ニシテ臣ニ問フヲ以

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注。十三簧者。所以調聲律也。聲音從時氣燥濕。說苑奉使篇云。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

君不同於羣臣。六者皆致彼而不致於彼也。管子心術篇云。聖人裁物不爲物使。

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六者併第一節道而言也。出讀若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之出。言六者本同出於道。而分異其號耳。

道無雙。雙古雙字。如雙鴛鴦之雙。淮南原道訓云。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貴一作利。非。○六韜云。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又云。一者能獨往獨來。

道之容。君臣不同道。無形之形曰容。言道體君臣異所由也。

下以名禱。舊說。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一無也字。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以其所出於口。反以入之於我耳。管子云。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呂氏春秋審應篇云。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

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名。周禮序云。輔有三名。注。三名公卿大夫是也。位言公卿大夫士之所也。孟子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是也。分言卿有大宰・大司徒。大夫有小宰・小司徒。士有宰夫・鄉士之分也。辯別也。類言事義之比類也。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舊說。溶閒漫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矣。

脣乎齒乎。吾不

覈理ハ實事ニ明驗アリ、萬物ニ在ラザル無キヲ云フ、普至ハ水ニ喩ヘテ云フ。

羣生ハ萬物ナリ。

水ニ比シテ言フ、故ニ斟酌ト云フ、取ル所ノ大小ニ從ヒ、人物ヲ利スルニ大小アリ。

道ハ下流周遍至ラザル無ク、因循（自然ニ循フナリ）萬貯ス、命死スベクバ死シ、生クベクバ生キ、一定不變ニアラズ、皆時ト宜シクス。

參名異事ハ名ヲ正シ職ヲ分クルナリ。

通一同情ハ萬物皆道一ナルヲ云フ。

物ニ大小美惡アリ、道之ニ同セバ、或ハ大美ト一トナリテ小惡ヲ斥ケ、或ハ小惡ト一トナリテ大美ヲ斥ケ、復タ萬物ニ通ジテ一タル能

者覈理而普至。管子心術篇云。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又云。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道之在物曰理。明驗實事曰覈。普徧也。至猶流也。詩小雅云。如川之方至。徧流謂無所不施也。管子云。無形則無所位𧼮。無所位𧼮。故徧流萬物而不變。至於羣生。羣生諸生也。即謂萬物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淮南原道訓云。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云云。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普徧皆訓包。斟酌用之。大道若水偏流而與諸生也。故斟酌用之。小取小利。大取大利。百姓日用而不知。韋昭國語注。斟取也。酌行也。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萬物得之以盛。此道之功也。功成而不居。道者下周於事。百家類纂下作不。非。○周亦偏也。羣生斟酌。萬物皆盛。故曰下周。因稽而命。與時生死。生死倒錯。史記平準書云。以稽市物。注。李奇曰。稽滿貯也。而汝也。猶言其也。命天人之命也。時謂無常也。言道者下流周徧於萬事。因循滿貯。其命可以死則死。可以生則生。無常操焉。解老篇云。道盡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參名異事。參名督名也。異事分職也。通一同情。通徹也。通一者通萬一為一也。同情者同羣情為同也。賈誼新書云。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莊子齊物論云。唯達者知通為一。又云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子華子云。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言道德不同於彼。故善齊物矣。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和。爾

反ハ復、復ハ履ナリ、故ニ反ヲ履ムト訓ズ、形之理ハ人ノ大命也。督參鞠之ハ天人ノ道理ニ刑ルヲ云フ、其道理循環無究ナリ、故ニ終則有始ト云フ。

虛以靜後ハ當ニ虛靜以待ニ作ルベシ、凡人之患云云ハ君ノ臣ニ於ケル、其言ヲ聽クヤ可否ヲ問ハズ、皆之ヲ同クシ分別セズ、故ニ患生ズトナリ、端ハ言ヲ陳スルノ首ナリ。

信ゼザレバ臣下言ヲ進メズ、故ニ信ズベシ、而シテ可否ヲ別ケザレバ守ヲ失フ、故ニ同スル勿レ、若シ妄ニ信ジテ同スレバ、臣下比周シテ一ト爲リテ上ヲ欺カン。

危亡。世俗以姦智僞巧爲智巧。大智不智。大巧不巧。若禹之行水。墨子之爲輗。可謂誠大智大巧矣。豈所惡而去乎哉。此所謂智巧者。世俗之所謂智巧者也。故民人以是行於身。則多殃。主上以是行於國。則危亡。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天之道天之大命也。形之理人之大命也。詩維天之命箋云。命猶道也。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可見天道是天命矣。詩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復理履理也。論語克己復禮。漢書作履禮。可見反理是履理矣。

督參鞠之。終則有始。督考也。參錯也。鞠毬也。義取轉輾不可窮。故訓推也窮也。宋史徐禧傳云。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鞠督是也。督參鞠如儀刑式字。法言。天人之道理。不可推窮。如循環無端。六韜云。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山氏曰。有讀曰又。

虛以靜後。未嘗用己。以靜倒錯。言和而不唱。老子曰。不敢爲天下先。言不自我而始也。山氏曰。後當作待。主道篇云。虛靜以待令。

凡人之患。必同其端。人一作上。又作主。○舊說。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所陳。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詩巧言云。亂之初生。僭始既涵。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愚謂。鄭箋合是語矣。海篇云。端萌也。始也。首也。以詩之初生二字・始字・箋之萌字視韓子之端字。以詩之亂字視韓子之患字。以詩之僭字・箋之不信字視下文信字。以詩之既涵字視韓子之同字。以箋之王字視韓子之主字。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凡聽之道。不信則下不言。故可信。同則失守。故可勿同。若妄信盡同。則羣下一同合從矣。從猶比也。六韜云。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萬民句上更安妄信而同四字看。乃穩矣。下文毋弛而弓。一棲兩雄。與是同文勢。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老子曰。大象無形。

德

正ハ名ヲ正スナリ、與處之ハ事ト與ニ處ルナリ。

復修ハ反復シテ察スルナリ、言ノ當否ヲ知ラズンバ、官事ノ治否ヲ察セヨトナリ。

所生ハ賞罰ナリ。

智巧ノ人ハ常ニ有ラズ、官事ハ日常無キコト無シ、常ニ有ラザル智巧ヲ以テ常ニ有ル官事ヲ治メントスルハ、是レ常ニ行ハルベキコトニアラズ。

下不得不盡力於職事。所謂使名自命也。

因而予之。彼將自擧之。

因陳言當否。而予之賞罰。則善敗自擧。所謂令事自定也。尹文子云。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正其名。使與處之。又使事物自定。

上以名擧之。

君執陳言擧之。臣以陳言禱之。

不知其名。復修其形。

若不知其名。則覆察其官職之治否。復覆通。管子白心篇云。索其端則知其名。注。索端則名自形。端者言善敗之端也。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用其所生。謂用賞罰也。主道篇云。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即是所生文字。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

二者謂賞罰也。上文與二俱行之二也。言賞罰必信。下致實情貢上也。管子君臣篇云。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說苑君道篇云。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華子云。直言者直以情貢也。尸子云。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

謹修所事。待命於天。

事上文彼自事之之事也。言我謹修理下之所事其事。而待彼自命自定也。凡事之成否在於天。

毋失其要。乃爲聖人。

要在中央。固執之不失。此是難矣。衆人以爲世無聖人。執要不失。即是聖人耳。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

尸子云。執一之道。去智與巧。衆人以爲聖人智巧耳。吾所謂聖人者。去此二者也。

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智窮於所不知。巧窮於所不能。今官事常有。而智巧之吏不常有也。以不常有之智巧。欲治常有之官事。難爲繼之道也。故曰。難以爲常。

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

ヲ匿シ、上ノ好ム所ニ従ノ、故ニ事皆其宜キヲ失フ。

好生ハ婦人ノ仁ヲ云フ、因材ハ人君ノ材質ニ因リテ之ニ乗ズルナリ。

一ハ要ナリ、用一ハ要ヲ執ルナリ、以名云云ハ名ヲ正スヲ始メトストナリ。

采ハ文采、素ハ心ノ實情。

臣見其矜心。各匿本性。卑諂求容。故百事失宜矣。

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好矜其能者。必喜人佞己也。故稱譽過於實。而不自知。

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辯辯口也。惠慧通。小智也。好生謂婦人之仁。不忍姦佞之人。而赦其有罪者也。非謂尚書好生之德也。商子說民篇云。辯慧亂之贊也。慈仁過之母也。材質性也。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人主辯口則飾己非。故下莫獻否。俗智距規諫。故下不盡忠。不忍姦佞之人。而赦有罪。則威不立。故下易爲非。凡羣下之於人主。必因其材質而行焉。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以任人爲用。君上之道也。以自任爲用。臣下之事也。君臣失所宜用。譬猶磁石琥珀易地而置也。國是以不治也。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

用一言執要也。要在中央而不二。故曰一。用一者人主之事也。斯道以正名爲始。

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方面之矩曰正。長股短鉤之弦曰倚。徙言旋轉而不自知也。名者始也。物者末也。故守始正直。雖行千里。而其末一定。不倚靡也。始差毫釐。咫尺之際。不覺開張也。此語八字四韻。羣書治要。申子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藝文類聚。申子云。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故聖人執一以靜。

或云執要。或云用一。或云執一。皆變文耳。言聖人執此一道。虛靜以待令。

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解詳主道篇。羣書治要。尸子云。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佩文韻府一字。鄧析子云。明君審一。萬物自定。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舊說。采故皆事也。非也。采文采。對素字。故上文國故不治之故也。言人主炫其風采。下不陳情素。故韞其威神。下是以效情素方正。

因而任之。彼自事之。

彼一作使。○因其陳言而任之。

ニストナリ。左右亦賞罰ナリ、開門ハ虛心也、當ハ中央ニ居ルナリ、賞罰ノ法既ニ立ツヤ、虛心ニシテ公平ニ之ヲ用フト也。此不易ノ道ヲ去リテ他ニ求メズ、常ニ二卽賞罰ト相失ハズ相離レザルベシ。

上下各其道ヲ修メテ相犯サズ、是ヲ無爲ト云フ。

方ハ事ノ義ナリ、人君己ノ長ヲ見セバ臣其能

畏之罰。前見可欲之賞矣。鹽鐵論云。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左右陰陽也、亦喩賞罰也。不欲文露顯。故曰左右。開門謂虛也。當讀若當公而進之當。中也。賞罰既設。虛心而待之。不偏不倚。不私於愛憎也。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

勿變勿易。言此不易之道。勿去此道更求也。二謂賞罰也。權道不欲見示。故數變文。或云陰陽。或云左右。或云二。是欲使讀者思而得之耳。俱行不失不離之謂也。易文言云。終日乾乾。與時俱行。

行之不已。

如天行乾乾不息。春生秋殺也。

是謂履理也。

履行道理。而不止息。故曰履理。

夫物者有所宜。

磁石引鐵。琥珀吸塵。若各改錯。不引不吸。

材者有所施。

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此言賢智良能之可用亡論耳。雖凡夫愚不肖。亦各有所宜。邪佞亦各有所施。不可疾之弃之。而遺怨毒矣。

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

百家類纂下作一。非。○君上自有君上之道。臣下自有臣下之道。各修其道而不相關。是謂無爲。

使雞司夜。

司・伺・時・視四字通用。莊子云。見卵而求時夜。說苑說叢篇云。猶狗之吠盜。雞之夜見。文選擬今日良宴會詩云。譬彼伺晨鳥。善注。尸子曰。使雞伺晨。言使雞主伺見辰刻而時鳴也。司字自含伺・視・時之數義。雞之所栖曰塒。亦是義耳。

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張之象鹽鐵論除狹篇注引狸作猫。○狸善捕鼠。故名野猫。又猫一名家狸。性相類。故互相名也。爾雅翼貓條云。其色有似狸者。通謂之狸。說苑曰。騏驥騄駬。倚衡負軛。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然是羅氏以狸爲貓也。康熙字典事字注引叶疎語切。書上聲。言因天性而不誣能。則上佚而下不勞矣。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左閔二年授方注。方百事之義也。人主有所長。矜而自用。則羣

素ハ外素ナルナリ、無爲ハ己ヲ守リテ人ニ關セザルナリ。

官事ハ羣臣ニ在リ、權ノ要ハ人君ニアリ。

陰ハ刑卽罰、陽ハ德卽賞、道ハ負フ也、見ハ顯ハス也、聖人虛心ニシテ自ラ來歸シテ、我懷抱ノ內ニ在リ、人君則チ賞ヲ前ニシ罰ヲ後

曼根之曼。呂氏春秋云。靡曼皓齒。注。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言色食之二。所以養性者。而反害於性者也。食色之二患。在甚與泰。故去甚與泰。則全其性命矣。

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

權不欲見。素無爲也。

一本事文要玄並素上更有見字。非。○友生海鹽道紀曰。無爲不與也。猶言不關乎彼事也。守己之意也。非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之謂也。權者國之利器。不得已而用之。其術可祕與矣。是以貴我無形。故平素而清靜無爲也。賈誼新書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此篇首言天命與人命。次言食色。復次言權。其意深矣。夫人之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之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莫甚於權與食色之三焉。萬累紛紛。皆三者之餘耳。凡人之情。不能斷。也。唯聖人知能禁絕之。亦知能用之矣。此篇說所以用之之道也。然於三者之中。食色之於人。不待學而能之。其戒止於去甚去泰也。獨權者榮名利勢。其用甚廣矣。故以下專說權之道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事官事也。管子心術篇云。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素問天元紀大論云。至數之要。注。要樞紐也。莊子云。要在於主。詳在於臣。言官事之詳。在四面羣臣。權道之要。在中極君心。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權者國之樞紐。聖人固執守之。故四方來歸。若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舊說。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管子云。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呂氏春秋謹聽篇云。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因然而然。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

四海亦四方也。道猶負也。從也。見見於前也。陰陽喩賞罰也。大戴禮四代篇云。使夫自言之。陽曰德。陰曰刑。刑德賞罰也。言大虛合絡天地。以爲一裏。四海沌然。苞藏外球。一邊負陰。一邊抱陽。此喩聖人以大虛心待萬事。故四方來歸。四方既來歸。在於我懷抱之內。則後負可

大君ハ一本ニ人君ニ作ルヲ可トス。

揚ハ揚言シテ詳ナルナリ、權ハ賞罰ナリ、此篇人君賞罰ノ權ヲ操リ四方ヲ御スルノ術ヲ詳說ス、故ニ揚權ト名ヅク。

大命ハ然ル所以ヲ知ラズシテ然ルモノナリ。

曼理皓齒ハ美人ナリ。

非必能愛其君也。非必猶云不常也。言眞忠者鮮矣。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緣讀若緣木緣階之緣。言人臣將攀其好惡而陵之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大一作人。是也。人篆文作亢。形似故誤耳。

揚權第六

揚讀若颺言之颺。擧也。顯也。詩牆有茨云。中冓之言。不可詳也。陸音。詳如字。韓詩外傳作揚。揚猶道也。愚謂。道言也。揚字含此數義矣。權國柄。謂賞罰也。賞罰者利器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權不欲見。今此篇闡揚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四方之術。其擧示而道之也至詳矣。故曰揚權。

天有大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法言云。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有大命。此言人之所稟於天也。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六韜云。天有常形。民有常性。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春秋繁露云。人始生有大命。汲冢周書命訓解云。天生民而有大命。又常訓解云。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文選注引脆作膬。疾一作病。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理作服。非。捐一作損。文選注同。○脆。說文云。耎而易破也。史記刺客傳云。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枚乘七發云。飲食則溫淳甘膬。脆膬毳通。厚酒。前漢曹參傳云。參輒飮以醇酒。注。醇酒不澆。謂厚酒也。肥肉。孟子云。庖有肥肉。曼讀若

人者六人。韻會。房室曰內。周禮宮正注。分別外人內人。疏。內人謂婦女。

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宮割勢也。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豎刁易牙事見難篇。易牙。大戴禮保傅篇・論衡譴告篇並作狄牙。史記殷本紀云。母曰簡狄。索隱曰。狄舊本作易。又作逷。方按。書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爾雅釋詁注作逷。然是易牙古音狄。易之爲狄。猶剔之爲剃也。首子。揚子方言云。人之初生謂之首。詩云。建爾元子。傳。元首。

燕子噲好賢。子噲燕易王也。故子之明不受國。舊說。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簒。愚謂。明猶陽也。言子之陽爲不受國者。故子噲以子之爲若許由不受堯讓。而行禪讓之事。子之不辭而受。因以簒國矣。事見外儲說篇。

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惡讀若惡紫臭之惡。端情之首。猶言心緒也。人主不愼。眞情露顯。所惡的然。則人臣掩蔽心緒。佯爲己亦惡之矣。惡不特惡人也。凡人主所惡。至若忌蟲蛇。諱言白・畏震雷。厭臭穢之類皆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臣知人主實好。則不能者亦誣爲之。越多輕死。楚多餓人之類皆是。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資本價也。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呂氏春秋云。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于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借猶示也。人臣之情。

首子ハ長子ナリ。

子之陽ニハ國ヲ受ケズト爲ス、燕王噲之ヲ信ジ、國ヲ以テ之ヲ讓リ、己堯舜禪讓ノ美名ヲ有シ、且ツ位ニ在ラントシタリ、然ルニ子之讓ヲ受ケテ位ヲ簒ヘリ。

見惡ハ人又ハ事物ニ對シ、惡ミ嫌フトコロヲ示スナリ、端ハ情ノ首メナリ。

資ハ資本ナリ。

尸ハ一本戸ニ作ル、十過篇ニモ戸ニ作ル。

借ハ示ノ義ナリ。

後ニ漸ク他官ヲ侵ス、越職ヲ責メタルハ、預メ侵官ノ漸ヲ防グ所以ナリ。

任賢ノ賢ハ世俗ノ稱揚シテ賢ト爲ス所ノ者ヲ云フ。

沮云云ハ官事行ハレ難クシテ任ニ勝ヘザルナリ。

妬外ノ外ハ衍文ナラン。

至也。必先越其職分而後侵他官也。文字精密。讀者不匆匆看過。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月令廣義無一臣字。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不當言不當事也。守業其官。使羣臣守任事業己官職也。山氏曰。左傳云。臺駘能業其官。所言者貞也。易文言云。貞者事之幹也。言所言者貞正而幹其事也。謂堪能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謂世俗之所謂賢者也。非謂眞賢也。人主無識鑒。徒擧名譽之士。則有此患也。妄擧則事沮不勝。沮與阻通。孔子家語儒行篇云。阻之以兵。王肅注。難也。禮儒行作沮。言妄擧則愚不肖任官。故其事沮難。而不勝任矣。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要求也。謂徼射也。則是羣臣之情不效。舊說。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史記律書。雖妙必效情。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舊說。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說文云。異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淮南主術訓云。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齊桓公妬外而好內。十過篇無外字。百家類纂同。○左傳云。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

フルナリ。
專ノ守ハ衍文ナリ。

不當名也ノ也ハ當ニ之ニ作ルベシ。

覺寢云云、目ヲ閉ヂタルモ未ダ全ク寐ネザリシ時ユヱ、目ヲ開キテ悦ビタリトナリ。

侵官ハ越職ヨリモ甚ダシ、己ノ職ヲ越エ、然ル

以其事責其功。以其所授事責其成功。所謂操符者。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符契合。而賞罰生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奏作納。試作庶。孔傳。敷陳奏進。形名之學。蓋本於斯矣。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說音悅。下同。於字衍。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也當作之。昔者韓昭侯醉而寢。韓昭侯晉韓宣子之後。景侯之子。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淵鑑類函作寢覺。○覺目開也。寢臥而目閉也。言昭侯臥而未寐。故開目而喜。公羊傳云。寡人夜者寢而未寐。寢寐字義可見矣。問左右曰。誰加衣者。爲不知者問也。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罪謂責譙之也。非言殺也。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事者官中之任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職者官中之分也。典衣典冠。皆左右之所任也。一官而所職各異也。卽異事同僚者。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淵鑑類函寒下有也字。○侵官與越職異。侵之言浸也。凡侵官非暴卒而

徒用云云、刑若クハ德ノ一方ノミヲ用ヒテスラ尚ホ然リトテ、下文ノ二者兼用ヲ引キ起ス。

非失ハ有失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刑當ニ形ニ作ルベシ、人主云云形名ハ古語ナリ、言不異事ハ韓非ノ解釋ナリ、言不異事トハ、人臣言ヲ陳スレバ君之ニヨリテ事ヲ授ケ、其實效何如ヲ見ル、即チ言ト事トヲ合セ考

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左傳及史記無宋子罕劫君事。按內儲說篇云。皇喜遂弑宋君。而奪其政。疑是皇喜亦字子罕歟。然辭玉子罕者樂喜也。而弑君子罕者皇喜也。是適皆同名字。而樂皇二形亦若似然。故當時訛爲一人耳。亦宰予爲田常所殺之類也。田常徒用德。舊說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舊說。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之爲人臣者。之一作世。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擁壅通。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非一作有。是。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刑當作形。人主至刑名。蓋古語矣。言不異事也。韓子解之也。故云者分之。言人主將欲禁御姦邪。則審詳參合形與名者。使人臣所陳言與所爲事不異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以所陳言爲契。留之於我。而授事於彼。主道篇所謂執契者。專專字衍。若與事字形似然。故誤衍。

此ハ當ニ於此ニ作ルベシ。

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一無故字。）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使一作所。）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思綺堂文集猘虎賦注引者下有施字。無虎反之虎。）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舊說。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說。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大斗斛事見外儲說篇。）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簡公齊悼公子。名壬。田常齊卿田成子也。據下文。此字上當有於字。）故簡公見

亂ハ絲ノ紛亂セルニ喩ヘ、繆ハ絲ノ結ボレタルニ喩フ。

羨ハ有餘ナリ、法ノ外ニ出ヅルヲ云フ。

殆ハ危ナリ。

導ハ當ニ道ニ作ルベシ、從リテト訓ズ。

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說文。矯從矢。揉箭也。詰難也。矯上詰下謂奉法者强也。應篇首强弱語也。自法不阿貴至篇末。韓子陳己志而結一篇之意矣。治亂決繆。治古作乱。治・亂・繆三字皆取義於絲。言紛亂者治之。繆結者決之。繆音繚。絀羨齊非。絀黜音通。退也。羨餘也。言餘於禮法之外也。齊。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讀若齊之以禮之齊。非若非禮勿動之非。言不羨不非。如一字之平也。一民之軌。莫如法。軌兩輪之度。天下之所同也。厲官威民。退淫殆。山氏曰。論語云。鄭聲淫。佞人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說。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强而守要。結上文先王之所守要之語。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一無貴之之之。○貴明法有度之言。而傳之於後世也。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五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唐類鑑帝王部引作明王制其臣者。藝文類聚同。臣下有下字。○山氏曰。導當作道。從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

フ、外私ハ私ヲ斥クルナリ。
制不共門、政令ヲ出ダスコトハ君獨リ之ヲ爲シ、臣與ニセザルヲ云フ。
不勝ハ誅スルニ勝ヘザルナリ。
凹凸皆科ト云フ、高科ハ卽チ高キモノヲ云フナリ。
益ハ溢ナリ、古ノ權ハ五種アリ、物ノ輕重ニ應ジテ之ヲ用ヒタリ、故ニ分銅重ケレバ之ヲ減ジテ輕カラシムトナリ。

以遂令懲下也。管子無是語。威不貸錯。制不共門。管子作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上明法篇文。刑罰之威不假人。政令之出不與人。門謂所出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行道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邪不可勝誅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巧匠目視意度。不外於繩墨矣。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其巧如此。猶不廢規矩者。爲巧不可傳也。上智捷擧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禮王制注。比例也。法可常。而智不可常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舊說。科等也。削高等就下也。愚謂。凡物凹凸皆曰科。孟子盈科。易說卦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是凹也。說文科厄木節也。是凸也。科·瘣·魁通。爾雅云。瘣木。說文云。腫旁出也。陸德明云。木瘤腫也。科頭作魁頭可證。楚辭云。怨思陸魁堆以蔽視兮。注。魁堆高貌。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鈞而生衡。古者權有五權。非如後世往來以取中者也。故重益輕。益字从水从皿。盈溢也。重則溢之使輕。多則溢之使少也。故以法治國。擧措而已矣。是語明法篇文。孔子家語云。聖人明於禮樂。擧而措之而已。商子錯法篇云。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擧事而材自練。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

司南ハ羅針盤ナリ、朝夕ハ正斜ナリ。

過遊ハ法ノ外ニ出ヅルヲ云フ、私ハ私惠ヲ云フ

西易面而人不自知也。外儲說云。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

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崔豹古今注云。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設司南之制。愚按。司南如今南針盤也。舊說以爲司南卽指南車。非是也。鬼谷子云。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崔氏曰皆設云。之制云。鬼谷曰之車云。可見司南與車二物矣。朝夕。考工記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管子七法篇云。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注。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愚按。朝正也。夕斜也。晏子春秋云。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

是以下至制不共門。又引明法篇文。明法解云。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不爲惠於法之內。

明法解云。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偸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動無非法。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

遊外二字一作滅。管子作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遠斥也。

嚴刑所

直湊ハ眞直ニ君ノ所ニ湊ルナリ、單微ハ臣ノ勢寒微ナルナリ。

治不足ハ治ムルノ事少クシテ足ラザルナリ、即チ治ムルニ足ラズト云フコトナリ。

如地形トハ、道ヲ行クニ知ラヌ間ニ方角ガ變ズルガ如ク、君ノ知ラヌ間ニ臣漸漸其勢ヲ奪ヒ、君ニ迫ルナリ。即漸ハ一本ニ積漸トアルニ從フベシ。

易其辭。秦誓云。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說苑臣術篇云。反言易辭云云。如此者讒臣也。

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中。戰國策注。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官。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大事記謂此是時郎中職已親近。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直如考工記輪人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之直。淮南子原道訓云。然而趨舍指湊。後漢班彪傳注。直湊如輻之湊於轂也。抱朴子疾謬篇云。疇類飲會。或蹲或踞云云。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枉曲直湊。使人愕然。書洪範云。無虐煢獨。孔傳。煢單無兄弟。文選任彦升王文憲集序云。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注。單謂寒也。言君勢富強。則朝廷羣臣直指輻湊於君矣。羣下之勢單獨微弱。故不相踰越。各修其職也。或曰。湊猶進也。管子所謂直進之士也。單輕發也。列子所謂單至是也。謂率略之士也。微陋也。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言先王去耳目與慮。而任法數。故雖一日萬機。其治少不足。而日有餘暇矣。

上之任勢使然也。作爲不得不然之物而任之故然也。荀子云。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注。治不足言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尹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侵之言浸也。謂漸進也。如地形焉。言道路之勢。南鄕而往者。乍已乍未。委靡旋轉。行數百步之外。不覺子午易面矣。姦臣之侵陵其君。亦復如是。

即漸以往。即一作積。是。○管子明法解云。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賈誼新書審微篇云。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

先王之法云云ハ尚書洪範ニ見ユ、但文少シク異ナリ。

世治ハ當ニ治世ニ作ルベシ。

具以待使ハ意行チ具シテ君ノ任使チ待ツトナリ。

陰ハ陰謀、躁ハ多言ナリ、關ハ用フルナリ。

似者。故此數物皆擇斥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先王之法尚書洪範也。與今書小異。威者殺戮刑罰也。利者慶賞賜與也。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言無以私好惡人民也。古者世治之民。世治倒錯。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使。舊說。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使耳。蒲阪氏曰。孔子家語。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夫爲之人主。荀子注引無之字。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荀子注此下有也字。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舊說。飾觀則日視不得其眞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舊說。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要約勤也。中也。一也。言先王之所執守者不端多矣。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獨無敵之謂。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陰一作險。○陰陰謀也。或作險。險憸通。書冏命憸人。陸音云。利口也。躁多言也。論語云。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關預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進退得關其忠。注。翰云。關猶用也。尉繚子云。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佞口才也。言上因法數。則不得以詐術辯才而成其私也。姦邪無所依。依猶負也。遠在千里外。不敢

ト縁ヲ結バザルヲ云フ。

臣ハ韓非自ラ言フナリ。

危險之陂ハ危亡險陂ノ誤ナラン、陂モ亦平ナラザルナリ、此句ハ君ノ恐ルルトコロヲ伺察シテ、之ヲ威スヲ云フ。

數物ハ上ノ廉忠等ヲ指ス、此等ハ平易ナラザル時代ニ行ハルル説ニテ、先王ノ法ノ斥クルトコロナリ。

徒云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管子侈靡篇云。告堯之時云云。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足當作蹙。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舊說。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提衡謂兩兩相對如一也。八經篇云。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

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臣韓子自謂也。此蓋斥陳文子之等也。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斥師曠以琴撞平公之類也。

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

收取下民之心。以為聲譽。斥山成子之倫也。

離俗隱居。而以非上。

上一作主。

臣不謂義。

斥虞仲夷逸。於陵仲子之流也。

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

險一作嶮。陂一作詖。○陂不平也。伺察其主所慄難以恐之。蒲阪氏曰。險之當作亡險。亡字一誤為之。又誤倒錯。荀子險陂傾側。

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斥蘇張甘茂之黨也。

此數物者。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注。物猶事也。指廉忠仁義智也。古者謂仁義孝悌名目為物。

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險易之反也。荀子禮論篇云。所以持險奉凶也。注。險謂不平之時。簡擇斥也。禮王制云。簡不帥教者是也。不平易之世。不知虛名而尊之。先王之制。禁疑

弊ハ蔽ニ同ジ。

譽、非ハ人主毀譽ニヨリテ進退ヲ爲サザルヲ云フ。

明辯ハ明辨ニ同ジ、明ニ分別セラルルヲ云フ。

讎法ハ法ニヨリテ可否ヲ校定スルナリ。

令ハ使令ナリ。

入ノ字ハ衍文ナリ。

慼ハ戚ノ誤ナランカ、親戚ノ義ナリ、他國人

量功。不自度也。使法擇人。以官名擧人也。使法量功。按名督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管子作故能匿而不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管子作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管子作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辯辨通。故主讎法則可也。管子作主雖不自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以上管子明法篇文。○舊說。讎謂校定可否。管子讎作守。義不長。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質贄通。始爲臣時。所執以爲禮者。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令使也。賢者以下。韓子言己志如此。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言視皆公。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修飭也。淸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入字衍。疑救字之尾誤爲入耳。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弗一作不。○鏌鋣利劍名。傅體兵近迫膚也。考工記云。刺兵同强。擧圍欲重。重欲傅人。搏取也。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智一作事。非。故民不越鄕而交。無百里之慼。慼一作戚。○物氏曰。慼當作戚。親也。老子云。使民重死而不遠

託ニ寄食スルナリ。

家ハ卿大夫ヲ云フ。

小臣權家ヲ畏ル、故ニ唯ダ己ノ祿ヲ保タンコトヲ務メ、又交ヲ權家ニ容ルヽニ汲汲トシテ官ニ力メズ。

誤。

百慮私家之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今官職各私邪。徒屬人數雖衆多。豈所以尊君哉。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國重任物也。非一君之所能擧也。故與百官俱之。君倡臣和。而後擧之。今百官營私。不和於君。雖備具。豈所以任國哉。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託寄也。管子無是語。此是言當時韓王之勢也。管子云。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是謂託食之君。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管子作此之謂國無人。○此上韓王書。故變文稱臣曰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管子上廷作國。下廷作臣。言非朝廷空虛而無人也。三守篇云。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郞中虛而朝臣少哉。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管子作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卿大夫曰家。相交爲之詞也。遞相囑託。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管子作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小臣唯恐爲權家所中。故拳拳持祿。切切養交。如是者必進。能者負才氣。不諂於權家。故見退。此所以官失能也。蒲阪氏曰。墨子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佼。史禮書。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荀子。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管子無是語。此韓子諷韓王也。故明主管子作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

也ハ管子ニ從ヒ匿ニ作ルベシ、與ハ黨與ナリ。

蔽ハ主ノ明ヲ蔽ヒ、下ノ大過ヲ知ラシメザルナリ。

行私重ハ當ニ重ニ私行ニ作ルベシ。

能人ハ私人ノ誤ナランカ。

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 管子作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 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 管子則上有然字。作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比周以相爲也。 管子也作匿。是也。古文也匿同。似故誤耳。 忘主外交。以進其與。 管子作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譽稱譽也。房注是字上屬。非也。○與黨與也。 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 管子無是語。 交衆與多。 管子作故交寡者譽多。 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 管子過作姦。蔽下有主字。○言外內爲一。掩蔽主明多矣。 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 管子作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無功。 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 一無之所以三字。是。○舊說。見傷其類。故良臣伏也。 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 脫其字。 則姦臣進矣。 舊說。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 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 管子作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山氏曰。行私重當作重私行。 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 一字一作壹。管子作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詩東人篇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毛傳云。私人私家人也。是使用於百官也。能疑私字誤。私古作厶。能或作台。形似故

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齊荊可以霸。（釐下一有王字。無公字。）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所謂奉法者弱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舊說。營私于國法之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其務乖於所以爲治。故益亂弱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以一作于之上下四字。）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稱銓也。）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管子明法篇云。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自是以下。引明法篇。略有異同。今管子無審得失。加以羣臣之上字。以聽遠事字。又無主字。蓋此篇本所上韓王書也。韓子冀韓王悟用己。故據管子之語。閒亦嵌己言。以諷之矣。）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管子無於法二字。有矣字。）故官之失能

有燕無燕云云ハ、鄰國燕ノ助ヲ得ルト否トニヨリテ輕重ヲ爲セルヲ云フ。

魏ノ字當ニ衞ニ作ルベシ。

兵ハ魏ノ兵ナリ。

薊。注。今涿郡薊縣國都也。周禮士師。三曰國禁。注。國城中也。襲重也。讀若習坎重險也之習。揚雄城門校尉箴云。襲險重固。是也。以涿郡之方城。爲重蔽也。徐廣曰。方城屬涿。

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飾邪篇云。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

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舊說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安釐昭王子。名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舊說。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

攻盡陶魏之地。魏當作衞。飾邪篇云。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蒲阪氏曰。魏策。朱巳曰。東至陶衞之郊。注。衞在河淇之閒。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私謂獨專利也。孔子家語云。私千乘之魯。戰國策云。私商於之地以利也。孟子云。私壟斷。

攻韓拔管。舊說。管故管叔所都。戰國魏策。秦攻韓之管。注。後志河南管城。

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舊說。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而老。三略云。士力疲弊。則將孤衆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佩文韻府蔡字引韓子。蔡字屬上句。非。○史記魏世家云。右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

威行於冠帶之國。冠帶之國諸夏也。蠻夷被髮左衽。異於諸夏冕服采章。韓詩外傳。齊遣晏子使楚章。楚王曰。齊乃冠帶之國。穀梁哀十三年傳云。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是冠帶制度。皆受中國。故謂中國曰冠帶之國。

安釐死而魏以

奉法者ハ執政官ヲ云フ。

氓社稷ハ死ヲ云フ、亡ハ必ズシモ國ノ滅亡ヲ意味セズ、此處ニハ勢力ヲ失フヲ云フノミ。

襄王ハ昭王ノ誤ナランカ、國ハ都城ナリ、襲ハ重ニテ涿郡ノ方城ヲ以テ重蔽ト爲セルヲ云フ。

韓非子翼毳卷第二

有度第四

篇内有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之語。因以名篇。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奉法者弱則國弱。 奉法者謂執政官吏也。下文云。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飾邪篇云。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孔子家語云。孔子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物氏曰。奉法指君也。非也。强弱字本取義於弓。舊説。强不矯曲法從私。此一篇大意言人主擧有度若孫叔敖・管仲者而任之。若楚莊・齊桓則國富强矣。韓子冀韓王悟用己。故其言如此。

荊莊王幷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 荊楚也。莊王穆王商臣子。共王父。名旅。 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 舊説。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强弱故也。戰國魏策云。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注。凡言亡非必國滅也。

齊桓公幷國三十。啓地三千里。 齊桓公襄公子。名小白。啓開古通用。公子開方。作公子啓方。啓明作開明。微子啓作微子開是也。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 燕姫姓。召公奭之後。襄王疑昭王之誤。史記燕悼襄王二十九年。秦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以是知非襄王也。禮雜記云。封黄帝之後于

神聖ノ者ト雖モ罪有ルニ罰チ免ルベカラズ。

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畏。古文作鬼。从鬼頭。从爪。民畏之如雷公霹靂。左襄十四年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云云。畏之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雖神聖之人。不能以智辯貨賄解有罪也。尉繚子云。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故明君無偷賞。偷苟且也。猶云妄也。甲鑒云。人主不妄賞。不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百家類纂臣作名。非。墮一作隳。○三略云。善惡同則功臣倦。罰赦則姦臣易爲非。百家類纂臣作人。合纂類語非下有矣字。○禮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徼幸。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賞貴小。是賞下通也。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罰貴大。是罰上究也。近愛必誅。張之象鹽鐵論注。此句上有疏賤必賞四字。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翼毳卷第一終

增ハ附ナリ、事ノ來リ附クナリ。

言論ニヨリ之ニ職事ヲ授ク、事功ト言論ト符合スレバ賞シ、然ラザレバ罰ス、賞罰ハ必ズシモ爵祿誅戮ヲ云フニアラズ、褒稱譴責亦賞罰ナリ。

陳言ノ上ニ得ノ字有ルニ從フベシ。

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

增猶附也。增加而來附也。老子云。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管子心術篇云。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執其名務其應。呂氏春秋審應篇有此語。言人主以人臣所出之言。入之於耳。以其言爲之名。執其名責其實。當看不言字・審應字。

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契所執以責人者。符所兩相合以取信者。此喩下以其言授其事。以責其功也。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

言當則賞。不當則罰。稱譽喜笑。賞之屬也。貶毀怒頻。罰之屬也。此八者賞罰之分也。明君必先行其小者。而後及其大者焉。故賞不必爵祿也。罰不必殺戮也。二者皆非一頓而致也。今世讀韓子者不精密。以賞爲爵祿。以罰爲殺戮。輕弄利器。上滅國威。下誤蒼生。賞罰之義。豈不可察哉。周禮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說文云。罰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可見罰非遽而殺之也。

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

事上脫其字。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

周禮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禮曲禮云。齒路馬有誅。

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

陳上一有得字。

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

曖文選褚淵碑文。曖有餘暉。善注。曖溫貌。莊子云。曖然似春。楚辭云。揚雲霓之晻靄兮。韻會。藹音靉。靉與曖同。雲貌。言明君之行賞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其施之也若時雨降。

百

刑名ハ形名ノ誤ナリ。

壅ハ取リ圍マレテ蔽塞セラルルナリ。

義ハ私義、樹人ハ己ノ黨與ヲ朝ニ立ツルナリ。

德ハ恩德ナリ。

此人主云云ハ、臣下ニ借スベカラズ、君獨リ自ラ擅ニスベキモノナルヲ云フ。

不可量。深不可測。六韜云。夫王者之道。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同合刑名。刑當作形。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周禮注。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是也。謂治之於小。是以無賊。凡言誅言罰不必殺也。讀者察之。是故人主有五壅。壅讀若辟雍之雍。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佞臣爲一。四面圍遶。蔽塞主明。如辟雍之有水也。又培覆根本曰壅。佞臣立於本朝。葛藟相連。如環之周。如壁之币。是謂之壅。凡从雍字有圜周之意。臣閉其主曰壅。閉其一作先後。○以一人爲門戶。故見閉。臣制財利曰壅。不知務施樹德。故下爲之制。臣擅行令曰壅。不知威人心。故下擅。臣得行義曰壅。不知公私之分。故下得行私義。臣得樹人曰壅。不知主道而怠教居於上。故下得樹己黨。臣閉其主則主失明。明一作位。非。○失明則無以知下。臣制財利則主失德。失德則下無幸賴之心。臣擅行令則主失制。失制則無畏怖之心。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失名則官爵不尊。臣得樹人則主失黨。失黨則君孤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言不可借於人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老子云。清靜爲天下正。又云。三寶。一曰。不敢爲天下先。韓子學原於老子。故以靜退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

所以往ハ上文知其言以往ノ義、卽チ吾ガ道ヲ抱キテ一一羣臣ノ行事ヲ考檢スルナリ、柄ハ賞罰ナリ。

望、意ハ羣臣ノ覬心ト意慮トナリ、閉ハ謀慮ニ就キテ云ヒ、門ハ耳目ニ譬フ、人君謀慮ヲ密ニセズンバ、臣之ヲ窺ヒ知リ、耳目ヲ固クセズンバ、人君ノ好ムトコロノ聲色ノ樂ヲ以テ之ニ諂ヒ、遂ニ君ヲ弑シ君ニ代ルノ大姦、姦臣ノ羽翼タルヲ成ストナリ。

聞ハ閒ニ作ルベシ、窺フナリ、忒ハ君ノ祕密ナリ。

黨、餘、輔ハ姦臣ノ黨與ナリ、門ハ君ノ耳目、卽チ姦臣ノ聲色ノ樂ナドヲ以テ君ヲ攻ムル入口ナリ。

意度而中也。今去己智能而任羣臣之智能。故不能揣度也。

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 保保赤子之保。猶抱也。所以往者。上文知其言以往之以往也。稽考也。同檢也。言參合也。言抱吾道。一一考檢也。**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柄賞罰也。**絕其望。** 望一作能。又一望上有能字。並非。○舊說。杜人覬心。**破其意。** 乖彼所慮。**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 謹周密也。閉謂謀也。**不固其門。** 固不爲外拔也。管子心術篇云。門者謂耳目也。人主之心譬猶城也。耳目譬猶門也。姦臣以聲色百端攻之。**虎乃將存。** 姦人因機事之漏與君心之好惡。成其邪佞。故不周密謀慮。不貞固目耳。食人之姦將在於旁矣。**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事外也。情內也。指謀慮耳目而言也。申明上文。**弑其主代其所。** 其所謂人分位也。**人莫不與。故謂之虎。** 弑一作擅。代一作逼。**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 聞一作開。○側忒賊韻。爲姦臣三字衍文。忒匿通。隱情也。賊寇也。管子君臣篇云。古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此謂謀易漏。姦臣常存也。姦臣常欲聞君密謀。因以成私者也。故深警之。蒲阪氏曰。聞當作閒。外儲說篇右上。內閒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散其黨。** 嚴以威之。爲虎羽翼者散。**收其餘。** 餘謂小賊也。收取也。**閉其門。** 閉彼所攻之門。門君耳目也。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奪其輔。** 奪一作奔。非。○姦臣相依爲姦。猶車依輔。輔依車也。故分其勢。弱其力。**國乃無虎。** 國是以無大姦。**大**

以闇見疵ハ自然ニシテ疵無キヲ云フ。

見而云云、道ハ近キニアリ、然ルニ衆人之ヲ知ラズ、反リテ紛紛トシテ智ヲ用ヒ、有爲ヲ事トスルヲ云フ。

知其言云云ハ此實ヲ知リテ事ニ從ヒ、其常經ヲ易ヘズ、萬事皆此常道ニヨリテ往ケトナリ。

官有云云ハ百官中一人祕密ヲ知ル者アラバ、之ヲ他ニ漏ラサザラシム、此ノ如クナレバ萬事皆其情ヲ效ストナリ。

函掩云云ハ人君其行事ノ跡ヲ示サズ、其心情ノ端ヲ見ハサザレバ、羣臣其心事ヲ原(たづぬ)ルコト能ハズ、唯ダ己ノ情ヲ盡シテ事ニ從フベシトナリ。

意ハ人君ノ心ヲ度ルナリ。

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

虛靜無事。以闇見疵。

此喩不可見。老子云。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是天色。天本虛空。五色無主。得日光而明。失日光而暗。蒼蒼非正色也。闇實其色也。故天色曰玄。今此云虛靜卽滌除。闇見卽玄覽也。玄闇也。覽見也。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

道不下帶。常在目前。衆人雖常見。而視之不見。雖常聞。而聽之不聞。雖常知。而問之不知。此言爲之思之卽乖。形容其在邇也。見而之見．聞而之聞。不爲視字聽字看。

知其言以往。

知言。孟子我知言之知言也。言身之文也。出於口爲辭。辭爲是非。知斯術以從事矣。往行也。老子云。執大象天下往。易繫辭云。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勿變勿更。

不易常經。言不去此更求。

以參合閱焉。

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也。言萬緒皆由此常經之道而往也。老子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淮南原道訓云。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史記范睢傳云。闕閱其寶器。多於王室。

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

官有一人。非官中獨有一人也。言官中或一人知陰事者也。通猶漏也。官中或甲知陰事。己得聞之。則不使通漏於乙丙丁戊也。若乙知陰事。亦復不使通漏於甲與丙丁戊也。如是則萬物皆效實情矣。

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

一無掩字。○函掩匿如匱之覆物也。言韜晦吾形也。行事可蹤曰跡。心情之首曰端。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禮記云。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跡外也。端內也。夫水有原。人君心術亦有原也。今外內閉塞。無派流可以泝矣。鄧析子云。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管子云。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跡。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

意。君子善謀。小人善意之意。謂

敕ハ誡・勞・飭ノ義ヲ含ム。

有ハ己ニ取ルナリ。

師正ハ皆長ノ義ナリ、不賢不智ハ人主ニ言ヒ、賢智ハ臣ニ言フ。

道ハ虚ニシテ見ルベカラズ、用ハ無用ニ待ツテ用ヲ爲ス。

民震恐。內儲說篇云、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竦悚同。慧琳一切經音義、悚懼字書云、悚懼戰慄也。三藏云、梵文意取心驚毛竪爲懼也。

明君之道。凡言道者、有多種、非一也。單言道者、大約言常道致一者也。言某之道者、一一而殊也。如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是也。後言道者放此。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使人慮事、是則可之、非則不可。反覆盡之、當其可、乃因獨斷也。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敕一作効。○敕、說文云、試也。爾雅云、敕勞。注、敕者相約敕也。亦爲勞苦。釋名云、敕飭也。使自敬飭、不敢廢慢也。史記樂書云、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忠謂敕字含此數義矣。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廣雅云、取也。詩芣苢云、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一無子字、是。○名聲譽也。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一無上字、是。○周禮鄉師黨正注、師・正皆長也。師之言師也。正之言政也。是也。師非師弟之師也。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舊說、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也。人主之事、一日萬機、多端無數。唯此道一定不變。如機織之經也。

道在不可見。一本不提頭。○道玄虛。求乃不得。故曰在不可見。六韜云、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用在不可知。用謂可施行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故曰在不可知。淮南說山訓云、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又云、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

有常トハ一定ノ規則ヲ定メ、何人ニテモ之ニ從リテ事ヲ能クスルヲ得ルヲ云フ。

習常ノ習ハ襲ニ同ジ、重複ノ義、習常ハ常ノ又常ト云ハンガ如シ。

寂漻ハ形體無キヲ云フ、心ハ神ノ立ツ所ニシテ、然カモ方所無シ、無思無爲ニシテ動カズ。

明君無爲ニシテ羣臣ノ情僞悉ク分明、故ニ羣臣下ニ戰慄ス。

盡其武。一劍之任。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事也。智也行也勇也。人主不可無者也。慮之賢之怒之。有時所用。故不常之也。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己智。使下慮。則下困。困則益智。羣下益智以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蔽矣。去賢而有功。羣臣賢不肖得其實情。故有功。去勇而有強。任衆人之力。以道御之。人各自力。故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歲時之記月日之錄。志之典籍。開卷閲之。則愚不肖皆得能之。所謂常也。智者知之。而愚者不知。賢者能之。不肖者不能。不可謂常也。孔子家語云。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因能而使之。授官堪任者爲能。因而使之。是謂習常。習習坎。習卜之習。與襲通。重復因仍之義。單之反也。習常謂道法也。習常二字爲一箇常字解。猶言常之又常也。賈子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史記樂書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老子云。知常曰明。又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飾邪篇曰。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須熟看所引單字・復歸字・知常字・襲字而玩味文意矣。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漻寥同。老子云。寂兮寥兮。王注。無形體也。管子心術篇云。位者謂其所立也。其所者謂分位也。孟子云。子産曰。得其所哉。心者神之所立也。而無方所。此無位之位也。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也。○君之在於國都也。若心之存乎身體也。故治國之道。與修身之方一貫。修身在於靜心。治國在於無爲。以下文或自治國言。或自修身言。以其致一也。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乎一作於。○前論道。此言明君體道於此。有應於彼也。鄧析子云。掩目塞耳。萬

合セ檢スルナリ、無事ハ無爲ナリ。

歸之其情トハ事皆其本質ヲ見ハシ、僞リ飾ルコト無キナリ。

自將ハ將自ニ作ルベシ、雕琢ハ素ト相反ス、素ハ飾ナキ誠ニシテ、雕琢ハ外ヲ飾ルナリ。

表異ハ人主ノ情ニ因リテ容レラルルヲ求ムルナリ。

舊ハ故ナリ、故ハ巧又智ナリ、上ノ去好去惡ノ去ハ好惡ヲ示サザルヲ云フ、此處ノ去ハ之ヲ用ヒザルヲ云フ。

智行勇ハ何レモ人主ニ屬ス、人主智アリテ之ヲ用ヒズ、下ヲシテ其職分ヲ知リ、力ヲ用ヒシム、美行有リテ之ヲ示サズ、下ヲシテ其情ヲ盡クサシム、人主勇アリテ之ヲ用ヒズ、下ヲシテ其武ヲ盡サシム。

自爲形者。釋令事自定也。形名參同者。使名當其實。實當其名也。君乃無事焉者無爲也。歸之其情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管子云。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又云。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支耳目。而萬物情。呂氏春秋勿躬篇云。聖王之德云云。今日南面而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反情者見其本質也。

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

自將倒措。王氏合雅・張之象鹽鐵論注・淵鑑類函帝王總載並作將自。是。○雕琢務外飾也。君若欲人佞己則羣臣飾外諂諛。君若欲人莫違。則羣臣忌諱爲暗。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因上情求容也。齊桓妬內豎刁自宮之類。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謂不示也。好惡情之見於外者也。素。戰國策示情素注。素愫通。誠也。莊子云。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樸。近是意也。

去舊去知。臣乃自備。

六反篇云。觀其行必求其功。則虛舊之學不談。鹽鐵論云。文學桎梏於舊術。管子心術篇云。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言虛素也。淮南原道訓云。不設智故。注。智故巧飾也。俶眞訓云。不以曲故是非相尤。注。曲故曲巧也。愚謂故即舊也。言人主不取舊術曲巧之說。則虛談之士不妄言矣。

故有智而不以處。使萬物知其處。

其處猶言己分位也。無爲而使下知其職分。上自用事智。下乃因上爲事。不歷習官事。故無能知其分位矣。

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

不見其賢。而觀下情態也。有行者或矜莊。或嚴恪。或溫厚。或淸潔。人主有此美行。而無御下之術。則下因飾其行。以適上意矣。故爲人主者。不顯示己行。還觀臣下之所因。以察其情矣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

萬物、道ニヨリテ生ジ、是非、道ニ總ベラル、故ニ萬物之始、是非之紀ト云フ。

守始ハ道ヲ體スル也、道ヲ體スレバ虛靜、虛靜ナレバ明、明ナレバ物自ラ應ズ、故ニ能ク萬物ノ源ヲ知ル、紀ヲ治ムレバ是非井然タリ、功過ノ由ル所皆知ルヲ得ベシ。令ノ字一字衍文ナラン。

有言云云ハ、人臣言ヲ上ニ陳シ、人主之ヲ收ムルヲ云フ。有事云云、官事ニ任ズル者ニ就キテハ、其言ニヨリ其實ヲ督ス、乃チ言實ノ當否自ラ見ハルルヲ云フ、形名參同ハ上文ノ名ト形トヲ

道者萬物之始。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管子心術篇云。虛者萬物之始也。羣書治要尸子云。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愚謂。曰道曰虛曰神。渾是一物。未始有分也。

是非之紀也。 是非事之名目也。管子云。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鶡冠子泰錄云。理者所以紀名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又孝行覽。而萬事之紀也。注。紀猶貫因也。禮樂記云。中和之紀。注。紀總要之名也。周語云。紀農。注。紀猶綜理也。正字通云。己篆作王。古紀字。网目之縷也。象錯綜形网目所結處。愚謂紀字舍此數義。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 守始謂體道也。體道則虛靜。虛靜則明。明則物自來應。故知萬物之源。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綜理名目。是非井然。故知功過之所繇也。所謂操陳言責實也。

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 揚權篇令作使。○虛靜不關於彼之謂也。管子白心篇云。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明主者南面而正。淸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史記晉世家云。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

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之正。 之一作者。非。○己虛心則知彼胸臆之情僞。己淸靜則知彼舉止之正邪。情正皆本質無飾之謂也。

有言者自爲名。 人臣陳言於上。則人主收其言。故曰自爲名。

有事者自爲形。 有任官事者。按其名督其實。能罷當否自效。故曰自爲形。

形名參同。 爾雅云。檢同也。轉之相訓。同亦檢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同字有是二義。

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有言者自爲名者。釋令名自命也。有事者

ナリ。君ノ威ハ人ノ魂ノ如シ、赦死宥刑ハ魂ノ外ニ散リ、久シク遊ビテ歸ラザル如シ、故ニ威淫ト云フ。
偏威ハ君ノ威散ツテ臣ノ威成ルヲ云フ。
城市ハ内外ヲ云フ。
黨與ハ己ノ臣屬、士卒ハ國ノ士卒ナリ。
四從ハ藉威城市以下ノ四事ヲ言フ。

蓄養也。盡之以法。以法盡下智力。質之以備。設備質下疑似。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舊說。淫散也。周禮注。鄭司農曰。淫陳也。楚辭云。魂兮歸來。不可以久淫些。王逸注。淫遊也。威者君之魂也。赦死宥刑。是猶魂外散而久遊也。故曰威淫。淫字含陳・久・遊・散四義。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偏一作偏。非。○舊說。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藉借通。戰國策云。叢藉其神。城市言內外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黨與屬官也。臣謂私之也。士卒謂車乘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不得借威。故無私朝。不得臣士卒。故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貸一作貨。○舊說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舊說。四鄰之國爲私交。或曰。從恣也。四從者藉威城市一也。臣士卒二也。私朝交三也。府庫私貸於家四也。不載奇兵。奇兵謂非常之兵器也。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傳遽皆驛車。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虞度也。

主道第三

篇內用韻。蓋古語而韓子述之矣。

外ハ疏外シテ斥クベキヲ云フ。

以類ハ此類ナリトノ義ナリ。比ハ視ナリ、中比云云ハ中比ニ之晉齊、下比ニ之燕宋ニ作ルベシ、上中下ハ時代ヲ以テ云フ

相之後主而隆家。（後一作管。管猶專也。隆下一有國字。非。○八經篇云。家隆劫弒之難。）此君人者所外也。（舊說。君當疏外斥遠之。山氏曰。外言出奔他國也。下終於外同。依下文舊說似是。者下脫之字。）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脫也字。）主勢之隆也。（荀子臣道篇云。君者國之隆也。爾雅疏。山形中央蘊聚而高者名隆。君勢似是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議謫也。議之於此。而得之於我也。）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終於外言如魯昭公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如晉。在乾侯數年。遂薨于乾侯也。）此君人者之所職也。（職一作識。○管子心術篇云。世人之所職者精也。注。職主也。）

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從由也。當殷之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春秋之時。諸侯地方過周制。周室遂卑。）晉之分也。（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三分晉國。）齊之奪也。（陳恆弒簡公。）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燕有子之之亂。宋爲子罕所奪。）皆以類也。（或曰。以一作此。○皆以此類也。或曰。類擬也。以人臣博大富強擬於君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比猶視也。中下脫比之晉齊。下五字。）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

愛臣ハ左右ノ人臣ナリ、人臣ハ大臣ノ誤ナルベシ。

主妾ハ妾ノ尊キ者ヲ云ヒ、無等ハ正夫人ト尊チ争フヲ云フ、或ハ夫人(主)ト妾トニ分ケテ見ルモ亦通ズ。

臣聞ハ古語ヲ述ブルナリ、聞之モ亦同ジ。

願大王熟察之也。自非賢聖。莫之能聽用者。

愛臣第二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愛臣左右嬖臣。舊說。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貴一作擅。位一作命。並非。○人依人主篇當作大。孤憤篇云。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戰國秦策云。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主妾無等。必危嫡子。舊說。主謂主室。又謂宗主。愚謂。主猶尊也。如史記蘇秦傳主父主母之主也。稽康釋私論云。主妾覆醴。以罪受戮。列女傳云。主妻淫僻。賈誼新書云。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山氏曰。袁盎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是山氏以主妾爲二。亦通。漢書外戚傳云。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等補里反。叶下子。兄弟不服。服鼻墨反。叶下稷。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凡臣聞。聞之云者。皆稱古人之語也。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與是語同。君曰國。大夫曰家。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

倒於心ハ至言ヲ聞キテ心ニ悖ト爲スヲ云フ。

于死而陳於市。董安于趙簡子臣。陳於市事見左定十三年傳。宰予不免於田常。宰予田常事見史記弟子傳。然當時訛傳也。爲田常所殺者。齊公子陽生之宰闞止。字子我者。非孔子弟子也。宰予適同字。故訛傳耳。常我相賊事見內儲說。又見左哀十四年傳。云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云云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司馬貞索隱已辯之。亦宋張淏雲谷雜紀論之詳矣。略云。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無辯。曾參殺人。眞可畏哉。方按。劉勰新論九流云。縱橫者闞子。注。闞止名子我。齊大夫。善於兵也。據是闞止縱橫兵家。亦非庸人也。然新論疑僞書。注亦膚淺不足信也。范睢折脅於魏。范睢秦相。折脅事見史記范睢傳。此數十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難言一作不少。非。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至言言至情不諱也。史記商君傳云。至言實也。忤逆也。孔子家語云。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倒者所謂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者是也。悖字古籀作𧦝。故曰倒也。言上下顚倒。白黑錯謬也。非賢聖莫能聽。

公叔痤惠王ニ公孫鞅ヲ國器ナリ大ニ用フベシト云ヘルニ、王其言ヲ以テ悖ト爲シテ聽カズ、鞅遂ニ秦ニ入ル。

胣ハ腸ヲ刳クナリ。

穽於棘ハ棘刺ノ中ニ陷ルコト テ、古ノ刑ナリ。

浮ハ沈ムナリ。

射ハ音タク、礫ニ同ジ。

侯。武侯使ニ人召レ之。吳起至ニ於岸門一止レ車而望ニ西河一泣數行而下。其僕謂ニ吳起一曰。竊觀ニ公之意一視レ釋ニ天下一若レ釋レ躧。今去ニ西河一而泣何也。吳起抿レ泣而應レ之曰。子不レ識。君知レ我而使ニ我畢レ能。西河可ニ以王一。今君聽ニ讒人之議一而不レ知レ我。西河之爲ニ秦取一不レ久矣。魏從レ此削矣。按抿同。枝解謂レ截ニ其四支一也。

公叔痤言ニ國器一反爲レ悖。

公孫鞅奔レ秦。

同書云。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レ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ニ社稷一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レ國聽レ之也。爲レ不レ能レ聽。勿レ使レ出レ境。王不レ應。出而謂ニ左右一曰。豈不レ悲哉。以ニ公叔之賢一而今謂ニ寡人必以レ國聽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ニ於秦一。反覆也。悖惑也。乖也。言ニ上下反覆相惑一也。詩桑柔云。匪レ用ニ其良一覆俾ニ我悖一。惠王之謂也。

關龍逢斬。萇弘分胣。

關龍逢夏桀臣。桀爲ニ酒池一。關龍逢進諫。立而不レ去レ朝。桀四而殺レ之。見ニ韓詩外傳一。蒲阪氏引ニ希姓錄一云。潛夫論作ニ豢萇弘一。周敬王大夫。刳レ腸曰レ胣。萇弘事見ニ內儲說篇一。

尹子穽ニ於棘一。

尹子不レ知ニ何人一。穽ニ於棘一者。陷ニ於棘刺之中一。易坎卦係用ニ徽纆一寘ニ于叢棘一。穽坎也。大學衍義補制刑獄之具引ニ坎上六程傳一云。以ニ其陷之深一。取ニ牢獄一爲レ喩。又云。臣按。坎爲ニ刑獄一。荀九家易坎爲ニ叢棘一。前漢翟方進傳云。莽盡壞ニ義弟宅一。汙ニ池之一云云。至ニ皆同レ坑一。以ニ棘五毒一並葬レ之。蓋古有下設ニ此刑一者上矣。

司馬子期死而浮ニ於江一。

楚有ニ司馬子期一。中山有ニ司馬子期一。浮ニ於江一子期未レ知レ孰。蒲阪氏引ニ焦氏筆乘一云。古人多ニ倒語一。以レ浮訓レ沈也。愚按。藝林學山引ニ墨子一曰。西施之沉。其美也。又修文御覽引ニ吳越春秋逸一云。吳亡後。越浮ニ西施於江一。

田明辜射。

田一作レ開。○田明不レ知ニ何時人一。或曰。過秦論齊明是也。射礫古音通。射釋並羊益反。又音適。適音摘。摘音礫。轉相通也。荀子正論篇云。斬斷枯磔藉靡。解詳ニ內儲說篇辜磔一。

宓子賤・西門豹不レ鬪而死ニ人手一。

宓子賤孔子弟子。名不齊。西門豹魏武侯臣。二子死ニ人手一事未レ聞。

董安

伯里子ハ百里奚ナリ。

轉鬻ハ轉轉シテ賣ラルルナリ。

收泣ハ涙ヲ揮フナリ、爲秦ハ秦ニ取ラルルナリ、枝解ハ四支ヲ截ツナリ。

而歎。故囚之於牖里之庫。集解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蒲阪氏曰。翼侯・史策鄂侯・淮南息侯・蓋一人也。晉世家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鄂。正義曰。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弑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是爲鄂侯。據是翼鄂蓋一邑。呂氏春秋。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淮南淑眞訓。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比干紂之諸父。直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乃遂殺之。刳視其心。

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

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云。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穀梁二十六年云。曹殺其大夫。傳言。大夫也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爲曹羈崇也。

伯里子道乞。

穀梁僖三十三年傳百里奚。釋文百本作伯。百里奚道乞。蒲阪氏曰。鄒陽書。百里奚乞食於道路。山氏曰。見修務訓。

傳說轉鬻。

伯里子秦穆公臣。傳說殷高宗相。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支得之。獻諸繆公。文子微明篇云。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日知錄引王逸九思云。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賣音鬻。是轉鬻者百里。而非傳說也。鬻或音築。蓋與版築相涉而誤歟。轉鬻轉移賣鬻也。論衡云。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愚按賣儥通。周禮司市徵儥。陸音云。劉音育。

孫子臏腳於魏。

孫子齊軍師也。魏將龐涓嘗與孫子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臏刖也。去臏骨也。

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

收一作大。卒一作或。並非。○博雅云。收振也。愚按振揮也。又按文選洞簫賦擊涕抆淚注。抆亦拭。疑收抆相似誤。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

有湯ノ有ハ助語ナリ。伊尹庖廚ヲ以テ湯ヲ干スコト當時ノ傳說ナリ。

至ハ當ル、得ルノ二義ヲ含ム。

說而匡圍之。孔子狀類陽虎。匡人以爲陽虎圍之。孟子云。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云云。孔子兼之。是仲尼善說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管夷吾字仲。齊桓公卿。始管仲事公子糾。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送于齊。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三君。吳・匡・魯之主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湯殷王號。詩文王篇云。有周不顯。傳云。有周周也。疏。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伊尹湯相。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乃。公羊宣八年傳云。乃者難也。僅。文選歎逝賦注引國語賈注。僅猶言纔能也。何休公羊傳注。僅猶劣也。勤用力意。言至於斯而湯始乃劣知其賢。而任用之。言知賢而用之之極難也。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荀子正論篇云。不知逆順之理。大小至不至之變者也。注。至不至猶當不當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理奚由至。注。至猶得也。必至之至。含此二義。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紂殷王受也。文王西伯昌。紂諸侯也。文王說紂事未聞。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腊。說文曰。乾肉也。比干剖心。梅伯醢。史記殷本紀云。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辯之疾。幷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殊釋文學ハ言語ノ修飾ヲ去ルナリ。

鄙ハ野鄙ナリ。

時ハ適當ノ場合ニト云フコトナリ。

道ハ言フナリ、法ハ法ルナリ。

誦ノ義モ亦史ノ如シ。

以此ハ上文ニ言ヘル如キ理由ニテト云フコトナリ、不信ハ法術ノ士ノ言ヲ信ゼザルナリ、小者以下ハ法術ノ士ノ被ルベキ患害ヲ云フ。

當時謂浮華者曰史。**殊釋文學。**殊絕也。釋棄也。**以質信言。**信一作性。非。○質。左成十一年傳云。齊盟所以質信也。管子小問篇云。質信極忠。史記張釋之馮唐傳云。具以質言。注。質誠也。**則見以爲鄙。**鄙與都對。今諺所謂野樣也。**時稱詩書。**時如易艮彖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時。謂無常也。書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周禮。時見曰會。注。時見者言無常期。可見時字與常字反對矣。禮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言當其可稱詩書之時而稱之。如孟子因梁惠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而應之引稱詩靈臺書湯誓之類也。**道法往古。**周禮訓方氏云。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注。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禮曲禮云。必則古昔。詩烝民云。古訓是式。傳。訓道。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則見以爲誦。**周禮誦訓注。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詩桑柔誦言如醉。鄭云。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是誦義亦如史矣。**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言大王若以上文所謂者。不信術士之言。則其術士。小者被毀訾。大者患禍及其身。說難篇云。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同是義。大小即厚薄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姓伍。名員。楚人也。子胥父曰伍奢。楚殺伍奢。子胥因亡事吳王闔閭。闔閭死。其子夫差代立。用太宰嚭計。許越平伐齊。子胥諫弗聽。信太宰嚭之讒。賜子胥屬鏤之劍。**仲尼善**

メ察スルナリ、親近ハ人ニ迫ルナリ。人情ハ人ノ意中ノ事ヲ云フ。

譖ハ人ヲ愬ヘテ之ヲ非ルナリ。

纖計小談ハ計算ヲ以テ財利ノコトナドヲ言フナリ、具數ハ算數ノ誤ナルベシ。

近世ハ俗ニ近キナリ、不悖逆ハ人君ノ心耳ニ逆ハヌナリ。

詭ハ反ナリ、譔ハ多言ナリ、詭譔人閒ハ人情ニ反スルヲ云フ。

捷敏辯給ハ辯說敏捷ニシテ窮ラザルナリ。

史ハ史官ナリ、浮華ニシテ實寡キヲ云フ。

也。言伺察冀中也。孔子家語云。佐之徼其志。注。徼射其志。親近迫切也。

探知人情。 探一作深。○探如探鳥卵之探。人情言他人之內實也。

則見以爲譖而不讓。 譖一作僭。○譖愬也。疑彼譖人而己欲代之。

閎大廣博。 百家類纂閎作宏。通。○史記鄒衍傳云。其言閎大不經。中寬曰閎。

妙遠不測。 如鄒衍談天之說。

則見以爲夸而無用。 夸大言。

纖計小談。以具數言。 百家類纂纖作家。非。○管子五輔篇云。纖嗇省用。史記貨殖傳云周人既纖。注。纖儉嗇也。計。漢書東方朔傳云。敖書計。注。計謂用算也。小談謂財利運籌瑣猥之言也。莊子列禦寇篇云。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注。細巧入人爲小言。具疑算字之誤。具或作昇。算或作筭。相似故誤耳。世本。黃帝時隸首作算數。以算數言。與下文以質信言同文法。

則見以爲陋。 荀子云。少見曰陋。

言而近世。辭不悖逆。

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 近世近世俗之言也。此云世下文云俗互文也。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云云。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不悖逆不悖逆於心耳也。生生活也。荀子云。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言而遠俗。詭譔人閒。 詭詐也。反也。譔多言也。有度篇云。陰譔不得關其佞。易繫辭云。譔人之辭多。人閒。孔叢子陳王涉章。願以人閒近事喩之。此言不近人情。若莊周之言也。

則見以爲誕。 荀子云。易言曰誕。

捷敏辯給。 捷一作健。非。○捷速也。敏猶佞也。疾也。辯辭有分別也。給辭時應也。

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 論語云。文勝質則史。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國語云。史獻書。注。史外史。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大抵史官虛文而寡實。故

敦ハ丁寧、祇ハ敬ナリ、鯁ハ直ナリ、固ハ堅執スルナリ。

不倫ハ條理無キナリ。

多言ハ多ク古言ヲ擧グルナリ、繁稱ハ文辭多キナリ。

連類ハ同ジ類ヲ連ヌ、比物ハ異物ヲ比ス、共ニ譬喩ヲ言フ。

總微ハ大要ノミヲ擧ゲテ細論セザルナリ。

徑ハ圓曲ナラザル也、省ハ簡略ナリ。

劌ハ草木ノ棘(とげ)ナリ、故ニ言ノ人ヲ刺スヲ云フ、辯ニ辭ニ分別有ルナリ、激ハ徼ト通ズ、激意ハ人ノ意ヲ要

華而不實。杜曰。言過其行。

敦祇恭厚。鯁固愼完。

敦。孟子云。使虞敦匠。爾雅疏。厚相勉也。祇敬也。恭肅也。鯁骨鯁也。蹇謂難受。如魚骨之咈咽也。謂直也。固執一堅牢也。愼。徐鍇曰。眞心爲愼。不鹵莽也。完。莊子云。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則見以爲拙而不倫。

拙不巧也。或曰。與詘通。倫之言綸也。凡事之條理如絲綸也。詩正月篇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也。脊理也。禮中庸云。毛猶有倫。

多言繁稱。

言古言也。古人有言。先民有言之言也。多言。荀子性惡篇云。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擧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智也。是也。稱。禮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王之稱也。戰國秦策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鬼谷子權篇云。繁稱文辭者博也。

連類比物。

連類。孟子云。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比物。莊子云。以指喩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喩指之非指也。以馬喩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喩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即是連同類比異物爲喩也。史記。鄒陽傳。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據太史公言。則鄒陽上梁王書中文辭即是也。禮學記云。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則見以爲虛而無用。

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總微說約。

總括也。說文云。聚束也。博雅云。微也。總括大凡。是亦微意。故總訓微也。微劌微之微。詩正月箋云。劌微之言。如水之流。疏引書傳注云。劌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約猶要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淮南要略訓云。總要擧凡。而語不剖判。亦總微說約之意。

徑省而不飾。

合纂類語飾作煩。○荀子性惡篇云。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徑謂直絕。省謂簡略。

則見以爲劌而不辯。

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老子曰。廉而不劌。言其言如棘刺之觸膚也。

激意親近。

激一作急。非。○激徼通。要

順比ハ人ノ意ニ適ヒテ逆ハザルナリ。滑澤ハ圓轉潤飾ナリ。

洋洋ハ美、纚纚ハ次第アルナリ。

韓非子翼毳卷第一

日本　福山　太田方　述

難言第一

博雅云。畏憚難也。愚謂。畏憚不敢之意。首有難言文字。故名篇。此篇與說難篇略同意。

臣非非難言也。上韓王安書也。故稱臣非。史記范睢傳云。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敎寡人。范睢曰。唯唯云云。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敎寡人邪。范睢曰云云。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此云非難言也。亦是意也。

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澤一作瀉。非。○順比。詩皇矣云。克順克比。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管子五輔篇云。爲人弟者比順以敬。孔子家語云。良工能巧。不能爲順。順是適彼意而莫逆之謂也。荀子議兵篇云。莫不順比。注。比親附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皇侃疏。比是親狎之義。滑。楚辭卜居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注云。順滑澤也。博雅云。膏滑澤也。史記樗里傳云。滑稽。索隱曰。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澤。管子法禁篇云。順惡而澤。注。善潤飾之。令有光澤。孟子。潤澤之在君與子是。澤飾字意耳。

洋洋纚纚然。舊說。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愚按。書伊訓云。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論語云。洋洋乎盈耳哉。纚色蟹反。所以韜髮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編編列髮爲之云云。次次第髮爲之云云。亦纚笄總而已。故舊以爲有編次也。

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文選祭屈原文李善注引韓子。見下有者字。○左傳云。陽處父

不用ハ蓋シ不周ノ誤ナランカ、周密ナラズトナリ。

圍王一都。前韓子曰。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故今折其言曰。城盡聚散。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勢下一有必字。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因一作固非。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佩文韻府九屑決韻。賜作使。○後漢書百官志云。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穆天子傳云。報哭于大次。注。報猶反也。

韓非子附錄翼毳終

歡心ハ好意ナリ、便計ハ韓ノ爲ノ便利ナリ。逆賤臣云云、然ルニ一回モ面謁チ許サザルハ、秦使チ迎フルノ禮ニアラザルベシトナリ。有意ハ察スルナリ。

於耳ハ一本ニ聞於耳トアルチ可トス。

反掖之寇ハ膝下ノ寇ト云ハンガ如シ。

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逆迎也。言非所以迎秦使臣之禮也。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楚辭九章。比干菹醢。戰國韓策云。其姊不避菹酢之誅。漢書刑法志云。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注。調醢也。願陛下有意焉。有意謂察之。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聲下一有聞字。是。○戰國趙策。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周禮族師云。若作民云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司馬職云。司馬振鐸。而乃用臣斯之計晩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先時。韓與五國共伐秦敗。則五國共割韓地以謝。其爲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夫字衍。反掖謂反覆。掖庭也。猶言蕭牆之禍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聚積聚也。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

魏ガ韓ヲ伐タントテ使者ヲ秦ニ遣シ、之ヲ告グルヤ、秦ハソノ使者ヲ韓ニ送リ、韓ヲシテ之ヲ知ラシメタリトナリ。

爲趙上地守。又同篇。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高誘淮南注。上地美地也。列子云。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注。爲美地。愚按。荀子議兵篇云。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楊倞注。上地上黨之地。釋名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最高。故曰上黨也。戰國趙策云。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注。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然則上是高義。蓋楊劉之說爲得矣。戰國趙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上地之爲上黨。可以證矣。

秦解其兵。秦字上屬非。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人一作臣。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一本更有欲伐秦三字。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物氏曰、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謂秦待韓意殷也。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襲重也。使韓復有亡地之患。

相敎ハ相戒ムルナリ。

鴈行ハ心ヲ同ジクシテ共ニ進ムナリ。

展轉ハ反覆常無キナリ。

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時一作世。）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班列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案史記年表。秦惠七年。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先謂率爲先導也。蒲阪氏曰。或曰。先共字之誤。魏世家云。今韓云云。請爲天下鴈行頓刃。韓世家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蘇秦傳云。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敝其後。皆同心旅進之義。戰國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羊祜賦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即是。禮王制云。兄弟之齒鴈行。義本於是。）以嚮秦軍於闕下矣。（闕一作關是。）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物氏曰。初韓以秦爲不義。後遂與秦爲兄弟。今又背秦。此即下所謂展轉不可知者也。愚按。物氏本蓋兄上有爲字。）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戰國策注。展輾猶反覆。）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內儲說。董閼子

内ハ一本ニ囚ニ作ル。其身ハ韓王ナリ。

無忽マデハ李斯ノ論ナリ、此以下ハ又記者ノ詞ナリ。

昔秦韓以下ハ又李斯ノ言。

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舊說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來入見見秦王也。見因內其身而勿遣。內一作囚。遣一作遺。○其身韓王也。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留韓王爲質。以要韓地。蒲阪氏曰。東周策注。割謂出地。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象武秦臣名。言觀軍於境邊。而不言所伐之國也。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從蘇之計。言與趙絕交也。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此事聞於諸侯。則趙懼荊疑。漢書賈誼傳。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言陛下聽臣愚忠之計而有之。荊魏不足懼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史記趙世家注。蠶食桑葉。漸進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察一作審。○以上李斯之議也。秦遂遣斯使韓也。是亦記者之詞也。李斯往詔韓王。一本。李斯往云云提頭。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

一本大ノ字無キヲ可トス、韓非ノ秦ニ來ルヤ、大ハ必ズ秦ニ說キテ韓ヲ存センコトヲ目的トシ、小ハ其身ノ韓ニ重ンゼラルルヲ目的トセルナラントナリ。

二萬乘也。二萬乘齊趙也。蒲阪氏曰。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悉起其兵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專於齊趙。譬如極走也。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書秦誓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孔傳云。崤晉要塞。蒲阪氏曰。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崤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吳注。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鮑云。函崤地近。二說未知孰是。俱載待考。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大一作不。或作未。又一無不字。○一本無不字。似是。言非之來也。大者爲存韓。小者爲其身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後漢書黨錮傳注引非作辯。秦下有也字。而以韓利闚陛下。舊說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韓非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舊說。文絕句。辯絕句。或曰。言字絕句。當作靡。其辯才。亦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淫過也。言惑亂之也。賈誼新書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

不可悔也マデハ韓非ノ論ナリ。

下ハ羣臣ニ下シテ議セシムルナリ、此句ハ記者ノ詞ナリ。

斯ハ秦ノ丞相李斯ナリ、此ヨリ以下李斯ノ論ナリ。

虛處ハ高燥ノ地ニ居ルナリ、核然ハ腹中ニ凝リ生ズルナリ。

著而不去ハ病去ラザルナリ、極走ハ疾走也。

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攻上一有夫字。聞一作開。○言妄攻伐韓。而使彼事合從者聞焉。亦不可悔也。以上韓子之詞。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擧。下。

一本詔以云云提頭。無下書字。句下更有臣斯字。○詔以上書之言下議之也。此記者之詞也。下字或下屬讀非。

臣斯甚以爲不然。

斯李斯。秦丞相也。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史記范睢傳云。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

虛處則核然。

舊說虛腹也。然字下屬。或曰。虛墟通。言高燥之地也。處如木處之處。莊子齊物論云。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核礙也。讀若根核之核。博雅云。苦也。言有心腹之病者。居高燥之地。感于風氣。則腹內若核然。

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內經云。風氣勝者爲行痺。濕氣勝者爲著痺。注。著痺重著不移。濕從上化。說文云。痺濕病也。靈樞四時氣云。著痺不去。久寒不已。取三里。毛詩巧言云。既微且尰。箋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傳云。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極亟通。疾也。言若居下溼之地。濕病重著而不移去。以疾走則腰足之疾發矣。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

荊蘇秦臣名。前是使齊。說與趙絕之事。未知成否也。

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

重幣ハ重ク贈遺スルナリ。

移書定ハ一通ノ書面ヲ遣ルダケニテ極マルトナリ。

我ハ秦ナリ。

敵衡ハ力ノ互角ナルヲ云フ。

二疎ハ二ノ拙策ナリ。

今賤臣之（死樹賛云。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敝・敝・弊三字。音通耳。文選古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李善注。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進愚計。（一無進字。）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與音予。）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患一作爲。）二國事畢。（舊説二國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韓一作轉。）是我一擧。二國有亡形。（我我秦也。）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兵者凶器也。孫子文。故更端曰故曰。）以秦與趙敵衡。（敵等衡平。衡下屬讀非。）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我一作伐。非。○物氏曰。意疑慮也。我我秦也。）見二疏。（疏疏拙也。）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

負任之旅ハ輜重運輸ニ從事スル衆ナリ。內攻ハ軍資ノ供給ヲ云フ。

合羣苦弱云云ハ羣諸侯ノ力ヲ合セテ弱秦ヲ苦シメ、以テ秦ニ敵スルヲ云フ、共ニ二萬乘ハ韓魏ノミニテモ連合スレバ秦ニ敵スルニ足ルニ、今復齊趙ト從親セバ趙益〻強カルベシト也。

質ハ椹（木ヲ斫ル臺）ナリ、天下ノ兵ニ摧カルヲ云フ。

金石云云ハ金石ト與ニ壞ルル壽命、卽チ非常ニ長キ壽命有リトモ、天下ヲ兼併セン日ハ無カラントナリ。

戰。勲一作勤。○勲勞也。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旅衆也。經濟類編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戰國趙策云。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荀子宥坐篇云。任負車登焉。注。任負車任重之車也。此言運轉輜重之衆。罷疲通。鹽鐵論擊之篇云。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禮少儀師役曰罷。內攻。呂氏春秋不廣篇云。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郤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

則合羣苦弱以敵。 言合羣苦弱懼秦。協和以敵秦。

而共二萬乘。 二萬乘齊趙也。蒲阪氏曰。楚策。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又是楚魏共趙也。注。與魏共攻之。此言連合韓魏。足以敵秦。而復與齊趙共從親。則趙益強矣。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 舊說非秦滅趙之初心也。物氏曰。秦本心欲離從孤趙而後圖也。

均如貴人之計。 八一作臣。○均同也。猶也。均如者不定之辭。重語也。猶卽也。卽亦如也。戰國策云。猶之如是也。說苑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均如。鈞若。猶之如皆同義耳。

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 質一作贄。非。○質鑕通。椹也。言我爲椹鑕。爲天下兵所摧矣。說林篇云。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陛下 蔡邕獨斷云。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陛下者而告之。

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 詩江有汜云。不我以。箋。以猶與也。弊壞也。言陛下雖與金石俱相弊壞之壽也。則兼幷天下之日未有也。史記魯連與燕將書。名與天壤俱弊。孔叢子趙王問子順章云。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郭璞不

明趙氏之計ハ趙ノ主張スル合從ノ計ノ得策ナルヲ信ズルナリ。

權ハ秦ノ權ナリ、我兵ハ秦ノ兵ナリ。

原ハ源ナリ本ナリ。

陷銳之士ハ銳ヲ突キ陣ヲ陷ルル勇士ナリ。

贊其羣臣。而議其過。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言秦强則諸侯滅。今趙明辨是說以合從。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秦在西。故曰西面。物氏曰。蘇秦以來。趙爲從長。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天下明知合從趙氏之計便矣。山氏曰。明猶信也。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佩文韻府九屑引擊作擊。小擊也。○怨懸天下。故四方擊之。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强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有一作存。守固一作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權秦權也。我亦秦也。摧如松柏摧之摧。與下文兵質字相照。詩北門篇。室人交遍摧我。鴛鴦篇。摧之秣之。說文解字。摧作剉。鄭云。今莝字。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據齊以固其原本。如川之有原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資本價也。助本價於趙。藉財貨於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强。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陷讀若矛之利莫不陷之陷。突入也。陷陳勇銳之士。詳初見秦篇。左思吳都賦云。士有陷堅之銳。懃於野

扞蔽ハ楯ナリ。

取韓地云云ハ韓ヲシテ國ヲ擧ゲ兵ヲ出ダシテ秦ニ隨ハシムトナリ。

郡縣ハ秦ノ領內ノ地ヲ云フ。

從徒ハ合從ノ論ヲ爲ス者ナリ。

贅ヽ連結スルナリ。

存韓

張榜曰。非之說多疎。而爲韓之情亦甚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目。而發非隱情。如覩。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卽然不宜在韓子書中。王志遠合雅。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擧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愚謂。張程二氏之言允當矣。然擧韓之論。在初見秦。非在存韓也。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史記田敬仲世家云。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管子乘馬篇云。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注。蔽所以捍車馬。捍扞通。呂氏春秋貴直篇。犀蔽犀櫓。難篇作犀楯犀櫓。扞之爲言干也。左成十二年傳。公侯干城。釋文本作扞是。扞蔽卽楯也。戰國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雁行。史記田敬仲傳注。扞一作隱。入則爲蓆薦。蓆薦皆所以敷也。晏子春秋雜下云。發席傳薦。王子年拾遺記云。周穆王三十六年云云。敷碧蒲之蓆。黃莞之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秦獨强而敵于五國。故曰特。或曰。時字之誤。取如左傳取吾田疇而伍之之取。言秦出師。則使韓輒擧國以隨其後矣。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秦。懸猶結也。連也。屬也。戰國西周策云。厲怨於周。言韓輒每隨秦出師。故爲天下所怨。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一無日字。臣竊聞貴臣之計。擧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從徒。蘇秦之徒。事合從者。欲贅天下之兵。詩桑柔傳云。贅屬。疏云。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云云。孟子曰。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說苑云。梁王

其身ハ知伯ノ身ナリ。

誠ハ戰國策ニ試ニ作ルニ從フ。

之衆。以攻知伯。戰國策是下有之國二字。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戰國策復初作成功。○知伯率韓魏攻趙事。見十過篇。故此不說。今秦地折長補短。戰國策補作續。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此上一有以字。戰國策兼下有而字。臣昧死。昧冒也。冒死敢言。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漢書注。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漢遂遵之。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擧趙亡韓。戰國策無願字。破上有擧字。臣荊魏親齊燕。戰國策注。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侯。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戰國策。誠作試。尉繚子將理篇云。試聽臣之術。一擧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擧。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戰國策國上有於字。以爲王謀不忠者也。戰國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一本爲下別有爲字。或曰。綱目引爲上有成字。

左右ハ左軍ト右軍トナリ、此句ハ軍ノ展開ノ廣大ナルヲ云フ。

素甲ハ白甲ナリ、武王父文王ノ喪中ニアルヲ以テ、兵ヲシテ白甲ヲ用ヒシメタリ。

主ハ大夫ノ稱號。

兆ハ龜ヲ灼ク時ニ生ズル裂ケ目ニシテ、此ニヨリテ卜スルナリ。何國可降ハ卜筮ニ問フ辭ニテ、韓ニ降ランカ魏ニ降ランカ知伯ニ降ランカト卜スルナリ。潛行ハ水ヲ潛リテ行クナリ。

百萬。書云。紂有億兆夷人。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億兆恰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戰國策將率作帥。甲兵作將。溪作谷。谿作水。○左右謂左右軍也。內儲說篇云。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淇水竭。而洹水不流。詩竹竿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世本古義云。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方按。殷都之右於周爲左。故曰左飲。廣輿記云。淇屬彰德府。古朝歌地。史記項羽紀注。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通雅云洹戸干切。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國策千下有領字。○韋昭吳語注。素甲白甲也。武王在喪服。故素甲也。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戰國策夜作日。無而破之而。傷上有不字。非。○國謂城郭也。周禮鄉大夫職注。鄭玄曰。城郭中也。知伯率三國之衆。韓魏與知伯之兵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而灌之三月。戰國策作三年。是。城且拔矣。襄主鑽龜戰國策鑽作錯。非。○荀子王制篇云。鑽龜陳卦。文選注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筮戰國策作數策。占兆。灼龜拆處曰兆。周禮大卜三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占卜問利害之辭。乃使其臣張孟談。戰國策。乃作而。無其臣二字。於是乃潛行而出。四面盡水。故潛行。反知伯之約。得兩國

運ハ弛ナリ、罷ハ疲ナリ。

幾ハ古文ニテ豈ト通ズル例多シ、此句ハ天下ノ従成ルベシト云フコトナリ。

日愼一日ハ日日愼ムナリ。

軍而至。與戰 戰國策至作致。 不能尅之也。 戰國策作非能厚勝之也。○幷軍。戰國秦策云。復益發軍。更王齕代王陵。云云。死傷者多而弗下。是時之事也。 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運一作軍。上屬爲句。戰國策作又交罷去。○周書史記解云。民運於下。注。運亂移也。愚謂移弛也。 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量上脫以字。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戰國策作豈其難矣。○幾豈古通用。舊說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依舊說則能當作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戰國策無皆字。意作志。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 戰國策無曰字。○淮南子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至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賈誼新書。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愼一日。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疏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與是同意。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栗栗。日愼其事。博雅云。戰戰栗栗懼也。 苟愼其道。 苟若湯盤銘苟日新之苟。漢書董仲舒傳云。堯兢兢日行其道。愚按。苟訓誠。誠非忠誠之誠。猶姑也。先也。不訾前後。不擇可否。偸爲之意。 天下可有。 戰國策有下有也字。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

取欺ハ欺カルナリ。

幷ハ屏ニ同ジ、屏息ノ義ニテ、戰ニ破ラルルチ云フ。

ココノ幷軍ハ軍兵チ益スナリ。

以須之。戰國策無之字。拱作手。○須胥同。待也。天下偏隨而服矣。戰國策作編。注。以繩次物曰編。恐非是也。忠孝篇云。天下偏死而願天也。與是偏同。霸王之名可成。是下脫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八字。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戰國策無復字。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弃霸王之業。戰國策無夫弃字。地曾不可得。戰國策曾作尊。○曾猶反也。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戰國策無而字。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戰國策無以字。○量知秦智之多少。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戰國策無士卒二字。○秦昭王曩信應侯之言。不果攻趙。引軍而退。既息民繕兵。復伐趙不利。強起武安君。武安君不肯。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十七月而不下。弃甲負弩。戰國策負弩作兵怒。非。戰竦而卻。戰國策竦作慄。呉注引卻作澤。澤釋字之誤。○竦悚同。音聳。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四卷。戰悚考聲云。心不安也。驚也。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幷於李下。退一作復。李一作季。戰國策同。非。鮑曰。河內有季城。恐亦非是。呉注引李作孚。無而字。○幷與屏通。孫子云。幷敵一向。戰國秦策云。五國伐秦。義渠之君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蓋言此時矣。李帛之下。曰李下者。猶破芒卯於華陽之下。曰破芒卯於華下也。大王又幷

以代上黨ノ以字ハ衍文ナリ。

弱齊强燕ハ强齊燕ノ誤リナルベシ、當時秦ノ利ハ、齊燕ニ親ミ他ノ諸侯ヲ破ルニアリシナリ。

食貨志云。欲擅斡山海之貨。注。斡謂主領也。 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 一作踰羊腸降代上黨。戰國策同。○史記魏世家云。通韓上黨於共甯。正義曰。甯懷州修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羊腸。趙世家注。太行山坂道名。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 戰國策四作三。七十作十七。無士此二字。秦下有之字。 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 戰國策無以字。是也。畢作已。一本畢下有反字。 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 戰國策無反字。○畢當作必。聲之誤也。史記趙世家注云。東陽先屬衛。今屬趙。當時之勢。利於親齊燕。故下有親齊燕之語。蘇秦傳云。南有嘑沲。 然則是趙擧。趙擧則韓亡。 戰國策亡上有必字。○亡韓二字非韓子口氣矣。 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擧而壞韓。 蒲阪氏曰。詩傳。壞瘣也。謂傷病也。 蠹魏拔荊。 戰國策拔作挾。 東以弱齊强燕。 戰國策。東以作以東。上屬。無强字。○依上文。當作强齊燕。 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戰國策沃作流。○史記蘇秦傳云。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灌外黃·濟陽也。 是一擧而三晉亡。從者敗也。 戰國策無是也字。○三晉韓魏趙。 大王垂拱

一國之兵ハ秦ノ兵、兩國之功ハ秦ノ國家ノ利ト穰侯ノ私邑ノ利トナリ。

雜用ハ輕薄ニシテ戰爭ニ用ヒ難シトナリ。

筦ハ管ト同ジ、管領スルナリ。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說。穰侯營私邑謀秦。故曰兩國。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戰國策疲作罷。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四國之人僑居寄託。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四通之國。其民大抵伶俐薄情。難用於戰鬪。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四方受敵國。下不能盡其民力。戰國策下作上。是也。不作非。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萌與氓通。田民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史記世家。趙考成王四年。韓上黨守馮亭降趙。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史記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戰國策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大王以詔破之。詔一作詐。非。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史記白起傳云。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云云。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戰國策筦作完非。無山東二字。○物氏曰。秦策。范雎曰。章淖齒管齊。注。管猶管推之管也。言專之也。方按。筦管斡通。漢書

軍華下ハ諸侯兵ヲ合セテ秦ヲ伐チ、華陽ノ下ニ軍セルヲ云フ。大王以詔破之ハ、秦ノ謀臣ノ策ニアラズシテ、王ノ獨斷ニテ諸侯ヲ破レリトナリ。

穰侯ハ秦ノ相魏冉ノ封爵ナリ。

注。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令掌陵園者。如漢大廟令・祠祀令。玉海云。嘉祐元年十二月。置郊社令。同是文法。令字下屬讀非。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戰國策以失作已無。○以已通。）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戰國策又比周作有比志。○華下華陽之下也。史記。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大王以詔破之。（戰國策詔作詐。○物氏曰。此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兵至梁郭下。（戰國策作至梁都。）圍梁數旬。（梁魏都。）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擧。（戰國策注。梁以都言魏全國也。）擧魏則荊趙之意絕。（戰國策意作志。○戰國策注。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擧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戰國策狐作孤。無疑字。）東以弱齊燕。（戰國策弱作强。是。）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擧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戰國策無復爲二字。）令魏氏反收亡國。（戰國策無反字。）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一無令字。戰國策同。非。）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穰侯魏冉。秦相也。）用一

服於陳ノ服ハ伏ニ同ジ、逃ゲテ陳ニ匿レタルヲ云フ。

亡國ハ一旦秦ニ取ラレシ國都ヲ云フ。

迹無遺根。戰國策作削株掘根四字。○蒲阪氏曰。削迹。莊子云。孔子削迹於衛。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舊說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復與爲和。是不除根也。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郢楚都。取洞庭五湖鮑云。楊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詳喩老篇。江南。鮑云。即漢志所謂江南地廣者。荊王君臣亡走。戰國策無君臣二字。東服於陳。戰國策服作伏。○物氏曰。伏匿意。與中伏韓魏別。山氏曰。荀子云。今楚父死焉。國擧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當此時也。戰國策無也字。隨荊以兵。則荊可擧。戰國策注。拔其國。如擧物然。言易也。荊可擧。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戰國策無以字。弱作强。是也。當時之勢。利於親齊燕。故下有親齊燕之語。中以淩三晉。戰國策淩作陵。下同。無以字。然則是一擧。而霸王之名可成也。戰國策注。擧行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戰國策注。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戰國策無復爲二字。令荊人得收亡國。戰國策無得字。○國都也。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戰國策無稷字。○主。禮郊特牲云。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穆天子傳云。□伯夭□□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

使ハ戰役ニ從ハシムルナリ。

五戰ハ上文ノ南破荊、東破宋ノ五ヲ指ス。

一戰云云ハ樂毅齊ヲ破リ、齊殆ド亡ビントシタルヲ云フ。

皆不盡其忠也。（戰國策無其忠之其。）臣敢言之。（戰國策之作往昔。非。○敢冒昧也。謀臣者王之父兄親戚。若穰侯者也。憚議其姦於王前。雖然臣爲王冒昧言之。）往者。（戰國策往作昔。）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使一作伇。戰國策魏下有之君二字。使作伏。○蒲阪氏曰。荀子說閔王事曰。強南足以破楚。中足以擧宋。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楊倞曰。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乎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戰國策東作中。注。使兩國從其役也。）土地廣而兵強。（戰國策無土字。）戰尅攻取。詔令天下。（吳注。詔告命也。是時齊強。稱東帝。）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戰國策無齊之二字。○戰國策云。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注。濟水色至清。尙書大傳云。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積也。左傳云。周詩有之。曰。候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思魏都賦云。淸沾如濟。濁醪如河。杜甫詩。濁河終不汙淸濟。）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爲長城。博物志云。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史記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卽鉅防。）齊五戰之國也。（言五戰五勝之國也。鮑注。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曰。四面及中受兵。史記趙世家。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物氏曰。吳注非也。齊地偏東。不可言四面受兵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無一作不。○謂爲樂毅所破。）由是觀之。（由上一有故字。）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聞上一有臣字。）曰削

與天下ハ天下ト爭フナリ。

頓ハ壞ルナリ。

十。戰國策無一人奮死四字。對作合。吳注。合一作勝。〇白虎通云。一人必死。當千人。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戰國策。尅作勝。下不尅。戰尅同。今秦地折長補短。戰國策地下有形字。折作斷。補作續。方數千里。邦國之廣輪不方正。故截長續短。乃開方面數千里。蒲阪氏曰。孟子。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墨子。古者湯封於亳。絕長補短。地方百里。荀子。禮者斷長續短。名師數十百萬。名師言軍部有名號也。六韜練士篇云。軍中有勇敢樂死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云云。名曰陷陳之士云云。名曰勇銳之士。是也。存韓篇所謂陷銳之卒者。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戰國策若作如。以此與天下。戰國策注。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萬人奮死。可以尅天下矣。乃今秦名師數十百萬。故有餘於取天下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戰國策故作知。非。破下有也字。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其一作甚。戰國策同。〇秦自是以前。大功如此也。然而兵甲頓。頓壞也。言不利也。然而以下。言今不似以前大功也。士民病。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左太沖三都賦注。疇者界埒。小畔際也。趙岐孟子注。一井曰疇。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無他故異物也。其謀臣

有功云云、嘗テ功アリシ者ハ更ニ功ヲ立テント欲シ、未ダ功無キ者ハ自ラ奮發シ、皆武ヲ以テ己ノ任事ト爲スヲ云フ。

出其父母云云バ、秦ノ小兒未ダ戰爭ヲ知ラザル者モ、戰爭ト聞ケバ踊躍シテ樂ミ、死ニ赴クモノ人人皆然リトナリ。

策信作行。無士字。○以上言關東諸侯所以弱也。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戰國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非。○今秦以下。應上文悉言所聞。卽言秦所以强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注。事爲也。任也。言賞罰明。故嘗有功者。欲復立功。嘗無功者。亦自厲。欲除其醜。是以有功者。無功者。皆以武相勸厲。爲己任事也。左哀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云云。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注。相勸厲致死。卽是相字。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戰國策衽作袵。同。衣衿也。

生未嘗見寇。

戰國策此下有也字。

耳聞戰。

戰國策無耳字。一本戰下有鬭字。

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

戰國策鑪作爐。○頓足。新續列女傳。引閨範圖集云。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漢書楊惲傳云。頓足起舞。後漢書夏馥傳云。頓足而歎。注。同累足重足。此言童子累足踊躍。樂戰鬭也。徒裼。史記張儀傳云。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博雅云。徒裼袒也。禮中庸云。白刃可蹈也。蹈鑪炭。墨子備梯篇云。五步一竈。門有鑪炭。淮南齊俗訓云。鑪橐埵坊。注。皆冶具。說苑云。齊兵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隰侯重仗盾伏炭。華舟杞梁乘而入。左傳云。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戰國策皆作比比二字。○皆是者。物氏曰。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言生未嘗見寇者。猶其勇皆如是。

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

者一作也。戰國策同。○言秦卒必死。諸侯之卒必生。固不敵之數也。尉繚子云。一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

而民爲之者。

之者指斷死言。

是貴奮死也。

戰國策無死字。○是無他故。上貴人奮死故也。貴奮死者。若越王句踐式怒鼃是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

一句アリテ三亡トナルモ、韓非ハ此處ニ二亡ノミヲ擧ゲタリ。

頓首戴羽ハ、陣ニ臨ミテ章ヲ首ニ置キ、羽ヲ戴ク、皆勇士ノ軍容ナリ、斷死於前ハ未ダ戰ハザル前ニ死ヲ決スルナリ。

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一本是下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戰國策吳注、韓無此句。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戰國策注、府文書藏。庫兵車藏。圓曰囷。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戰國策十作千。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一本無其頓首以下十六字。戰國策同。○考工記梓人注。置猶頓也。轉輾相訓。頓亦可訓置也。楚辭云。椒桂置章於首是也。莊子云。曼胡之纓。疏謂屯頭抹額也。屯頓音通。或曰。頓首頓項。謂兜鍪也。戴羅以顛覆兮。注。顛頓也。頓字亦含覆冒之意。頓首置章於首也。尉繚子經卒令云。前一五行羽。尉繚子經卒令云。左軍蒼旗。卒戴蒼羽是也。晉語云。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注。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博雅。眊兜鍪上飾。文選別賦云。負羽從軍。羽獵賦云。蒙楯負羽。如漢虎賁中郎將戴鶡尾。斷必義同。內儲說云。斷講。戰國秦策作必講。斷死於前者。言決死於未戰之前也。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者謂乎。生已定死也。左哀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云云。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即是斷死於前也。不至千人者。數十百萬人中。不至千人。極言死奮之士寡也。皆以言死。曰徒言死。白刃在前。兵刃既接。斧鑕在後。奔走者腰斬。而卻走不能死也。戰國策卻走作皆去之。○言刑罰雖嚴。猶且奔走。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戰國策士民作百姓。無上不能故也句。○難篇云。行人燭過曰。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戰國

當死ハ罪、死ニ當ルヲ云フ、故ニ下文ニ裁其罪ノ語アリ。

陰ハ北、陽ハ南、共ニ趙ヲ本トシテ云フ。

秦强ハ當ニ强秦ニ作ルベシ。

三亡ハ亡滅ノ道三、下文ニ見ユ。

更ニ以レ順攻レ逆者亡ノ

韓非子附錄翼毳

日本　福山　太田方　述

初見秦

此篇。戰國策爲張儀初見秦王說章。愚按。篇中有亡韓親齊燕之語。乃知。當時從人爲齊燕說秦矣。斷非韓子之說也。故今更爲附錄。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戰國策聞下有之字。不智不忠上有爲字。○凡言聞者。大抵古語。吾聞嘗聞之類皆是。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戰國策作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以下之文即言所聞也。此語關一篇。唯大王裁其罪。戰國策無唯字。○裁制也。謂折衷也。即是所聞。臣聞天下陰燕陽魏。舊說。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戰國策。收下有餘字。無而字。○物氏曰。趙爲從長。故此不言趙。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將西面戰國策面作南。以與秦强爲難。戰國策無强字。○秦强倒錯。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戰國策吳注。韓作二亡。與今本異。○世有三亡之道。而天下之諸侯。皆得此道矣。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

史記韓非傳幷總評終

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氏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己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擧一世矣。然以疏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迄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藉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齊而紿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巓。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己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楊愼孔明寫申韓書論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史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寛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淸尙。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謀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劉勰文心彫龍曰。愼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喩之富。

蜀志先主勑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喩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韓子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

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擧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擧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轍韓非論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

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蘇軾韓非論曰。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念一作咱。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一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覽。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

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失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
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
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
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
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
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
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
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
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

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

史記韓非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擧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林上脫說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韓非子翼毳目錄終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韓非子翼毳目錄

附錄

使知之。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深者。言不能道。言之微者。書不能載。若之何。可發蘊奧哉。雖然余退食之暇。聊黽勉於此書。是以忘其固陋。敢布膚淺。後之君子。質之罪焉。不敢辭鈇鉞。

天明癸卯五月

福山太田方撰

也。豈說難之義也哉。假令實有是事。然亦必不以亡宗國之言爲首篇矣。其可疑一矣。若夫存韓篇。則韓子之說弗成。李斯之議未可知也。其卒也。韓說果敗。斯遊遂成。韓子何彰己之媿。屬諸次篇哉。其可疑二矣。首載亡韓之言。次紀存韓之事。一人之書。一書之中。一亡一存。乍秦乍韓。何其無特操哉。其可疑三矣。且縱衡之說。攻伐之事。秦儀之所爲。而非韓子之所脩也。其可疑四矣。戰國策以初見秦爲張儀書。其可疑五矣。又且此二篇。史官記事之體。而非憤士著書之旨也。以是觀之。此二篇。蓋一時好事者。或以二事冠書首。以序韓子事。後人不辨。列之篇目矣。今更附于卷端。以難言爲首篇。凡五十三篇。附二篇。若有度・揚權・說難・飾邪・說疑・詭使・八說・八經・心度・製分諸篇。焉馬背馳。帝虎成羣。其難解釋者。亦不敢牽强。至乎姓氏・名號・地理・道方。極多闕如。以俟來哲。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夫形名法術。可使由之。不可

有可以采耶。資而擇焉。直省檢閱之疲勞耳。按史記韓非傳曰。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云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曰云云。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據秦王是言。則此書已在韓子入於秦之前矣。何得首有初見秦・存韓二篇哉。韓子入於秦之後。亦爲李斯所害。又何得有此二篇哉。余是以不取此二篇。且初見秦篇曰。臣昧死言所以亡韓。又曰。一擧而韓不亡。大王斬臣以徇。夫韓子韓之諸公子也。然以亡韓爲事。何宗國之不閔哉。夫人之恩。故常情也。韓子獨無情哉。其人也雖少恩。然亦必不以亡宗國之言說初見之秦王矣。若夫果以是說之耶。必見疑之數

生。先入于文雅之門。優游乎禮樂之場。漸積之後。初窺形名。故顚越乎峻嚴。眩曜乎高嶷。前論爲主。後言見擯。學斯道者。嫌乎少恩。脩斯術者。疑乎慘礉。以爲妨於仁義。而害於詩書。故鮮有敢爲之注解焉者矣。幸免其覆醬。而僅存于今者。實賴昭烈一言之勅。與武侯手寫之勸耳。適有舊注。亦時遺闕。使讀者惘若無所據援。余爲慨然。凝思注解久矣。嗟夫生於千歲之下。覽於千歲之上。加之篆隸轉移。亥豕謬舛。舊典古志。豈易讀哉。況淺學寡聞。固不足以致悉備。故據依前輩所述舊聞。徵諸經傳。考諸史子。比其文義。通其訓詁。乃爲之注解焉。名曰韓非子翼毳。翼者如鳥之羽翼。言左右成其義也。班氏有言。曰道混成而自然。術同原而分流。余欲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毳者鳥腹毛也。去之無損於翰。增之無益於飛。同異訛謬。涉於嫌疑。倶載與存。街談巷說。裨於斯書。輒采隨筆。勤勤懇懇。不厭其繁。使疏通廣心之人。涉獵揚榷之士。斟酌於是。

服之議興。而冕端之制廢。首級之功立。而揖讓之禮熄。何法服之可服。何法言之可道。故當世之所務。適時宜而察事情。覈實用而去浮華。禁末作而勸本事。變汚俗而更舊染。此所以處方今之世。而爲當時之治也。然世儒不知。妄託仲尼之迹。空言先王之法。口說堯舜之道。虛論湯武之義。自以天下可運諸掌。今時易然。由反手也。人主濫其辯口。聽其浮說。與謀國事。則闊於事情。加之卿相。則無益於國。當今之時。而急古之務。處極亂之世。而道至治之跡。譬之猶失火之家。釋其綆缶。姑閱父書。而索救火也。父書雖可尊也。無遠於救火矣。夫先王之法。父書也。七雄之時。失火也。法術之言。綆缶也。然則當時之治。豈可盡廢法術之言。而一閱先王之法哉。其不可亦明矣。故韓子孤憤於斯。詆訐指駁。無所避諱。延及先聖。時訾前賢。自爾以來。亡秦據韓子之書。祖商鞅之故。剗滅墳典。爇除聖籍。縉紳先生。懲其若此。酸鼻疾之。極口斥之。夫縉紳先

韓非子翼毳序

韓子名非。韓之諸公子也。其爲學也。原於道德。貴乎無爲。務在喩人主。夫人主之道。以羣臣所陳言。授之名。以其名責其形。形當其名。名當其形則賞。形不當其名。名不當其形則罰。故曰形名之學。以形名爲刑罰之刑訛也。其爲言也。非儒術而倍先王。絶文學而盡詩書。其故何哉。壞亂異勢。治術不同。古今殊時。禮法不一。昔者孔子之時。周室陵遲。皇綱絶紐。强大兼幷。小弱裂缺。上下僭亂。華戎交侵。於是齊桓匡救於前。晉文糾逖於後。故德化雖衰。神器未遷。舊章典禮。猶有存焉。孔子觀乎周道之可復興也。故陳文武之道。明周召之業。講之周禮。考諸先王。以干時君。然終莫用者。故有從周之言。而爲東周之歎矣。若夫當韓子之時。七雄竦峙。二周顚覆。典禮廢壞。無郁郁之文。雅樂分崩。無洋洋之美。胡

以ハ、始皇ノ之ヲ斷行セル所以ト全然相同ジカラズ。始皇ハ二子ノ論旨以外、更ニ別種ノ理由ヲ有シタリト雖モ、始皇ガ韓非ノ孤憤五蠹ノ篇ヲ得テ大ニ喜ビ、非ヲ見ンコトヲ欲シタル一事ハ、韓非ノ説ガ李斯ノ建言ニ先ダチ、始皇ノ心ヲ動カシタルモノアルヲ見ルベシ。又非ハ人君ノ道ヲ論ジテ、智慮好惡欲望ヲ示サズ、虚靜以テ下ニ臨ミ、賞罰生殺ノ二柄ハ、必ズ之ヲ己ニ執リテ人ニ借スベカラズト言ヘルガ、後世明君賢主ノ下ヲ馭シ國ヲ治ムル所以ノ術ハ、實ニ此外ニ出デズ、非ノ學説ノ影響亦此ニ見ルベシ。而シテ非ガ人君ノ大臣婦女嬖幸等ヲ親信スルノ害ヲ論ズルコト、極端ニ走リ誇大ニ過グルガ如クナレドモ、其實韓非ハ深ク前代及ビ當世ノ事實ニ徵シ、人情ノ研究ニ本ヅキテ立言セルモノニシテ、後世ノ事實ハ、其言ノ決シテ誇大極端ニアラザルヲ證スルモノ少カラズ。徒ニ少恩酷薄ノ論トシテ之ヲ排斥スルハ、能ク韓非ノ書ヲ讀ム者ト云フベカラズ。豈亦能ク歷史ヲ讀ム者ト爲サンヤ。

明治四十四年五月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識

ルニ人ノ善ヲ爲スヲ得ル所以ヲ說明スルニ至リテ、荀卿ハ性中又善アルヲ認メ、且禮ノ起源ヲ論ズルニ至リテ、天理人情ニ本ヅクト爲シタル、ヲ以テ、竟ニ性惡說ヲ守持スル能ハザリキ。韓非ハ則チ人性ヲ全ク利己ノ一面ヨリ觀察シ、且禮ヲ以テ敎化治民ノ具ト爲サザリシ點ニ於テ荀卿ト同ジカラザレドモ、性惡說ノ影響ハ明ニ之ヲ認メ得ベシ。其他韓非ノ思想中、荀卿ノ說ヲ取リシモノ尙ホ少カラズ。法家中管仲、李悝、商鞅ノ如キハ、經濟政策ニ關スル創見亦少カラズ。管仲ノ書農事水利魚鹽等ニ關スル說多ク、李悝ハ地力ヲ盡スノ敎ヲ立テ、商鞅ハ墾田移民等ノ政策ヲ實行シタリ。韓非ノ書中ニハ經濟政策ニ關スル議論殆ド見ルヲ得ズ。此レ管申商子等ト異ナル所ノ一ナリ。以上概說スル所ヲ總ベテ之ヲ言ヘバ、韓非ノ形名法術ノ學ハ、根據ヲ老子ニ取リ、名家ノ學ト荀子ノ學說トノ一端ヲ取リ、申商二子ノ長ヲ合セテ成ル者ニテ、獨リ法家ニ於テ出色ノ學說タルノミナラズ、戰國諸子ノ中ニアリテ、亦顯著ナル地位ヲ占ムルモノト爲ス。而シテ其說ノ一端ハ、非ノ死後始皇帝ニヨリテ實行セラレタリ。古今無二ノ暴擧ト稱セラルル始皇ノ焚書ハ、李斯ノ建言ニ本ヅキシモノナルガ、李斯建言ノ要旨ハ、全然韓非ノ五蠹篇中ノ論ヲ蹈襲シタルノミ。詩書ヲ燒クノ議ハ商鞅之ヲ前ニ唱ヘ、韓非之ヲ後ニ詳ニシ、遂ニ李斯ノ建言ト爲リタルモノニシテ、商鞅二子ノ此議ヲ立テタル所

家ノ威力ヲ利用シテ外國ヲ壓迫シ、以テ自己ノ利ヲ營ムヲ得シメ、終ニ霸王ノ業ヲ成スヲ得ザリキ。韓非コノ二子ノ短ヲ察シ、其長ヲ併セ取リテ、法術兼用ノ學ヲ成セリ。形名法術ノ學ハ、又ソノ根據ヲ老子ニ取レリ。卽チ老子ノ人君能ク道ヲ體シテ虛無恬淡ナレバ、民自ラ正シク物自ラ化スト云ヘルヲ解シテ、法令一タビ定リテ官府ニ著サルレバ、皆法令ヲ遵守シテ、各〻其職ニ在リ其事ニ盡ス。人君己ノ智ヲ用ヒズシテ、事功擧リ國治ル。人君苟クモ己ノ智慮好惡欲望ヲ見サバ、羣臣忽チ之ニ乘ジテ迎合要徼ス。人君智慮ヲ示サズ、好惡欲望ヲ見サザレバ、羣臣專心法ニ遵ヒ、智能ヲ盡シ、事功ヲ擧グ。是故ニ人君法ヲ定メテ羣臣ノ遵守スベキ所ヲ示シ、己虛靜ニシテ羣臣自ラ正シク、國自ラ治ルト爲セリ。韓非ノ學說ガ、老子ニ根據ヲ取リタルモノ此點ニアリ。マタ術ハ人主ノ執ル所ニシテ、之ヲ臣下ニ借スベカラズトハ、老子ノ國ノ利器ハ以テ人ニ示ス可カラズト云ヘル說ニ本ヅケルモノナリ。形名ノ說ハ、名家ニアリテハ又老子ノ說ニ本ヅク。韓非ノ形名法術ト、老子ノ學說トノ關係略ボ此等ノ點ニアリ。然リ而シテ法術ノ說ハ、マタ人性ヲ利己ノ一面ヨリ觀察シタル所ニ根據ヲ有スルモノニシテ、此點ニ於テ、韓非ハ其師荀卿ノ性惡說ニ負フ所アリ、荀卿ハ、聖人ノ道ハ禮ヲ以テ最モ重シト爲スト解シ、禮ノ功用ヲ說カンガ爲ニ性惡說ヲ立テ、專ラ性慾ノ一面ヨリ人性ヲ觀察セリ。然

令ヲ遵守シ、憲令ノ定ムル所ニ從ヒテ其責ニ任ジ、心力ヲ盡シテ實功ヲ擧ゲシムルヲ云フ。術トハ定法篇ニ、人主之所ﾚ執ト云ヒテ、人君賞罰生殺ノ柄ヲ己ニ握リ、羣臣ノ能ニ隨ヒテ官ヲ授ケ、形名ノ當否ヲ視テ、之ヲ賞罰生殺スルヲ云フ。人君形名法術ノ說ニ從ヒテ政ヲ爲セバ、勞セズシテ功ヲ收メ得テ、國家自ラ富强ナルベシ。當時諸侯富强ニ汲汲トシテ、而カモ貧弱ヲ免レザルハ、人君自ラ己ノ智ヲ用ヒテ治ヲ爲サントシ、羣臣智能ヲ飾リテ之ヲ迎ヘ、事每ニ上下相競ウテ智ヲ弄シ、國家復タ一定ノ法無キト、賞罰生殺ノ大柄權臣ニ移リ、重臣人君ノ威ヲ奪ヒ、公家ヲ損シテ私門ヲ利スルトニ因ル。此レ韓非ガ深ク慨シテ、法術ノ說ヲ主張シタル所以ナリ。而シテ術ハ申不害ノ韓ヲ治メシ所以ノモノニテ、法ハ商鞅ノ秦ニ用ヒシ所以ノモノナリ。申商二子能ク富强ノ功ヲ收メ得タレドモ、未ダ韓秦ヲシテ霸王タ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リシハ何故ゾ。蓋シ申子ハ術ヲ知リテ法ヲ知ラズ、商子ハ法ヲ知リテ術ヲ知ラズ。故ニ申子韓侯ヲ助ケテ能ク羣下ヲ馭シ、各〻其職事ニ力メタレドモ法令一定セザリシガ爲ニ、姦臣往往法ニヨリテ私ヲ成シ、未ダ十分ナル富强ノ功ヲ收ムルヲ得ザリキ。商子能ク法ヲ定メ、民ヲシテ私ヲ棄テ公ニ奉ジ、末作ヲ卑ミ本業ヲ尊バシメ、以テ富國强兵ノ功ヲ收メ得タレドモ、術ヲ以テ羣臣ヲ馭スルコトヲ知ラズ、故ニ國家ノ富强ハ過、權臣ニ資ヲ與ヘ、彼等ヲシテ國

ヲ授ケ職ニ任ジ、其實功何如ヲ視ル。功ハ卽チ形ナリ。議論ト實行ト全然相一致スル時、之ヲ形名相當ルト云フ。言大ニシテ功小、又ハ言小ニシテ功大ナルモノ、均シク形名相當ラザルナリ。形名相當レバ賞アリ、相當ラザレバ罰アリ。此道ヲ以テ羣下ヲ馭スレバ、羣下敢テ辯論ヲ以テ智ヲ飾ラズ、虛名ヲ以テ賞ヲ要メズ、能ク謹愼以テ法令ヲ遵奉シテ、職務ニ從事スベシ。カクシテ人君始メテ能ク衆人ヲシテ其智能ヲ盡サシメ、己坐ナガラニシテ其功ヲ收ムルヲ得ベシ。蓋シ戰國ノ時、一面ニハ諸侯富强ヲ競ヒ、一面ニハ思想界ニ自由ノ空氣橫溢シタレバ、學者競ヒ起リテ一家ノ言ヲ立テ、諸侯之ヲ用ヒテ富强ヲ圖ラントシタリ。此ニ於テ能言善辯ノ徒、其辯論ヲ以テ人主ノ禮遇ヲ博ス。人其然ルヲ見テ、相率キテ辯說ヲ事トシ、言論朝ニ盈ツ。而シテ富國彊兵ノ上ニ於ケル實效如何ト顧ミレバ、殆ド效果ノ見ルベキモノ無ク、甚ダシキハ則チ反リテ貧弱ニ陷ルヲ見ル。此レ學者辯士ハ空言ヲ陳シテ自得シ、人君察セズシテ之ヲ喜ブニ因ル。韓非深ク此弊ヲ察シ、空言ヲ斥ケテ實功ヲ進メントシ、此ニ形名參驗ノ說ヲ立テタリ。而シテ形名ノ說ハ、法令ヲ經トシ賞罰ヲ緯トスルニ因リテ、始メテ成立スベキモノナレバ、法術ニ配シテ形名法術ノ學ト云フナリ。法トハ定法篇ニ、臣之所師ト云ヒテ、國務ニ關シテ一定ノ憲令ヲ立テ、之ヲ官府ニ著シ、羣臣ヲシテ各〻其官職ニ在リテ、該官職ニ關スル憲

ニ遇ヘバ輙チ之ヲ雕造シ、三男三平印刷ニ従事シ、父子四人力ヲ合セテ二十部ヲ刷成セリ。初メ業ヲ起シテヨリ、八年ヲ閲シテ乃チ功ヲ竣ヘタリ。全齋ノ篤學堅忍ハ、其能ク功ヲ成シタル所以ノ原因ナルコト勿論ナレドモ、三子幼弱ノ身ヲ以テ父ノ業ヲ助ケ、ソノ志ヲ達セシメタル功、亦少シトセズ。父子ノ刻苦忍耐、亦以テ懦夫ヲ立タシムルニ足ル。人能ク著者研鑽ノ勞ト、印書ノ苦トヲ體シテ此書ニ對セバ、此書ヨリ得ル所ノモノ、豈ニ啻ニ韓非ノ學説文章ヲ理解シ得ルノ益ノミナランヤ。予ガ本書ヲ取リテ漢文大系ニ加ヘタル所以亦此ニ在リ。

太田全齋ハ初見秦、存韓二篇ヲ後人ノ坿益ニ出ヅト爲シ、之ヲ篇中ヨリ抽キ出シ、附錄トシテ卷首ニ置ケリ。忠孝、人主、飭令三篇亦後人ノ坿益ト爲セドモ、暫ク之ヲ卷中ニ存シ、二十卷五十三篇ヲ以テ韓非子ノ本文ト爲セリ。此レ其通行本ト異ナル所ナリ。

史記本傳ニ韓非喜㆓刑名法術之學㆒トアリ。諸子ニアリテハ法家ニ屬ス。刑名ノ二字ハ、後世因襲シテ訟獄ヲ斷ズルノ義ニ用フレドモ、韓非ノ刑名ハ當ニ形名ニ作ルベキモノニテ、後世ノ所謂刑名ト同ジカラズ。形名トハ所謂形名參驗ノ學ニテ、形ト名ト相當ルヲ貴ブ。形名ハモト名家ノ論ナルガ、韓非ハ之ヲ政治ニ應用シ、人君ノ羣下ヲ用フルノ法ト爲セリ。卽チ事有リ、羣下己ノ意見ヲ呈ス、是ヲ名ト爲ス。人君其意見ニヨリ、之ニ事

田屯等ノ説ニ及ビ、又舊注ニ就キテ取舍セリ。本書ハ享和元年ノ跋文アリ。後年又更ニ重訂セルモノアリ。纂聞及ビ全書共ニ翼毳ニ負フ所少カラズ。本書ハ邦人ノ子類ニ注セルモノニアリテハ出色ノモノトシテ推重セラル。

翼毳ノ著者太田方ハ、字ヲ叔龜、號ヲ全齋ト稱シ、備後ノ人ナリ。福山藩ニ事ヘテ江戸ノ藩邸ニ在リ。篤學ノ士ニシテ、力ヲ諸子ノ學ニ用ヒ、又音韻ニ精シ、其著漢呉音圖ハ、學者ノ推重スルトコロナリ。韓非子ノ外ニ呂氏春秋折諸、墨子考要等ノ著アリ。翼毳ハ藁成ルノ後、祝融ノ災ニ遇ヒテ殆ド烏有ニ歸セントシタルニヨリ、副本ヲ作ルノ必要ヲ感ジ、活字ヲ購ヒ、自ラ二十部ヲ印セリ。著者ハ數年ヲ費シ、幾多ノ艱難ヲ冒シ、方メテ其印書ノ目的ヲ達シタルモノニテ、其苦心ノ狀、人ヲシテ同情ノ涙滂沱タルヲ禁ゼザラシム。著者ハ初メ佐藤一齋ガ玉河某ヲシテ作ラシメタル活字二萬餘ヲ購ヒテ、印書ニ著手シタルニ、木子不良ニシテ參差凸凹、五日ニシテ僅ニ一張ヲ刷成シ得ルノミ。乃チ工人ニ命ジテ之ヲ整理セシメ、且不足ノ分ヲ補ヒ造リ、木子三萬餘ヲ得テ、又印刷ニ著手シタリ。然ルニ夫人病ニ寢ネ、兒女皆幼、家計亦意ノ如クナラズ。窮厄甚ダシク、殆ド業ヲ廢セントシタルニ、姪鹽田屯之ヲ憫ミテ、資ヲ投ジテ業ヲ助ケタルニヨリ、漸ク業ヲ修ムルヲ得、全齋自ラ木子ヲ擺シ、長男周次、男信助父ヲ助ケテ、木子ノ足ラザルモノアル

フベキモノアリ。蓋シ李斯ノ非ヲ秦王ニ讒スルヤ、己ノ言ヲ實ニセント欲シ、存韓ヲ主意トセル一篇ノ文ヲ作リ、非ノ文ト稱シテ之ヲ上リ、且自ラ之ヲ駁シタルナラン。此ニ於テ後人非ノ讒ニ死シタルヲ憐ム者、又當時張儀ノ名ヲ以テ傳ハリシ文ヲ取リテ非ノ書ト爲シ、以テ非ノ秦ニ不忠ナラザルヲ辯ゼントシタルナラン。カクテ初見秦、存韓ノ二篇ガ、韓非ノ書ニ坿益セラレシモノナルベシ。忠孝、人主、飭令三篇、亦後人ノ坿益ナルガ如シ。忠孝篇ハ老子一派ノ説ヲ擊ツ所アリ、人主篇ハ韓非子ノ他篇ノ語ヲ用ヒテ綴輯シタル迹アリ、飭令篇ハ商子靳令篇ノ文ヲ襲ヒ、論旨亦非ノ説ニ合セザル所アリ。劉向以來、韓子五十五篇ト稱スレドモ、眞ニ非ノ手ニ出デシモノハ蓋シ五十篇ノミ。

通行本ニ略注アリ。著者未ダ詳ナラズ。或ハ李瓚ノ注スル所ト稱スレドモ、其説何ノ據ル所アルカヲ知ラズ。本文ノ意義ヲ發明スル所少カラズト雖モ、猥瑣ニシテ取ルニ足ラザルモノ亦多シ。古來屬文ノ士、好ミテ韓非ノ書ヲ讀メドモ、之ガ注解ヲ施セル者ハ則チ甚ダ少シ。邦人ノ著ニ在リテハ、荻生徂徠ノ讀韓非子、太田方ノ韓非子翼毳、蒲阪圓ノ增讀韓非子、韓非子纂聞、藤澤恒ノ韓非子全書等最モ名アリ。翼毳ハ著者ガ十餘年ノ研鑽ヲ經テ成レルモノニテ、上ハ先秦ノ諸子ヨリ、下ハ清朝ノ類書ニ至ルマデ、廣ク涉獵シテ參考ニ資シ、旁ラ讀韓非子、增讀韓非子等、先儒ノ書ヲ引キ、小川泰山、海鹽道紀、鹽

稱ス。最初ノ二篇初見秦、存韓ト、卷末ノ三篇忠孝、人主、飭令トハ、疑ラクハ韓非ノ筆ニアラザルベシ。初見秦ノ文ハ上書ノ體ニシテ、篇末ニ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擧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トアリ。存韓ハ韓未ダ擧グベカラズト云フ趣意ヲ論ズ。二篇ノ主意明ニ相撞著ス。決シテ一人ノ手ニ出ヅベカラズ。且初見秦ノ文ヲシテ非ノ手ニ出デシメバ、李斯等ガ非ヲ讒シテ必ズ韓ノ爲ニシ、秦ノ爲ニセズト云ヘルコトハ、前文ニ記シタル初見秦ノ篇末ノ語ト相容レズ。秦王モト暗愚ノ君ニアラズ。非若シ眞ニ上書シテ、天下ノ從ヲ破リ韓ヲ亡ボスノ道ヲ言ハント云ヒ、且秦王ニ見エテ此說ヲ其前ニ陳ジタリシナラバ、李斯等ノ讒豈ニ入ルヲ得ベケンヤ李斯等ノ讒ノ入リシコトハ、非ガ始ヨリ韓ヲ亡ボスノ道ヲ秦王ニ說カザリシコトノ證ト爲スベク、隨テ初見秦篇ノ文ガ非ノ手ニ成ラザリシヲ證スベシ。而シテ存韓篇ハ、篇末ニ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擧。下臣斯。臣斯甚以爲不然トテ、李斯ノ駁論ヲ載セ、又其後ニ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トアリテ、其上書ヲ載セタリ。此篇ガ後人ノ綴輯ニ出デタル跡ハ、歷然トシテ掩フベカラズ。戰國策ヲ按ズルニ、秦策ニ載セタル張儀ノ初メテ秦王ニ見エテ王ニ說キシ語ナルモノハ、韓非子初見秦ノ文ニ同ジ。然ルニ文中張儀ノ死後ニ屬スル事亦少カラザレバ、張儀ノ文ト爲スモ亦疑

恨矣ト言フ。李斯ハ、此レ韓非ノ著セル書ナリ、急ニ韓ヲ攻メテ非ヲ秦ニ入レシムベシト云ヘリ。秦因リテ急ニ韓ヲ攻ム。韓王乃チ非ヲ遣リテ秦ニ使セシメキ。秦王之ヲ悅ビテ未ダ信ジ用フルニ至ラザリシ際、李斯姚賈ノ二人ハ、非用ヒラルレバ己等ニ害アランコトヲ恐レ、之ヲ秦王ニ讒シテ、非ハ韓ノ公子ナレバ、秦ノ天下ヲ併セ諸侯ヲ滅サントスル政策ヲ贊シテ、其祖國ヲ害セザルベシ、此レ人情ノ自然ナリ、非ハ終ニ王ノ用ヲ爲サザルベシ、若シ久シク留メテ之ヲ歸サバ、秦ノ虛實ヲ知ラレテ我ニ害アリ、今ニ於テ過法ヲ以テ之ヲ誅スルニ如カズト。秦王之ニ從ヒ、吏ニ下シテ其罪ヲ治セシム。李斯人ヲシテ非ニ藥ヲ遺ラシメテ自殺ヲ勸ム。非自ラ其實情ヲ訴ヘント欲ス、而レドモ、王ヲ見ルヲ得ズ、乃チ藥ヲ仰ギテ死セリ。秦王悔イテ赦令ヲ下シタレドモ及バザリキ。非ハ斯クテ罪ニアラズシテ秦ニ死シタリ。

韓非ノ書、史記ニ十餘萬言ト云ヒ、漢書藝文志ニ五十五篇ト云ヒ、張守節史記正義ニ引ケル梁ノ阮孝緒ノ七錄ニハ二十卷ト云フ。隋書經籍志ニハ二十卷目一卷ト云フ。舊唐書經籍志以降復タ目一卷ト云フモノ無シ。今ノ通行本亦二十卷五十五篇トナス。王應麟ノ漢書藝文志攷證ニ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ト云ヘルハ、或ハ傳寫ノ誤カ。ソノ書モト韓子ト稱ス。後世韓文公ト區別センガ爲ニ韓非子ト云フ。然レドモ目錄ハ概ネ韓子ト

卿ニ事ヘタルハ、齊ニ於テセルカ、將タ楚ニ於テセルカ、本傳ニ據レバ、非ハ李斯ト同時ニ荀卿ノ門ニ在リ、而シテ史記李斯傳ニ從ヘバ、李斯ノ荀卿ニ學ビシハ、楚ニ於テシタルコト明ナリ。然レバ韓非ノ從游セルモ、亦荀卿ノ齊ヲ去リテ楚ニ行キシ後ニ在ルベキカ。荀卿ノ齊ヲ去リテ楚ニ行ケル年、卽チ齊王建ノ九年ハ、韓ノ亡ビタル時ヲ去ルコト三十四年前ニ當ル。蓋シ韓非モ當時ノ學子ノ習貫ニ從ヒ、師ヲ求メテ四方ヲ周游シ、遂ニ楚ニ至リテ荀卿ニ從游シタルモノニテ、蓋シ年三十前後ノ時ナルベキカ。其從游ノ長短ハ得テ知ルベカラズ。非ノ學術荀卿ニ負フ所有リト雖モ、全ク荀卿ニ出デシニアラズ。申商二子ノ學術ヲ研究シテ、其長ヲ併セ取リ、其短ヲ去リ、又名家ノ說ヲ取リ、而シテ根據ヲ老子ニ求メタルモノナレバ、荀卿ノ門ニ入ルノ前、別ニ師事シタル者有ルベシト雖モ、文獻不備ニシテ得テ考フベカラズ。韓非既ニ諸家ノ學術ヲ兼ネ取リ、更ニ創見ヲ出ダシテ一家ノ學說ヲ成シ、韓ノ國政日ニ非ニシテ、國ノ削弱セラルルヲ見、數、書ヲ上リテ韓王ヲ諫メタレドモ、王其言ヲ用フル能ハズ。乃チ書十數萬言ヲ著シテ其學說ヲ敍述シ、時事ヲ評論セリ。史記本傳ニ、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ト云ヘリ。其口吃ニシテ辯ニ訥ナリシハ、彼ヲシテ筆ヲ驅リテ縱橫其意ヲ盡スニ至ラシメタルナラン。人或ハ其書ヲ傳ヘテ秦ニ至ル。秦王政之ヲ見テ大ニ喜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

解題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ハ、戰國ノ末、韓非ノ著シタル所ナリ。韓非ハ史記本傳ニ、韓ノ諸公子ト云ヘドモ、ソノ系譜得テ知ルベカラズ。史記韓世家ニ、王安五年、秦韓ヲ攻メ、韓急ナリ、韓非ヲ秦ニ使セシム、秦之ヲ留メ、因リテ之ヲ殺ストアリ。後四年、秦ハ王安ヲ虜ニシ、韓遂ニ亡ビタリ。卽チ始皇ノ十七年ナリキ。韓非ノ秦ニ留リシ年月ノ多少ハ、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ト雖モ、本傳ニ據リテ考フルニ、蓋シ留ルコト未ダ久シカラズ、秦ニ入ルノ後、數月若シクハ一年位ニシテ殺サレシナラン。而シテ其年齒ノ多少亦推定スルニ由無キヲ以テ、生年月ノ如キモ亦考フベカラズ。韓非ノ事蹟ハ、本傳ニ、荀卿ニ師事シタルコトト、韓王ノ命ニヨリテ秦ニ使シタルコトトヲ記スルノミニテ、他ニ記ストコロ無ク、其荀卿ニ事ヘタルハ何レノ時ニ在ルカヲ知ルベカラザレバ、何レノ地ニ在リテ荀卿ノ門ニ游ビタルカモ亦考定シ難シ。荀卿ハ齊襄王ノ時齊ニ來游シ、嘗テ稷下ニ在リシ學者相踵ギテ死シタル後、荀卿最モ老師トシテ上下ノ尊敬ヲ受ケ、後去リテ楚ニ行キ、又齊ニ歸リ、齊王建ノ九年前後ニ齊ヲ去リテ楚ニ行キ、遂ニ楚ニ家シタリ。韓非ノ荀

韓非子翼毳

漢文大系